

谁能想到这场牵动世界政局引起全球动荡的战争，竟把毛泽东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兼卧室变成了运筹帷幄的指挥所 1951 年 4 月上旬，朝鲜战局发展“微妙”。

“联合国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连串的沉重打击后，为了挽回其失败的影响，乘我军转入休整之际，在“三八线”以南漫长数百里的战线上发起了疯狂进攻，大有一举把战线推过鸭绿江之势。中朝人民军队不畏强暴，逐山逐水，顽强抗击，加之志愿军第二番人朝参战部队迅速赶到，投入防御，才使战线在“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逐步稳定下来。

当朝鲜的战火，熊熊燃烧，逐步向北蔓延的时候，我们的祖国也同样在躁动不安中，度过了难以平静的日日夜夜。

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里，军委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正围绕朝鲜战局的有关问题，通宵达旦地分析着、研究着。谁能想到这场牵动世界政局引起全球动荡的战争，竟把毛泽东这间小小的办公室兼卧室变成了运筹帷幄的指挥所。

毛泽东坐在圈椅里抽着烟，周恩来坐在一侧的沙发上，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望着办公桌上的一份报告，那是志愿军领导彭德怀、邓华等人 4 月 6 日在金化郡上甘岭召开会议后，将他们对战局发展的预测和第五次战役的方案向军委写的报告。

“请你这个智多星仔细看看，我已看过一遍了。”毛泽东一边把志愿军党委送来的报告递给了周恩来，一边抽着烟，陷入了沉思。

从 1950 年 10 月我志愿军第一批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开始，到 1951 年 4 月第五次战役打响前夕，我军近战夜战，稳打稳进，时进时退，机动灵活地驰骋在朝鲜战场，取得了四次战役的胜利，实现了“有效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预定战略方针，为春季决战创造了条件。这一阶段，几乎是每战必胜，大量歼敌。就连英、法等国也害怕再遭受更大的损失，担心长期卷入这场战争会削弱西欧力量，感到是结束朝鲜战争的“心理时机”，希望在“三八线”上建立“事实上的停火”了，美国统治集团有些要人也基本同意这种主张。但毛泽东却异常冷静。他明白，美、英、法等国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他们想在朝鲜打赢这场战争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的坚决主张，早在朝鲜战争之初，就表明了这个原则立场。先停火再谈判——现在对方提了出来，无非是对他们有利——首先美国就可以保存实力，还可以使南朝鲜的李承晚保有许多地盘和武装资本，美国军队可以赖在朝鲜不走，而谈判嘛，可以无限期地拖延……我们当然不能按照这个路子走，我们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要谈判，对方必须承认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如承认撤军，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国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应从最坏方面着想……最后还要看战场的军事形势……但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然而，饭是要一口一口地吃，仗是要一仗一仗地打，这就是说，“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毛泽东计划在第工番人朝部队到达后，在 4 月 15 日到 6 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建制部队数万人，发起一次新的战役。

毛泽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将现在在朝鲜作战的 9 个军狐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 6 个军及现在在朝鲜即将补充的 3 个军

（有两个军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 9 个军 27 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 4 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在汉江前线的 6 个军的任务（以后参加第五次战役）；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 6 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中的 4 个军共 10 个军 30 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 6 月中调用。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战略举措，对以后促使美国“知难而退……解决朝鲜问题”起了关键性作用……涉及到第五次战役何时发起比较合适，毛泽东早有考虑，他原想定在 4 月上旬或中旬。

当 2 月下旬，彭德怀回国向他汇报战况时，他亲自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面对朝鲜战局谈了不能速胜的看法……加之第二番入朝部队 3 兵团和 19 兵团不可能按时到达集结位置；9 兵团虽可到位，但因补入新兵多，必须进行一段时间的战前训练；还有战役必需之物资难以运抵……于是，毛泽东考虑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把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 5 月上旬。然而，现代作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据敌情通报：“4 月 10 日前后，‘联合国军’，在越过‘三八线’的同时，加紧整训在日本的南朝鲜军 3 个师，扩建釜山、金浦等空军基地；其空军对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交通线、物资囤积地、军队集结地进行了空前猛烈的轰炸；其海军也加强了对元山、新浦、清津诸港的炮击；4 月中旬，美国将国民警卫第 40、第 45 师由美国本上调往日本，与原在日本的美国步兵第 34 团组成第 16 军，准备使用于朝鲜战场。这些迹象表明，‘联合国军’拟在加紧进行登陆作战的准备。登陆地点极可能在东海岸的通州、元山地区，以配合其陆军的正面进攻，南北夹击，驱我军至朝鲜蜂腰部以北……”毛泽东又燃起一支香烟，目光不停地注视着地图上的朝鲜平壤至元山一线……好一个蜂腰部！难怪美国认为，这部位，正面狭窄，地形有利，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又是朝鲜北部的腹地；占领了这条线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可取得有利地位。

“我就不信这个邪！”毛泽东突然转过身来，与周恩来的目光碰在一起，微笑着会意地向周恩来点点头：“报告看完了吗？请发表高见。我看彭德怀他们的分析很有道理：‘现在，我第二番参战部队正在开上三八线，而敌军历经两个多月的进攻已很疲劳，伤亡还未补充，部队不甚充实，且后备部队尚未来到，抓紧这个时机向立足未稳之敌大举出击，打一个大的战役，消灭敌人几个师的建制，以加速朝鲜问题的尽快解决……不然，我军动作慢了，坐失良机，等敌人援军开上来，加之海上两栖登陆，势必逼迫我军两面作战，让我处于不利境地……此役原拟于 5 月上旬开始，但为了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因此提前于 4 月 22 日开始。’”这样一来，战役准备工作就显得比较仓促了。”周恩来略有所思他说：“记得 3 月上旬，我在天津去看 3 兵团领导王近山他们时，王近山说他们 3 月中旬至“达安东，兵团领导机关 3 月 16 日在北京组建，兵团前卫 60 军 3 月 17 日入朝，都是夜行军，一个师到集结位置一般要半个月左右，全兵团要到 4 月中旬才能到达集结位置……”“不过，这个王疯子会有办法。”毛泽东插话。

毛泽东这句话的用意，周恩来完全明白——王近山是 2 野一员猛将。在担任 2 野 6 纵司令员时，东征西伐，战功赫赫，他与陈再道、陈锡联、杨勇……都是 2 野的赫赫名将。此人打起仗来勇敢不怕死，有一股发疯的劲头，因而有个绰号：王疯子。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29 师 386 旅旅长兼大岳第 2 军分区司令员的王近山，率一个团赴延安担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光荣任务途中，在韩略村抓住战机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仗。毛泽东对这一仗非

常满意，以后在延安接见旅以上干部时说：“太岳有个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的仗，勇敢、果断、有胆略！”在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任晋冀鲁豫军区6纵副司令员，在主动要求打敌3师主力时，向刘伯承、邓小平立下了军令状：“我王近山今天不消灭赵锡田，不回来见你们！我们6纵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40年后，邓小平对王近山立军令状这个事仍然记忆犹新，他说：“那不叫疯，那叫革命的英雄主义！”……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同样多么需要这种“敢打没有命令的仗”和“不叫疯，叫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呵！有了这种精神，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又何愁当前的战役准备工作比较仓促……毛泽东不停地吸着烟，再次拿起彭德怀、邓华等人的报告翻阅。之后，他问周恩来：“对作战方案还有什么高见。”周恩来沉思一会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与前四次战役相比，无论是投放的兵力，战线的阔度，还是预想的效果都要大得多。但是，从前几次战役的情况证明，我们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歼灭任务。而这次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就预定歼敌5个师（其中3个美军师）另两个旅，恐怕在客观上难以做到……”毛泽东重新翻阅了作战方案的这一段：“……根据敌人战役布势上只有战术纵深的及其援兵主要来自横方向的特点，我采取战役分割包围与战术分割包围相结合的方针，以40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协同39军及人民军3军团、5军团东西割裂，不使敌东西增援。集中9兵团、19兵团、3兵团分别从东西两翼迂回，结合正面突击，分两步：首先将敌美3师、南朝鲜军第1师、第6师、英29旅、土耳其旅，尔后将敌美24师、25师分割包围于德川、永平、议政府、抱川地区，各个歼灭之……”“是呀，看来彭大将军的野心确实不小！”毛泽东拿起铅笔在报告的一端打了一个记号！

这时，江青气冲冲地从屋里走了出来。

“谁有野心？吵死啦！你们不睡觉也不让别人睡觉，该休息啦！”江青说罢，转身而去。

周恩来望着江青转去的背影付之一笑。

毛泽东笑着丢掉手中的烟头沉默不语。

王近山突然转身问杜义德，你看在今天会议上我给彭总的保证，叫人家觉得我是不是又发疯了1951年4月6日黄昏时分。

一辆吉普从朝鲜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驻地的金矿洞里急急驶出，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颠簸着向南行进。

志愿军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坐在吉普车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副政委杜义德坐在驾驶员后边的座位，身子随着吉普车的颠晃不时被从座位上弹起，又重重地摔下。不管车子怎样颠簸，王近山的脑子里仍然回想着这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部署即将发起的第五次战役时，向他提问的那些话：“……3兵团目前正在开进途中，一定要争取在一个星期之内集结完毕，怎么样王近山？能不能保证按时集结到位？”王近山叫道：“放心吧彭总，13号以前保证集结完！”彭德怀随即征求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和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志的意见，“20号左右发起攻击行不行？”杨得志回答：“3兵团都没有问题，我们早入朝两个月，更没有问题！”宋时轮说：“我们也没有问题，

保证 20 号以前我们做好攻击准备！”这样，彭总才决定于 4 月 22 日发起战役。

想到这里，王近山突然转身问杜义德：“老杜，你看我今天会议上的保证，叫人家觉得是不是我又发疯了？”“你说什么？”车子在颠簸，对王近山突然的问话，杜义德没有听清楚。

“我说在今天会议上我给彭总的保证，保证 3 兵团 13 号以前集结完，叫其他同志觉得是不是我又发疯了？”王近山略带解释地大声说了一遍。

“哦……”杜义德没有直接回答。但作为比较熟悉王近山的杜义德，对王近山的心情是理解的……杜义德和王近山算得上老相识了，早在中原野战军时，王近山和杜义德就分别任 6 纵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后，2 野 3 兵团成立，王近山、杜义德皆任 3 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任 10 军军长，王近山兼任 12 军军长和政治委员。陈赓任 4 兵团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次陈赓受命组建志愿军 3 兵团时点了王近山和杜义德的将。3 月 16 日在北京组建兵团领导机关时，你看王近山和杜义德那股亲热的劲头，王近山一见杜义德就朝他背上击了一拳，“老伙计，咱俩又在一起了！”奉命入朝之际，陈赓腿伤发作，不能率部入朝，尸兵团的指挥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这两位姓“副”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肩上。因此，在这次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王近山就显得踌躇满志，一副想打好出国第一仗，想一鸣惊人的样子。杜义德记得，会议上，王近山十分健谈，不断地向别人谈出自己的看法：“我对彭总这段话特别欣赏：‘美帝纠集它的仆从国搞侵略，号称联合国军。其实，我们志愿军才是真正的联合军，我们一个兵团驻的地区比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地盘都要大。’……是呀，我们 3 兵团就是从祖国的大西南地区，抽调 3 兵团的 12 军，4 兵团的 15 军，18 兵团的 60 军组建的。鉴于三个军来自三个兵团，称为 3 兵团。为了抗美援朝，咱们走到一起来了……”“还有，彭总这段话大重要了：‘这次战役是极为重要的，是一场大恶仗，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伤亡，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我看要告诉我们的战士，要准备打恶仗，而且要准备场场都是恶仗……”“这次战役，敌人投入的兵力，我看还不够咱一个淮海战役打的呢！志愿军参战的部队这么多，加上朝鲜人民军，我们地面作战兵力超过敌军一倍有余，居于优势。”“我们 3 兵团这次担任中路突击，在 15 公里的正面上，我集中 3 个军的兵力，三个打一个，死打硬拼，完全可以歼灭敌人成师成团的建制部队。”当时，持有王近山这种疯劲的指挥员还有一些：他们把国内战争的老办法，机械地搬到朝鲜战场上来，特别强调以强大的突击力量投入战斗，同时把强大的突击力量误认为仅仅是人力，而不善于把战术技术特别是火力包括在内。战役发展的实践证明，集中兵力，死打硬拼的精神固然可贵，但不和武器装备、战术技术有机结合起来万万不行；只有把这些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强大的战斗力——疯出一定的水平……现在，王近山确实又发疯了，但在朝鲜战场上要疯出水平来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吉普车在漆黑的夜路上颠簸着，突然轰隆一声掉进炸弹坑里，王近山和杜义德下了车，这时，正好有一辆卡车从对面开了过来，司机急忙上前请他们助一臂之力。

“同志，请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4 野。”卡车司机用打火机点着香烟老滋老味地回答。

“不要暴露火光，有敌机！”

“那是‘挂灯笼’的夜航机，还远着哩！”卡车司机似有经验地慢声慢气

他说，“来，我喊一、二、三，咱们一起推！”

“一、二、三，一、二、三……好哪，上车吧！”

上车后，王近山转身面向杜义德，“你现在还没有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呢？”“哦，那个问题：是发疯了，不是发疯了，反正你都讲了，我还回答什么呢？”杜义德面带微笑。

王近山望着微笑的杜义德：“你这个滑头鬼！”“不要争论这个了。我看，当务之急是要落实你给彭总的保证！”杜义德说，“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实质吧……”“你是说现在应立即检查一下部队的准备工作情况，看能不能保证按时集结到位？”王近山说。

“对。”杜义德回答干脆。

“其实，咱俩想到一起了，我给彭总下保证时就在考虑这个问题。”王近山慢条斯理地说，“如果部队不能按时集结到位，战役就不能按计划进行，这是要抓家伙的……说实在的，当时我完全是凭着一股疯劲给彭总下的保证，考虑到我们这支部队能打能走，打遍大半个中国，特别解放大西南，每天都在跑步中前进，入朝行军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很难说，敌人的飞机到处轰炸，说不定会影响部队行军的速度……60军是我们兵团的前卫，我们到60军去看看怎么样。顺便了解一下有的部队入朝三天后就断粮了是怎么回事？”“我完全同意。”杜义德微笑着点点头。

吉普车在怒号的夜风中向南奔驰，已距伊川不远了。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和部队越来越多——运送物资的车辆和赶赴集结地域的部队都在抓紧天亮前的时间尽快赶路。

“砰！砰！”忽听东边传来几声枪响——这是防空警戒哨发现敌机后鸣枪报警。

枪声一响，公路上人员向四处坡沟上散去隐蔽。

片刻间，敌机嗡嗡地飞过来了，好像有四五架，由于天黑，看不清敌机的型号，只听见嗡嗡的发动机声越来越响，眼前刷地一亮，接着听见司机喊：“敌机投照明弹了！”“照明弹！”王近山借着照明弹的光亮看了看手表。杜义德望着一闪一闪的照明弹，联想起一首《照明弹》的快板诗吟了起来：

照明弹，
不中用，
好比瞎子打灯笼！

“你真有办法，联系实际，出口成诗！”王近山一句一顿，说得有板有眼。

“对不起，这不是我的创作。”杜义德说。

“谁的创作？”王近山问。

这就是我们马上要去的那个单位：60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毕革飞创作的，60军上下都喜欢称他为‘快板科长’、‘兵的诗人’。”杜义德说。

“好哇！照明弹——，不中用——，好比瞎子打一灯——笼——。”王近山一边重复着快板诗，一边望着司机，“小鬼，加大油门，闯过去！”

从南充到成都匆匆上任的韦杰，临行时连他的老搭档、川北军区政委胡耀邦为他准备的一顿送行饭都没来得及吃

“往后传，拉开三步到五步的距离！”

“往后传，缩短距离跟上！”

前面散步，后面跑步。一支长长的军旅，传着口令，急匆匆地夜间行进在三面环海一面连接我国大陆的朝鲜半岛上。战士们背着武器弹药，40

公斤以上的负荷，抗着冰雪融化的寒冷天气，闯过敌机的轰炸、封锁，从 3 月 17 日跨过鸭绿江开始，经新义州、定州、新安州、海南里、江东、三登等地，已经急行军 500 多公里，历时 10 多天了。他们必须尽快地到达集结位置，参加即将发起的第五次战役——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参战部队之一的第 3 兵团前卫 60 军。

同一天，60 军军长韦杰也从第一番入朝参战部队匆匆赶回。

他是奉命提前入朝带着 60 军一批师、团军事主官到第一番入朝参战部队实习之后匆匆赶回部队的。

艰苦长途跋涉的取经取宝，在韦杰那张清瘦的脸庞上布满了一层黝黑和憔悴，这位一向军容整洁的军长，浑身上下风尘仆仆，薄薄的嘴唇不断渗出丝丝血珠，只有那双黑白分明的有些细长的眼睛仍然闪烁着炯炯光芒，流露着他内心的坚毅和兴奋，想念着他即将见到的部队。

这可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具有丰硕战功和光荣革命传统的老部队啊！它是徐向前、周士第、王新亭、陈漫远、胡耀邦领导的 18 兵团 60 军和 61 军的老底子。再往前追述，是晋冀鲁豫军区的 8 纵队和 13 纵队，属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薄一波领导。刘、邓大军南征后，这支留在内线的部队，在徐向前、周士第直接指挥下，8 纵队首先在山西立住了脚，与阎锡山这个“土皇帝”的队伍周旋，继而歼灭了阎锡山的“亲训师”和“亲训炮团”。13 纵队主力 37 旅，即曾由皮定钧指挥过的有名的“皮旅”，参加过中原突围、孟良崮战役，曾受到陈毅司令员的表扬，以后编入徐向前、周士第领导的华北军区野战军：兵团。1949 年 2 月，华北军区部队统一整编，= 兵团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18 兵团，所属的 8 纵队和 13 纵队分别改称为 60 军和 61 军。以后，两个军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先后打运城、战临汾、攻太原、进军西北和西南，打了不少硬仗恶仗……抗美援朝，韦杰担任军长的志愿军 60 军是由原 60 军 179 师、180 师加上原 61 军 181 师合编而成。韦杰原为 61 军军长。原 60 军军长是张祖谅，西南解放后，60 军兼川西军区，而 61 军兼川北军区。整编后的志愿军 60 军大多是四川籍战士和起义人员，还有不少的学生娃娃兵……179 师、180 师补充的起义人员就将近占 50%，而新调入的 181 师虽没有补充起义人员，但新兵也占 70% 以上。在这样一支匆匆调整的部队面前，从南充到成都匆匆上任的 60 军军长韦杰，临行时连他的老搭档，川北军区政委胡耀邦为他准备的一顿送行饭都没来得及吃。上任后，首先想到的不仅是党中央、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而更重要的是自己肩负的责任：如何把这支部队带好……。而当前的任务是把这支队伍迅速带出“天府之国”，入朝参战，尽快开到预定位置，作好战前准备……。然而，韦杰觉得战前这样那样的准备，指挥员提高文化，学好现代战争知识，掌握现代指挥艺术，才是最重要的准备。那时，这个部队文化程度偏低，在师、团机关中，有小学语文程度的就算知识分子了。更谈不上有懂外文的。记得在河北换装轻武器一律更新为苏式装备时，在 180 师，有些武器的说明书未能翻译。出国前，还是 180 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赴京开会，特地将一份高射机枪的俄文说明书带去，找到他在苏联使馆工作的小姨子，托苏联驻华使馆武官；才将说明书译出……。这和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不仅要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还要懂得现代化的军事科学知识，有一套现代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本领……。部队成份新不要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下来就是老兵，关键是要抓住带兵人，……于是，韦杰带领 179 师师长吴仕宏、180

师副师长段龙章、181 师师长王诚汉等一批师、团指挥员到南京军事学院临阵磨刀，如饥似渴地进行短期的集中学习。学习回来，韦杰抓紧部队入朝前的短暂时间，完成换装、打坦克、打飞机、近战夜战的训练和组织入朝动员，并决定按 181 师、179 师、军直和 180 师的序列开进，之后，他又率领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原班人马提前入朝，到第一番入朝参战部队现地实习，实践军事理论，发挥指挥才能……——这个把军事知识联系实战进行学习，又把学到的军事知识运用于实战的过程，正好体现了韦杰的带兵之道。这个出身在广西东兰县一个壮族农民家庭的韦杰，年仅 13 岁时就参加了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走上了革命道路，当了赤卫队员，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当邓小平、张云逸领导广西左、右江起义成立红 7 军时，他找到了红军，光荣地加入了红军的队伍。以后，他跟随红 7 军来到了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韦杰参加了红军总部举办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朱德总司令亲自讲课，使他大开眼界，增长了知识。他在以后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参军后几乎天天行军打仗，从来还没受到过正规训练。这次集训，确实学到了真本领，是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韦杰把集训班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战中：在他任红 3 军团 5 师侦察连连长时，部队开展抓俘虏比赛，他带领侦察连深入敌后，周密计划、巧设计谋，一个月就抓到三四十个俘虏，并抓到了敌人的副团长，全连受到师的嘉奖；红军长征途中，韦杰带领侦察连作为全师的尖兵，查敌情，探道路，及时为部队提供准确的情报；在第二次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侦察连在关北与敌先遣队遭遇，韦杰机智果断，指挥部队生俘敌少校军官，全歼敌尖兵排，夺占了娄山关，为主力部队重占遵义城奠定了基础，受到团长彭雪枫的赞扬……现在，韦杰在回到部队的路上，一路思前想后，不知不觉到了伊川附近的 60 军军部宿营地。

这是位于山坳里的一座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韦杰的吉普车开到军指挥部附近停下。站岗的哨兵首先发现了从车上走下来的军长，于是先一声喊：“军长回来啦！”随着哨兵的喊声，政委袁子钦和副军长查玉升、参谋长邓仕俊、政治部主任李哲夫等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看着幢步走来的韦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互喊着：“军长回来啦……一号回来啦……好哇好哇！回来了回来了……”可以想见，战役即将发起之际，军长及时从第一番入朝参战部队实习之后赶回部队，对大家心理上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韦杰上前和军里这几个领导一一握手：“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你提前入朝实习往返的路程不比我们少……部队更辛苦，他们至少有 40 公斤的负荷，一夜要走将近百把华里的路程……180 师过三登后，部队带的粮食大部用完，每天吃炒面行军……在行军路上，经常遇到飞机封锁，为了提高通行速度，许多干部在几公里以外就带领部队跑步通过，一跑就是十几公里左右，有的干部战士体力不支掉队了，有的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我可以毫不夸张他说，这里除了空气中不缺氧，其他一切几乎和当年红军长征时的条件相差无几，而成批敌机不停的骚扰则是长征时不曾遇到过的……所以，有人说，这和当年长征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袁子钦和韦杰一见面，一口气就说了这么多。

“不错，这对部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韦杰问，“现在部队都到指定位置了吗？”“181 师 4 月：日就到了指定位置，179 师昨天赶到，180 师还有一天的路程。”邓仕俊向韦杰汇报，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两眼充满血丝，

看得出来，繁重的司令部工作使这位参谋长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

“部队遭受空袭有伤亡吗？”韦杰接着问。

“有。540团一营营长王正方在行军中遭敌机轰炸牺牲，有8人负重伤，有一些负轻伤的下面没有报上来，还有一人失踪……”邓仕俊继续汇报。

“什么，还有人失踪！”“这是540团宣传队的宣传员，叫唐小军，四川刚参军的娃娃兵，入朝后的第二天遭受空袭后，就跑到高射机枪连行军，走了两天后，不见了，我们分析，可能返回祖国……”李哲夫觉得是他份内的工作，接着向韦杰说。

“打退堂鼓了！这还行吗？……”韦杰突然停口不说了，他站在军事指挥员的角度，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娃娃兵怕敌机空袭，不在自己单位行军，跑到高射机枪连去行军，是不对的……但他为什么不跑到别的连队行军，而偏偏跑到高射机枪连去行军呢，娃娃兵很聪明，他知道，高射机枪是用来打飞机的，至高射机枪连行军安全一些……可是，一路上，从行军到宿营高射机枪并没有打飞机，其他武器也没有打飞机……为什么没有打飞机？据说主要是一些指挥员怕打敌机后，暴露了目标，敌机来报复，对付不了，不下命令让部队打……这是消极防空。韦杰联想起这次在兄弟部队实习也给他介绍过这种情况：敌机很疯狂，飞得很低，几乎要碰上电线杆，“抓帽子”，战士实在忍不住了，一个连长把连里的武器组织起来，打下了一架敌机，以后敌机反而不敢来了……以后有人问这位连长，“你没有请示就下命令打，如果上级追究怎么办？”连长说，“好办！我可以这样说，我是按当时敌机轰炸扫射，战士普遍要求打的实际情况下命令的，就像哨所打防空枪一样，敌机临空了，你还要请示批准后才打防空枪吗？”这位连长真有那么一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魄力，不多久，直接提升为营长……韦杰想到这里突然站起身来，面向邓仕俊：“我看，我们的防空工作，要通过这次行军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以往的防空，敌机来了，部队就近疏散，卧倒，不许来回跑动，这是消极防空……以后的防空，敌机来了，要一方面疏散隐蔽，一方面组织火力对空射击，这样的防空才是积极的……我们当然要积极防空，不要消极防空。”

韦杰稍停一下说，“当然，不仅防空工作要总结一下，后勤补给工作也要总结一下，刚才听政委说，似乎有的单位已经断粮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惊动了彭总，还有一段插曲哩！”袁子钦示意李哲夫，“请主任给军长讲。”“事情是这样：前不久，我们给志司拍了一个电报说，有的部队已断粮断炊，开始用衣服、毛巾换朝鲜老乡的粮食，搞饭吃，请速给予补给。彭总接到电报很恼火，把电报给了洪学智，洪学智看过电报后，很有把握他说，‘这个电报情况反映不准确，60军不缺粮。彭总说，‘部队都开始拿衣服换粮食了，怎么不缺粮。’洪学智说，‘我手上有个统计，60军虽然粮食不多，但还有三到五天的粮食，我已派一个参谋去看了，请你放心！’但彭总仍不放心，他怕洪学智派去的参谋回来报假情况，又把自己的秘书杨凤安找来当面交代，叫杨凤安马上到60军去一下，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杨凤安到军里说明来意后，袁政委说，‘请转告彭总放心。部队还存有三天粮食。有的单位出现了用衣服和毛巾换朝鲜老乡的鸡和酸菜吃的事，我们是担心粮食少了，部队违反纪律，才给志愿军司令部发了电报。’杨凤安很快赶回志愿军司令部把他了解的情况如实汇报，彭总这才放了心。昨天兵团首长王近山、杜义德来检查我们的战前准备工作也问到这个事，我们也将这个

情况作了汇报……”李哲夫把这段情况讲得较快，他边讲边留意韦杰的脸色。

“惊动了彭总！惊动了志司！惊动了兵团！60军要出名了……仗还没有打哩！”稍停一会，韦杰问，“兵团首长亲自来，有什么指示？”“主要是来明确作战任务，你在友军实习没有参加这次志愿军召开的会议所以他们来亲自传达……”袁子钦说着面向副军长查玉升，查玉升将早已准备好的一份记录稿交给韦杰：“总任务没有变：战役定于4月22日发起，组成三个突击集团，9兵团为左翼突击集团，3兵团为中央突击集团，19兵团为右翼突击集团。3兵团正面突击，9兵团和19兵团从两翼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首先集中兵力歼灭南朝鲜军第1师、英29旅、美3师、土耳其旅、南朝鲜军第6师，尔后再集中力量会歼美24师、25师。3兵团以12军、60军为第一梯队，15军为第二梯队。60军为兵团左翼突击部队，由高台山出击，首先突破地藏峰，迅速插向敌人纵深，割裂美25师与土耳其旅的联系，牵制美25师、美3师，相机前出至釜谷里，协同兵团主力歼灭敌人……”“兵团首长刚走不久，接到了志司一封电报，要我们60军接替188师和26军的防御任务。”参谋长邓仕俊边说边把电报递给韦杰。

“由于参加第四次战役的部队，在战役发起前就已缺额很大。

经过两个多月的机动防御以后，减员继续增大。彭总决定以第二番入朝部队逐次接替第一番入朝部队的作战任务。命令60军于4月13日接替183师黑石洞、马巨里之间的防御任务和26军铁原西南地区防御阵地，阻止敌人进攻，掩护兵团主力集结……”韦杰看完电报，走到作战值班室，在地图上校对了一下部队接防位置和各师集结地域，用手丈量着距离。

“看起来，军的指挥位置还要靠前一些，参谋长，马上作好转移准备……战前准备工作还有什么问题要说……”“还有几个具体问题：主要是粮食和弹药问题，如弹药按志司规定尚缺一半……现在部队都吃稀饭，均在担心粮食能否得以解决；一批山东籍新兵还未到达；一批朝鲜翻译在4月22日才能配到部队……”邓仕俊说。

……问题是60军，4月13日就要接替26军的阵地了！

韦杰和邓仕俊不约而同地望看作战值班室里翻着的1951年4月9日的日历……

第二章 立国际功的机会到了

在南朝鲜釜山一所陋室里，李承晚身穿宽宽松松的睡袍在做着晚祈祷
1951年4月中旬的一个夜晚。

南朝鲜釜山一所陋室里，李承晚身穿宽宽松松的睡袍，在做着晚祈祷。
李承晚是一名基督教徒，他每天临睡前做一次晚祈祷，已经养成习惯了。

你看他，孤零零一个人站在圣像跟前，双目紧闭，神情木然，口中念念有词，好像有许多话要和上帝讲，向上帝汇报，要找上帝帮忙、保佑似的。

李承晚要上帝帮忙、保佑的事实在大多了。

首先是美军在朝鲜战场的连遭失败，不仅给李承晚“借美军之力统一朝鲜”的迷梦大泼冷水，而且由于战败的影响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以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政治首脑们为一伙，担心由于中国出兵入朝参战，使朝鲜战争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已不可能以武力统一朝鲜，战争趋于长期，必将削

弱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影响美国全球战略部署，而主张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有利地位之后，同朝中方面进行停战谈判……“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等则坚持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直至建立美国控制下的“统一的朝鲜”为止，甚至打到中国大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和国会这伙政治头面人物占了上风，有消息传说，美国对停战谈判，已开始“在想方设法，就像是一群猎狗在寻找线索”。而麦克阿瑟却被杜鲁门撤销了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把指挥权交给了李奇微。

李承晚还念念不忘他和麦克阿瑟的那一段交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麦克阿瑟的军队占领南朝鲜后，李承晚突然得到一股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的支持，麦克阿瑟要在南朝鲜找一位他信得过的统治者。当时，麦克阿瑟曾经询问其他亚洲人，特别是蒋介石。蒋介石当时从未见过李承晚，但他从可靠的途径对李承晚有所了解，主要是通过一位名叫金九的流亡者，此人曾担任过李承晚临时政府的“总统”，战时和蒋介石都呆在重庆。蒋介石和李承晚一样都是皈依的基督教徒，又都是反共老手。所以，通过这个关系，麦克阿瑟曾在汉城当着金九的面，明确表示要李承晚担任统治者。麦克阿瑟为欢迎李承晚回到汉城还举行了仪式，在一番热情洋溢的介绍之后，李承晚登台亮相……以后，朝鲜内战爆发，汉城失守，李承晚记得，是麦克阿瑟重占汉城，他当时泪珠盈眶，紧紧握住麦克阿瑟的手说：“我们敬佩您。我们把您看作我们民族的救星来热爱您。”……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麦克阿瑟虽未把被中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的南朝鲜军放在眼里，但在反共这一点上，麦克阿瑟无疑是最坚决的，同时，对南朝鲜的帮忙，也作了努力……后来继他之后任美国远东军司令官的李奇微，对李承晚的支持就比麦克阿瑟要差得多，态度也更冷淡……李奇微是冷淡，但李承晚对李奇微更冷淡，李奇微还是他来到朝鲜的第一天由美国驻南朝鲜大使陪同去看过李承晚。那时，李承晚的脸色也很冷淡。似乎这位新来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与他的前任司令官一样，在战场上的全部作用只能是命令部队后撤，再后撤，然而当李奇微有力地握着李承晚的手，表白他说：“见到您很高兴，总统先生，到朝鲜这个地方来，我是准备着长期呆下去的。”而这句话一出口，李承晚那原本冷若冰霜的脸上，却露出了温暖的笑容，甚至眼睛都湿润了……但李奇微说话不算话。不久，李奇微告知美国驻南朝鲜大使，要他通知李承晚撤离汉城。李承晚在电话里请美国驻南朝鲜大使转告对李奇微的质问：“李奇微将军说过，他是准备长期留在朝鲜的，可现在他刚到朝鲜一个星期，就要撤离汉城，难道他指挥的军队只会撤退吗？”……虽然以后汉城失而复得，但那是中国军队主动撤离的呀……现在，麦克阿瑟的职务都撤销了，你李奇微升官了，“难道你这个司令官不来看我，还要我李总统去看你不成……”“谁不知道你李奇微的老底子，你去年底才满55岁，比我小多了。你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门罗堡，是美国正规陆军一位炮兵上校之子，在西点军校1917级中，在冰球队里打过球，在橄榄球队当过领队，20年代在西点军校组织过体育项目，而当时麦克阿瑟却正在那里当校长……你以后在中国、尼加拉瓜和菲律宾服过役，带过兵，打过仗……1942年，你担任第82空降师师长，以后率领这个师投入了诺曼底之战，然后又指挥过一个军……那又有什么了不起。我李承晚20年代就封以朝鲜高级专员的头衔，离开故土达30年之久，过的桥也比你李奇微走的路多，什么甜酸苦辣的滋味没尝过……我还找了一

个欧洲老婆……”“大总统，您在说什么呀！”李承晚的欧洲出生的妻子弗朗西斯卡，打断了他的祷告。

一般说来，李承晚做祷告是很少发出声音来的，就是发出声音也很小，而这次这样大声祈祷，只有这位对政治现实极为敏感的李夫人弗朗西斯卡知道，李承晚有什么事要找美国人了……李承晚会有办法找到美国人的：那就是通过这位李夫人和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穆乔之间，逐渐形成的一种“小小的程序上的谅解”关系：按照穆乔回忆说，如果她觉察到“李承晚打算做些她认为是不甚适宜的事”，就会打电话给穆乔，建议他来走访。她在电话里无需具体说明；“来电话就是提醒我有事。”然后，穆乔就会“找些借口，说是顺路来拜访这位老人。如果我坐的时间长一些，他就会把他的想法说出来。在那些十分危急的日子里，她总是采取这种办法。”那是刚到釜山，美军指挥官完全不顾“南朝鲜的存在”，硬把从汉城逃之夭夭的李承晚和他的政府残部“靠边站”，使得美军指挥官与李总统的关系达到破裂的地步。这位老人的尊严受到严重挫伤……他曾一度真想把“统一朝鲜”的实际权力让给美国人。但李承晚心里不服，他想作出“一种姿态，向保证提供帮助的联合国成员国发电报要求支援……李夫人觉察到这个事后，立即打电话给穆乔，穆乔接到电话后以拜访的名义会见了李承晚，李承晚当即提出，要穆乔帮他在华盛顿的大使馆转送一份电报……然而穆乔知道，南朝鲜的电话电报，甚至釜山到东京的商业电报都为美国陆军所控制，只有经军方许可才能用军甲电台向南朝鲜驻华盛顿大使馆把这份电报发出……于是，穆乔派专人带着电文到美 24 师通信处，没有想到该师的新闻官把电报给扣压了，理由是李承晚这份电报的内容“……与上级政策和本师所接受的确切指令相抵触……”穆乔派去的人再三解释说，“这不是作为新闻而发布的材料，这是以李总统的名义发表的一份声明，与美国陆军无关系……”穆乔与军方打过很长时间的交道，他晓得找军方办事的难处，眼看同 24 师通信处舌战两天，依旧一无所获，只得把这场官司直接打到该师师长迪安那里去……老天爷帮忙……迪安对通信处说，“看在上帝的份上，把电报发出去吧……”天哪！现在是深更半夜了，李夫人打电话给穆乔，不会被人说闲话吗？……弗朗西斯卡顾不上这些了，她“照例”给穆乔打了电话。

20 多分钟后，穆乔来到李承晚的住处。李承晚说：“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啦！”穆乔“照例”还是说“顺路来拜访，刚才有事到蒋介石驻你们这里的大使王东原那里去了一趟，在返回的路上，见你们的住处还亮着灯，估计还没有休息，顺路来看望……”“你到王东原那里去，是不是去落实麦克阿瑟计划动用蒋介石三个师到朝鲜作战的事，还准备邀请国民党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何应钦访问东京和朝鲜，对吗？”李承晚问。

“你真是老谋深算，叫你猜着了……不过，我这次去，不是落实麦帅原来计划的那些事，而是去处理那些事，”穆乔不断解释，“我的大总统，你想想，麦帅都已经解职了，那些事还能谈得上落实吗？”“照这样说，麦克阿瑟原计划给我们装备几个师的事也就吹了！”李承晚插话。

“这你可说错了！处理蒋介石的事和你的事是不同的。你知道，为你装备陆军的事，我一直在奔波……”这时，李夫人给穆乔端上了一杯热茶。穆乔说了一声：“Thankyou！”（谢谢您！）喝着热茶继续说，“我们这些文官和军方打交道难啊！我有好几次知道李奇微在第 8 集团军那里，有事要找他，当我的专车驶到第 8 集团军司令部正门时就被卫兵挡驾。

他们声称，只有上校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进出此门，我掏出大使身份证，也无济于事……”李承晚暗暗佩服这位老资格外交家的工作经验：能自然地不从正面直接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反而自己诉起苦来了……但李承晚知道，穆乔是在打“迂回战”，他决心问个明白：“看来，装备部队的问题是李奇微在设障碍，是不是？”“不是李奇微在设障碍，似乎是你们自己在设障碍。你听我这样说，会感到突然吧！老实告诉你，昨天我在第8集团军指挥部找到李奇微了，他直截了当告诉我：现在还不能给你们装备更多的部队，主要原因是你们的野战指挥官水平太低，没有能力指挥部队，在战斗中一再失利，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他要我告诉你，在你们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有力的领导之前，他不打算再同你们讨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穆乔边说边看李承晚的表情。

李承晚站起身来摇摇头说：“不，不，这是李奇微在刁难我们……指挥官无能吗？在战争开始后不到两个星期，韩国军队就更换了两位总参谋长……部队不能打吗？在整个战争期间第一次抵达鸭绿江的是韩国第6师……我们有取之不尽的兵源，为什么不给我们装备起来，我明天去找他说理……”“算了吧，李奇微正在忙于组织一次新的进攻行动，抽不出时间和你讨论，我以后给你周旋、多磨好吗？”穆乔看了看手表，“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你们也该休息了。”

Goodnight (晚安!)”李承晚和弗朗西斯卡恋恋不舍地把穆乔送上了车。回来后，李承晚终于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但他显然睡得很不踏实，歪靠在高枕上的脑袋，不时地神经质地抖动一下，义抽搐一下，好像在示意：要钱，要装备……

李奇微顿时一惊，难道这第二番人

朝的志愿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经过约一个星期的苦心谋划，李奇微和新上任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终于制定出一个代号为“狂暴行动”的新的进攻计划，企图将正面战线推进到一条新的目标线——“堪萨斯线”，即西起汉江口，沿临津江，再经“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至襄阳一线。

在制定这个计划的过程中，揣着勃勃雄心，抱着首战殊荣的目的新任接替李奇微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范佛里特一再向李奇微建议，再来一次仁川港式的登陆，把突击目标放在东海岸的元山，以配合正面进攻……然而，这位被西方军界称为清醒的李奇微将军，却否定了范佛里特的建议……李奇微明白，进行这样一次登陆不但杜鲁门不会批准，而且动用兵力过大，对方“三八线”以北兵力雄厚，东西海岸都加强了防御，难以做到出其不意。如果不成功，那他自己和美军的威信更加下降……李奇微尽管有时也免不了好大喜功，然而让他下大本钱来动真格的时候，他还是比较谨慎的。特别是他的对手彭德怀将军——一个曾经把蒋介石主力部队打得全军覆没、闻风丧胆的人民解放军将军，不是个等闲之辈，更不是轻易就能对付的。虽然仁川登陆大胜，但那时志愿军还没有参战。况且那次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只留下了一支警卫部队保卫该城，其中大部分为新近应征入伍的，训练不足，没有实战经验……至于最近虽然夺回了汉城或者占领了一些新的地区，但李奇微心里有数：“这次作战没有获得完全成功，因为，中共军迅速向北撤退时只实施了阻滞战斗。天气和地形给我们造成的困难比中共军行动造成的困难还要大，特别是在中部地区，那里的山峰直插云霄，陡峭的山坡则直落几乎连大车也无法通过的峡谷。对中共军高踞于荒凉山头的坚固工下，我们不得不

加以包围并发起冲锋攻占之……”因此，李奇微仍然决定部队按原计划以美 1 军、9 军为左翼，以美 10 军和南朝鲜第 3 军为右翼在各个地段稳步向前推进！

但李奇微万万没有想到，当部队向“堪萨斯线”的突出部“铁三角”即铁原、金化、平康方向推进的时候，却遇到了志愿军越来越顽强的抵抗，他突然接到了美 25 师从前线发来的电报：他们在高台山附近遭到了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 3 兵团的顽强阻击，望司令官增加兵力……“这不可能！”李奇微顿时一惊：“难道这第二番入朝的志愿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尽管这是事实，但李奇微怎么也不能相信。他在一个星期之前得到的情报是，第二番入朝的 19 兵团虽已到位，但补入新兵较多，还没有进行战前训练，……而 3 兵团是从中国西南匆匆整编于 3 月中旬跨过鸭绿江，徒步行军至少也要半个多月才能到达集结位置，而从集结位置拉到“铁三角”的高台山附近加上临战训练最快也得三天……可现在距“狂暴行动”发起不过两天！绝不能是第二番入朝部队……但不论怎样，现在都应该立即拿下高台山。李奇微看着地图，高台山西侧，是由汉城通往平壤的铁路、公路的交会点；东侧，是由议政府通往东海岸大港元山的公路，北侧是铁原及东西海岸铁路、公路的交会点……对于这个标高 832.1 的重要高地，他决定拿出他当年空降师长的拿手本领，用直升飞机空降部队占领山顶，配合正面进攻把高台山拿下……兵与兵斗的是勇，将与将则是斗智。

彭德怀早在 3 月 14 日晨主动撤离汉城后就对下一步的防御做好了布置。这时第二番入朝部队 19 兵团已经入朝，3 兵团已于安东、凤城地区集结，准备立即入朝。在元山地区整补完毕的 9 兵团主力也完成了向金化、平康地区开进的准备。彭德怀估计 3 兵团和 9 兵团主力到 4 月中旬可到达指定位置，4 月下旬可开始新的反击战役。为了给下一战役创造有利条件，以及根据“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地形特点，确定下一次战役的进攻出发位置为西起西海岸的长渊，东向新院里、白川里、漏川里、朔宁、芝浦里、华川、杨口、麟蹄、襄阳一线。

为了控制这一进攻出发位置和使新入朝兵团有进行作战准备的时间，要求第一番入朝部队主力从第二线防御阵地至“三八线”要阻滞敌人 20 至 25 天，即到 3 月底 4 月初；从“三八线”至我预定进攻出发位置，再争取 20 至 30 天时间……当 4 月中旬李奇微发起“狂暴行动”西起汉江口，沿临津江、再经“三八线”附近至襄阳一线进攻的时候，志愿军第二番入朝作战部队的 19 兵团、3 兵团及在元山地区整补完毕的 9 兵团主力已先后在南川、市边里、兔山地区，伊川、铁原、平康地区，平康、洗浦、淮阳地区完成集结，并立即展开进行新战役的准备工作，其中 9 兵团的 26 军、19 兵团的 63 军、3 兵团的 60 军已加入防御作战序列……彭德怀为了便于部队出击，决定再诱敌深入一步，于 4 月 15 日命令防御部队在 17 日晚上向预定的进攻出发阵地逐步后撤；同时命令其他各突击部队向进攻出发阵地开进……在志愿军防御部队后撤期间，美 25 师、24 师先头部队进到铁原附近，彭德怀命令 60 军接替 63 军和 26 军的防御任务，坚守至 22 日从现地发起第五次战役……60 军 179 师接替 63 军 1 师黑石洞、马巨里之间的防御任务后的第二天，美 24 师就以 11 辆坦克伴步兵向 179 师 535 团前沿阵地攻击前进，团长王玉成带领一营、二营顽强阻击。当日，敌人猛攻三连阵地。三连二排长周建荣指挥灵活，他发现最先头的三辆坦克窜至三连阵地侧后，便指挥机枪火力杀

伤敌人步兵，使其步兵与坦克脱离。尔后他率领四名携带反坦克兵器的战士，向敌坦克攻击，这时，绕至三连阵地侧后的三辆坦克慌忙掉头后撤，其第三辆坦克掉头时陷进稻田里，挡住了逃路，敌坦克手弃车逃命，战士们展开火力追击，战士李泓当场击毙敌一人，二排缴获坦克 3 辆。这一仗，60 军初试锋芒，3 兵团政治部给三连二排记集体功，给周建荣记一等功。

60 军 181 师接替 26 军 78 师的防御任务后，在铁原西南涟川西北的内村、陶唐村、收营洞和汉洞地区，181 师 542 团团团长武占魁，他根据当面进攻之敌兵力雄厚，由土耳其旅、美 3 师、英 27 旅各一部组成，且敌人空、炮火力很猛的特点，在防御兵力的部署上采取了“少摆多屯，前少后多”，在火力运用上采取了“前重后轻”，并令善于防御的三营以主要力量扼守铁原至汉城公路及两侧有利地形，首先在天德山、夜月山进行四天的顽强阻击，击退了敌人坦克、炮兵、航空兵支援下的七次进攻，守住了阵地。

在高台山、541.9 高地和大松亭里地区，部队进入阵地后，20 日 9 时许，美 3 师和土耳其旅就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 181 师 543 团三营七连阵地轮番发起进攻，连续六次，均遭失败，于是敌人改用直升飞机空降一个班占领山顶，配合其正面进攻，阵地一度失守，后又夺回。

当日下午，土耳其旅以一个连至一个营的兵力在八架强击机掩护下，以 10 多辆坦克打头阵，在炮火猛轰以后向 181 师 541 团阵地发起进攻，团长王子波指挥各营沉着应战，将敌击退。

21 日，敌人集中兵力火力猛攻一点，企图首先夺取 541.2 高地。坚守这个阵地的是 541 团二连副班长彭富礼带着战士戴金华和李贵才组成的一个战斗小组。

天刚亮，八架敌机就向二连阵地滥施淫威，凝固汽油弹、燃烧弹一股脑儿往下扔，一会儿把山头上炸得到处都是坑，许多大树也连根拔起，石头、泥土、树枝四处乱飞，排长岳立功向连长郭振发建议说：“我们不能等着挨打，揍一下这些狗东西！”连长说：“好，所有轻重机枪一齐对空射击！”岳立功立即把营部配属给排里的重机枪架起来，和轻机枪、步枪组成三个交叉火力网，向敌机进行射击。敌机十分疯狂，几乎是贴着山投弹，这下可给岳立功抓住了时机，一阵猛打，一架敌机的油箱被打中了，顿时冒出滚滚黑烟，吓得赶紧爬高，仓皇逃命。战士们高兴得跳了起来，都说打得好！这一天，共打伤敌机两架。

22 日 9 时左右，敌人炮兵开始了猛烈轰击，土耳其旅一个连在炮兵和 10 辆坦克的掩护下，兵分两路向二连阵地运动上来，首先以一个排向二连阵地右翼攻击。可是，当敌前进到距离二连阵地前沿约 100 米处的一道棱坎子下时，突然停止前进，转入了火力攻击，子弹雨点般地射过来。在前沿排指挥作战的连长郭振发立即判断出，“这是敌人在耍花招，采用佯攻战术以吸引我右翼火力。”郭振发立即命令 82 炮、60 炮压制射击，一边调整火力，以变制变，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果然不出所料，不一会，在左翼山脚下，敌人以一个排的兵力在炮火和坦克掩护下，向二连前沿阵地发起攻击。守在那里的彭富礼小组早有准备，待敌人进至 50 多米时，彭富礼才大喊一声“打！”战士们一齐把手榴弹向敌人投去，彭富礼一股劲就扔了 20 多颗手榴弹。敌人遭到沉重打击后，乱成一团，有的拖着伤兵往下滚，有的爬在地上不敢动弹，也有一些硬着头皮硬往上冲。彭富礼乘势端起冲锋枪又狠狠地一阵扫射，敌人又倒下好几个，剩下 10 多个侥幸活着的家伙都屁滚尿流地逃

了口去……打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彭富礼便招呼战友们进入掩蔽部。彭富礼知道，敌人是步兵弱、士气低，作战全凭飞机大炮，必须避开敌人的长处，抓住敌人的弱点。等它飞机大炮轰击过后，再进入阵地专打它的步兵。就这样，彭富礼小组在连阵地上的人力支援下，又接连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当击退敌人的第三次进攻时，彭富礼小组的戴金华光荣牺牲，李贵才负了重伤，前沿只剩下彭富礼一个人了。

“怎么办？”彭富礼自己问自己，“我一个人和敌人硬拼了吗？不行，我牺牲了是小事，阵地谁来守？这个阵地能否守住，它直接关系到我军的胜利出击……对，剩我一个人，也要坚决守住它！”彭富礼安顿好伤员，带着复仇的怒火，他把埋在泥土中的手榴弹拾在一起，把冲锋枪的弹夹压得满满的，又把炒面袋撕成条条，将手榴弹三个成捆、五个成团地绑在一起，用集束手榴弹代替手雷，机警地观察敌人的行动。

敌人第四次火力准备之后，阵地右侧枪声激烈，人声呐喊，而左侧却不见敌人动静。彭富礼暗想：明明左侧地面平坦，便于运动，为什么敌人却要从右侧陡峭处来攻呢？他判断这可能是敌人用的诱兵之计，于是使将什就汁来到右侧“，朝敌人射击，但他始终把注意力放在阵地左侧，他在右侧朝敌人射击了一阵子之后，便迅速转向阵地左侧来，敌人正好进入到手榴弹杀伤圈，彭富礼把扎好的一对对、一束束手榴弹投向敌群，击退了敌人第四次进攻。

敌人的第四次进攻被打退了，彭富礼的弹药也打光了。彭富礼正在发愁，轰的一发炮弹落在身旁，掀起的气浪把他推倒，泥土掩埋了半截身子，昏迷中觉得一件东西打在他的左臂上，顺手一摸，原来是一个炸断了的卡宾枪弹匣砸了一下，他拾起来往旁边狠狠一扔，突然看到一颗黄澄澄的子弹从弹匣里跳了出来！

“有办法了！”彭富礼一阵兴奋，忙乘着炮弹掀起的浓烟、沙土，掂起一支上了刺刀的步枪，爬到阵地前沿的敌尸中去拣子弹，找卡宾枪。刚把敌人几个尸体上的弹夹解下来，准备往口走时，忽然背后呼的一声响，口头一看，旁边一个炸昏了的敌人张着两手坐了起来，脸被手榴弹爆炸的硝烟熏得漆黑，一双蓝眼珠骨碌乱翻，正要向彭富礼扑来，彭富礼举起枪一个箭步对准这家伙刺去，敌人应声倒下……弹药解决了，信心更足了！好哇，你来吧，管你土耳其洋耳其，来多少，消灭多少！”17时左右，敌人又以约一个营的兵力分三路向彭富礼扼守的阵地进攻。彭富礼端着枪向敌人一个劲地扫射。突然，团主阵地以密集的炮火打向敌人的战斗队形，连、营主阵地上的轻重机枪也猛烈地射向敌人。这时，彭富礼更觉得勇气百倍，他知道，上级领导在关心着这个阵地，无数的战友都在支援自己。彭富礼一边打一边暗暗他说：“谢谢同志们的支援，同志们放心吧！有我在，敌人就休想上来！”敌人进攻了一天，不但没有攻下彭富礼小组的阵地，却丢下了100多具尸体……彭富礼小组守住了541.2高地，保证了高台山主阵地的安全，为当晚全线转入进攻，发起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此，60军和3兵团政治部及时通报了他们的战绩，给彭富礼记特等功，给李贵才记一等功，给戴金华记一等功。

在三天的高台山阻击战中，60军181师541团和543团三营先后击退敌一个排到一个营的16次进攻，毙伤敌千余名，高台山阵地始终巍然屹立，为战役进攻保持了有利的出击阵地……

李奇微的“狂暴行动”显然已被阻滞……

在约山洞一个大掩蔽洞里，韦杰正召开 60 军人朝后第一次讨论作战问题的会议 60 军指挥所驻地约山洞。

这是伊川以南的一个小村庄，四周群山环抱。村庄背倚一座树木茂密的山岭。村东南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河岸绿草如茵，河水清冽透明。只是岸边和周围山上的树木，被敌机屡屡轰炸，烧成大片大片的焦木枯桩。

在约山洞村后山上的一个大掩蔽洞里，韦杰正召开 60 军人朝后第一次讨论作战问题的会议。这里，汇集了 60 军军的主要领导和所属各师、团的全部军事主官。

军政委袁子钦端坐在韦杰身旁，连月来，部队改编、入朝行军和思想政治、后勤保障的艰苦工作，使他面呈倦容。虽然他的军容有些零乱，眼角膜极度充血，但眸子里射出来仍然是一股炯炯的神采。袁子钦很早就投身了革命，1929 年就参加工农红军，长期搞政治工作，在太原战役后，袁子钦就由 61 军副政委调到 60 军任政委，比韦杰调到 60 军早些，对部队情况较熟，确为韦杰的得力搭档。

副军长查玉升也是一位老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在红四方面军带兵打仗。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 129 师 386 旅 772 团副团长、16 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旅长、师长、副军长等职。这次入朝作战，是和 3 兵团陈赓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刘有光一起从 4 兵团调来，查玉升从 4 兵团 14 军调到 3 兵团 60 军任副军长，是韦杰的得力助手。

军参谋长邓仕俊不苟言笑地注视着高悬在掩蔽洞里的作战战略图。他是一个典型的机关型军事干部，在红军时期，邓仕俊就是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参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29 师司令部作战科长，长期在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身边工作，抗战胜利后，邓仕俊再三请求下部队工作，以后担任“临汾旅”副旅长、24 旅旅长、60 军参谋长、绵阳军分区司令员，入朝前部队改编，从绵阳军分区回 60 军，仍然担任军参谋长。邓仕俊工作细致，喜欢条理清楚，按部就班。虽然有时略显缺乏些创造性见解，但对作战前的情报分析，作战方案的准备还能使韦杰感到满意。

军政治部主任李哲夫早在 1935 年就开始做党的秘密工作，曾在决死：纵队政治部当过领导，参加过粉碎日寇“九路围攻”、晋东游击战和反“扫荡”斗争，善抓部队思想工作，抓后勤也有一套。在这次 60 军赴朝准备、入朝行军等工作上李哲夫和袁子钦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再往下便是军所属的各师、团指挥员了。

179 师师长吴仕宏是四川人，一个乐天派，任何困难在他面前仿佛都不过是几声大笑，打起仗来有勇有谋，粗中有细，是一员难得的虎将。他 1933 年参加红军后，就在红四方面军指挥打仗，参加过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长征，曾三次过草地，以后参加百团大战和华北抗战，曾任晋冀鲁豫军区 8 纵 23 旅参谋长、副旅长，一直跟随刘伯承、邓小平打过不少硬仗。

180 师师长郑其贵，是个典型的政治型军事战将，他 1929 年参加红军，长征途中是徐向前指挥的西路军战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师司令部参谋等职。以后的主要贡献则侧重于政治方面，历任的职务有：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委、大岳军区 23 旅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 8 纵 23 旅政治部主任、60 军 179 师副政委。他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执行命令不打任何折扣，吃苦在前，勇挑重担，能打苦仗、

恶仗。

181 师师长王诚汉，一向老成持重，不爱多说话，可打起仗来却是异常威猛。他 1930 年参加红军后，是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提起来的，一直担任主官，参加过鄂豫皖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及长征、华北敌后抗战、开辟豫西、带兵打过中原突围、苏北、鲁南、孟良崮、临汾、晋中、太原、秦岭和西南等战役，并屡立战功，是一员可以独当一面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

韦杰顺着往下扫视着前来开会的各团团长们，有的曾经跟随他参加过许多战役，有的还不熟悉。不过，不论这些面孔他是否熟悉，他都知道，只要一翻干部的履历，这些指挥员们准和他有着这时或那时的隶属渊源。自从他率领 60 军入朝后，紧接着就接替了 63 军和 26 军的防御阵地，激战天德山、夜月山，坚守高台山，出国首战胜利的取得，离不开广大战士们的浴血奋战，更离不开眼前这些第一线指挥员的英勇善战。他突然不由得从心底涌上一股敬意和欣喜，对即将发起的第五次战役作战有了更坚定的胜利信心。

“都到齐了吧，会议开始。这是我们 60 军入朝后第一次讨论作战问题的会议。大家知道，朝鲜战场比不得国内作战，集中这样多的师、团指挥员开会是不容易的，严格来说，也是不允许的，咱们抓紧时间，长话短说，开门见山，先概略介绍一下敌情：敌人在朝鲜的地面作战部队有 6 个军 17 个师又 3 个旅：个团，共 34 万余人。其第一线兵力有 12 个师又两个旅，位于临津江两岸、涟川东西、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地区；敌人为了加强纵深防御，还在第二线及后方的春川、县里（加平西）、水原、原州、大田地区部署了 5 个师又：个旅：个团的兵力。从各方情报及种种迹象表明，敌军占领‘三八线’以后还要继续北进，而且从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可能性大。其目的，是要占领 39 度线，即安州、元山线……”韦杰概述了敌军的布势和企图后，环视诸位指挥员，稍顷，继续说：“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迅速夺回主动权，消灭敌人几个师，我们实施战役反击。反击的主要地域为西线汶山至春川间。该地域有美第：军指挥的南朝鲜军第：师、英 29 旅、美 3 师、25 师、上土耳其旅和美第 9 军指挥的美 24 师、南朝鲜军第 6 师。彭总决心集中 3 个兵团和朝鲜人民军：个军团共 12 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以 3 兵团由正面突击，9 兵团、19 兵团分别从两翼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首先集中力量歼灭南朝鲜军第：师、英 29 旅、美 3 师、上土耳其旅、南朝鲜军第 6 师，然后集中力量会歼美 24 师、25 师……”接下来，韦杰侧重讲了本兵团和 60 军的具体任务：“大家注意看地图，彭总给 3 兵团的任务是：指挥 12 军、15 军、60 军从涟川以北正面突击。首先歼灭涟川地区的美 3 师和土耳其旅，尔后向南突击，协同两翼突击集团会歼水平、抱川地区的美 24 师、25 师……兵团给我们军的任务是：60 军和 12 军为第一梯队，15 军为第二梯队，60 军为兵团左翼，沿读书堂里经高台山出击，在阵机洞、地藏峰一线突破敌人防御，插向纵深，割裂美 25 师与土耳其旅的联系，抗击美 25 师西援，牵制美 3 师，视情况前出釜谷里断敌退路，协同兵团主力歼灭敌人……我们在图上量了一下距离，全兵团的突破正面只有 15 公里，60 军的突破正面约 7 公里，实际上只有两条山脊，用兵多了展不开，用兵少了难以突破，因此，我们军决定以 151 师并指挥配属该师作战的 179 师 536 团、炮兵 46 团两个连，为军的第一梯队，担任主要突破任务，割裂美 25 师和土耳其旅的联系，然后巩固化人峰、加齿项及以西 713.2 高地，阻击美 25 师西援；以 179 师担

任第二梯队，180 师担任预备队，相继加入战斗，向纵深穿插迂回，协同友邻歼灭敌人……好了，对具体任务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确的。”“明确了！”181 师师长王诚汉满意地搓着双手。在入朝参加新的战役的第一次攻击作战中，181 师能作为 60 军第一梯队，使他内心感到高兴。

179 师师长吴仕宏心中不快，他直截了当地给军长韦杰提了意见：“请军长把第一梯队的任务交给我们师吧！完不成任务你撤我的职！”吴仕宏说话有些着急。

“你急什么，心急吃不得热豆腐……”袁子钦在一旁笑着插嘴。

“仗有你打的！”副军长查玉升说：“我们主要考虑准备时间短促，181 师长于运动进攻，把突破任务交给他们较为合适。”“当然，每个部队都有各自的作战特长，但 181 师大独特了……入朝行军全兵团的最先头部队是它，入朝后很快接替 26 军防御阵地的是它，现在马上发起第五次战役担任第一梯队的又是它，难道我们师就不行吗？是不是 181 师是军长原来指挥的老部队，老关系啊……”吴仕宏的意见提得很尖锐，有些地方还带有发牢骚的味道。

“军分配任务，是从全局考虑的，绝不是由于哪个单位独特、什么老关系……不错，181 师可以说是我军历史上一支极为独特的部队，但你要在哪一个‘老关系’上却很难找到 181 师的历史渊源……我们知道，这支部队组建于豫北林县，先归八路军 129 师领导，后由新四军 5 师指挥。中原突围后，它在陈毅的华东野战军属下，而后又归建于徐向前的华北兵团。接着，进军大西北受命于彭总的西北野战军，南下四川又属于刘、邓的二野，因此，要在哪一个‘老关系’上找 181 师的历史渊源都是很困难的……”袁子钦耐心地给吴仕宏作了解释。

接着韦杰继续向大家解释说：“在朝鲜作战不同于国内，在国内战争这个舞台上，人们习惯于把第一梯队的突破看成是唱主角，把第二梯队的战斗看成是唱配角。在朝鲜，情况就不同了，根据前几次战役的经验证明，突破，才仅仅是战斗的开始，好戏在后头……由于敌人火力强、机动快，战局转换也快，要保持强大的兵力，才能保持主动……所以，二梯队、预备队也很光荣，地位也十分重要……”挨着 179 师师长吴仕宏坐的是 180 师师长郑其贵，几次想站起来提点意见，但没有那股勇气……他并不是没有意见，他主要是服从领导的决定……他知道，领导对一个单位的看法形成以后是不好改变的……180 师并不是不能打仗的部队，179 师有“临汾旅”的称号，181 师号称“皮旅”，而 180 师挺进大西南一直打头阵，都是头等部队，问题主要看这个单位的军事主官了……他总觉得上级领导在这方面似乎对他有一些看法：他回想起 60 军刚整编，由军长带一批师、团军事主官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79 师和 181 师都去的是师长，而没有指定 180 师让他去，却去了段龙章副师长；以后，军长又率师、团军事主官提前入朝到第一番入朝部队实习，那两个师去的仍是军事主官，可又没有指定 180 师让他去，还是去了段龙章副师长……这使得郑其贵的心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他有些想不通，几次想找 180 师师长现军参谋长邓仕俊帮助向军长政委反映，把段龙章提起来，把自己调换一个位置，但又怕人家说他和邓仕俊是亲戚关系，同时，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情……他突然想起，现在，马上要打仗了，这个意见是提不得的……他自己警告自己：思想不通组织通，组织不通纪律通……马上要上阵了，却提意见调动工作，这岂不是想当逃兵吗？临阵脱逃要枪毙的……

于是，他站了起来，面对军的几个领导大声说道：“我对 180 师担任预备队没有任何意见，坚决服从命令！”“好了，那任务就这样定了！”韦杰把手一挥，“这是我们军出国第一次进攻战，一定要打好！大家口去后，要马上拟订实施的具体办法，根据我军攻击时间难以持续很久的弱点，战役发起就必须一猛二快：用勇猛的动作将敌人割裂，把战役分割和战术分割结合起来。只有将敌人分割成无数小股，才有利于尽快解决战斗……”“同时，我们只带了一个星期左右的粮弹，如果动作拖泥带水那是要砸锅的！”查玉升插话说了个双关语。

“总之，大家回去后，要想方设法圆满完成任务：既要看到我们的有利条件，又要看到我们的不利条件，特别要研究美军作战特点，随机应变，制定对策。我们的对手是美 3 师、美 25 师，都是美国的老资格部队，还有个土耳其旅，也很顽固，据一些材料介绍，他们守阵地，军官们把他们的帽子扔到地上，以此为线，不许后退一步‘要与阵地共存亡’……所以，大家切不可掉以轻心……最近志司专门有一个发到军的电报，要求各部队要敢于在白天作战。提倡部队用轻武器打飞机……这里，顺便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苏联一个空军师已进驻安东机场，抗击袭拢鸭绿江附近的敌机。志愿军空军已经入朝参战，1 月 29 日，第 28 大队大队长李汉率领一中队，在定州、安州上空一举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自己无一损失，创造了首次击落敌机的战绩，这是很鼓舞人心的……所以，我们不要怕白天作战，只要和敌人搅到一块了，近战拼刺刀，敌机轰炸谁？……大家在国内作战，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在朝鲜作战立新功、立国际功！”袁子钦联系作战实际不用讲稿作了他的简短政治动员。

“好，要确保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打好这一仗，口来摆庆功酒！”韦杰宣布，“散会，181 师和 536 团的干部留下，王师长有事。”王诚汉的决心来得很快，他立即在现场地图上给各团明确了任务：“你们看，高台山——加齿项—713.2 高地——釜谷里，这条主线就是我师进攻的主要方向。”王诚汉转向 541 团团团长王子波说：“明天 18 时战役发起前，你们必须坚决守住高台山阵地，保证全师从这里展开进攻。进攻发起后，你们是主攻团，向大松亭、地藏峰突击，突破土耳其旅防线后，相机向纵深发展进攻；师侦察队归你们指挥……”王诚汉接着转向 536 团团团长周珠山：“你们团在 541 团左侧进攻，并肩突击，你们和 541 团要密切协同动作……”“武占魁！”王诚汉又对 542 团团团长说：“你们从 541 团突破地段加入战斗，尔后迅速攻占 713.2 高地，面向西南构筑阵地，坚决阻击美 25 师西援涟川的美 3 师和土耳其旅，保证兄弟部队歼灭敌人……”王诚汉接着转向 543 团团团长阎其林：“进攻发起后你们团三营归建，全团为师预备队，随 541 团跟进，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王诚汉令炮兵主任孟志新：“组织好炮兵 46 团两个连及军配属我师的炮兵火力，支援第二梯队突破，然后组织部分炮兵跟进，随时支援各团战斗；军配属的炮兵在配合步兵突破敌人阵地后回归军建制……”王诚汉最后强调：“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我们仓促受命发起攻击，可能出现许多意外情况，各团在完成师总的作战任务的前提下，要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机动地进行独立作战，并及时向师报告，师指挥所在读书堂里，师前进指挥所在高台山，这是我现在的指挥位置，战役发起后师指挥所全部随 541 团后卫进入战斗指挥位置……”“好哇！老子总算等着了！”吴仕宏招电报递给张向善，“大政委，任务来了，立国际功的机会到了！”4 月 22 月黄昏，我军炮

兵突然怒吼起来，万发炮弹泻向敌阵，霎时，在“三八线”附近西起开城东至麟蹄的数百里地段仿佛变成了火山。

敌人开始猛烈还击。

第五次战役打响了。

接着，我左翼突击集团，迅速向敌纵深猛插，至24日晨突入敌纵深30公里。25日进占抱川东北的清溪山和抱川东的中板里地区……我右翼突击集团，23日凌晨先后突过临津江，24日下午，先遣支队突入敌纵深25公里，25日，勇猛地向我政府方向突击……我中央突击集团突破后，在涟川周围地区受到美3师、土耳其旅的抵抗。23日，12军将当面之敌土耳其旅击溃，15军突破涟川西北美3师防线。24日，12军和15军在涟川以南炭洞、栗隅地区包围了美3师一个团。为歼灭该敌，12军侦察支队以敏捷动作深入敌侧后，把清潭川水泥桥炸断，可惜，断敌退路兵力单薄，敌在大量航空兵、炮兵掩护下突围南逃。25日，15军在大田里将美3师一个营包围，经40分钟激战，全歼敌两个连。60军一举攻击敌前沿要点地藏峰，突破了土耳其旅的防线，割断了美25师和土耳其旅的联系，抗击了美25师的西援……181师在7公里正面实施突击，炮火向敌人猛烈射击20分钟后，541团和536团并肩发起了攻击。突然，从西面方向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炮声，那是侦察科长罗耀星带领师侦察连向阵机洞的守敌发动了佯攻，以牵制吸引敌人，掩护541团和536团的穿插迂回运动。

可是，天黑后，敌人发射了大量的照明弹，照着我们的部队，并以密集的炮火和机枪火力封锁着先头部队攻击的道路，使侦察连和先头部队无法继续前进。541团团团长王子波当机立断，决定以侦察连少部分兵力坚持原地佯攻，以三营从左翼插入敌人侧后，迅速拿下了阵机洞以南的无名高地，一举突破了土耳其旅的防线。在向地藏峰前进时，541团遭到敌人居高临下火力的猛烈射击，王子波令三营营长谭法合，以一部兵力正面攻击，以另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从左侧后插入敌纵深，合力攻击，占领了地藏峰，除消灭一部外，溃敌一部撤向加齿项，企图固守山脚和山腰，掩护其主力向正南方向之釜谷里、涟川一线转移。王诚汉当即命令542团在541团掩护下向加齿项展开进攻，542团发起攻击后，于23日上午8时占领了加齿项，又继续发动进攻，占领了713.2、地藏峰高地，并立即抢修工事，准备抗击美25师西援……在181师的勇猛攻击下，正面之敌受到了严重打击，防线全部突破，敌人溃退南逃。

181师于拂晓后全部占领了釜谷里北山土耳其旅全部阵地，并乘胜追击溃敌。23日，王诚汉命令543团投入战斗，当晚，543团和师侦察连前进到汉滩江以北，控制了汉滩江以北全部阵地。这时，王诚汉向军长韦杰拍了电报，报告了战绩：“我师在战役进攻发起后的第一步要夺取的目标已全部胜利达到，除毙伤敌人外，并俘虏美军和土耳其士兵90余名……”“好！好！这个王诚汉就是有办法。”韦杰为181师迅速突破敌人阵地感到高兴，他率几名参谋人员紧随第一梯队行动，他叫作战参谋任秀峰迅速电告各师：“令王诚汉指挥所属部队向纵深发展，一部准备阻击美25师……”“令179师师长吴仕宏率部加入战斗，536团归还建制，迅速渡过汉滩川，向宝藏山、射厅里攻击前进……”“令180师迅速跟进……”一会儿，180师师长郑其贵报告：“我师已过地藏峰，只是在上公路时，队形密集，部队交叉，有的战士跑到其他单位去了……”“这是怎么搞的？”但韦杰没有生气，他在考虑，

部队上公路时交叉拥挤的情形：那都是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一个班一个班跟着，后面的人紧抓住前面的人的腰带行进的……看来，投入一个军的兵力在7公里的狭窄地段上进攻，实际上是容纳不下，如果是在国内打国民党的军队，那无疑是有必要，而在朝鲜，和火力密集、机动力甚快的敌人作战就不必要了。现在，可体会到了……回想起兵团在部署兵力时，韦杰是有意见的，但当时为什么不提呢？韦杰真有些失悔……到25日，不断从181师、179师报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181师541团、543团大部渡过汉滩川，占领花峰；25日，全师渡过汉滩川，进至加郎山、旺方山与敌激战……”“179师535团和537团一个营渡过汉滩川，占领了射厅里，敌人继续南逃。25日3时，师进占水平。当日，全师渡过汉滩川……”韦杰迅速将战况报告兵团。

当韦杰将战况报告给兵团的时候，志司亦非常关注前线战况，得知：中朝军队连续奋战三昼夜，虽在加平方向打开了战役缺口，对敌翼侧造成了严重威胁，但战役发展形成平推，歼敌不多……26日，彭德怀就战役发展情况和下一步作战打算报告了军委毛泽东主席：“……据上所述，此次作战，我军主力不宜南进过远。拟在打破敌之抵抗后，以一个兵团并建议人民军两个军团相机追至北纬37度线为止。如敌扼守汉江及汉城桥头阵地，我军以小部队监视之、袭击之。我军主力则置于‘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歼灭敌登陆部队，或各个打击正面反攻之敌。”毛泽东同意了 this 作战方针和部署。

于是，26日，西线我军继续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占领了敌军锦屏山至加平的第二线阵地。到28日，左翼突击集团攻占县里以南棒伐里、祝灵山、清平川和春川地区；右翼突击集团攻占了汉城西北国把峰、梧琴里、白云台地区；中央突击集团12军、15军和60军进占议政府以东自逸里、富坪里地区。

在23日到29日一个星期里，181师543团投入战斗后，迅速向纵深发动进攻，经过英勇战斗，占领了釜谷里，抢渡了汉滩川。全师前进到花峰地区后，同兄弟部队一起，向南追击逃敌，直至汉城东北10余公里的龙井里、退溪院里地区，与敌人形成对峙……在继续向敌纵深发展进攻的第二天，韦杰接到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的命令：“令60军插向二东桥里，协同12军合围歼敌！”韦杰翻开地图一看，179师的位置距二东桥里较近，于是，立即把任务交给179师。

“1号，我们的任务来了！”参谋长姚晓程向吴仕宏汇报。

“好哇！老子总算等着了！”吴仕宏把韦杰发来的电报递给了张向善，“大政委，任务来了！立国际功的机会到了！我准备把这个任务给537团，兰伯庄和老子一样，不是早就叫喊要任务吗……”“你们是四川老乡，到底是胳膊肘朝里拐呀！”张向善和吴仕宏开了一个玩笑。

“你们山东人才爱拉老乡关系，四川人是不拉老乡关系的。别开玩笑啦，我要直接到537团和兰伯庄一起指挥……”吴仕宏认真他说。

“杀鸡焉用牛刀，还是我到537团去好哪！”副师长张国斌插话望着张向善，希望张向善支持他的意见。

“老兄，我们都是一个单位的，何必争呢？”张国斌比吴仕宏大八岁，虽然是副师长，但吴仕宏还是习惯地把他称老兄。

“行啦，都不要争啦，我同意副师长的意见，老吴，你要掌握全面……”

张向善这样说，吴仕宏只好同意。

了是，张国斌率 537 团冒着大雨疾进，28 日 4 时到达二东桥里时，敌人已经逃跑，随后，张国斌接受了新的任务：抢占九陵山，进逼汉城……张国斌很快与左右友邻 12 军和 15 军一，部协同后，趁下午雨后初晴，不顾敌机轰炸，高速向九陵山前进。

不久，左右友邻停止前进，开始回撤，前卫营请示张国斌：“副师长怎么办？”“各有各的任务，我们没有接到新的命令前坚决向九陵山前进！”张国斌回答得很干脆。

29 日 3 时，张国斌在九陵山前沿追上了敌人。他命令团长兰伯庄趁天明前迅速抢占要点 92.6 高地及东北侧山梁，兰伯庄组织一营分成两个箭头：一连连长栗振华率部首先冲上 92.6 高地北侧山梁，歼灭了守敌一个连，俘虏了土耳其旅 30 余人……二连连长秦宗荣指挥全连冲上高地，与美 25 师一个黑人连扭打在一起，敌人的优势炮兵火力起不到作用了，二连与敌人白刃格斗，反复拼杀，歼灭了敌人，攻占了 92.6 高地……当兰伯庄指挥一营正要夺取九陵山主峰时，突然遭到敌人四个炮兵营猛烈轰击 92.6 高地及北侧高地，然后在 11 架战斗机和几十辆坦克支援下，约一个团的兵力向 537 团阵地进攻。敌人企图从三面包围 537 团。这时，敌人坦克和步兵编成的混合支队向团部附近冲来，兰伯庄组织警卫分队和机关干部展开战斗，团参谋长李佐军和电话员用手榴弹击毁敌坦克：辆，敌人退了回去……战斗最激烈的是——一营阵地，参谋长牺牲了，教导员负重伤，青年股长靳洪苟去代理教导员，刚到一营也负了伤，营长曹润海指挥大家继续与敌人激战。一连坚守北侧山梁，伤亡很大……二连方向，弹尽粮绝，仅剩十几名指战员用刺刀、枪托与敌人搏斗，二连的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打扫战场时发现许多战士和敌人扭打在一起……三连从连长到炊事员都直接与敌人搏斗，弹药打光了，他们从敌人的尸体上搜集弹药，打击敌人……战至 16 时，仅在三连阵地前，敌人就遗尸 200 多具，一连和二连俘虏了美军、土耳其旅 40 余人，正往回押送时，被敌人燃烧弹击中，很遗憾，这批黑人、白人中有…部分被他们自己的火炮、飞机打死打伤……兰伯庄调整部署准备 30 日 1 时向九陵山主峰攻击，这时，侦察科长韩俊到来：

“战役一阶段已结束，你们怎么还不回撤？”

“我们没有接到回撤的命令！”张国斌和兰伯庄异口同声他说。

“我就是来传达这个命令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60 军军长韦杰 28 日接到志司下达结束战役第一阶段的命令后，即令 179 师撤回休整。29 日看完电报的 179 师师长吴仕宏，正部署部队往回撤，这时，敌机突然临空，师部遭受空袭，师长吴仕宏和政治部主任宋佩璋负重伤，组织部队回撤的重任就落到了政委张向善的肩上。张向善向 537 团联系，电台不通，只好派人徒步送信。于是，先后派出了两批传达命令的通信人员，但都在途中牺牲或负伤。最后，张向善把侦察科长韩俊找来，严肃的交待了任务，韩俊机警地在 30 日 1 时摸到了 537 团阵地，才传达了回撤的命令。

此间，180 师已在跑步中到达距汉城不到 20 公里的釜谷里、退溪院里地区，一路下来，作为军的预备队，他们甚至没有和敌人直接接触，又高兴又有些遗憾，还没有创造战绩，却要回撤休整。从此，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

在这支部队里滋生蔓延了，战士们兴高采烈地传说敌人风一般的“溃退”是由于美国少爷兵不会打仗，趴在地上射击还要铺军毯。不少战士产生了简单化的轻松情绪，他们毫不怀疑地认为，赶快打完第二阶段，朝鲜就能解放，他们就可以班师回国大休整。

60军总的感觉这一仗打得不过瘾……

第三章 挥师向东 60军一分为三

阿尔豪德在最后离开会场时没精打彩地自言自语说了七个字：命运由上帝决定

战争这个怪物，自从出世以后就有着它自身的规律：“战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它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因而，一旦打起来，血与火的较量无处不在。

不仅分不出哪里是前方，哪里是后方，而且战役与战役之间也没有真正的间歇。敌方的攻势疲惫了，我方的攻势早已在筹划之中；我方要休整，敌方要进攻。这个特点在朝鲜战场体现得尤为明显。

现在，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已经结束，主力在高阳、议政府、抱川、华川及春川以北地区进行休整，而“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和第8军军长范佛里特却在襄阳召开计划于5月中旬发起全线进攻的紧急军事会议。

在襄阳机场不远的一间茅舍里，一束阳光从糊着可以透光的油纸的窗户里射出，将简陋的会议室一分为二。

李奇微戎装笔挺地端坐在会议桌子的正上方，眯着眼睛端详着这些从第一线归来的高级将领，他的脸色忽阴忽阳。会议室里的空气极为紧张，不论是坐在李奇微左右首的范佛里特、阿尔蒙德和第1军军长奥丹尼尔、第9军军长霍格、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那，还是特地从前线飞来的年轻少将24师师长布赖恩和25师师长布雷德利，还有沿墙分坐两边的南朝鲜军参战的各师师长和众多高级参谋人员，任何人都不苟言笑，他们知道，李奇微今天准会对他们大骂一通，因为他们这次“狂暴行动”损兵折将，溃退时表现得很狼狈……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李奇微不仅没有大发雷霆，反而竟在极短暂时间里转阴为晴，铁青的脸庞竟渐渐变得柔和起来。

“大家可以随便一些，我今天是特地来看望你们的，这次会议由范佛里特将军主持召开，范佛里特将军唱主角！”老谋深算的李奇微一下子就把新任的第8集团军军长范佛里特推到了前台，使众多军官们大吃一惊，都偷眼瞟着坐在主位的李奇微和坐在李奇微左边的范佛里特。

范佛里特不是傻瓜，他当然知道李奇微今天的良苦用心：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处理好他俩以及战场上其他将领们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李奇微没有像麦克阿瑟那样大权独揽，实际上这里包含着：“范佛里特你去大胆指挥吧！仗打赢了，是我李奇微的功劳！仗打输了，责任全部在你范佛里特身上！”范佛里特当然不吃这一套，他想，刚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不久，况且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他决心来一个谁也不得罪。于是，他请示性地望了望李奇微，

得到李奇微示意一下，才放开他那宏亮的嗓音说：李奇微总司令要我把前一阶段的，狂暴行动，作一个简要的总结和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其实大家都是从第一线来的，具体情况比我们第 8 集团军司令部掌握得更准确细致。”接着，范佛里特便极简要地归纳了前一阶段“狂暴行动”的作战经验，尽说些好的，主要表扬了左翼部队美第 9 军行动快，4 月 9 日就全部；抵达“堪萨斯线”，第 9 军军长霍格听了后，乐滋滋的；也表扬了右翼美第 10 军和南朝鲜第 3 军极力克服险恶的地形和补给线不足造成的困难，还朝着目标线前进。

“不能光报喜不报忧呀！”李奇微还是忍不住了，这时接过了范佛里特的话，“轮着中国军队发起第五阶段攻势开始反攻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南朝鲜军第 6 师师长来了没有、你们师从自云山到史仓里的防线在中国军队反攻的第二天就被击溃，被撕裂出一个宽 10 公里的缺口，以后，中国军队进入了这一缺口，力图包围左右翼的美军第 24 师和第 1 陆战师，幸亏其他部队迅速封闭了你们退幻川寸留下的缺口，不然的话，两翼的美军部队，就被包饺子了，好险罗！南朝鲜军第：师师长来了没有，你们师在中国军队反攻的第三天就被赶到了‘堪萨斯线’以南，从而暴露了英军第 29 旅的左翼。尽管第 1 军一再设法援救格洛斯特郡团的第一营，但该营仍为中闰军队所切断和打垮。营长卡恩思中校（他在该团服役已达 20 年之久）和他的部队在自己的阵地上英勇顽强地坚守了好几天，直到弹药全部告罄。该营仅有少数士兵设法回到了‘联合国军，一边，这个营就这样完厂，这是英国第 29 旅皇家格洛斯特郡团的一个营哪，它这次是附属给美第、师指挥的，叫我怎么对英国女王交待呀！”李奇微越说越生气，“我要告诉你们，就因为这件事，还迫使我于 4 月 26 日从我的参谋班子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赖的军官保罗。史密斯中校向范佛里特将军转达了一项建议，即请范佛里特派一位将军去见穆乔大使，催促他在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向李总统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其军队能有得力的领导。这一点李根本就没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从他的国防部长起，各级指挥官都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严重问题，南朝鲜大部队在战斗中一再失利便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让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立起有力的领导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讨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他们已经毫无道理地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美 24 师师长布赖恩突然插话，火上浇油：“跑得那么快，丢了那么多的装备，怎能再装备？”

“我看，不但不能给他们装备更多的部队，就是现在部署兵力时也不要打算考虑他们！”美 25 师师长布雷德利也火上浇油他说。

南朝鲜军到会的各师师长们对美国人的妄自尊大，既不敢怒又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

范佛里特眼看这个场面如果发展下去会对他以后指挥作战大为不利：这些都是属于第 8 集团军指挥的军队，尽管南朝鲜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但现在战线一半还是南朝鲜军队在据守，如果把他们搞过火了，反过来对准美国军队，那将是不可收拾。同时，李承晚昨天还在襄阳视察督战，以后却没有来参加这个会议，这是明摆着有意见，当然，这次会议的情况会有人告诉他，那是以后的事，但当前这个情况不能再发展下去了……于是，他想把这个场面缓和一下，硬着头皮作了一个实际上作不到的“一碗水端平”。

“当然罗，我们美国军队也同时暴露了一些问题。”范佛里特再一次请示

性地望了望李奇微，李奇微点头，然后继续说，“比如我们美 25 师和附属给美 25 师指挥的土耳其旅的高台山到地藏峰一线阵地，中国军队反攻的第一天就被突破，以后这支中国军队插向纵深，把我们 25 师和土耳其旅的联系割断了，美 25 师西援不成，又把夷 3 师牢牢牵制着……”一位身材矮壮的高级参谋插话说：“据我得来的情报，这支中国军队是第二番人朝参战部队，从中国四川省调来，四川人较多，善于山地作战，打硬仗、打恶仗，我研究过一些资料，在中国军队中四川人出的高级指挥官不少，比如总司令朱德，2 野的刘伯承、邓小平，3 野的陈毅，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还有大兵团一级的罗瑞卿、张爱萍……”“够了，你怎么灭自己的志气，长敌人的威风！”自认为持有海、空军优势的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那几乎同时站了起来指责这位高级参谋。

“非也，我是知己知彼……”这位高级参谋说。

“有道理。我想起了，这就是前不久在高台山阻止我们进攻的中国军队，对这支中国军队不容忽视！”李奇微看了这位高级参谋一眼，“还是请范佛里特将军继续说吧！”“随后，美 3 师和土耳其旅溃退向南跑了，这下可退得不近呀，一直退到了汉城、汉江边……”“是呀，关键是退得太快了！退得太远了！”李奇微似乎觉得对点出美国军队存在的问题可以到此为止了，他抓住关键性的问题说了一句。

第 1 军军长奥丹尼尔见上面点出美国军队存在的问题都是他指挥的军队出的事，这实在是对他的面子多少感到有些难堪，同时也影响他的威望，他觉得需要大胆他说上一句：“反正我们是依照总司令李奇微将军的‘拉手风琴战术’打仗的！”“什么，‘拉手风琴战术’？”李奇微很快就反应过来，这是指麦克阿瑟嘲笑他这种作战的公式：前进，直到自己的补给线拉长，然后在对方的进攻下后退，直到对方的补给线拉得过长——如此进进退退，“不错，这是有点像在拉手风琴。不过奥丹尼尔将军，你还没有说具体，我来给你补充好吗？应该是：利用敌方白天大兵团不能作战的弱点，采取节节抗击，逐步撤退的办法，每天下午主力先撤退，留快速部队与敌方保持接触掩护，当黄昏敌人发起进攻后追击至拂晓停止进攻时，恰好在我方炮火控制之下，难以活动，这时我们的掩护部队可迅速撤退，每次撤退最多 20 至 30 公里……但是，这一次我们平均撤退了 48 公里，撤得太远了，你们看地图，我们为了避免背水作战，已将主力逐次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还能再撤吗？……我看，前一阶段‘狂暴行动’的经验教训就谈到这里，下面请范佛里特将军给我们布置下一步的行动吧！”范佛里特快步走到了巨幅地图面前，顺手拿起参谋人员给他准备好的指挥棍指向地图：“大家请看，敌人占领了开城、位山、涟川、议政府、加平、杨口、春川、麟蹄等许多城镇和大片地区后，除以一部兵力前出到逼进汉城、议政府东南、加平至汉城公路、春川以东与我保持接触外，其主力在高阳、议政府、抱川、华川及春川以北地区进行休整补充，我估计他们至少要休整 10 天到两个礼拜，待粮弹、兵员补充之后，才会发动新的攻势。为了不给敌人以变更部署、补充装备的时机，我们知道，敌人的补给品还在源源不断地由满洲运往铁三角地区，铁三角这一坦荡的平原完全被磷岫的花岗岩山岭所包围，其顶端是平康，底线则从铁原伸向金化。因此，我们的计划是：发动一次新攻势，推回到‘堪萨斯线’，威逼铁三角，夺占该地区。这个任务，我们准备交给奥丹尼尔将军的第 1 军，阿尔蒙德将军的第 10 军和霍格将军的第 9 军负责保障两翼。请大家注意，

我们是既要进攻又要对付敌人的进攻，我们判断敌人可能向中央防区发动新的进攻，因此，军队准备作一些调动，将美 7 师西调北汉江以东，将预备队南朝鲜军第 2 师北调，以增强中央防区的兵力。这样，西部防区，我们有美军 6 个师，英军、土耳其军两个旅，南朝鲜军 3 个师，以汉城为重点，成一线密集配置。东部防区，有南朝鲜军 6 个师，亦成一线配置。美 3 师、英 29 旅、空降 187 团，为我们第 8 集团军的预备队。最后请总司令指示……”李奇微觉得由于指挥权的原因，范佛里特对海、空军的任务没有布置，一些注意的事也需要讲：“乔伊将军，你们海军除执行原来的任务外，还要增强对元山、新浦、清津诸港的炮击！”“斯特拉特迈那将军，你们空军除了加强对铁三角地区的轰炸以外，还要对付敌人的空军。据侦察员报告：敌人正在修建新的机场，估计其空军的实力大约为 1000 架飞机。尽管我们进行了空袭，但是敌运送补给队伍仍在一步步南下。同时，每天都能发现敌人大部队运动的情况。”少壮派美 24 师师长布赖恩和美 25 师师长布雷德利好像是商量过的喇地直立起来：“总司令快下命令吧，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呀！”“我下面正要告诉你们发起进攻的时间。你们听着，我们计划：月 16 日发起进攻！但进攻发起后则要立即报告进攻发起的时间，并始终保持进攻方向。这太重要了……以往我们的进攻之所以失败，大多是不重视保持进攻的方向造成的。将兵力用在错误的方向上会使整个行动归于失败。这就像一个摔跤手力量用错了方向一样，非但没有给对方造成多大损失，反倒使自己深受其害……还要想充分地做到协同动作，就得十分严格地按照正式规定的时间和方法实施进攻。这就像足球教练训练自己的足球前锋一样，强调要同时向对方球门发起攻势……今天是：用 11 日，还有 5 天时间，你们回去抓紧时间准备吧！”在整个开会过程中，始终不动声色，下发一言的是美 10 军军长阿尔蒙德，他看不惯李奇微那副教师爷的架势，动不动就把打球那一套拿来作比喻，好像准不知道李奇微当年在西点军校当过球队领队似的，可是，打球和打仗到底还是不同的呀！作为一位职业军人，他懂得搞一个既要自己进攻又要对付敌人进攻的完美方案，不是那么容易，它需要众多的兵力来有针对性的、重点的部署，在西部防区以汉城为重点又是发起进攻的方向部署 9 个师又两个旅，是对的，但对敌人可能进攻的方向中央防区，虽调来两个师的兵力，仍然显得单薄，特别是集中 6 个师的南朝鲜军在东部防区成一线配置。他已看出这个部署并不高明，从整个配置的防线来看形成由西南伸向东北的斜线态势，而东部防区的南朝鲜军明显突出，这难道是上帝安排的吗？如果敌人向东部防区发起进攻，指挥就会出现顾此失彼，军队拆西墙补东墙的调动……阿尔蒙德想到这里，不禁惊了一下，他是尝过这种滋味的，他的军队被中国军队包围过，他的军队亦援救过他的联军，他突然想起了中国军队使用的对他们非常不适应的战术：以大量步兵在夜间进攻，不顾伤亡，在距炮兵弹幕近在咫尺的地方跟进，一边猛投手榴弹，四处响起军号声和吼叫声，步兵则穿着胶鞋悄悄地爬上黑暗的山坡，渗入他们的阵地。

他又想起了中国军队突破他们的防线，特别是插入纵深后，南朝鲜军惊恐万状，狼狈不堪，丢弃大量武器装备，一窝蜂似地向南溃逃的情景……似乎觉得大祸即将临头，他本想站起来向李奇微谈一点看法，随后又想这个年头算了吧，管不了那么多了，在麦克阿瑟在职的时候，阿尔蒙德为“总部参谋长”，和“第 10 军军长”，站在总部参谋长这个角度提点建议是可以的，现在情况不同了，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职务后，免去了阿尔蒙德总部参谋长

只剩下第 10 军军长的职务，把这一个军带好就不错了，何必管那么多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至于下一仗什么时候打？能不能打好？阿尔蒙德在最后离开会议室时没精打彩地自言自语说了六个字：

“命运由上帝决定！”

然而，上帝能救得了李寄微的命吗？

李寄微没有想到他失算了

彭德怀的进攻抢到了李奇微进攻的前面。在我第一阶段攻势结束一个星期后，志愿军和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就发出了战役第二阶段预备作战命令，我 19 兵团即于西线积极活动，作出准备强渡汉江攻击汉城的姿态，以吸引美军主力，李奇微惊呼：“汉城面临第二次危机。”而 9 兵团、3 兵团和人民军金雄集团则隐蔽东移，乘敌人错误判断我可能于中线发起进攻之机，夜行晓宿，向东部开进，集中优势兵力于东线，向南朝鲜军的 6 个师发起攻击。

在汉城以北的山间小路上，志愿军 3 兵团 60 军的队伍正轻装向东疾进。

60 军经过短暂的整补和动员之后，于 5 月中旬分三路向东线战场机动，担任第一梯队的 180 师，11 日从芝浦里出发向元塘里、月头峰、退洞里地域迅速行进；179 师则于 12 日从芝浦里出发，向加平、槐木洞、竹岱、石长里地域行进，181 师 12 日出发，经场岩里、史仓里，到达柯屯芝、中峰、华岳里地域集结。兵贵神速，出奇不意，才能克敌制胜。韦杰下的是死命令：180 师必须在 14 日拂晓到达指定位置，在春川、加平线正面选择敌人弱点，集中兵力攻击敌人，歼敌一部；179 师和 181 师都必须在 15 日到达集结地域，尔后，179 师准备协同兵团主力或 180 师作战，181 师则准备向东南方向机动作战。但由于连日暴雨，进兵异常艰苦，加之有的战士因患夜盲症使部队走走停停，走走停停，放慢了速度，韦杰一咬牙，各单位除派专人互助患夜盲症的跟队以外，大军则冒着暴雨马不停蹄地在白天快速前进，数百公里的山路转眼抛在了脑后。

“真是天助我也！”韦杰幽默他说。

“一号，180 师报告，他们的先头部队已越过月头峰，进入退洞里了。”参谋长邓仕俊说，“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明天拂晓全师就能到达指定位置。”“180 师第一阶段没有捞上打，这第二阶段担任第一梯队劲头更大啦！”韦杰微笑着点头。

韦杰回想起这次未出发前 180 师求战的情景：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刚结束，军指挥所就接到了 180 师师长郑其贵和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代表全师送来的求战书：“请求把第一梯队的任务给我们师……如果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我们提头来见！”后面郑其贵、吴成德的名字是用血写成。军政委袁子钦把 180 师的求战书递给军长韦杰，让军的几个领导一个个传看。总的觉得：180 师是一个屡建战功的部队，从抗日战争初期发展起来后，就打了不少硬仗和恶仗。尤其是这个师的 539 团，长途奔袭 120 华里，火烧运城飞机场，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打国民党军队，平陆庙底伏击一仗，全歼其美械装备的 248 团，获得 1：50 的重大战果，太岳军区首长给参战部队记大功一次；在晋中战役中，先战阎锡山的“亲训师”再战祁县城，尔后又打由日军组建的第 10 总队，先后五战五捷。180 师在参加太原战役中，从扫清外围到总攻太原，多次担任第一梯队；特别是大西南战役中，从秦岭突破，连下巴山诸关到成都，一直打头阵……180 师是完全有资格在战役第二阶段担任第一梯队的。但是，韦杰当时有不同看法：志愿军入朝参战的部队都是有战功的部

队，问题是 180 师从 1947 年升编为野战部队后，一直处于内线作战，打运城，攻临汾，战太原，都是在无后顾之忧的条件下进行的，现在担任第一梯队插到纵深，万一出现意外情况……韦杰还是想把第一梯队的任务给长期处于外线作战的 181 师，究竟想把 181 师再作第一梯队是完全出于上面的原因还是因为对老部队的倚重，韦杰也说不清，似乎这样他才放心。所以，他一直都没有说出来。

现在，眼看 180 师进兵东线的情况，韦杰自然就高兴了。

“179 师、181 师现在在什么位置？”

“刚才 179 师张副师长来电，他们已过加平抵达竹岱，沿途受过几次空袭，有少量伤亡；181 师王师长来电，他们已过史仓里，到达中峰。”

“怎么下雨了还会有飞机？”政委袁子钦不解似地提出了这个疑问。

“这是阵雨，雨一停，飞机就来了！”邓仕俊说着，正好有四架飞机临空，他急忙招呼，“任参谋，带 1 号、2 号到掩蔽部去！”

“问题不大，一会就过了，让电台到掩蔽部去吧……司令部住好房嘛！”韦杰说。

“还有后勤部吃好粮……”这时政治部主任李哲夫从后面赶了上来，他是去组织收容组布置完任务后赶上来的，他走到韦杰、袁子钦跟前，打开一块粗布包袱，操着山西话，“这是后面跟着部队的东北担架团非得让鹅（我）带些窝窝头让你蒙（们）尝尝，不带不行。”

韦杰一笑，顺手拿起一只窝窝头咬了一口：“嗯，味道不错，还是高粱米做的，来来，政委、参谋长、任参谋你们都尝尝。”

袁子钦摇了摇头：“我嗓子都快冒火了，实在没福享受。”

“这好办，用水泡一泡就行了。”李哲夫说着使用水泡了一只窝窝头吃起来，边吃边遗憾他说，“就是缺一点香醋，要是有香醋凉拌，味道更不错了。”

“你们这些山西人就是爱吃醋，难怪我们打太原时，抓到阎锡山的兵缴枪不缴水壶！”袁子钦意味深长他说。

“对，因为水壶里装的是醋！”李哲夫笑了。

大家哈哈大笑。

韦杰问李哲夫：“你估计后面跟着多少担架团？”

“大部分是辽宁、吉林的，通化就来了好几千，估计有两到三个担架团。”

“好，有这样多的担架团！多好的人民，我们有东北老乡的支援，再加上朝鲜人民军的并肩战斗产定能打胜仗。”韦杰有些感慨他说，“只有打胜仗，才算对得起他们啊。对了，他们安全怎么样？有没有遭受空袭？”

“没有，他们里面有好多曾经在东北抗日联军当过兵，打过日本鬼子，对防空、防炮都有经验 / 李哲夫说，“= 号，刚才有四架敌机在我们这里转了两圈，我估计是在寻找目标，说不定待会儿会有大批敌机来轰炸、扫射，要不要通知部队停下来砍些树枝做伪装圈或者天黑了再走？”

“我看军里不要专门下通知，各师会根据情况适当掌握的，再说这一带山高林密，敌机不敢俯冲，即使轰炸，投弹也没有准头，我们却非常容易隐蔽。”参谋长邓仕俊十分肯定他说。

韦杰点了点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离战役二阶段全线进攻时间只有一天了……”就在全线进攻的头一天，3 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给韦杰来电：

“令 179 师、181 师为兵团机动部队；令 180 师在正面牵制美军的任务

不变。”

韦杰把电报递给袁子钦：“老袁，你看，179师、181师要抽走了！”

话音刚落，邓仕俊匆匆走来，逗号，兵团首长来电，令181师配属12军作战，令179师配属15军作战，并令立即出发！”

“来得好快！”韦杰和袁子钦略加研究后，告诉邓仕俊，“向兵团报告，我们坚决执行命令！向181师和179师发电，从现在起，他们分别属于12军和15军指挥。”

从13岁就参加农民赤卫队后编入工农红军的韦杰，较长时间的军队生活，使他养成了一种特殊性格：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意见执行了命令再说。

韦杰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地图，反复琢磨：经过第一阶段作战，敌人退守汉江以南后，迅速调整部署，将美军集中于西线，将南朝鲜军6个师置于东线。彭德怀司令员看到南朝鲜军集中于东线，比较好打的情况，不顾部队极需休整、补充，决心在东线实施主要突击，规定以第19兵团在西线以积极的小规模作战，牵制美军；令以东线第9兵团与人民军金雄集团首先歼灭南朝鲜军4个师，尔后视情况再歼灭南朝鲜军两个师；以中央战线第3兵团割裂西线美军和东线南朝鲜军的联系，坚决阻击美10军东援，保障第9兵团右翼的安全，令12军配属第9兵团指挥。王近山受命后的决心是：令配属本兵团作战的39军占领阵地，阻击敌人，掩护战役准备。据说，王近山考虑39军是第一批入朝部队，已有和美军作战的丰富经验，故这次决定这个军担任第二梯队；令15军向洪川东北九成浦里突击，割裂美军与南朝鲜军的联系，力求歼灭美2师一部；令60军在春川以东的揪谷里、大龙山地段牵制美10军，力求歼敌一部。战役二阶段发起前夕，王近山又令15军协同第9兵团歼敌，这下第3兵团各个军的作战任务，实际上只有60军担任。全线发起进攻的头一天，又把60军的179师、181师用于增强15军和12军作战，这样，60军正面只剩下180师作战，实际上形成一个兵团的正面攻击大部分由一个师担起来。第3兵团正面有50公里，60军有近30公里的正面。这就是说，在50公里正面的大部分地段，在60军近30公里正面的作战任务，只有180师按兵团指定的地区作战。这个任务不轻……现在在180师正面约有美10军两个师：每个师装备有81口径以上的火炮400多门，两个师加起来有800多门；每个师有坦克150余辆，两个师加起来有300余辆，还有制空权；美军这两个师的作战人数加起来约5万人……而180师呢？全师不足：万人，把60炮都算上也才百余门，没有坦克和飞机……这一对比，韦杰突然觉得，任务光荣艰巨，但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和王近山讲清楚。解放战争时，王近山和韦杰都曾在晋冀鲁豫军区6纵担任过副司令员，可以说是老伙伴，现在王近山升任3兵团副司令员了，提点建议更方便。但又听3兵团参谋长王蕴瑞说：“提建议没有用，因为王近山自己也有个肚子意见！”王蕴瑞说的是实情，把179师抽走归15军指挥，把181师抽走归12军指挥，韦杰有意见吗？但把12军抽走归9兵团指挥王近山的意见更大，据说为这事，在沙金鹤召开联席会议时，差点和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干一架……这也难怪，12军一直是王近山所在的部队，情况熟悉，又是兵团主力……可是，话又说回来，179师、181师也是60军的主力呀！现在，将60军主力由春川以西调到春川东北地区使用；正面助攻力量过于薄弱，这就错了……难道志司批准这样使用兵力吗？不会吧！韦杰真想问志司，随后又想，

“算了，不要让人家认为60军在叫唤困难！不管天大的困难自己克服吧，求人不如求己……”最后，韦杰将他的一双锐利而智慧的目光盯在春川、加平一线上。这是战役第二阶段挥师向东，60军一分为三后180师担负的作战地段，也是60军全军的作战地段。

“参谋长，对180师的联络要保持不间断，必要时越级联络到主要方向上的团，对左右邻也要保持联系。”韦杰稍停一下，“还有，对179师、181师的情况也要知道……”

王诚汉高兴他说，在给12军汇报战

果时把这个意外的收获补充进去，

俘虏兵应该是105

5月16日黄昏，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攻势在震天动地的炮火声中开始了。

当晚，181师师长王诚汉和政委张春森到12军接受任务后马不停蹄地赶回181师师部，立即传达和布置了战斗任务：“东线，我3兵团和9兵团已突破敌人阵地，配属9兵团的12军突破南朝鲜军第5师防御后，于自隐里北的三巨里歼灭其35团一部，继在自隐里地区遭到美2师23团和法国营的顽抗。12军以两个团在炮兵火力支援薄弱的情况下，攀藤附葛，绕路前进，占领并通过自隐里西侧的加里山主峰，切断了洪川至杨口的公路。现在，溃逃的敌人已被友军从东西两侧包围，一场大的聚歼战斗就要展开。”王诚汉略停一下，操着他那激动而沉着的湖北口音继续说。

“敌人为了摆脱侧背受钳的处境，阴谋突破寒溪到自隐里这条公路，向东南方向突围，配属美2师指挥的法国营是敌人撤退时的掩护部队。目前，自隐里方面的友邻已经开始攻击，12军首长给我们师的任务是：从西侧插入松谷峰下，截断敌人后路，先吃掉法国营，尔后，掉过头来向寒溪地区攻击，协同友邻歼灭美2师主力……我和政委在12军接受任务回来的路上就商量好了，以541团、542团渡过昭阳江后，进至勿老里，543团紧随其后。

先由542团吃掉法国营，尔后三个团在寒溪投入战斗……许副参谋长，你马上去给各团拍电报，把任务布置下去，对542团我要双管齐下，另派作战科长孔繁金去具体传达命令！我还要带上几个人靠前指挥，前指准备设在力“里山主峰北侧500米处……”

“我马上去通知，”副参谋长许德厚领令而去。

“武占魁这下该满意了，第一阶段打下来叫喊没打过痛，这次要一口吃掉法国营！”政治部主任范克让抽着烟若有所思他说。

“可不能小看这个法国营，据12军介绍，这个法国营是由一个名叫拉尔夫·蒙克拉的十分著名的中校指挥。此人身经百战，豪侠风度，军服上佩带着法国授予的各种军功勋章。

他曾负伤16次，腿瘸得相当厉害。战争开始时他本来是一名中将，任法国外籍军团监察长；但是他希望能得到率领法国分遣队来朝鲜的殊荣，遂自愿降级为中校……”政委张春森慢条斯理地介绍。

“不管他什么中校、中将，这次该他倒霉了！”王诚汉接过张春森的话，“政委，我和许副参谋长马上要带几个人到前面去，基本指挥所这一摊子麻烦你管哪。许副参谋长，走！”

“我们去爬加里山！”加里山主峰，高1050米，是敌人楔入我军阵地的一线高地。王诚汉等人还没有进入加里山山沟，敌人远射程炮就轰击过来。

炮弹带着尖利的啸声，不断掠过头顶，有的就在附近爆炸，粗大的树干和坚硬的岩石被炸得呼呼啦啦坠落下来。

“这是范弗里特搞的炮兵饱和轰击，你怕不怕？”王诚汉问身边的警卫员。

“新兵怕炮，老兵怕机枪，我都是老兵了，还怕什么饱和轰击！”王诚汉的警卫员带着蔑视的口吻说。

咣咣咣！突然一排炮弹在王诚汉附近爆炸。警卫员到底年轻有力，又有些战斗经验，他猛一把将王诚汉拉到一个残破的地堡旁，卧倒在王诚汉的身上，用自己的身体保护首长。这时，爆炸起的弹片、石块、树枝纷纷朝他们打来，呼呼啦啦地砸在他们的头上和身上，站起来后，满身的泥土石块直往地上掉，幸好没有人负伤。

接近拂晓，这加里山约摸着已经爬上了一大半。然而，越往上山势越陡峭，道路越崎岖，加上敌人埋上了地雷，王诚汉和许德厚带着前进指挥所行进得缓慢。王诚汉边爬边告诉后面的人注意：那炒面洒的记号是雷区，脚不要乱踩，后面的人踩着前面的人的脚印走，两旁树藤不要乱攀，防止挂雷！

“怎么，还有这样多的烈士遗体没有掩埋？许副参谋长，你马上和范主任联系，叫他组织掩埋组把烈士遗体掩埋了！”

显然，这是突击部队刚攻下加里山不久。

通过三道被炸开的铁丝网，到了加里山顶。王诚汉登高而望，加里山南边伸向南方的一段公路上，敌人的大炮翻倒在地，有7辆坦克被击毁，上百辆汽车被缴获，一群俘虏兵摇摇晃晃地把手插到裤袋里，当了俘虏了还没有丢掉少爷兵味，上空还有一架直升飞机不停地飞着，好像在寻找下面有什么大官要救走似的，“打得好！到许副参谋长那里去看看我们的部队打到哪里了。”

王诚汉和警卫员下山向北走了约500米来到前指，许德厚立即向王诚汉汇报：

“541团、542团已渡过昭阳江，进至勿老里。543团方向遭到敌台干扰还没有联络上……”

“加强联络，让技术好的报务员上机，对542团要保持随叫随应。”王诚汉指挥得比较具体。

前卫542团于17日夜强行渡过昭阳江后，团长武占魁渡昭阳江时脚扭伤，不能行走，副团长周光璞带着部队日夜兼程继续向南猛插猛追！

18日拂晓，刚翻过加里山，师作战科长孔繁金冒雨赶到542团传达命令。周光璞接到命令后，立即组织三营以八连为尖刀连向松谷峰下的福宁洞前进。周光璞带着侦察班紧紧跟在八连后面，下午3点多钟，插到了福宁洞。

福宁洞，标高362米，西北紧挨寒（溪）自（隐里）公路，南部与松谷峰相连，是一个地势险要的高地。居高临下，它不仅可以直接控制公路，还可以阻击由南向北增援的敌人。

周光璞将七连、九连放置在362高地北侧，令八连控制362高地东部一条能过马车的小道，令三连守备362高地南部，以防敌人增援；将82迫击炮群布置在有利于机动的362高地的东凹部。这时，在福宁洞北面的公路与大小平川一带，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可这边却比较宁静。周光璞带着侦察班向前摸去。刚下362高地，突然听见我方警戒区内有人高喊：“发现敌人！”原来是大小平川撤退的敌人和车辆熙熙攘攘地向542团三营的伏击

区涌来。

周光璞大喜，立即命令侦察班翻过土坎向下扑去，守卫在小路上的团警卫排也从松树林中冲出来压向敌人。”敌人临死顽抗，这些法国士兵大部分同他们的军官一样，都是原外籍军团的军人，他们这时都脱下钢盔，头上扎着红色头巾，他们呐喊着外籍军团一个战斗口号：“卡莫洛尼。”据说这是墨西哥的一个村名，1863年，65名外籍军团士兵在此抵抗2000名墨西哥士兵的进攻而死……接着他们用刺刀枪托砍击劈杀。这时，在福宁洞顶上坚守的连队如猛虎般地冲了下来，把整个法国营围困在松谷山下的山谷里。三营前堵后截，经一小时激战，将其大部歼灭。

战斗至20日，王诚汉为了堵住另一股敌人，令541团向寒溪攻击。与此同时，542团乘胜攻占了328高地。541团、542团占领这两个地区后，敌人仓皇南逃。王诚汉即令541团渡过洪川江，沿积石山北麓向上、下莲洞攻击前进，543团迅速投入战斗，协同542团配合12军歼灭栗木里地域之美2师。541团团团长王子波率全团渡洪川江时，适遇大雾，顺利渡江后王子波仔细观察敌情，发现师规定他们国应经过的积石山北麓敌人防御已形成体系，如果沿着这条路去必将付出很大代价，同时，又暴露了企图。而与积石山以南相隔一个山头，敌人却没有布防，只以火力控制，全团若快速突然通过，付出的代价小而能完成任务。

时间紧迫，请示已来不及。王子波大胆决定通过这条路线后再电报师长王诚汉。21日上午全团到达指定地区，这时友邻部队尚未到达，王子波即令一营、二营展开，占领阵地。不久，美2师展开攻击，敌机反复轰炸，团指挥所也不断遭到炮击，541团独立作战，稳定了态势。

“541团情况怎么样？”王诚汉催问许德厚。

“541团占领阵地后，击退了美2师20多辆坦克和伴随大量步兵的17次攻击，现在阵地还在541团手里！”许德厚汇报说。

“告诉王子波，既要顶住敌人的反扑，又要紧紧地吸引住敌人。543团联络通了吗？现在打到哪里？”

“刚才543团团团长张泽清来电，他们二营在上莲洞与敌人遭遇，部队有些伤亡。”

“告诉张泽清，要与敌人斗智，尽可能地减少伤亡。”

“542团报告，在松谷峰与敌激战，到今天上午，歼敌1328名，俘敌104名。”

“给你增加一个俘虏！”这时，正好政委张春森带着基本指挥所的人来到了前指，他津津有味他说，“这个俘虏是我们指挥所的人抓的，没有想到吧！范主任，这是你们政治部的战绩，你给师长具体汇报好哪。”

就在昨天晚上，宣传科长张凯镇刚翻过加里山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来了，部队发出了防空信号，张凯镇急忙隐蔽到路旁的一个防空洞内，一进防空洞就听到悉簌悉簌的响声，还有咯崩咯崩啃东西的声音，张凯镇以为洞里钻有狗、狼之类的动物，不禁心里有些发毛。再仔细一看，好像是一个人蜡缩在角落里。用手一摸，摸到了这个家伙的大腿，证明确实是人。

张凯镇暗想：大概是谁的防空动作比他快，先钻了进来，于是也就放心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敌人的飞机丢了几个“蛋”，飞走了，当张凯镇推推那个人说：“喂，飞机飞走了，我们赶部队去！”那人也没有说什么就跟张凯镇出了防空洞，一看，糟糕，原来是个外国兵，高鼻子，蓝眼睛，瘦长

的个子，白白的脸，看上去还有几分稚气，可是已长满络腮胡子，张凯镇忙把手中的枪对着这个外国兵示意举起手来，外国兵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望着张凯镇，嘴里还咯崩咯崩地咬东西。

张凯镇会英语，只好用英语问他：“What'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可是他嘴里伊里哇啦，不知说些什么，张凯镇怀疑自己的英语水平低，对方听不懂，于是又重复了一遍问话，

但是他嘴里仍然伊里哇啦，张凯镇还是听不懂，只好用手势。张凯镇看到他口袋里鼓鼓的，以为是有枪在里面，于是用手势指着他的口袋说：

“What's this in your pocket？”（你的口袋里是什么东西？）

他接着说：“gun？”（枪？）这回他懂了，急忙从口袋里一掏，掏出了一把生玉米，并且指指他的嘴，又伸出两个手指，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玉米放进口袋，惟恐张凯镇把它夺去似的。张凯镇从他的表情动作和手势中懂得了他的意思：他已两天没有吃东西，现在不知从哪里弄了点生玉米来充饥，怪不得嘴里老是咯崩咯崩的响，看样子还挺香哩，张凯镇感到好笑，心里想：不要看他吃牛奶面包长大的，到没有吃的时候，啃生玉米也觉得挺香。

张凯镇又打手势问他有没有“I. D. Card”（证件）这下，他明白了，主动掏出了证件。

张凯镇一看，原来是个法国兵，今年18岁，怪不得他不懂英语。但他的名字是法文，张凯镇也看不懂，所以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想想这样年轻的娃娃被骗到朝鲜战场上为美国佬卖命，结果糊里糊涂地当了俘虏，真觉得既可笑又可悲，不过这个年轻娃娃比起他那些糊里糊涂地丢掉了性命的伙伴来，总算幸运多了。

因为张凯镇要随指挥所前进，不能久等，而且语言又不通，也不能带着他走，正在为难的时候，恰好一个收容组上来，便把这个俘虏兵交给了他们。

范克让汇报完毕。

范克让汇报完毕。

王诚汉高兴地对许德厚说：

“在给军里汇报战果时，把这个意外的收获补充进去，俘虏兵应该是105……”

看别人打仗比什么都难受，现在秦命增强15军方向的新任务来了，张国斌怎能不高兴呢

就在第五次战役二阶段发起攻势的5月16日晚上。

我3兵团的15军发起进攻后，至17日晨在沙五郎峙歼灭美2师一部。17日夜，在洪川以北大水洞地区发现美2师38团主力露营，即突然猛烈地展开攻击。130团九连二排排长崔建国，带领全排：担任尖刀突击任务，连续爆破敌人四个地堡，攻占三个山头，直插至敌团部后方，堵住逃敌与之展开肉搏战。崔建国一人刺死6个美国兵，又用缴获的武器毙敌20余人，俘敌8（战后，记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从左翼突击的130团一连，进至敌团部大水洞村口时，遇敌200余人突围。通信员常同茂四次只身冲入敌群，连续攻克5个地堡，毙伤敌30余人，俘敌7人，掩护伤员30余人安全撤退（战后，记特等功）。经一昼夜激战，15军44师将美2师38团团部

及一、二营大部歼灭。15军在歼灭美2师38团大部之后，继续向纵深发展……阿尔蒙德得知美10军的美2师38团大部被歼之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一个接一个地给范佛里特打电话，要范佛里特亲自到美10军指挥部坐镇指挥。范佛里特是不会来的，直到美2师的23团、附属的法国营、南朝鲜军的第5师和第7师都纷纷合急，在一片混乱中仓卒撤退，他才给阿尔蒙德的美10军指挥部打来一个电话，声称：他已将美2师和陆战1师调至右翼，以抗击实施突破之敌的西半部分部队，同时令美9军向右延伸防线，以便把美2师和陆战1师留下的防御任务也担负起来。=但是，当阿尔蒙德到美10军指挥部去问：

“陆战1师调过去了吗？”

一连问了两声也没人答话，才发现指挥部竟然空无一人。他忍不住焦躁地大喊了一声：“值班参谋！乱弹琴，这时候指挥部怎么可以没有人！”阿尔蒙德暗想，既然指挥部空无一人，哪里会有人接范佛里特的电话呢？

值班参谋应声急急从厕所里出来，拿起桌上的一纸电文满脸忧虑他说：“将军，情况有变，G—2（情报处）刚刚破译了敌人的一封电文，中国军队3兵团令60军179师机动至春川以东地区，增强15军方向，这对寒溪地区我方部队的威胁就更大了。”阿尔蒙德匆匆走到地图跟前，计算了一下春川到寒溪的距离，他认为中国军队徒步行军至少要三天，而美军陆战：师北上是很快的，但如果陆战：师现在还没有出发，那就难了。

阿尔蒙德走到电话机旁想硬着头皮给陆战：师师长奥利弗·普林斯·史密斯打个电话催问一下，很快，这个念头又取消了，因为陆战：师是美第9军指挥，还没有调过来，对陆战：师是指挥不动的，何况他们这两个军种之间特别是美10军军长阿尔蒙德和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之间早有隔阂。

早在1950年8月中旬，这两个军种之间就发生了分歧，事情为陆战：师是美第9军指挥，还没有调过来，对陆战：师是指挥不动的，何况他们这两个军种之间特别是美10军军长阿尔蒙德和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之间早有隔阂。

早在1950年8月中旬，这两个军种之间就发生了分歧，事情是这样引起的：

一次，麦克阿瑟在和阿尔蒙德的谈话中随随便便地对阿尔蒙德说：

“我打算建立一支新的部队第10军团，由你指挥。沃尔顿·沃克的第8集团军继续作为一支独立的部队，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团都要直接向东京报告。”“谁来当远东司令部的参谋长？”阿尔蒙德问道。

“噢，你可身兼二职。”麦克阿瑟说，“仁川和汉城的事将很快结束，然后你就能返回东京。远东司令部也将为登陆作战提供大部分参谋军官。”

麦克阿瑟另建一支部队的决定使第8集团军军长

沃克大为吃惊，他对一位来访者说：“我不过是一位吃了败仗的南部邦联的将军。”这一分散兵力的决定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期间很多重大的错误之一。其直接影响是使阿尔蒙德与将率领陆战：师的奥利弗·史密斯开始了某种程度的齟齬。

阿尔蒙德和史密斯在形体与气质上都相距甚远。阿尔蒙德当时58岁，是一位经历过两次大战的沙场老将，从1946年起便供职于麦克阿瑟的麾下，1949年成为远东司令部的参谋长，但他在远东司令部并不受欢迎；按照陆军史学家罗伊·阿普尔曼审慎的话说：“在麦克阿瑟的王国里，人们对阿尔

蒙德，既畏惧又服从。阿尔蒙德精力充沛，性情暴躁，一些军官一见到他那怒火中烧，寒光凛冽的眼睛就不寒而栗……”而史密斯呢？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得克萨斯人，那年夏末 57 岁，在两次大战中都功绩卓越，并兼有某种学者的美名。

30 年代，他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服务期间，曾在高等军事学校就学两年，并在战后领导海军陆战队的学校，史密斯言行举止温文尔雅，身体高大敏捷，面部轮廓清秀，然而却华发早生。一些举止粗鲁的陆战队员偶尔把史密斯这种温雅的外表误认为懦弱可欺。但体弱的史密斯绝非如此……

现在，要询问陆战：师的调动，阿尔蒙德想来想去还是只有找范弗里特去落实。结果总算弄清楚陆战：师已经北上，但不是整个陆战：师而是一个团战斗队，与此同时，美 2 师已迅速抗击中国军队进攻形成的突出部西半部之志愿军 15 军主力。

这样一来，15 军的突击力量就显得薄弱。为了增强 15 军方向上的突击力量，15 军首长给配属该军的 179 师拍来了电报：

“因美 2 师与陆战：师在寒溪、都十里之线继续顽抗，我前进受阻，奉 3 兵团令，令 60 军 179 师增强 15 军方向，19 日前进至寒溪，歼灭寒溪及其以东之敌。”

179 师副师长张国斌接到电报后，高兴得跳了起来。

他怎么不高兴呢？

在五次战役一阶段，179 师没有当上第一梯队张国斌就憋一肚子气。以后虽然受领了插向二东桥里协同 12 军合围歼敌的任务，可是，当部队到达二东桥里时，敌人已经逃跑了。之后，接受了新任务，抢占九陵山，但打得不够理想；到了二阶段可要好好打一下了，没有想到配属到 15 军，成为“候补队员”，看别人打仗比什么都难受，现在“奉令增强 15 军方向，歼灭寒溪及其以东之敌”的新任务来了，他怎能不高兴呢？他应该高兴，政委张向善和参谋长姚晓程和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浴血奋战的 179 师全体干部，都应该高兴！

但张国斌很快又恢复了他一贯持有的镇静、沉着的神情，他看到了姚晓程那双睿智的眼神中隐含着的疲倦，张向善那坚毅而又憨诚的脸庞上；很久未来得及刮掉的胡须，联想到部队在敌机轰炸下的昼夜艰苦行军……总之，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真正的胜利者，总是高兴在最后。

张国斌把电报递给张向善说：

“任务很明确，现在的问题是部队要尽快进

至寒溪，军里规定我们 19 日以前前进至寒溪，我看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争取提前一点时间，这样，就可以超在敌人增援部队的前面。”

“这样一来，部队是不是需要轻装？”张向善接过张国斌的话说。

“部队再不能轻装了，现在每个战士除带按规定的武器弹药外，还有三天的炒面，一把铁锹，一块雨布，就是这点东西。”姚晓程说。

“机关带的东西就更少了，只有四件宝：一支手枪，一个干粮袋，一件雨衣，一个挎包，有的连牙膏都轻装了。”侦察科长韩俊在一旁插话。

“那当然不能和你们侦察员比，听说过高台山时就把被子扔掉了，身上只带一支枪。”

张国斌决定带上几个参谋人员到前卫 536 团指挥并和部队一起行军，以便掌握部队行进速度。

一路疾行，179 师于 17 日渡过昭阳江，占领品安里、甘井里，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小时。

刚过甘井里，突然轰的一声，一颗炮弹在前边炸开了。

“往后传，上来两副担架！”

“往后传，上来两副担架！”

536 团二营见习参谋李明山把这个口令一连传了两次后面的人都没有回声。他稍停，后面的人一下就撞到他身上，“真疲倦，边走边打瞌睡，前边炮弹响了，你还能睡着吗？快给我传口令！”

“炮弹爆炸我照样能睡着觉，你刚才传的什么口令？”

“往后传，上来两副担架！”李明山把这个口令又说了一次，后面的人才传下去了。李明山觉得后面这个人从讲话的口气和年龄来看不像个战士，于是，他边走边和这个人拉起了呱：“你贵姓？什么大名？”

“好，看你这个参谋，能不能参谋出来？下面是我的姓，你拆这么一个字：

一字七横六直，

天下诸人不识；

颜渊去问孔子，

孔子想了四日。注意，这四句，主要是头尾两句，当中两句是配合，为了合韵。”

李明山在手上划了一会说：“是个曹字，曹操的曹，对吗？那大名呢？”

“不愧为参谋，我叫曹明，明是孔明的明。”曹明把名字告诉了李明山。

“哎呀，又是曹操，又是孔明，魏蜀吴三国你占了两国，三分天下有其二，你这个名字

取得真好。”李明山联想起刚才的拆字说，“后面那个明字也可以拆成五横四直。”

“不成，五横可以，但不能是四直，因为明字右边那个月字严格的说是一撇和一勾。”曹明解释。

“不错，你比我聪明。我还要问你……”李明山正说着，10 多个担架队员，扛着担架从李明山和曹明的身旁挤着往前面去，打断了李明山的问话。

“这大概是刚才那颗炮弹爆炸，有的同志被炸伤了！”曹明沉重他说，他一直望着那 10 多个担架员的背影。

“叹，你思想开小差哪！我看你很老练，当过干部，起码是抗日战争时候入伍……”李明山直截了当地谈他自己的揣测。

“什么……开小差……你这个参谋真有一套，又叫你参谋上了，我是山西灵石县人，13 岁就参加抗日决死 2 纵队的长城剧团当宣传员。15 岁是决死 2 纵队 9 团的战士，后几年一直跟着首长当警卫员，以后当上后勤管理员。1948 年 5 月临汾战役后，因病住院，在住院期间和当地一名女学生结了婚，不久，又离了婚。以后，我趁住院养病期间回家看望一别 10 年的老母亲，没有想到在家里一住就住了一年零三个月，这次出国作战前夕，我又回到了部队，甘愿受处分，重新到二营四连当战士，真是一言难尽……”，曹明把他这段经历告诉李明山后说，“我要带罪立功！”，李明山怕伤害曹明的自尊心，以后就没有再问。

这时，五副担架下来了。

担架上有人在挣扎着，嘴里还在断断续续他说：“我没有完成任务，我，

我不能下去，不……”

“噏！噏！李明山喊了一声，“卧倒！”

“没事，这是我军出口炮的响声，意味着友邻部队已经和敌人干上了！我们快要赶到目的地了！”曹明满有经验他说。

李明山机灵地拿出挎包里的地图，边走边核对位置：“我们刹在在寒溪以东300米处……”

“往后传，周团长跑步上来！”前面又传来了口令。曹明传过口令说：“叫我们团长跑步上去，这个口气，是师指挥所的命令，看来，张副师长在前面指挥，而且就在我们前面不远。”

“你怎么知道？”

“战役一阶段吴师长负伤后张副师长就负责全面指挥，现在，他的指挥位置如果离我们团远，他会用电台指挥，不会传口令。”

“听说张副师长是一员战将，也是你的老乡。”

“不错，他是山西代县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任连长、营长，参加了百团大战等数十次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任团长、副师长，参加过上党战役、晋南战役、晋中战役、临汾战役、太原战役、扶猫战役、西南战役。特别在临汾战役中，指挥8纵队23旅69团首先突破，他是随七连最先登城的团长，69团对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全旅获得‘临汾旅’的光荣称号做出重大贡献，跟这样的指挥员打仗，值得。老弟，准备冲吧！周团长都跑步上去了！”突然，前面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紧接着一排排炮弹呼啸而过，张国斌机警地举起了望远镜。

“报告，536团团长周珠山奉命来到！”我们刚到，敌人就逃跑了！狡猾的美国佬……”张国斌猛的一脚把一个小石头踢出好几米远……正当郑其贵向兵团报告战况的时、侯，彭德怀果断决定第五次战役暂告结束天刚破晓，在远近开始响起的敌机投弹的沉重爆炸声里，180师师长郑其贵和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60军军部接受任务后安全抵达180师前指。

在180师前指所在的沟里，聚集着该师的团以上主要领导同志和一些参谋人员。参谋长王振邦和538团团长庞克昌在一旁讲话。副师长段龙章坐在一只空炮弹箱子上，一手扶着电话机，戴着墨镜仰靠着树枝。539团团长王至诚靠着树枝在打吨。540团代团长刘瑶虎不停地向山沟路口张望，他首先看到了郑其贵、吴成德走进山沟，于是转身告诉段龙章：“师长、主任回来啦！”段龙章从炮弹箱子上一蹦而起，拍一下王至诚的肩膀说：“胖子，起床啦……师长、主任回来啦！”王振邦停止了和庞克昌的讲话，跑过来向郑其贵吴成德汇报：“接到你们在军部开完会的电报后，就立即通知各团团长，他们都到了。”可以想见，在战役一阶段一直跟着第一梯队后面跑，连敌人也没有看到的180师的主要领导，现在终于把早就盼望的第一梯队的任务受领回来了，大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师长，快给我们任务吧，我都等得睡着了！”539团团长王至诚揉了一下眼睛望着郑其贵。郑其贵从挎包里掏出几包“春美香”牌的香烟，扔给了几个团长说：“从军长那里搞来的，先抽几支散散瞌睡！还有哪些是烟鬼，大家都抽吧！”说着又给一些抽烟的同志扔了几包。

“这下没有人至“敌人炮阵地拾烟屁股了。”一位参加会议的炮兵参谋半开玩笑他说了一句。

“这‘春美香’真香，就是少了一点……”王至诚大口吸着香烟微笑着

说。

“你这个胖子，不会抽烟，简直是浪费！”庞克昌随手把王至诚嘴上的香烟拔掉带笑不笑他说，“胖子，没关系，打了这一仗，咱俩一起到军长那里去搞，搞它几条来，放到枕头下面……”“放到枕头下面干什么？”王至诚问。

“你好支枕头睡觉！”“你这老兄真会开玩笑，我就要看这一仗连续打几天凡夜你睡不睡觉？”“可以说，就是不能睡觉！闪话少说，下面听师长传达任务。”吴成德宣布开会。

郑其贵微笑着打开随身携带的地图：“我们60军原先的任务是，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割裂美军和南朝鲜军的联系，牵制美陆战1师和美7师。战斗打响后，171师和181师，分别配属15军和12军指挥了，这样，实施牵制美陆战1师和美7师的任务就落在我们师身上。现在，美陆战1师和美7师已进至我师正面，企图东援。60军首长命令我师向春川、洪刀插入，控制春洪公路，拖住美陆战1师和美7师不让东靠，视情况穿插到阳德院里，断敌退路。”郑其贵示意了吴成德一下，继续说：“回来后，没有来得及和副师长、参谋长研究。我和老吴在军里接受任务后，初步研究，准备这样打：以538团和539团为第一梯队，540团为第二梯队，分两步：首先，538团由下玄岩渡过北汉江向葛洞搜索前进，控制宗子里；539团由古驿村渡过北汉江，向穴洞里前进，控制盘谷里，尔后，538团向阳德院里以东的月川里搜索前进，截断洪川敌人退路；539团沿吾道寺、法鲁里直插阳德院里以西的榆木亭里，割裂洪川与龙平敌人的联系，看大家有什么意见？”“我没有意见，部队什么时候出发？”538团团长沙克昌见他们团是第一梯队高兴地催问。

“我也没有意见，这个打法很好。”副师长段龙章习惯地看了看手表，果断地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抓紧时间让部队早点出发了，敌人是机械化，我们的‘11号汽车’是很难追上它的……不然又叫它跑掉了！”“那不一定。我们在进军大西南时，把胡宗南追得屁滚尿流，美国少爷兵有什么了不起……”539团团长沙克昌不服气地站起来说。

“我们千万不能轻敌，彼一时也，此一时也，那是国内作战，现在是在朝鲜，当前，我们是一支装备不好的一万多人的部队，去进攻拥有300辆坦克700门大炮5万兵力的现代化装备的美8军。

敌人虽然钢铁多，士气低，但我们既要在战略上蔑视，又要在战术上重视。请团长们回去告诉部队，既要和敌人斗勇，又要和敌人斗智，特别是斗智。”吴成德顺理成章地作了一个简短动员结束了这个短会。

王至诚轻轻一碰庞克昌：“你追我赶，不要把我们团扔得大远了！”庞克昌握紧王至诚的手：“不要客气，咱们两个团比翼双飞！”180师发起进攻后，敌人迅速后撤。5月16日夜，第一梯队538团和539团由玄岩、发雷分别抢渡北汉江后，控制了寒崎岬、殷谷山一线。17日，540团由发雷渡江进占仓村里，539团进占杜武洞，538团直插新店里……当538团直插新店里时，前卫三营突然遭到美陆战1师的阻击。前卫连七连指导员贺永国急忙向在三营指挥作战的团副参谋长杜岗低声报告：“尖兵班在山腰旁看见黑压压的一片，看样子好像是敌人的坦克！”这时，队伍中也传来低语：“公路上发现敌人坦克，爆破组快上来！”杜岗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传无座力炮上来！”，早在部队出发之前，538团团长沙克昌就安排团副参谋长杜岗随

团前卫三营行进，并把团无座力炮连二排配属三营，由副连长邸安邦负责随三营机炮连行军。

不一会儿，邪安邦上来了。

“你赶快组织无座力炮排把敌人的坦克干掉！”杜岗简短地向邸安邦交待了敌情下达了命令后说，“你们尽管放心打，我马上命令七连迅速占领两侧山头，防止敌人反击……”邸安邦和二排的炮手们秘密向坦克接近，越近越打得准，炮排在距离坦克只有15米的地方停下来，看得清清楚楚是10辆坦克密密的排成一列，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坦克会遭到袭击，10辆坦克成一字形队形停留在路面狭窄的山脚下，一面是山，一面是沟，不易调头移动，当时除偶然几声鸟虫叫声外，一点动静也听不到，邪安邦小声对身边的二排长说：“这些家伙难道在坦克里睡着了，这可是个好打的机会。咱们先打它前头和后尾的两辆坦克。”接着，邪安邦喊了一声：“放！”随着两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前后两辆坦克向前挪动了一尺多远，不再动了，油箱燃起了熊熊烈火，这时炮排进到了敌人的坦克射击死角，它的炮火已失去了作用。第三辆坦克的敌人连衣服都没顾得穿，赤着背掀起坦克顶上的炮塔盖子，贼头贼脑地探着半截身子，还没等爬出来，咚咚两声炮响，正好打中了前三辆后三辆，赤着身子的坦克兵随着一阵剧烈震动一声不吭的摔了进去，这时敌人骚动了，中间的坦克上的马达响了，坦克手只怕命中，妄想夺路逃跑连机关枪也顾不得打，可是前边的死坦克把路死死堵住，后面的坦克向前猛开，坦克撞坦克，谁也通不过。这时，邪安邦指挥炮排又连续发射四炮，又有四辆坦克被击中，油箱燃起的火焰把山沟映得通红，没有死的坦克兵叽哩哇啦乱喊，最后两辆坦克拼命夺路逃走，一辆用力猛开，却开进左边的水坑里，车底朝天，另一辆走不了几步又被无座力炮穿了一个窟窿，不能动弹……敌人10辆坦克被无座力炮排9发炮弹消灭。

180师538团直插新店里与敌遭遇，击毁美军坦克10辆，歼敌一个连的捷报迅速报军后，志愿军司令部越级指挥直接发报给538团，详细询问538团作战情况、经验。17日晚，538团参谋长胡景义将上述情况报告了总司。

18日，3兵团首长来电：“令180师直接由兵团指挥，积极牵制美军陆战：师和美7师，并相机实施攻击。”180师师长郑其贵接到命令后，督促第一梯队两个团向春川以南紧追敌人。

“师长，538团团长沙克昌来电，他们团已前出到杜武洞以南地区，三营一举击毁敌坦克10辆，歼敌一个连后，遭敌陆战：师疯狂反击，三营为坚守阵地伤亡300余人。”参谋长王振邦向郑其贵汇报。

“告诉庞克昌，一定要把阵地攻下来！”“1号，请注意相机二字。兵团给我们的命令是相机实施攻击。我看不能恋战，不能忘了，我们给538团的任务是截断洪川敌人退路。”副师长段龙章提醒师长郑其贵。

“539团的情况怎么样？”“王团长来电，他们团正向阳德院里穿插前进。17日18时30分，团的前卫二营，通过敌严密封锁的九万里，迅速渡过洪川江，尾追敌人。”参谋长王振邦说。

“告诉王至诚，那两个营要紧跟上，不要脱节。”郑其贵对参谋长王振邦说了后，转向吴成德，“539团二营的营长叫马兴旺，教导员是那个原来叫关志超以后改为杨志超的吧？”“对，是他，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参加革命，他经山西芮城县一个叫杜伯实的小学教师介绍入地下党，因为怕暴露影响家人，改名为杨志超，此人能文能武，他和营长马兴旺，都是老八路，都

能带兵打仗。”吴成德很了解他说。

“问题是二营插得太远了，已前进 100 多公里，现在可以说是孤军深入。据 538 团报告，洪川西的金鹅山，现在还被敌人约一个营的兵力占领，这是左邻的情况。而右邻呢？63 军虽已过北汉江，但与 539 团还相距较远，我看迅速把二营撤回洪川江以北。”段龙章根据现实情况，谈出了他的想法。

“现在部队求战情绪很高，马上要撤回洪川江以北，恐怕这个思想弯子不好转。”吴成德说。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我们给部队讲清楚就行了。”郑其贵转向段龙章，“老段，这个事你决定吧！”于是，副师长段龙章立即给 539 团二营营长马兴旺和教导员关志超写了一封亲笔信，专门派一名侦察员连夜送去：

“……由于洪川西金鹅山仍为敌占领，令你营迅速撤回洪川江以北，控制望月里、孝子洞地区……阅后将信速送团长王至诚。”马兴旺、关志超听令行动，带着二营于 19 日凌晨撤回洪川江以北。王至诚见信后又惊又喜，立即将二营控制孝子洞、九石村等高地，一、三营在通谷里南北高地待命。此间，部队积极开展小部队活动。王志诚心里有数，他根据每个营的特点，二营向东靠，以一个连控制九峦山，营主力控制班衣洞、塔洞一线，并以一个排到洪川江边积极活动，让一营以一个连控制 393.1 高地，营主力则位于法所里及其以北以西高地，把三营放到寒峙谷作预备队，团指挥所设在春川到洪川公路左侧的土木洞全面指挥。

同一天，庞克昌指挥 538 团也进至孝子洞万村洞一线。

至 19 日 17 时，180 师第一梯队两个团的先头部队进占了远水洞、通谷里一线，并于黄昏后占领万村洞以西 336.8 高地……20 日拂晓，前沿不断传来一阵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一阵刺耳的嗡嗡声，敌人以飞机、火炮掩护美 7 师从望月里、蛟龙洞方向以及美陆战 1 师依托洪川开始向 538 团、539 团正面进行疯狂的反击、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在沿江两侧、九峦山、通谷里一线展开了。

180 师师长郑其贵迅速将战况报军。

正当郑其贵向上报告战况的时候，西线敌军为减轻我对美 9 军和美 10 军的压力，开始以美：军 3 个师又 3 个旅的重兵向我发起进攻，迫使我 19 兵团转入了防御。与此同时，西线美 3 师迅速东援，150 公里的距离仅 15 小时即到达，迅速堵塞了战役缺口；南朝鲜军一个师也由大田急速北调至平昌等地建立了纵深防御。我军因突入敌人纵深过远，粮食弹药接济不上，彭总于 5 月 21 日果断地决定：“目前由于我运输工具缺少，粮食弹药接济不上，西线美军又已东援，使我继续扩大攻势困难增加，为此，第五次战役即暂告结束，”并决定主力向北转移休整。

却不料，正在这项命令由报务员按动电键，从空寺洞志愿军总部嘀嘀嗒嗒地拍发到各部队的时候，巨大的阴影已经降临……

第四章 连续三道死命令

狡猾的李寄微铰了一个不六不小的空子：本来我军向后转移是胜利回师的主动能行动，但没有估计到他乘机六举反扑‘现在，中国人的进攻又一次

停止了，是我们再次发动攻势的时候了。”狡猾的李奇微钻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空子。

本来，我军向后转移是胜利师的主动行动，但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很快向我反扑。李奇微在前几次战役中已经摸到我军进攻的规律。由于我方运输线受到敌机破坏，每次进攻都是依靠部队随身携带的粮弹，因而只能持续一个礼拜左右。因此，李奇微称我们的进攻为“礼拜攻势”。待我进攻一个礼拜以后，部队转移时，他就乘机大举反扑，钉住不放。李奇微名之曰“磁性战术”。这次战役刚结束，他就乘我军出击过远，十分疲劳、粮弹补充不及，以坦克配合摩托化步兵，组成反扑部队，在空军掩护下，沿公路实施平行道击……5月19日上午，当前线越来越多的报告表明中国军队的进攻即将停止的时候，李奇微由东京乘飞机来到朝鲜靠近萨马的美10军指挥所，听取了范佛里特、阿尔蒙德和美9军军长霍格的具体汇报：“总司令，我先把总的情况说一下好吗？”范佛里特站在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角度首先向李奇微汇报战况：“这次，中国人于5月15日黄昏之后恢复了进攻。他们动用大约21个师的兵力，在翼侧还有北朝鲜的9个师。中国人又采用了他们惯用的办法，借助月光，在各种轻重火炮和迫击炮的掩护下发起了进攻。这次进攻的矛头指向防线中央，尤其是美第10军和南朝鲜军第3军的防御地段……在进攻发起后的第二天较晚的时候，防守春川右侧高地的南朝鲜军第5师和第7师在中国人的沉重打击下土崩瓦解，在一片混乱中仓卒撤退……为了封闭防线上的这一缺口，我立即将美第2师和第1陆战师调至右翼，并命令两个步兵团进入阵地，阻击敌人大规模进攻中位于最前端的敌军，与此同时，命令一个团战斗队和美第2师迅速北上，抗击敌进攻形成的突出部西半部之敌。这是一次历时24小时的极其紧张的战斗，因为中国人大批涌入了突出部，并且企图包围我方阵地。第2师的士兵们曾一度在主要补给线被切断的情况下，在自己的前后方和翼侧与中国人和北朝鲜人顽强战斗……”范佛里特谈到这里示意阿尔蒙德。

“在5月18日，中国人发动新攻势的第三天，我命令第2师撤至南面约5英里处的一道新的阵地。该师师长克拉克·拉夫纳将军成功地实施了后撤。在三天的战斗中，第2师伤亡和失踪者共计900人。”阿尔蒙德对美2师的情况插话汇报后，范佛里特接着说：“在西部防区，敌人企图沿北汉江向南突击，迂回汉城……”美9军军长霍格觉得范佛里特下面将涉及到他指挥的部队，急忙插话：“但是，美第25师和南朝鲜军第6师经过三天的苦战，将中国人阻止在南朝鲜首都以东约20英里处的一个村庄磨石隅里的南面。

敌人还直接向汉城发动若干次小规模进攻，但很快即被击退。”范佛里特接着说：“在东部防区和中央防区，中国人向南推进，占领了大片地区，迫使防守在中央防区东段和沿海地区的其他南朝鲜部队远远地撤到汉城、萨班古至日本海海边、大浦里的‘无名防线’以南地区，防守在日本海海岸的南朝鲜军第1军后撤了大约35英里，被赶到了江陵村……在阻止中国人这次进攻的过程中，空军和炮兵给地面部队以巨大的支援，仅第38野炮营在24小时内就发射了一万多发105毫米炮弹；敌人占领的地区，几乎都是遭受联合国军的飞行员猛烈轰炸后片瓦不留的村庄，只是南朝鲜军在这次溃逃之中又丢弃了大量贵重且难以补充的武器装备。”“一提起这个事我就头痛，对退却的南朝鲜军队所丢弃的这些武器装备不可等闲视之。

这些武器足可装备好几个完整的师呀！”李奇微听完范佛里特的汇报后

接着说：“你们知道吗？可是，在华盛顿的报刊上和美国国内其他地方还出现了许多无稽之谈，对我的司令部与南朝鲜政府之间存在的摩擦表示不满。当然，这些摩擦是由喋喋不休的无稽之谈造成的，而这些无稽之谈又产生于哪里呢？产生于李的办公室，他们说什么‘南朝鲜现有大量受过训练的兵源，只要美国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武装，就能减少在朝鲜的联合国军的数量。’这种前景对美国国内的读者来说自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可是，这纯粹是建立在幻觉的基础之上的……我还是原来那个老观点：除非李能使已经武装起来的南朝鲜军队在战场上打得好一些，或者激烈的战事能够缓和下来，否则，既下会有多余的人员，也不会有多余的资源能用于为实现那种预想的扩张计划而进行的监督和训练……”李奇微决定在听完汇报后就去会见南朝鲜陆军参谋长李钟赞将军，再次给他强调一下这个问题。

19日下午，李奇微乘坐一辆吉普车离开了美10军指挥所。在占普车开往南朝鲜陆军司令部的途中，李奇微就遇到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南朝鲜部队，一批又一批溃退下来的士兵乘坐着汽车川流不息地向南逃去，其中大多数士兵都扔掉了手中的武器，部队丢弃了火炮、迫击炮和机枪等重武器。没有乘坐汽车的士兵们拖着疲惫的双腿向南逃命，也有些士兵不知从哪里抢来了牛车、驴车，挥舞树棍、皮带驱赶着牲畜，载着这些败兵逃走。成群的士兵似乎都被中国军队的攻击吓破了胆，在没有领导，没有秩序，手中没有武器的情景下大规模溃逃。

李奇微面对这羊群似的败兵，怒从心起，他命令驾驶员将吉普车横在路中，试图阻止这些败兵的溃逃。但是那些迎面而来的载满逃兵的汽车毫不停顿，绕过他的吉普车，在一片对这个挡路的长官的骂声中远去。李奇微大怒，他跳下吉普车，站在路当中，拔出手枪朝天空鸣放了数枪，驾驶员很机灵地急忙上去抓住一个溃逃的败兵，才问清楚了原来这些败兵大部分是南朝鲜军第3军的。看到南朝鲜军第3军迅速溃败并丢弃大批装备的情景，李奇微想起了5月9日，由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穆乔和范弗里特将军陪同，在除李承晚本人之外无他人在场的情况下，直截了当地向李承晚说明需要改善南朝鲜军队的领导问题。当然，李奇微曾不止一次说过，他们对南朝鲜陆军参谋长李钟赞将军一直是十分信任的。然而，由于作战要求很高，加之文职当局在政治上对李钟赞将军进行干预，没有全力加以支持，因而，他几乎无法培养出南朝鲜军队所需要的和理应拥有的那种高水平的野战指挥官。这个问题，李奇微在5月9日下午已与李承晚这位老斗士开诚布公的谈了，现在李奇微事隔10天后去会见李钟赞，无非是再次强调：李钟赞必须保证所属各级指挥官都能认清形势的严重性，并做出特殊的努力使南朝鲜部队能像支真正的部队那样在战场上作战……看来，李奇微要对李钟赞施加压力了。李奇微对李钟赞又拉又打。果然，他在19日黄昏前到达南朝鲜陆军司令部开始和李钟赞寒暄一阵子后，便露出了凶相：“钟将军，我不客气他说，你们南朝鲜的溃败，主要是指指挥官无能，指挥水平太低了，缺乏训练。告诉你，我必须把在中国人进攻时遭受沉重打击的南朝鲜军第3军撤销建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听总司令的处理。我们的部队是缺乏训练，我们的指挥官水平低，也是缺乏训练。”李钟赞站起来毕恭毕敬他说，“我考虑过，能不能把我们的军官派一部分到美国军校学习，把部队集中起来训练一段时间？”“这个问题，我也有考虑。不过，现在还不行，以后一定会有机会把南朝鲜所有的师从战线上撤下来进行训练，使之成为第一流的作战部队。”

李奇微也站起来，走动地说，“至于军官的训练，钟将军，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准备派一部分南朝鲜军官到美国炮兵学校学习。为什么学炮兵呢？因为火炮的广泛使用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长期以来，远东司令部一直不赞同增加南朝鲜军队的炮兵部队。他们认为：朝鲜地形复杂，通过崎岖的道路和陡峭的中山岭进行弹药补充极其困难，加之南朝鲜军队缺少受过训练的炮兵，火炮数量也不足，不宜扩充南朝鲜炮兵……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正因为这样，才应该”，强南朝鲜军队炮兵的实力。

而且，我深深感到，南朝鲜部队必须拥有远程火炮，以便在我兵力薄弱的防线上使师与师之间做到相互支援。”李奇微说到这里，停下了脚步，招手示意李钟赞过来，在李钟赞耳边低声他说，“我已命令在年底以前正式组建四个南朝鲜 155 毫米榴弹炮营。各炮营一旦组建完毕，将分别隶属美军的一个军，进行八周的紧张训练，我还批准组建三个 105 毫米榴弹炮指挥连以及六个 105 毫米榴弹炮营，组建工作也要在今年年底以前完成。我的目的在于：最终能组建足够数量的 105 毫米和 155 毫米榴弹炮连，以便使 10 个南朝鲜师每个师都能配齐四个炮兵营即三个 105 毫米榴弹炮营和一个 155 毫米榴弹炮营……这些情况，你 7 个人知道就行了，你们的李总统我都没有给他讲。”李钟赞五体投地：“我誓死效忠总司令！我誓死效忠总司令……”“铃铃铃……”电话铃声短促地响了一阵，李钟赞趁机爬起来抓起电话听筒听出了是范弗里特打来的电话：“钟将军吗？我是范弗里特。请问总司令在你那里吗？我有事请示……”“总司令在我这里，请稍等。”李奇微接过电话：“你好，你真会找，有什么事吗？”“总司令，我请示：联合国军那两个完成战前训练的新到达的营和被撤销了建制的南朝鲜军第 3 军编到哪个单位？”“南朝鲜军第 3 军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 10 军和南朝鲜军第 1 军；联合国军新到达的那两个营编入第 8 集团军，具体哪个单位你决定好啦！还有什么事吗？我马上回来。”李奇微放下电话后自言自语说：“不会当官，有权不用，我哪里管那么具体？”半个小时后，李奇微回到第 10 军指挥所，叫来范弗里特、阿尔蒙德和霍格交换意见后决定，立即发动一次攻势，重返“堪萨斯线”，威逼“铁三角”地区，甚至夺取该地区，占领对方的补给线。

发动这次新攻势的目的是，不再顾及“三八线”的限制，重新打过“三八线”去，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消灭对方的潜在力量。

李奇微决心集中 4 个军 13 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并有大量的航空兵和远程炮兵支援，主要沿汉城至涟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公路两侧地区多路实施进攻……并当即给各军下达了作战命令——第 8 集团军应于 5 月 20 日发起进攻，各军任务如：美第 1 军沿汉城——铁原轴线实施主要进攻，并负责保障第 9 军的左（西）翼。

美第 9 军向春川、华川方向进攻，并夺占春川盆地以西的高地。

第 10 军应制止敌人在其右翼达成突破，并协同第 9 军右翼部队向麟蹄、杨口方向发起进攻，第 9 军的右翼也由第 10 军负责保障。

第 8 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应密切注意这次进攻的发展情况……——李奇微就是这样钻了空子的，他即在黎明时开始反扑韦杰和袁子钦看完电文面面相觑，感到非常棘手，任务要靠部队完成，部队在哪里？5 月 22 日傍晚时分，夕阳在隆隆的爆炸声中缓缓下落。位于华川以南几十公里的马迹山，树林茂密，光线黯淡。60 军指挥所设在马迹山北侧约 200 米处的一座山坡上。在一片林间空地挖些坑，埋些树栅，搭起棚子。指挥所里，军长韦杰和

政委袁子钦几位军的领导围着地图分析、研究，似乎隐隐约约感到，形势的发展将使 60 军的处境非常不妙……兵团转志司的撤退命令已下达：让各兵团准备 23 日晚即开始向涟川、铁原、金化、华川一带转移，为避免回撤时道路拥挤，担任 3 兵团预备队的 39 军可提前一天转移；3 兵团留一个军从加平、春川（不含）线开始布防，利用华川以西山区节节阻击敌人，掩护 3 兵团主力进至铁原、金化地区休整。3 兵团把这个任务具体化以后，交给了 60 军。

决以 60 军担任本兵团之阻击任务，该军置于白逸里、白积山以南，东起与 9 兵团分界线，西起与 19 兵团分界线（含）。以东地区即以加平、春川（不含）一线地区开始布防，利用华川西南山区节节阻击敌人……于今（22 日）晚开始向指定地区转移……韦杰和袁子钦看完电文，面面相觑，感到非常棘手。任务要靠部队完成。部队在哪里？“我们军三个师一线展开在几十公里的正面上分属三个单位指挥，现在 181 师离军部约 10 公里，至少要走两天才能归建，179 师尚在北汉江南岸，要一天行程，180 师在加平方向，约需两天行程。”邓仕俊忧虑地望着地图。

——这就是说，60 军的三个师无法在短时间归建，兵团交给的布防任务实施困难。这形势是怎么发生的，韦杰似乎一下难说清楚，又似乎早有预感。

早在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在兵力部署上，韦杰就觉得 3 兵团三个军在 15 公里的正面上成一个梯队，部队展不开，动作慢，而”60 军为兵团左翼突击部队突破的上面约 7 公里，实际上只有两条山脊，用兵多了展不开，用兵少了难突破。担任穿插迂回任务的部队，虽然翻山越岭，但徒步行军赶不上敌人乘车撤退的速度，加之 19 兵团穿插部队没有及时到位，中路突击部队也只正面平推，60 军在第一阶段没有打过瘾。战役第二阶段，挥师向东，本想好好准备。打个大胜仗，可没有想到 60 军一分为三：181 师配属 12 军到 9 兵团打穿插，归 12 军指挥，而 179 师又被配属给 15 军；剩下个 180 师则被兵团作预备队，属兵团直接指挥。第二阶段作战中，60 军根本没有掌握部队，军机关只带了一个工兵营 300 余人……直到一个星期后，二阶段攻势结束，志司命令各兵团主力开始后撤，60 军才接到 3 兵团指挥部命令，要 60 军担任华川西南地区阻击任务，掩护 3 兵团主力转移。

“有个情况你们注意到没有？志司的命令是各兵团于 5 月 23 日晚开始转移……而兵团的命令则是 22 日晚开始转移……”“刚才得来的情况，15 军已于 22 日晚北撤……”邓仕俊插断韦杰的话汇报。

“怎么撤得这样早？我就担心王疯子来这一手！”韦杰心情有些不安他说，“位于春川以东的我们军的左翼 15 军已北撤，这不仅使已造成的缺口更加扩大，而且使整个北撤处于危境……179 师、181 师都在春川以东，180 师在春川以南，春川不属于 60 军，如果把春川让出来，左翼又是一个大缺口……”“如果 179 师和 181 师不能平时归建，与 180 师协同作战，并肩防御，那 180 师的处境将很危险……”“看来，我们担任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相当艰巨！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袁子钦在表示决心，又好像在动员大家。

但办法从何而来呢？这时候，能证惯战的韦杰，自然想起了他以往的经验和他军事学院学习的新的军事理论，韦杰十分清楚，在现代战争中，组织大部队掩护主力转移是一件非常困难而复杂的事情，不允许有任何疏忽大意，特别是在进攻胜利之后，敌之有生力量未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组

织转移尤应注意……因为，敌人拥有快速的机动能力和先进的运输工具，补给快，部署调动快，攻防转换快，在敌人的主力没有受到歼灭性打击的情况下，随时都可以集结力量进行反扑，恢复攻势。譬如这次战役，敌人就摸到了我军的作战特点和我军供应困难的弱点，就实施了有计划的反扑，始终同我军保持接触，消耗疲惫我军，在战役两个阶段当我军进攻一停止，敌人马上就进行反扑，尤其在第二阶段我军停止进攻之后，敌人还利用我军行动缓慢补给困难的弱点，改变战法，特以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特遣队”沿公路进行反扑……这就是说，同具有高度机械化的敌人作战，在组织我军大部队转移时，必须首先考虑如何对付敌人的反扑？特别是如何对付敌人快速部队的反扑？以便稳妥可靠地控制战局，以保持我军的主动……现在，敌人在乘我主力尚未转移之际，便集中了两个“特遣队”向我纵深猛插，其主力则从正面推进，造成我军转移初期已经被动……如何摆脱被动局面？必须采取运动防御，即以运动防御掩护主力撤离战场……这就要求必须有运动防御阵地的设置，60军在所辖防御地区起码要构筑两道阻击线，必须控制好要点和交通，并组织好防空、防坦克、防空降和各友邻之间的密切协同，做到依托阵地互相掩护交替转移。同时，必须适时抓住战机，以消灭美军一到两个连，南朝鲜军一到两个营为目标实施反击，使自己保持主动，使主力逐次地，有秩序地向预定地区转移。

在转移中特别要注意敌以坦克加强的快速部队乘隙突入，割裂我军部署。如果万一被敌人隔绝，绝不能中断指挥，军以下指挥员必须随所属部队行动，坚定沉着地紧紧掌握部队，根据实际情况，指挥部队行动。特别是在处境困难时，一定要有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机智地摆脱敌人或坚决杀出重围……——韦杰的这些想法很有道理，也很好，但遗憾的是，在后来转移的实践中，大部分没有做到。

现在，兵团的电令下达了，60军也收到了，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执行。韦杰、袁子钦等分别向179、180、181师发出迅速归建执行掩护任务的电令：“179师附炮兵46团，于现地即大龙山、甘井里掩护转运伤员，任务完成后预定25日晚除以一部留现地待9兵团接替后再开始向指定地区转移外，师主力分两路经芝岩里、退洞里，进至加平、观音山、修德山地区布防。”“180师附炮2师两个连，以一个步兵团北移汉江以北构筑阻击阵地，师主力置北汉江以南掩护兵团主力北移及伤员转移，师作战地域为新延江、芝岩里、白积山、上海峰以南地区，并注意和右邻63军的联系。”“181师于现地掩护转运伤员，任务完成后，预定26日经新里、国望峰、观音山、上海峰之间地区休整，并准备在国望峰、观音山布防。”“军决于所辖地区构筑两道阻击线：以驾德山、明智山及625.1高地为第一阻击线，以722.0及1286.5高地、石龙山、国望峰、观音山之线为第二阻击阵地。”179师接到军的电令后，在副师长张国斌和政委张向善的率领下，向春川方向北撤，最早归还60军建制。此间，535团继续加强大龙山阵地防御，536团、537团占领纵深阵地，控制西侧春川向北延伸的公路。

181师按照军的指示于22日晚开始北撤，然而困难的是，181师在配属12军指挥时插入敌后太远，已进到寒溪，越过了上莲洞、下莲洞，态势突出。为了争取时间，师长王诚汉亲自上电台，用半明半暗的军语与542团团团长武占魁通话：“老武，你立即带上所有东西（所属部队），一件不丢，速到春川以东照桥里待命。”王诚汉又向正在向敌人进攻的541团团团长王子波

说：“注意背靠我（停止进攻，准备后撤的意思），详细任务孔科长来当面传达。”王于波听出了弦外之音，预感到全局性情况有变化，下一步可能后撤。为了稳定态势，他请政委马匡汉率三营先后退一步，做两个梯队部署。但一向作战勇敢沉着的马匡汉却不急，想再等一下看。

王子波则坚持认为，刻不容缓。马匡汉尊重了他的意见，率三营占领二线阵地。”使全团处于进可以攻，退便于收，撤可以交替掩护的主动地位。事实证明，王于波这一措施的临机处置是非常及时的。

541 团的部队刚刚在阵地上布置好，敌人的“特遣队”便沿大路向 541 团的阵地包抄过来。王于波要求各营，一旦有被包围的危险而又与团失掉联系时，要大胆地独立行动，避开大路，沿小路空隙而出，向华川方向前进。王于波“退却在后”，一直到督促二营教导员给最后撤退的四连送出命令后才走。这时，战斗进行的异常残酷、激烈，二营通信员未能将撤退命令送到四连，四连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但是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全团撤出战斗靠近师的主力争取了日引间。

23 日，181 师在照桥里、勿老里地区占领了阵地，争取了主动。

但是，180 师在没有接到军的撤退电令之前还在向敌人进攻。

20 日，敌人开始进攻，180 师也在进攻。当日，师长郑其贵指挥 538 团于 336.8 高地以南与敌激战，二营夺占数处阵地后遭敌炮火猛烈反击，全营以伤亡过半的代价为战役争取了时间。敌人进攻两天了，180 师还在坚决进攻。21 日，师长郑其贵指挥 539 团渡过昭阳江，占领了洪川江北之美 7 师阵地望月里及其东西地区。由于态势突出，没有炮兵人力支援，在敌人密集火力突击下，伤亡很大。到 21 日五次战役结束，130 师才停止了向敌人的进攻，但是，22 日天明后，敌人却猛烈向 538 团、539 团的阵地发起了进攻。仅在 539 团扼守的通谷里、九峦山阵地，美 7 师就组织了约一个团的兵力猛攻，通谷里以北 393.1 高地曾一度被敌占领。539 团团团长王至诚严令一营营长丁占胜趁敌立足未稳，坚决反击。丁占胜指挥一营三连迅速出击，三连二排长倪恒庆冲锋在前，指挥巧妙，在团侦察参谋张翻身带领侦察排的协同下，先后与敌反复争夺六次，打死打伤美军 150 余名，夺回了阵地。

与此同时，美 7 师以约一个营的兵力，在 16 辆坦克和飞机掩护下向 539 团二营四连坚守的九峦山发起进攻，四连二排顽强抗击，连续打退敌五次冲击，打死打伤美军 90 余人，囚连伤亡 11 人，全军著名战斗英雄刘英孩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这是一次历时 24 小时的极其紧张激烈的战斗……就在 180 师向敌人进攻，敌人也在进攻的 23 日凌晨，180 师收到了 60 军军长韦杰和政委袁子钦等发来的电令：“令 180 师主力置北汉江以南掩护兵团主力北移……”你看，掩护兵团主力，转移几千伤员，就地阻击五天，连续三遣死命令，有什么办法呢？180 师师长郑其贵立即进行了紧急部署，令 538 团、539 团继续藐守北汉江南岸阵地，540 团在北汉江北岸鸡冠山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作为师的二线阵地，加强和友邻的联系。

“右邻 63 军联系上了没有？”师长郑其贵向参谋长王振邦询问追。

“我已派作战科副科长王化英去联系了。”王振邦从地图上收回目光答道。

23 日上午 11 时左右，180 师的右翼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从作战地图上看，枪声响处应该是友邻 63 军的部队所在地。王化英立即派出侦察员，不一会儿，侦察员回来汇报，63 军派出的部队在打退南朝鲜军一支部队后，

从他们脱险的一个侦察班处得知，紧靠 180 师右邻的 63 军部队已不知去向，这个侦察班是执行任务返回时与敌遭遇的。

显然，180 师的右邻 63 军的部队已撤走了。

郑其贵迅速将这一情况向军报告。

韦杰立即命令 180 师：“注意派出部队掩护右翼，并准备于 23 日晚将北汉江以南部队移至春川以西地区继续防御。”郑其贵立即派出两个连占领师部有翼原 63 军的部队所在地，180 师江南的部队正准备渡过北汉江，北移至春川以西地区组织防御，部队已将渡北汉江开始后撤，但是，23 日夜，兵团突然发来了急电：……由于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12 军 5000 名伤员全部未运；15 军除已运走外，现水泗洞附近尚有 2000 名不能行动之作员；60 军亦有伤员 1000 余人。为此决定，各部暂不撤收，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运麦伤员之舌再行撤收，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并告我们。此外各部除以自己运牙力量撤运伤员外，并组织动员部队，特引是机关人员甚至干部全体参加抬运伤员，以期将伤员迅速转运下来。另建议前勤运一部粮救济这份急电很清楚，是 3 兵团下达给各军的转运伤员任务，“望各军以此精神布置……”然而，遗憾的是，60 军指挥机关却误将 3 兵团的急电理解为“60 军必须掩护全兵团的伤员转运”，便电令 180 师担负掩护伤员转运任务，继续位于春川、加平、北汉江以南，改变了“军准备于 23 日晚将 180 师北汉江以南部队移至春川以西地区继续防御”的决定，而在一线展开的友邻均仓促转入防御后开始后撤，只有 180 师按电令原地踏步……这原地踏步的一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李奇微以 4 个军 13 个师的兵力对我军进行反扑的第三天。由于“礼拜攻势”的局限，使敌方改变了以往的战术，暂时不与我方部队正面接触，而是用“特遣队”沿公路向我方纵深猛插，割裂我军转移阵容。这一天，造成的混乱，使朝鲜人民军：军团被迫改变了北撤路线，致使与它相接的 65 军两侧过于暴露，迫使其所在兵团主力过早展开防御，结果使 60 军所在的 3 兵团主力转移时因掩护兵力不足而未能阻止敌人的快速进攻，敌人的快速部队很快进至春川、富坪里地区……这时，担负伤员转运任务的 180 师事实上已与整个后撤行动脱节……180 师在北汉江以南原地踏步的一天，等于让自己投入了敌人的陷阱……“1 号，我看是不是把主力撤过北汉江以北，江南只留掩护部队阻击敌人，以免陷入被动。”参谋长王振邦踌躇再三，觉得应向师长郑其贵提出建议。

“我也有这个看法，180 师主力如仍留汪南，势必三面受敌，而且背水作战，兵家之大忌呀……”副师长段龙章也向师长郑其贵提出建议。

“这方面我也想到了，问题是这么多的伤员还没有运完，上级要求暂不撤收，没有接到上级指示，我无权改变就地掩护阻击的命令！”郑其贵讲到这里，段龙章知道再说也没有什么用了，他向参谋长王振邦示意了一下。

“那我们请示军里怎么样？”“你请示吧！”郑其贵向段龙章说。

这一天、60 军的几个领导一面注视 130 师的战况，同时已开始们心出现意外，副军长查玉升积极建议把 180 师主力撤过北汉江，江南留部分兵力掩护，查玉升把收到 180 师副师长段龙章向军的报告放到军长韦杰面前：“你看，180 师也有这个意见。”“这个意见没有错。但是，我反复考虑，我们必须不打折扣地执行兵团的命令。兵团强调的是，待伤员运走之后再行撤收，如果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造成全局被动，就更难收拾……政委袁子钦立即插话说：“是呀，一定要考虑到全局，一定要待伤员运走后再撤，即使

付出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韦杰继续说：“同时，我还考虑，我们现在受领的转移任务，实质上是实施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防御任务，阵地的设置要有几道防线，掩护的是大部队和上干的伤员转移，不能和国内作战相比，掩护部队少了，是完不成任务的。何况，敌人的特遣队沿公路穿插异常猛烈、迅速，上午刚接到130师电报，右邻63军的部队联系不上。部队已撤，下午，敌人就从180师右翼迂回突进10多公里。

而180师左翼179师虽然归建，但还没有向180师靠拢，181师相距更远，在180师正面，敌人已占领539回一营防守的一个高地和一个山头，经该营组织反击，先后夺回。但敌人现在还继续向180师侧后发起进攻……根据这个情况，还能把180师主力撤过北汉江，江南只留部分兵力掩护吗？”韦杰说完后，转身面向邓仕俊。

“参谋长，根据我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拟个电报，具体部署一下，给兵团上报，给180师、179师发报，并叫181师赶快摆脱敌人，向179师靠近……”很快，邓仕俊根据韦杰的指示，上报下发了阻击战部署的电报：今（23日）四万隅敌一个连及坦克10余辆已占领426.3高地我180师阵地，另九万里敌坦克8辆已进至揪谷里，另一路坦克数辆已进至君子里。180师右翼部队63军的部队已撤离，东面敌人已威胁到左翼杜武洞，有向456.0高地、386.9高地、正屏山诸阵地进攻企图，为迟滞敌北犯，保证兵团主力转移及伤员转运安全，179师立即以一个营兵力前伸至连叶山、607.0高地、405.7高地之线阻击敌北犯，确保180师左翼安全，并于鹰峰、644.9高地及410.5高地作预备阵地，180师应于426.3高地及155.8高地构筑侧翼阵地，以保障右翼安全。

该师江南部队应争取五天时间，为此必要对白天弃守夜间组织反击夺回既失阵地。

60军各师按这个指示迅速作了部署。

180师师长郑其贵令538团团长庞克昌、539团团长玉至斌扩展阵地，采用宽大正面防御，仅539团二营就宽达10公里的防御正面，并掩护右翼安全……这样，539团二营在426.3高地附近的土木洞进行了…场特殊而又异常艰巨的阻击战。

上木洞，标高363.9米，位于春洪公路的左侧，春洪公路从下边直接通过，守住它，敌人无法沿公路北进，沿着土木洞～条马鞍形的山梁由北向南伸去，最前沿有一条20多米长现成的座西向东的交通壕，森林茂密，坡陡70度，飞机看不见，坦克上不来，539团二营营长马兴旺現地勘察了地形后，对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感到非常满意，立即叫五连连长樊立贵利用缴获敌人的电话线，架设线路到营部和教导员关志超通了电话：“老关，你就在那里把关好哪，把住四连、六连防御的方向，五连这里我包啦！”教导员关志超和营长马兴旺在一起工作多年，了解马兴旺在国内战争中养成的一个习惯，从不计较作战对象，更不怕阵地战，有一股二杆子劲，脾气来了爱单干。关志超提醒马兴旺：“什么，你包啦，可不要包办代替呀，可不要把五连连长樊立贵放在一边呀，告诉指导员杨小来，不要忘记和四连的挑战，争当模范连……”“放心吧，老关，我已和五连连长樊立贵商量好了：除一个排坚守塔洞阵地外，其余部队布置在土木洞，把二排放在前沿，三排和机炮排放在有利于机动的高地……喂，老关哪，现在各排进入位置后，都在争分夺秒地构筑工事了，把树木砍倒拿来加盖掩体，特别是二排还将前沿

20 多米交通壕顶用圆木棚盖加上一米，壕顶只留几个投弹孔，其他的全封闭了，还在靠近公路下坡埋伏了三个反坦克小组，主要是不让敌人坦克冲过公路，还在距前沿阵地 30 多米处设置了假阵地，放一个战斗组，吸引敌人火力，我判断敌人在拂晓前一定会攻击，部队现在正在抓紧时间挖工事……喂，喂，现在啦，五连从上到下一根弦都拉得紧紧的，他们一边把手榴弹拉出弦，一边摆开了龙门阵哩……”咣咣咣！一排炮弹在马兴旺附近爆炸，电话线被炸断：“老子也正好讲完啦，美国佬你来吧……”24 日拂晓，意料中的战斗终于到来了。

美 7 师实行了全线猛攻，由于坦克用不上，就出动了一个团的步兵，每次以一个营在数个远程炮群 200 门大炮和 10 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向土木洞开始了轮番冲锋……先是化学炮、榴弹炮、坦克炮一齐轰击，后是飞机轮番俯冲轰炸扫射，凝固汽油弹、燃烧弹把阵地烧成一片火海，弹片、石头、泥块和被炸起来的树枝满天飞马兴旺蹲在工事口，不断观察敌人的动静，透过浓密的烟雾，看见敌人的飞机擦着山头俯冲，几乎撞着树枝，实在疯狂，他忍着性子下达了注意隐蔽不进行对空射击的命令，但还是有人射向敌机，就在中午的时候，一架战斗机冒着黑烟坠落……敌人的飞机疯狂俯冲一阵后，炮火又开始延伸……马兴旺知道，这是敌人发起冲击的前兆，于是，他迅速命令部队：“进入射击位置！”敌人非常狡猾，用两个班悄悄摸到了前沿哨所，包围了王志安战斗小组，当王志安发现时，敌人已到他们跟前，他们三个人抓起手榴弹向敌人投去，接着又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由于寡不敌众，王志安小组在搏斗中全部壮烈牺牲……敌人以为是突破了五连前沿，一大片敌人整整齐齐的冲了上来，面对敌人，马兴旺怒从心起，控制不住他多年没有打机枪的手，立即伸向重机枪的扳机，只有 100 米了，他没有开火，只有 50 米了，敌人已靠近二排的阵地，马兴旺扳动了扳机，“美国佬，你来吧……”哒哒哒哒哒……一霎时枪声齐鸣，敌人倒下一大片，有的拖着伤兵往下滚，后边的敌人硬着头皮继续往上冲，并进入了二排的阵地……凡上到二排交通壕顶的敌人，全部被投弹孔扔出的手榴弹炸倒在地，敌人停止了进攻。

这时，五连连长樊立贵提出：“打扫一下战场！”

“还不是时候……”马兴旺考虑，敌人不会罢休，还要攻击，“你赶快把全连的手榴弹都集中给二排，把步枪子弹集中给机枪，集中火力打！主要是火力袭击！敌人的全面火力比我们强，那我们就局部集中火力揍它个狗日的！”不出所料，大约 20 分钟后，敌人上来了。这一次上来的敌人约三个连，担架队紧随其后，看样子想抢回第一次的尸体，可是，第一次倒在五连阵地的敌人已被他们自己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当敌人进到五连二排阵地的有效射击圈时，二排长胡双金一声令下“打！”机关枪、手榴弹同时投击，尘土混和着浓烟，尸体压着尸体，冲上来的敌人一群群倒了下去……敌人的第二次冲锋打退了，马兴旺的那挺重机枪也打红了，纸烟对上就可以点燃。正要停射时，轰的一声一颗炮弹落在身旁，掀起的气浪把他推倒，泥土掩埋了半截身子，重机枪也被埋在土里，幸好，这时正是敌人进攻的间隙，战士们很快抢修了掩体，把重机枪从土里扒出来，迎击了敌人第三次、第四次到第八次的冲锋……尽管敌人每次冲锋都轮换着新的部队，然而每次冲上来的敌人都无法回避二排从交通沟下扔出来的手榴弹和机枪集中的火力，还有左侧 538 团二营支援的侧射火力……美国兵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对手，每次冲锋

都死伤惨重，敌人从第四次冲锋起，不是为了占阵地，而是往回抢尸体，但老尸未运完新尸又补上去，天快黑的时候，五连在打扫战场时，还发现敌人有 60 多具尸体没有抢走……夜幕终于合上了，战士们一点不像饥渴中熬了一天的人，一个个精神饱满、聚集在一起谈笑风生，战士们在死人堆里捡了敌人军官身上的几具对话耳机交给马兴旺说：“营长，你听，美国佬在向他的死兵叫魂哩！”土木洞阻击战，五连以伤 21 人亡 6 人的代价，打退了敌人一个整团的八次进攻，歼敌 120 人，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三支、报话机一部，而后来美军远东情报机关公开承认他们死伤 600 人……令人振奋的捷报从 539 团二营传到 180 师指挥所，然而，却没有给师长郑其贵多少宽慰。尽管 539 团在北汉江南把正面进攻的敌人击退，但左翼又上来美军一支快速特遣部队与 538 团打响，打后又很快撤离，显然是一种侦察行动。而 540 团又从江北岸来电告急：“……由于西线友军后撤，沿加平北进的美 24 师‘特遣队，已进至城隍堂并控制北汉江北岸渡口……”当这份电报送到师指挥所时，郑其贵、吴成德、段龙章、王振邦等人焦虑不安：形势很明显，180 师已三面受敌，而北汉江两岸，此刻正拥集着敌人大量的坦克和汽车，依仗多于我军几十倍的炮火，以及坦克、空军的优势，向 540 团阵地疯狂地倾泄钢铁。

当美 24 师的黑压压的坦克压向城隍堂 540 团炮营阵地时，营长黑着脸命令：“撤！”连长华银贵吼了起来，“人撤了，炮咋办？”“扔！”“我是共产党员，要扔炮，先扔我吧！”爱炮如命的华银贵跃出战壕，迎着前方压上来的坦克，在数百米、数十米的距离内平射。

这是炮战史上所未曾听说过的面对面的近战。华银贵的壮举，将冲上阵地的坦克吓怔了。

与此同时，坚守城隍堂阵地的 540 团一营三连，在缺粮缺弹的情况下，指导员重伤不下火线，指挥全连 170 人最后剩十来个人，仍顽强阻击。三营教导员任振华边指挥边鼓动，全营打退敌人六次冲击，当敌人继续冲击时，子弹打光了，他拉响最后一枚手榴弹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副师长段龙章沉重他说：“城隍堂失守，意味着敌人已经完成了对我师的弧形包围，538 团、539 团应迅速撤到江北……”参谋长王振邦也建议：“=号，撤吧！”兵团和军都没有指示，到底怎么办？典型的政治型军事战将郑其贵缺乏军事指挥员特有的临机处事的决断，而较多地使他原有的政工干部应有的准则发挥了作用：“还有 300 多名伤员没有运走，没有上级命令不能撤！”“执行命令太死啦！”段龙章摇头。

“说对啦，本来就是死命令嘛！你看，掩护兵团主力，转运几千伤员，就地阻击五天，连续三道死命令，有什么办法呢……”“有，请示军！”段龙章边说边向电台大步走去……王疯子，你疯到哪里去了？你可知道 180 师在江南还有一个团没有撤过北汉江哪 5 月 24 日下午，韦杰得知城隍堂失守，果断命令：“180 师撤过北汉江，继续沿江布防，阻击敌人。179 师扼守水利峰、沙坪里，迟滞敌人进攻。181 师迅速摆脱敌人，担任军二梯队向华川方向转移……”傍晚时分，韦杰登上军指挥所马迹山一处高坡向南眺望。敌军的特遣队已逼近春川以北十几公里处，北汉江两岸的炮声听得清清楚楚，而敌军的探照灯那巨大的光柱已射到马迹山上空。

“狡猾的美国佬，这次钻了个大空子！”韦杰皱着眉头骂道：“我要叫你狗日的有来无回！”“1 号！1 号！”作战参谋任秀峰气喘吁吁地赶来，“敌人

逼近春川以北公路了，查副军长、邓参谋长他们让你快撤离……”“急什么！”韦杰继续向南眺望。“我倒是要亲眼见识见识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唉，1号，指挥所向后移，也不影响指挥嘛……”任秀峰有些为难。

“兵团联络上了没有？”“没有。”任秀峰回答，“自从23日下午我们第二次把阻击战的部署上报后就没有回声，现在连电台也呼叫不通了……”“那这样，你先走！带一个警卫班，向沙金鹤方向去找兵团部，报告我们的情况和决心，我马上带指挥所人员向史仓里以北转移……”韦杰说着，但就是不动脚步，两眼依然向南观察着。

——当夜，60军指挥所全部撤离马迹山。当韦杰的吉普车驶过南沟口调头折向西北的时候，他又透过车窗玻璃，向春川方向眺望了最后一眼。

南边夜空已静寂下来，只有北汉江两岸的炮声隆隆可闻；只是那巨大的探照灯光束依然扫来扫去。

“探照灯好亮呀！”驾驶员喊了一声。

“这是一种大功率的探照灯。这种大功率探照灯可以借助低垂的云层将光线反射下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佬在欧洲战场就曾采用过这种办法，这是为他们自己的部队壮胆和吓唬胆小鬼的……”坐在驾驶员后座的参谋长邓仕俊以介绍军事知识的口吻对驾驶员说。

“小鬼，借光开吧！”韦杰回身在车上坐稳，将披着的大衣裹紧。

韦杰和邓仕俊乘坐的吉普车从一条窄窄的供马车行走的小路拐过一座小山，奔上朝北的大路。还有两辆乘坐军的领导的吉普车和一辆乘坐机关干部、警卫战士的带篷的大卡车拉开车距随军长坐的吉普车向北转移。无论是乘坐吉普车的军的领导，还是乘坐大卡车的机关干部战士，都是一种压抑不快的心境。军长韦杰尤其感到难受。连日来的艰苦战地生活使他显得脸庞瘦削，神态略带疲惫，加上车身的颠簸更加重了他的疲劳，他眯合着双眼仰靠在座位上，试图休息一下连日来紧张工作的神经，回忆一下60军人朝以来的战斗历程。

从先头部队181师3月17日夜行晓宿向“三八线”开进起到现在，宁“直都是处于一种匆忙的状态，先是匆忙，后是忙乱。部队急行军18天到伊川匆忙整补后，很快接替了63军和26军在黑石洞、马巨里之间和朔宁郡、铁原郡之间的高台山、甘水峰、天德山一线防御阵地，抗击敌人的猛烈进攻；4月22日战役第一阶段打响，60军又匆忙向敌发起攻击，当日，181师突破了土耳其旅的防线，战到29日战役第一阶段结束。由于战役发展形成平推，结果全军仅歼敌1034人；部队还没有恢复体力，很快回撤后又匆忙东移加平、春川以南待命……在第二阶段打响前，兵团集中各军领导在知侠里以东沟里的防空洞里开会，总结第一阶段的经验，布置第二阶段的任务，确定12军、15军参战，60军作为预备队，韦杰和袁子钦在会上表态，同意首长的决定。5月6日，第二阶段预备作战命令下达后，3兵团12军调归宋时轮9兵团指挥，配合朝鲜人民军金雄集团于东线攻击敌人，3兵团辖15军、60军，负责割裂美军和南朝鲜军的联系，钳制美10军主力使其不能东援，保障9兵团侧翼安全。60军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积极钳制美10军主力，并消灭敌一部分。兵团部队提前完成了任务……而在5月16日，我军发动攻击后，发现敌情有变化，随即重新调整部署，这个时候就有些乱了：此时179师、181师奉命为兵团机动部队，东进至勿老里、品安里、清平里、富

昌里地域待机，部队刚到达，随即又奉命分别配属 15 军、12 军指挥。180 师在完成牵制美陆战 1 师、美 7 师任务后，进至加平、春川接合部，奉命为兵团预备队归兵团直接指挥，军部没有掌握部队，军机关只带一个 300 余人的工兵营，60 军不能指挥该军的三个师，只有与各师保持联络，在电台里收听战况而已。

到 5 月 21 日第二阶段攻势结束，但敌人却回过头来向我反扑。志司规定各兵团主力于 5 月 23 日夜开始北移，以一部分部队采取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敌人，掩护主力后撤休整，为避免部队拥挤，志司规定只是担任 3 兵团预备队的 39 军可提前一天后撤，可是，3 兵团过早地将 15 军于 22 日夜北撤，由于 15 军撤得过早，不仅使已造成的 150 公里地区的大空隙更加扩大，而且使整个北撤特别是 60 军处于危境……因为兵团命令 60 军担任防御和掩护伤员的任务，而友邻 15 军过早撤了，这个扩大了的空隙，主要靠 60 军来封闭……但调归 12 军指挥的 181 师离军部约 120 公里，要走好几个晚上才能归建，调归 15 军指挥的 179 师尚在北汉江南岸，作兵团预备队的 180 师在加平方向，同时，兵团还没有把该师交回来，三个师无法在短时间归建，无法按预定计划完成布防任务。但是，60 军还是给各师发出了以最快速度归建的命令：……战事一天数变，敌情我情纷乱如麻。正当 60 军在执行志司的绝密电令“掩护兵团主力向北转移”，军拟以 180 师于 5 月 23 日夜渡北汉江北移至春川以西地区组织防御，23 日夜部队开始后撤的时候，3 兵团急电到，又电令 180 师担负掩护伤员转运任务，“……各部暂不撤，并于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待伤员运走之后，再行撤收……”因而引起 60 军的误解：当时在北汉江南北 = 带，兵团尚有 8000 多名伤员未后送。60 军只得电令 180 师仍位于春川、加平、北汉江以南地域执行此一任务，致使 180 师迟撤而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当时 180 师右邻 63 军的部队未作通报已突然后撤。当此，敌已向我发起全线反扑 J79 师、181 师尚位于春川以东之大龙山、勿老里、照桥里地区，全军三个师一线展开于 30 公里正面，仓促转入防御，阻止北犯之敌……其时，敌乘我主力转移之机，已组成快速特遣队为先导，沿各主要公路向北展开全线反击。60 军的 180 师当面之敌为美 24 师、南朝鲜军 6 师、美 7 师。24 日，敌人已发现 180 师两翼空虚，除以两个团的兵力向 180 师江南主力防守的正屏山、汗谷进攻外，美 24 师、南朝鲜军第 6 师则利用 3 兵团和 19 兵团间的空隙，迅速从加平渡过北汉江，美 24 师进占济宁里城隍堂，南朝鲜军第 6 师占领江村里，控制了北汉江渡口，美 7 师从新岩里沿公路突击，进至春川，使 180 师陷于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179 师正面，美陆战：师进逼正面大龙山，181 师正面美 2 师已占加里山……24 日下午，60 军令 179 师由大龙山移至水利峰、沙坪里阻敌北进，令 180 师撤至北汉江以北，沿江布防，阻击敌人，令 181 师迅速摆脱敌人，向华川方向转移，担任军二梯队……“部队后撤，将帅有责……”韦杰突然转过身来问坐在他后面的邓仕俊，“参谋长，你看我们军在指挥上是不是有问题？”“我看没有……问题在兵团！”这位早在红四方面军。总部就当过参谋，长期在刘伯承、邓小平、李达身边工作，见多识广，喜欢直说的老资格参谋长邓仕俊，一下子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把一个军拆散了，调得光光的，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你再有天大的本事，没有部队给你，拿什么指挥……巧妇难做无米炊嘛！”“唉，兵团也有兵团的难处……战役规模过大……部队一线展开……兵力部署分散……纵深发展太远……可以

说，现在各级都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说到这里，韦杰觉得需要向本军的二梯队 181 师联络一下，“参谋长，看看 181 师在什么位置？”韦杰让司机将车子停在路边，邓仕俊迅速去安排好电台的联络……15 分钟后，邓仕俊回来向韦杰汇报说：“180 师 538 团已撤过北汉江，539 团过江遇到困难……181 师没有联络上，可能是距离太远，又是大山区的原因……179 师和任参谋那里也呼叫不通，我叫他们在行进间注意收听……”“什么，任参谋，你指的是任秀峰？”“是的，任秀峰不是去找兵团部吗、我叫他带了一部电台，还有两名电话员。”“那我们走吧！”这时，韦杰有些焦虑。

吉普车在漆黑的夜路上颠簸着，韦杰内心深藏的焦虑不安的思绪犹如滚动的车轮，七上八下来回跳动。

按照他多年的作战经验，韦杰十分清楚，60 军三个师奉命归建，由于位置分散，距离很远，客观上很难根据新的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将全军组成两个梯队进行有韧性的防御，现在正是知难而进迅速将 180 师和 179 师组成并肩防御，将 181 师作为军二梯队的时候，遗憾的是两个师联络不通，兵团部又没有找到，60 军组成两个梯队进行防御的最佳时机耽误了……怎么办？韦杰只好按照他一贯掌握的原则：请示上级没有错。于是，他就让驾驶员加大油门，继续向北疾驶。

吉普车开过华川，遇到了 15 军撤下来的队伍。60 军指挥所的汽车便混入了 15 军北撤的队伍中。公路上顿时拥挤起来；汽车、炮车、马拉的大车和担架队，还有艰难跋涉的步兵，相互争抢道路，一片混乱，公路堵塞。

……韦杰和邓仕俊上前查看，原来是兵团后勤部派出的运粮大车，正满载着粮食向南运送，与向北撤的队伍和转运伤员的大卡车相遇，挤在了一起，互不相让。

“我们这几辆车上全是伤员，伤员马上要抢救，让我们过去！”一位身材细长的押车干部指着他向北开的几辆大卡车对向南开车的驾驶员说。

“不行。前面部队已经断粮，等着我们把粮食送上去，我们还要马上用送粮的车把伤员运出来，你看哪个重要，让我们过去！”坐在这辆向南开的前面打头的卡车上一位押车干部跳下车来，对向北开的押车干部说。

“都重要……你们把车往后倒一下，松动松动，不是就过去了吗、来……”邓仕俊说着，上前指挥。但是指挥不动……那时候，干部战士的服装很难区别，如果实行军衔，准会听从指挥……在一旁一位 60 军的机关于部对邓仕俊说：“我去叫人把运粮车推掉！”“不能蛮干！”“天快亮了，飞机来了发现目标，大家都要倒霉！”不知是哪个单位的一位干部在旁边说了一句，接着他命令几个战士将运粮车推到路边，疏通了道路……天亮了，韦杰和邓仕俊坐的吉普车从华川北向西拐，奔向史仓里以北方向。

— 60 军指挥所转移到了史仓里以北约 10 公里的一个山沟一间矮小的民房里。

邓仕俊刚安排好，电台打开收信机，就听到了任秀峰的声音：“我已找到兵团部，他们也在行动中，兵团没有新指示……”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任秀峰提前出发后，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兵团部，一直到天亮以后，才在山阳里以南约 800 米处一个山沟里找到一处电话线。任秀峰凭他的经验知道，有电话线就可能有指挥机关。于是接上电话机一摇，碰巧，与兵团总机接通了，一位姓武的参谋接了电话。任秀峰向兵团武参谋报告了 60 军当前的战况，请示有何指示。武参谋说，“请稍等”，过了几分钟，武参谋回答说，“我

们也在行动中，首长没什么新指示，下一步到沙金鹤再说，保持联系……”
“王疯子，你疯到哪里去了……”韦杰转身面向南方，“你可知道我180师在江南还有一个团没有撤过北汉江哪……”

第五章 180师误入魔圈

驭手们听说要杀骡马吃更是舍不得，偷偷脱光牲口的笼头向深山放走，驭手们哭，牲口似乎也在掉眼泪，不离开主人。5月24日夜，在北汉江北岸一座山脚下的树林边缘，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隐蔽在那里用望远镜向北汉江面上观察。

这时的北汉江，由于连日下雨，山洪冲入江中，使江水浑浊、猛涨，江面上翻滚着黄色的波涛。敌人侦察机和轰炸机不断从江面上掠过，由南向北飞去。在北汉江正南方向，激烈的枪炮声并杂有82迫击炮弹的轰响声阵阵传来。那是180师江南的538团和539团在阻击敌人，英勇奋战！

作战参谋樊日华前来向郑其贵报告，说自接到军令180师撤过北汉江继续沿江布防阻击敌人的电令后，在有线电无线电都不通的情况下，先后派出通信员12人连续6次送信，现在都没有送到。

“那你去，还有郎东方，你们两个作战参谋一起把信送到538团、539团，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郑其贵吩咐道，“告诉他们敌人已控制渡口，叫他们从不是渡口的地方偷渡！”25日凌晨，从望远镜中，隐约看到江南岸的苇丛在风中剧烈地摇摆着。郑其贵知道，那并不是江风吹动苇丛，而是539团团团长王至诚带领部队隐蔽接近江边。

果然，苇丛中摇出了人影，远远看去，像一个个活动的黑点。

队伍散开，只见三个小黑点进入江水，向江北徒涉，人形的小黑点越来越大，渐渐看出了军装、肩着的枪械和他们拉过来的三道铁丝。

“那不是539团副参谋长魏林吗？你们怎么现在才渡江？”郑其贵问渡江过来的同志。

“为了转移安全，团决定打下却吉里阵地再走，这个任务由一、三营共同完成，我组织指挥，事后攻占426.3高地的任务完成了，只是动作慢了一些，且路线改变，所以部队现在才渡江……”魏林答道。

突然，一架敌机从南飞来，在江面上盘旋。“糟糕！”段龙章忽然惊叫一声，“敌人的炮兵校正机！”段龙章话音刚落，敌人的炮兵就对渡场猛烈袭击……“赶快抢渡！”郑其贵说。

——于是，部队冒着炮火顺着临时架起来的三道铁丝涉水抢渡，当部队趟到江中心时，江水已淹没胸口，站都站不住脚，随时都有被卷走的危险，特别是那些女同志和身单力弱的小个子被水冲得东歪西倒，只有拉着马尾和依靠一些身高的老同志架着过江，抬看担架运送伤员的战士们，把担架举上头顶避免伤员湿水……539团在涉渡途中不少同志因遭敌榴霰弹炸倒和陷入急流，三营副营长罗彦义和二连连长赵小胜及该连30多人当场被水淹没……全师一夜被水卷走600多人……此间538团从另一个渡场偷渡了北汉江……180师江南的部队撤过北汉江后，538团进至上下芳洞、西上里以西地区，539团在明月里和九唇岱山地区设防，540团在鸡冠山、北培山地区继续阻敌北

犯，全师成一线进行防御……而防御阵地尚未形成，敌人已从三面追了上来，飞机轰炸，坦克冲击，千门大炮掩护其步兵向 180 师阵地猛攻，其时，该师每个营连都要顶住敌人一个营到一个团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敌军和我军分秒必争……当 539 团二营到达明月里时，敌人已占领明月里西南 306.9 高地，营长马兴旺，教导员关志超立即组织部队乘敌立足未稳之际夺占高地，他们命令四连副连长郑体祥率二排夺占该高地，战斗英雄许四保率领四班在重机枪掩护下以迅速突然的动作迂回到敌人侧翼，许四保仅用 15 分钟夺回了高地，毙敌 50 余人，俘敌 2 人，缴获轻机枪 4 挺，自动步枪 10 支。当天 16 时，南朝鲜军先头部队一个营进至九唇岱山，向防守九唇岱山的 539 团二营五连阵地连续猛攻，经反复冲杀，打退敌人 10 余次冲击，阵前敌人遗尸百余具……南朝鲜军作战特点不同于美军，美军依赖炮火支援，冲锋被打退后，就从半山坡逃回山脚下……南朝鲜军则不同，冲锋被打退后，利用地形退到我军手榴弹杀伤范围以外，重新组织冲击而且冲击快……在这紧急情况下，五连指导员杨小来带领两个通信员到前沿指挥作战，当杨小来和两个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赶到前沿时，敌人已接近山顶，前沿排排长张天有，敏捷地令全排利用有利地形，一顿手榴弹将敌人击退……杨小来上来后，抓紧战斗空隙，调整了部署。这时，赵志学和一个炊事员送来了弹药，杨小来除了给特等射手外，都给了机枪班……敌人又发起了攻击，杨小来叫大家要沉住气，节省弹药，待敌靠近了再打。战士们居高临下发扬火力，杀伤敌 120 余人……战士们用尽了弹药……敌人再一次冲了上来，杨小来带领战士端起刺刀和敌人白刃格斗，杨小来一连刺倒三名敌人，但他也被敌人刺倒……最后，五连阵地上仅剩两人，仍打退敌 10 余人的最后一次进攻……杨小来这位年仅 20 岁的指导员身负数处重伤，坚持冲向敌群，在白刃格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次战斗，五连打垮南朝鲜军一个营，打死敌人 130 余人，但五连亦付出相当代价，全连仅剩 20 余人……与此同时，二营参谋长车学智带四连和九连一个排在九唇岱山坚持阻击敌人，消灭了南朝鲜军第 2 师一个连，俘敌 8 人，缴获机枪：挺，步枪 3 支……在 540 团防守的鸡冠山、北培山方向，当 5 月 24 日，加平之敌乘 180 师右邻兄弟部队后撤后的间隙突然进至城隍堂后，紧接着向 540 团一营防守的北培山 300 高地和五面山发动了猖狂进攻，坚守 300 高地的三连，在连长郭树云和指导员孟晓峰负重伤，其他几个排的干部伤亡的情况下，仅剩下的 10 多名战士自动组织起来坚守阵地，顽强战斗……当日，坚守鸡冠山一线的二营六连被敌人包围，战斗之激烈超过了七连经历的国内任何一次战斗，六连在“人在阵地在”的口号下，用莫洛托夫手雷和集束手榴弹，打击着敌人的坦克，拼死战斗，一排全部伤亡，二排打得还剩 6 个伤员仍坚守阵地到天黑，三排是连的预备队还有 30 余人在指导员的带领下乘黑夜突出重围回到一营的阵地上，碰上了敌人的进攻，又投入了一营的阻击战，最后全部伤亡……这时，九连一排的阵地被敌人插断，指导员冯玉章这位在山西四大战役中磨炼出来的勇士，两眼闪着怒火大喊：“我们九连从来没有退出阵地的习惯！”当敌人冲上来时，冯玉章接过通信员的冲锋枪，换上最后一盘子弹，大吼着冲进敌群，在大片敌人倒下的同时，他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八连依托有利地形与敌人苦战，阵地前沿敌人遗尸成堆，而八连的代价同样惨重，170 多人的连队连死带伤，能动的只剩 30 多人。粮食没有了，弹药也不多了。这时，连长吕振声牺牲了。他牺牲得很英勇，也很奇特。当敌人的第六次冲锋开始，连长吕振声早已打

红了眼，他跃出隐蔽位置拼命地同战士们一道投手榴弹，当他投完最后一颗手榴弹时，阵地上能动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敌人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吕振声提了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向敌人走去，敌人以为是去缴枪，高兴地向吕振声走来，吕振声确实举起了枪而且举得很高……他猛然地向走来的敌人脑袋上打了下去，当吕振声又扑向另一个敌人时，随着卡宾枪的响声……他和那个敌人同时倒下……这一天，540团三营伤亡300余人……在538团防守的上下芳洞、西上里以西地区，坚守在沙岷山的二营六连李子明排连续打退美军三次反扑，歼敌150人，最后全排仅剩6人；仍与敌人拼刺刀，直到全部壮烈牺牲……下午，该连又与坦克展开搏斗，击毁、击伤敌坦克20余辆，连长英勇牺牲。

同一天，在上下芳洞南面一座大山担任警戒任务的三营，刚刚进入阵地就遭到敌人一个排到一个营的轮番集团进攻，营长郭兴业组织该营机炮连连长郭如娥带着炮排三门82迫击炮随营部迅速占领有利地形，6挺重机枪由指导员南阳珍指挥掩护六、八连的阵地，集中火力把敌人的六次冲锋打退……敌人恼羞成怒，因为三营的阵地坡度大，坦克上不来，于是便集中步兵约一个营的兵力黑压压的羊群似的分几路向三营阵地猛扑，四架飞机轮番轰炸扫射，顿时阵地上工事残破，虚土盈尺，指导员南阳珍的身子被上埋了半截……南阳珍摆掉身上的泥土站起来一看，一排、三排的排长牺牲了，迫击炮一班13个人被炸身亡，原有12个人的机枪八班还剩3个战士，南阳珍当即命令四川老兵戴玉书代理班长，机枪四班只剩下班长郭建华和一个四川战士段少云，这196人的连队还剩下40人……最要紧的是：三门82炮成了没有弹药的废炮，六挺重机枪剩余的子弹只够一挺重机枪使用，南阳珍调集全连仅剩的几名神枪手守着这挺机枪……经过一天的战斗，部队滴水未进，嘴干口渴饿饭还难受，附近山头的野菜、草根都挖干净了，战士的嘴唇裂出了血，伤员们连呻吟的劲儿也没有了。

“杀几头驮炮的骡子充饥，以应付残酷的战斗吧！”指导员南阳珍向营长郭兴业建议。

“不行，军马是战友。”郭兴业不批准。

驭手们听说杀骡马，更是舍不得，偷偷的脱光了牲口的宠头，向深山放走了，牲口放走时，驭手们哭，牲口似乎也在掉眼泪，久久不离开主人……全营36匹骡马放光了，部队饿着肚子，不少人晕倒……憨厚的连氏郭如娥默默地收集了八个水壶，水沟在封锁线的那一边。四个战士默默地阻止了连长，接过水壶，向封锁线匍匐而去……中途两人碰上了炮弹，连水壶也炸没有了，回来的人提回四壶水，大家部含泪相视一句话也说不出，有的失声哭了起来，谁也不愿沾一口水，两个战友的生命呵！

“连长、指导员，咱们饿死、渴死也在一块儿，再也不能放人去找水了。”七班长黄中杰哭着向连长郭如娥指导员南阳珍说。

南阳珍命令：“每个人都得喝一口！”“指导员不喝，我们都不喝！”通信员郭小牛说。

南阳珍当时因焦急，满嘴唇火泡，可他不能喝，他摇了摇头，“留着吧！”郭小牛跪下了，捧着水，含着泪，“指导员，你只要喝上一口，我这个共产党员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南阳珍鼻腔发酸，“好，我喝！”他心一横，夺过水壶，咕噜噜地喝了半壶。

第二天，郭小牛背着水壶去急救伤员而不幸牺牲了。牺牲时还背着南

阳珍未喝完的半壶水。当时，郭小牛由于于渴，正在嚼草根，他的牙床和口腔粘膜全部磨出了血。南阳珍从郭小牛唇边取下那半截草根时，嚎陶大哭，他使劲地摇着那半壶水，哭着，喊着，他后悔，“为什么我没有命令通信员喝上一口水……”断粮，更是，个难题，全连只剩下小半碗炒面，这是当时机炮连的唯一口粮了。南阳珍把这小半碗炒面放到伤员们面前，但轻伤员拒绝吃，坚持留给重伤员。重伤员全部闭紧了嘴，任刀撬也不张口，他们要求留给机枪射手，推来推去……“指导员，你带个头吧！”七班长黄中杰提议。

要在平时，别说这几口炒面，10个这么多也能咽下，可现在，南阳珍怎么能带这个头呢？南阳珍真想和郭小牛一样也跪下，哀求他们吃，这是大家的希望，“全连的战斗力的就在这挺重机枪和它的射手身上了……”但是，几名重机枪手还是拒绝吃。后来，南阳珍硬行分配才算了事……——南阳珍和机炮连剩下的10余名战士，就这样饿着肚子坚持战斗到抬着没有子弹的重机枪转移。

当时的饥饿成了180师的主要敌人。

“为了战胜饥饿，战士们四出觅食，539团几个战士因误食洋角葱一伴的野草中毒而死……”“538团三营有个身高一米八的山东籍副班长程德发，有名的大肚汉，平时二斤粮食不够他吃，如今六天没有吃上二两粮食；临死时，嘴里还含着草根……”“538团机炮三连广东籍战士韦文标，吃蛇肉，牺牲时，口袋里还装着一节蛇身……一个个令人痛心的事从各团指挥所向师指挥所汇报。

在明月里西边的一个山洞里，郑其贵、吴成德、段龙章、王振邦等人的脸上笼罩着一层阴云，相互很少说话，吴成德用很低沉的声音向郑其贵说：“5月23日以来，全师减员数字与日俱增，这两天的阻击战中，全师干部的伤亡超过了我们师在国内战争中两年伤亡的数字，每个团都有几十个连级干部牺牲……今天，539团政治处主任李全山向我汇报人数时，说原有3000多人的539团，现在仅剩1000余人……部队是打得很英勇，但在数倍于我的敌人面前，加上没有弹药，没有吃的，部队断粮几天，只能用树叶野菜充饥，我们要赶快摆脱这个困境，是不是把部队撤过马坪里公路北侧地区，马坪里还有一个粮站……”“对，我们60军后勤部在马坪里设有粮站，撤过马坪里北侧地区对我们也很有利。”作战科副科长王化英紧接着建议。

“今天上午540团政委李懋召打电话来也给我提了这个建议，他建议538团539团撤至退洞里，他们团担任断后掩护……我没有同意。……不行啦，上级给我们下的是死命令，掩护伤员转运，在北汉江沿岸布防，阻击敌人五天，五天，五天啦……在上级没有新的命令前，我能撤吗？”郑其贵说着站了起来转身面向王化英，“马上通知师直、各团到马坪里领粮……”“人在阵地在”的信念鼓舞着他们，怯懦、犹豫、恐惧，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丝毫位置马坪里粮站，设在几条山沟深林里，敌人早有察觉，夜航机来了，也不盘旋，炸弹就一串串往下扔，弹片、石块、树枝满天飞，凝固汽油燃烧弹把山沟燃成一片火海，部队常常是出没在烈火中抢救物资，抢救伤员。

60军分工管后勤的是副军长查玉升。

——查玉升原是14军的副军长，是陈赓的老部下，此人作战勇敢。五次战役开始，韦杰就让他分管60军后勤保障，足见对后勤工作的重视程度。在马坪里粮站，韦杰还从180师调540团二营给查玉升直接指挥，担任粮站的警戒和装卸。

这时，韦杰接到了郑其贵发来的 180 师粮食已尽，部队饿着肚子打仗的电报。他用凉水冲了冲脑袋，使劲克制着从心底涌上来的极度疲倦和美美地睡一觉的强烈欲望，把桌子上放的 181 师和 179 师拍来的电报又看了一遍。

“179 师于 25 日拂晓前占领马迹山、水利峰、沙坪里一线……”“在 179 师 537 团六连扼守的沙坪里阵地前，美 7 师一部在 13 辆坦克引导下冲击。这个连阵地两侧是陡壁，由春川向北的公路横贯其间，只要击毁敌人坦克堵塞公路，就可迟滞敌人的进攻速度。全连以步兵火力打击敌步兵，以反坦克小组打击敌坦克。11 班班长王景强、副班长金生初在战士郭朝明、古文芳火力掩护下，用集束手榴弹击毁敌坦克二辆，自己无一伤亡，敌坦克不敢前进，这一天阻止了敌人进攻……”“在 181 师正面，美 2 师于 24 日向加里山主峰机降 40 余人，王诚汉即令 542 团团团长武占魁将敌歼灭，消灭部分敌人后 181 师遵令且战且转移向华川前进……”现在 179 师虽然已靠近 180 师，但 60 军三个师此时仍未能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特别是 180 师态势仍然突出，三面受敌，而且弹药不多，粮食已尽，是守还是撤呢，守吧！容易使部队陷入四面夹击。

撤吧！兵团没有指示，从 23 日到现在两天多与兵团失去联络，韦杰这时有些拿不定主意。打滑头仗吗？这是韦杰战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如果要打滑头仗宣布战役结束后就打了，比如那时只派一到两个营的兵力抵挡一下，掩护主力迅速转移，毫无疑问可以争取主动。但是，敌人沿左、右两侧的公路快速突击，右翼紧紧跟随 19 兵团，左翼沿公路插向春川，直逼华川，威胁 3 兵团兵团部，沿公路两侧的指挥机关将受到严重损失，正在北撤的部队也将被插乱，一直插至元山，全局就将陷入更大的被动……同样，现在 60 军若不从全局出发，不考虑掩护任务，180 师如果不沿江布防，而继续北上与 179 师并肩防御，对 180 师可以迅速摆脱险境，但若敌人趁此机会迅速向北推进，沿公路快速突击，那对全局部署可能造成更大的被动……韦杰明知处境危险，但从组织纪律观念和战场全局考虑不能轻易改变沿江布防阻击五天掩护伤员转运的命令，于是，把副军长查玉升、参谋长邓仕俊召来。

“还有多少伤员没有转运？”韦杰望着参谋长邓仕俊问道。

“江南的 300 多名伤员已经运走，江北的伤员尚有近 1000 名没有转运，这是指我们 60 军的。12 军、15 军尚有多少伤员没有转运，没有情况通报我们。”“任务艰巨呀！”韦杰问查玉升，“粮食补发了吗？”“我已通知下去了，叫各单位赶快到马坪里领粮，看这样子很够呛，如果敌人占领了马坪里，我们的粮食就吃不上……”韦杰直起身来，沉思着来回踱着步……突然，猛地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参谋长，立即给 180 师发报，军里决心不变，一定要完成兵团给的掩护伤员转移的任务！”他走到地图旁边，指着北汉江北岸的一线地形对邓仕俊说：多你告诉郑其贵，一定要依托有利地形，很好地控制公路，控制要点，卡口制谷，这样才能凭险据守，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化劣为优，挡住敌人进攻的势头呀……”邓仕俊飞快地领命而去。

这时，作战参谋任秀峰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炒面还在冒热“1 号，吃吧，这碗炒面是用热水泡的。”“是啊，这就不错了，前面的部队连凉水炒面都吃不上啊！”韦杰异常疲倦地嘘了一口气，斜靠在一只弹药箱子上。他感到一阵阵的眩晕，头像要炸裂开来一样疼痛。这种症状最近已经出现了好几次，好像要生什么病了。千万别生病！他暗自说道，万万不能在这种时

候生病。他朝任秀峰摆摆手，无力地轻轻说道：“我要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你去吧，一刻钟之后准时叫醒我，记住，一刻钟！”“1号，你的脸色很不好，我去叫军医来看看？”韦杰摇了摇头，拉了一件军衣盖在了身上。

“你检查一下180师在马坪里领粮的事落实了没有？”180师撤到北汉江以北后，每个人的干粮袋都空空如也。鉴于部队严重缺粮的情况，师长郑其贵和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吩咐青年干事梁玉琳和军需科王绍武负责人到马坪里军后勤领粮。

接受任务后，这20人的领粮队伍便沿着鸡冠山西侧一条山沟，直奔加（平）华（川）公路。傍晚，他们走出山口，遇到一个三岔路口，天也黑了下来，摸不准方向，只好在公路旁呆了一夜。

25日天一亮，梁玉琳和王绍武指定民运科干事王建英和一名通信员就地等候运粮汽车，其余18名同志直奔马坪里。

梁玉琳和王绍武等人上路不久，敌人一架侦察机从南向北飞来，不紧不慢地在上空盘旋。这家伙像个“老病号”，哼哼呀呀，转了一圈又一圈。因它不是战斗机，梁玉琳和王绍武等人没有理睬它，照样朝前走。可是没过多久，一排炮弹呼呼隆隆地打了过来，弹片、泥土雨点般地落在他们行进的路上。这时，他们才反应过来，原来是这个“老病号”捣的鬼，是它给炮兵指引的射击目标、无奈，他们只得利用地形隐蔽下来，随之，敌人的射击方向转移到了鸡冠山，他们又回到公路上继续前进。

沿公路走了一阵，路过一片杂木林，在刺骨的山风里，天色像一池浑水在渐渐澄清。膝陇中，前方现出一片焦土的空旷地——那就是地图上的马坪里了。

“哎呀，他娘的总算到了……”王绍武到了马坪里，长叹一口气。

“唉，累得够呛，我都快迈不动步了……”梁玉琳回过头，看大家都坐在地上休息，“不行，此地不能停留，我们得赶快去找军后勤部的同志，把粮食运走……”在马坪里旁边一条山沟里，找到了军后勤部的同志。梁玉琳和王绍武汇报了部队断粮的情况，请求火速派车前运粮食。

“粮食有，可以给10车，你们先弄点饭吃，回来再装车……”军后勤部的同志答复。

提起吃饭，他们才想起一天没有吃东西，肚子饿得叽哩咕噜……于是，他们就地挖灶，煮了一大锅高粱米饭，弄了点油、盐掺和在饭中，饱饱地吃了一顿，尽管没有菜，但感到香喷喷的……当梁玉琳和王绍武等人吃完饭后到粮站领粮时，军后勤部的同志说：“刚才接到一个通知，前边的情况不好，所有的汽车一律转运伤员，不再向前边送粮。”

各团派来领粮的人已半路返回。看来，你们不要再返回去了，赶快把你们师在这里的轻伤员带上向华川方向转移……”那时候，这批领粮队伍没有带任何通信工具，无法同师指挥所联系，真有点不知所措……“别犹豫了，赶快行动吧！”军后勤部的同志急三火四他说。

傍晚，在另一条大山沟里，找到了一所野战医院，见到了180师住在这里的一些伤病员，点了点人头能行走的一共72名。

当梁玉琳和王绍武等人带着这些伤病员上路时，马坪里已经乱哄哄了，许多人正在忙着撤退，大路上挤满了车辆、人群……为了防上丢掉伤病员，他们规定每人包带4名伤病员，各负其责，谁丢了伤病员，追究谁的责任……沿途，向北转移的单位很多，秩序很乱，被炸毁的汽车处处可见，一“些无

人带走的伤员躺在路旁不停地呼喊……就在梁玉琳刚刚踏上公路时，忽然听到有人呼唤求救的声音。

原来是他们留在路口等候运粮汽车的那两个同志。通信员说：“那天上路不久，就遇到敌人从加平方向迂回过来的装甲车，王干事被敌人的装甲车射击负了伤。还有军医院一个叫张道华的女护士在下午过公路时。被炮弹打瞎了两只眼睛，扶着她同我们一道走吧……”于是，伤员里又增加了一名女战士。

在这支队伍中，还走着一个拄着棍子的细高身长的小女兵，一张文静秀丽的瓜子脸，大大的眼睛，一顶军帽下，剪着男孩子的发式，猛看去，她只是一个虚弱得东摇西晃的小男兵。她叫刘寿梅，四川省眉山人，还不到16岁。

刘寿梅，1950年在四川参军后，当她看到许多老同志佩带着在战争年代荣获的各种纪念章、奖章时，她特别羡慕，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次，到马坪里领粮，是她主动报名出公差的，现在，又带病坚持护理伤员，她深深感到，这些纪念章、奖章是用汗水，鲜血。

甚至无数革命先烈的宝贵生命换来的，这是对革命贡献的象征，来之不易啊……这些伤员，许多都是负伤后不下火线硬抢救下来的，180师540团三连连长郭树云和指导员孟晓峰就是这样。

5月24日，敌人进至城隍堂后，紧接着向540团一营三连坚守的北培山300高地发动了猛烈进攻，指导员孟晓峰带领三排坚守最前沿阵地，战斗异常残酷、激烈，前沿排伤亡3/4，孟晓峰也负重伤，但他坚持下下火线，连长郭树云派人把孟晓峰硬抢救下来后，自己又带一个加强排上去，但不到一个小时，一个加强排又完了，郭树云也负了伤，营里立即命令一连补上去，这时候敌人以为山头上没有人了，挺着身于上山，正好碰上一连的手榴弹，被打得滚下了山，以后敌人连续几次冲锋，都被打退，但我们的伤亡也很大，最后一连、三连的炊事员和轻、重彩号也都上了阵地，郭树云和他们在一起互相包扎伤口，把手榴弹集中给前沿投弹手，把子弹集中给机关枪……在残酷的战斗中他们忘记了三天没有吃饭的饥饿，忘记了死亡……“人在阵地在”的信念鼓舞着他们，怯懦、犹豫、恐惧，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丝毫位置……在这以后护送伤病员的时间里，雨又一个劲地下着，道路泥泞，实在难走。所谓休息，只能是肩挨肩坐在泥水地上合一下眼睛。

伤病员们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梁玉琳望着自备的米袋里残余的那一点炒面代表大家向伤病员们表示：“就是我们不吃，也不能让你们饿着！”但是，炒面实在太少，怎么办呢？梁玉琳和王绍武商量了一下，决定派人到附近山上采野菜、野蒜头，同半袋里残余的炒面合在一起加上大量的水，煮一大锅让伤病员们饱饱地吃一顿再说。同时，派人到村子去找粮食。通信员在一个没有人烟的村子，发现地边稀稀疏疏残存一些青菜，高兴得想摘一把带回给伤病员们吃，刚要伸手，猛然想起应该“爱护朝鲜人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于是，打消了念头，转身离开村子。……后来伤病员们知道梁玉琳和王绍武等人饿着肚子让他们吃着喷香的热炒糊糊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梁玉琳和王绍武等人在华川附近的公路上，遇到了180师后勤部副政委杜绍武带领的辎重营。当把所带的伤病员送上车时，许多伤病员热泪盈眶，一再表示感激之情。梁玉琳和土绍等人也眼含热泪，祝愿他们：早日康复，重返战场……以后突围出来的一些同志意见最大的就是这件事：

师长为什么不敢来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呢？韦杰服从全局指挥所部顽强奋战，掩护了兵团主力后撤和友军伤员转运，但使自身尤其是180师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处境。

在180师侧翼敌派“特遣队”乘隙而入表现得最积极最嚣张的是美10军军长阿尔蒙德。5月22日黄昏，得知我15军已转移，在60军与15军的接合部出现了空隙，看到扩张战果的机会来临，阿尔蒙德便把他的187空降团配属给美2师，命令该师师长立即用187空降团沿着洪川到磷蹄的公路，向北作迅速强力的突击。又在5月24日上午命令美2师从187空降团中派出一个特遣分队，速去昭阳江上占领架桥位置，沿途尽量杀伤共军。为了急于加速攻势行动，阿尔蒙德又在5月25日上午命令美7师师长克劳德·费伦博速派出坦克部队由春川方向向马坪里迂回。并声称，“要尽可能利用火与铁而不是血和肉同共军作战。”

让中国人好好尝一下在朝鲜战争中还未实施过的坦克部队密集人力射击的苦头……”这样一来，60军180师的处境就非常危险。加之180师正面南朝鲜军第6师和右侧美24师紧紧跟着从城隍堂方向在180师右侧背后压过来，使战局出现极不利于180师的态势。韦杰分析了这个形势，于25日下午5时给郑其贵发来了电报：“令180师以两个团迅速向北沿公路进至马坪里北侧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一个团沿山上路到驾德山阻击敌人，掩护伤员撤退。”韦杰刚给180师下命令不到10分钟，作战参谋任秀峰跑步前来向韦杰汇报：“1号，兵团的电台出来了，在呼叫我们，问我们有什么报要发……”“你赶快拟一份6yiR报告向兵团汇报，稍具体一点……特别是刚才给180师的命令……兵团总算出来了，三天没有联络上呀！”韦杰来回地踱着步子说。

韦杰哪里知道，兵团在23日晚由古滩岭向沙金鹤转移行经山阳里以东地区时，遭敌人飞机终夜封锁轰炸，王近山副司令员等人乘汽车冲过了敌机封锁区，可是运载电台的汽车被烧毁两辆，电台人员及机要人员跑散了，译电员饿饭两天步行至沙金鹤……所以，兵团与各军三天中断指挥。

60军和兵团联络上了，经常可以向兵团请示了，韦杰似乎觉得压在肩上的担子稍微轻了一些，但现在使他担心的仍是180师的处境。于是，他突然停住了脚步，叫来邓仕俊：“催问一下180师部队出发了没有。”180师师长郑其贵接到60军军长韦杰发来的电报后，立即令师直属队和各团重炮连先行出发到马坪里背后山侧，并把军务科科长张杰和直政处主任王一民叫来当面交待：“现在形势很严重，上级命令我们师两个团到马坪里背后大山组织防御，一个团在驾德山阻击敌人，掩护伤员转运，待到天黑，军里来汽车把伤员运走，你们两个的任务是带师直属队及勤杂分队和部分伤员向北培山、马坪里转移，立即出发！并通知一下明月里的医院由史绵昌带领立即转移！”张杰和王一民带队出发了。

史绵昌带领医院人员脱离了敌人。

随即，郑其贵令538团为前卫，539团跟进，540团坚守阵地掩护。

538和539团先头部队出发了。

正当韦杰得知180师上述情况的时候，接到3兵团新的指示。

邓仕俊将兵团发来的电报递给韦杰：“志司在24日22时就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并选择有利地形，采取伏击、反击的手段，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停止敌人的进攻；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

转运伤员，主力亦难以得到休整，甚至可能遭到不必要的损失……今日得悉，敌人有乘我疲劳以美：军向铁原、美 9 军向金化、美 10 军向杨口方向继续北犯的企图，为迅速稳定局势，停止敌人进攻，志司计划：以 9 兵团在芝村里、华川、山阳里一线及东西地区，迅速作纵深防御配备，准备消灭沿春川、华川公路北犯之敌；65 军以一个团确实控制机山里、清溪山阻击当面之敌北犯；15 军、12 军主力速向金化以南实乃里、多木里地区集结，加修工事，准备迎击敌人进攻；60 军在场岩里、国望峰、史仓里地区布防，坚决阻击北犯之敌。同时指出：在此情况下，只有克服一切困难，给北犯之敌以打击，才能取得休息；否则，松懈战斗意志，将遭受严重损失。为此，180 师应以两个团在驾德山一线阻击敌人为宜……”韦杰看着兵团的电令抄件，感到情况极为严重，遗憾的是，由于兵团与各军三天中断指挥，现在才知道这些情况。

“这些情况我们早知道就好了。”邓仕俊参谋长说，“我们对战局的全面情况知道得太少了……”兵困与各军中断指挥这三大战场形势究竟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呢？5 月 23 日，我 65 军右翼已经暴露，在 3 兵团与 19 兵团接合部加平方向则出现了缺口。各路敌军继续北犯……5 月 24 日，我 19 兵团一部后撤，使 3 兵团与 19 兵团接合部间本已出现的缺口又进一步扩大。我 60 军则因战地尚有大批伤员等待后运，奉命仍在原地阻击敌人，掩护伤员转移，而未能进入指定防御地区布防。此时，南朝鲜第 6 师、美 24 师已突进到春川西北的济宁里、城隍堂，并控制了加平以东北汉江南岸的江村里渡口；美 7 师、陆战：师一部已接近春川及春川以南的新延江。我 180 师仍顽强战斗在北汉江南岸的汗谷、正屏山地区，两翼完全暴露，北移路线已受到威胁。我 9 兵团的 20 军于 24 日晨，已由县里及其以南地区转移杨口、麟蹄之间地区，一部在富坪里以西的九万里。此时，该兵团正面的美 2 师、空降 187 团已由洪川方向进至富坪里。九万里地区，美空降 187 团一部在九万里实施空降，企图堵截我军，同我 60 军部队发生战斗。南朝鲜第 5 师主力已进至县里附近地区。我 9 兵团的 27 军被阻隔在富坪里以南、洪川至麟蹄公路东西两侧及县里地区，已不能执行原准备利用昭阳江阻敌任务。原配属 9 兵团作战的 12 军主力由丰岩里出发，24 日转移至自隐里、于论里地区，被敌割于洪川至麟蹄公路以东，该军 91 团则被隔于下珍富里以北三巨里地区。这样，截至 24 日晚，我军最初所确定的机动防御开始线未及形成，即被敌突入，并且还在两个方向上，即西线的加平和东线的麟蹄被敌分割，形势对我不利……5 月 25 日，敌主力全部展开，分多路继续向北进攻。东线，我 9 兵团的 27 军在极其困难情况下，在杨口、麟蹄以南富坪里、县里地区英勇抗击敌人进攻，将敌阻于昭阳江南北地区。西线，我 65 军在节节阻击之后，除一部于七峰山、海龙山阻敌外，主力于当日晚撤至汉滩川以北地区。中线，我被隔断之 12 军主力已于 24 日晚乖敌先头部队向前推进的空隙，越过洪川至麟蹄公路，正继续分向华川、杨口方向转移。60 军主力 181 师于 25 日晨渡过北汉江转至华川以南坪村、大加马尹地区，179 师转至西上里、梧日南里、马坪里地区。

180 师亦由春川以南之汗谷、正屏山地区全部撤至北汉江以北之鸡冠山、明月里、九唇岱山、北培山、上下芳洞地区，同 179 师一部继续抗击敌人进攻。战至 25 日黄昏，由春川方向进攻之美 7 师突破我 180 师左翼 179 师西上里、退洞里防御阵地，坦克部队已前出到 180 师侧后马坪里以南，由

城隍堂进攻之美 24 师已占领了我 180 师右侧后之烛台峰、间村阵地，由西面江村里进攻之南朝鲜第 6 师占领了我 180 师鸡冠山阵地，继续向北培山、蒙德山进攻，180 师被割于北培山、驾德山、梧月里地区……“……180 师应以两个团在驾德山一线阻击敌人为宜……”韦杰反复考虑兵团电令中这句话，感到 180 师的任务太艰巨了：180 师从北汉江以南到北汉江以北连续阻击五天，粮食已经吃光，弹药已快打完，要再顶住敌人重兵集团的凌厉攻势，谈何容易！韦杰仿佛看到这支疲乏已极的队伍，忍饥挨饿，冒着大雨，踩着泥泞，艰难跋涉着向马坪里北侧转移，马上又要返回原地……然而，上级的命令十分严厉，明确而坚决。韦杰透过这电令的字里行间，仿佛又看到彭德怀司令员和王近山副司令员焦的脸庞……是啊，韦杰非常清楚，守住北汉江以北驾德山一线阵地对于稳定战线的重要性，控制了这一线，就可以挡住敌人主力沿春川公路北犯，否则，敌人沿春川公路插到元山港背后，后果将更严重……在这个严酷考验的时刻，韦杰军长奉行了多年养成的习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

“马上把兵团的命令转发 180 师！”“命令 179 师一个团在 180 师左翼马坪里占领阵地阻击敌人！”“告诉查副军长指挥军侦察连、工兵营在 180 师右翼上下红矿附近阻击敌人！”“命令 181 师迅速赶到华川，坚决阻击敌人！”韦杰果断地下达了一连串的命令。

“是！”邓仕俊临走时又转过身来，“1 号，要不要告诉查副军长在马坪里粮站担任警戒和装卸任务的 540 团二营在那里就地阻击敌人？”“好，让他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并与我保持联络。”邓仕俊很快地传达了电令。

执行命令一贯不打任何折扣的 180 师师长郑其贵接到军转兵团的命令后，立即令 538 团团团长庞克昌、政委赵佐端指挥对已出动向马坪里转移的部队返回与 540 团在驾德山布防，并令 539 团团团长王至诚指挥已出动的三营返回和一营一起转运伤员，二营掩护一、三营沿北汉江北上转运伤员。

538 团团团长率主力出发已走出 10 余公里，奉命返回团部接电话：“老庞，军转兵团电令，要我们师以两个团就地阻击敌人，你赶快带领部队返回！”“根据现在情况，部队要很快摆脱被动，撤过马坪里布防，留一个分队边打边撤不行吗？”庞克昌在电话上谈出了他的看法。

“不行，你马上把部队带回来！”庞克昌与赵佐端一起和就近的 540 团政委李懋召商量：上级总的企图是向北转移，180 师已陷入不利处境，部队断粮几天，十分疲劳，调来调去更加疲劳，将可能陷入不拔，他们建议继续将主力北移，李懋召还提出，由他们 540 团担任掩护……“我到师部当面给你汇报怎么样？电话上说不清楚。”“不要来了，按命令执行。”于是，已经出发 10 余公里的 538 团二、三营又调了回来，于 26 日拂晓才重新占领 585.1 米高的驾德山阵地。

但是，已经向马坪里出发的 539 团三营，因在行进途中失去联络，没有返回来和一营一起执行转运伤员的任务，而是在华川至马坪里的公路上与 181 师主力会合……这样，转运伤员的任务就完全落到了一营头上。转运伤员按预定路线由明月里出发，经过退洞里、梧月里、芝岩里，在马坪里交伤员，领粮食，任务非常艰巨，但部队毫无怨言。

25 日黄昏后，539 团团团长王至诚和部队一起背、抬着全师 300 多重伤员，冒雨行军，拂晓到达退洞里。雨还在不停地下，部队继续前进。

王至诚带领部队行至梧月里时，突然接到了师长郑其贵发来的电报：“命

令部队停止前进，抢占梧月里要点布防。”王至诚立即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担任掩护伤员转运的二营。

二营教导员关志超在梧月里南边山坯口遇见了师长郑其贵，他把裤管卷得老高，一手拿着电报，一手拿着地图，把地图摊在膝头上，指着当面的态势对关志超说：“我们已突出 30 多公里，军通报东面有 179 师 536 团阻击由春川北犯之敌；西面有查五升副军长指挥军工兵营在上下红矿占领阵地，阻击由加平北犯的敌人。你们营把梧月里及东侧 447.0 高地控制住，掩护伤员北运……还可以派人到马坪里扛粮。”关志超受命后，立即和营长马兴旺部署兵力，分配任务，控制要点，派人扛粮……9 时许，扛粮的人员返回报告：“公路已被敌人控制，敌人坦克、汽车纵队已向马坪里方向开去！”……此时的敌人，是以坦克机械化部队快速推进，早已从两翼超过了抬着伤员徒步行进在大山中的 180 师。

26 日拂晓，左面进攻的美 7 师已突破西上里、梧日南里的 179 师 536 团一、二营阵地，进而占领马坪里，将 180 师与 179 师分割，并深入 180 师侧后，切断该师退路，前出到芝村里附近的方下桥，向史仓里、华川郡方向前进。

右面进攻的美 24 师已占领松亭里、滩甘里，并进至查玉升副军长带领军直侦察连、工兵营阻击的上下红矿附近场巨里继续北犯。

正面进攻的南朝鲜军第 6 师已占领鸡冠山，向北培山、驾德山推进。

180 师被隔于芝岩里以南地区陷入五倍于我的敌人四面包围之中——误入魔圈。

显然，60 军根据志司指示在场岩里、国望峰、史仓里地区布防的计划已不能实现。

——现代作战，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时机的把握是成败的关键。

25 日晚，兵团给 60 军的命令是根据志司分析 24 日总的战场形势决定的，而当时撤到北汉江以北地区防御的 180 师已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25 日，如果 180 师根据当时情况不再返回驾德山而直接移到马坪里和 179 师并肩布防，那么，180 师不仅不会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而且对全局也会有利得多。恰巧，25 日晚上，马坪里又是个空隙，这为后来由于失去联络没有返回而在华川至马坪里公路上与 181 师主力会合的 539 团三营，以及当晚通过马坪里与军主力会合的军务科科长张杰、直政处主任王一民指挥的师机关和直属分队脱离了险境可以说明。这一次的变更命令，使 180 师失去了摆脱重围的一次良机……以后 180 师突围出来的一些指挥员意见最大的就是这件事：当时部队北移马坪里以北继续阻击敌人的方案，完全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和作战的实际需要，为什么上级却违背根据新的情况定下新的决心的原则呢？特别是师长则不看情况变化，不问作为一线指挥员的责任是什么，硬是机械地执行命令，为什么不敢来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呢？当然，要做到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它需要一个军事指挥员本身所具备的优秀素质以及他的远见卓识和必不可少的独特魄力……180 师误入魔圈的日子里，还执行了一项极其特殊的任务 5 月 24 日夜，当 180 师所有战斗部队火速撤向北汉江北岸突围时，在北汉江北岸的崎岖山路上，一行人却匆匆向南奔去。180 师敌工科副科长陈子捷带领敌工干事钱国良，一名通信员、一名医生和两名翻译去适当地点释放战俘。

由敌工科副科长陈子捷一行人执行这个特殊任务，180 师的领导是很放

心的。敌工科是部队入朝后新成立的，副科长陈子捷和干事钱国良在这个新单位工作，热情很高。陈子捷带的两名翻译能力都很强，一名英文翻译廖运璋，是华西大学英语高材生，另一名朝鲜翻译金东木，是朝鲜族，战争一开始就入朝参战。临行时，还指派副排长樊喜贵带领一个警卫班护送。

在国外释放战俘，我军历史上还没有可以仿效的先例。在朝鲜，这项工作第一次战役以后就开始作的。第一次战役一结束，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就对开展敌军工作的一些想法向彭德怀司令员汇报，“为了揭穿敌人诬蔑我军杀害俘虏，以至挖眼睛、割鼻子等欺骗宣传，在其士兵中扩大我军宽大俘虏政策的影响，从政治上瓦解敌军，我们能不能挑些战俘放回去……放少了恐怕影响不大，是否多放一些？”彭德怀果断地决定，“好！能多放就多放一些。”但随后杜平考虑释放战俘，在国内作战是家常便饭，用不着向上级请示，在朝鲜作战就不同了，我军在和所谓“联合国军”作战，有好多个国家的战俘，释放战俘可能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国际影响，还有将来交换战俘的问题……但目前从军事上考虑，为使敌军了解志愿军的俘虏政策，又必须快放，想来想去，主意难定，杜平又向彭德怀建议，“这件事关系重大，要不要请示一下？”彭德怀沉思一会，对杜平说，“那你再考虑细一点，拟个电报向中央军委报一下。”并向杜平交待要他负责把这件事办好，杜平很快草拟了电报经彭德怀审阅后上报军委。

第二天上午，军委主席毛泽东就发来了回电：“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很快，杜平直接派人到战俘收容所，挑选了103名战俘，其中美军俘虏27人，南朝鲜军俘虏76人，送到云山前线释放……云山前线释放战俘一事，在国际舆论界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

美联社记者在报道中承认，被释放的美军俘虏说，“志愿军待他们很好。”“中国人不搜美国士兵的口袋，并且让他们留着他们的香烟、金表和其他私人的东西……”他们得到和志愿军一样的口粮，志愿军还用有限的医疗设备治疗美军被俘的伤兵……被释放的美军战俘对我军宽待战俘真相的一些片断报告，引起了美军军事当局的极大恐慌，急忙封锁消息，并对被释俘虏加以监视，据美联社透露，“报界的代表们被禁止访问被释放俘虏或向其摄影，所有军官都奉令不得泄漏关于释放的消息，只说这是‘极端秘密’。”法新社也透露，俘虏的释放“使麦克阿瑟下面的一些部门极度的不安。他们确实把消息扣压了38小时，美国新闻处甚至要求禁止发表最有意义的详细情况。美国的通讯社的首脑们尽量把这说成一件小事……另一方面，这刀个美国战俘走到任何地方，都有一个美国将军和三个上校陪着，好像是非常照顾他们似的……”这当然不是什么照顾，而是这些战俘回去仅仅因为说了一些实话，已被美国军事当局剥夺了自由……尽管美军当局企图封锁消息，并且不久就把这批美军俘虏送回美国本土，但我军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为此，毛泽东很快给志愿军领导人发电：“……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于是，彭德怀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责成志愿军政治部负责派人在第二次战役后，于汉江前线又放了一批战俘，计132人，其中美军41人，英军5人，澳大利亚军3人，南朝鲜军83人。之后，在各次战役中又陆续在前线就地释放了凡批战俘回去……现在，180师要在北汉江前线释放的战俘是五次战役后的一批。

它是由志愿军政治部责成60军完成这个特殊任务，60军政治部指派一

位叫何巨雄的负责同志把战俘直接送到 180 师，180 师政治部指派敌工科副科长陈子捷带领一行人来完成这个特殊任务的。这次释放的战俘共 23 人，其中有一人是上土耳其旅战俘，英军战俘 4 人，美军战俘 5 人，南朝鲜军战俘 13 人。

……此时，厮杀的战场，呈现着一片寂静。夜路黑黝黝的。北汉江岸方向传来一阵一阵的浪涛喧哗，陈子捷一行人的脚步声在山路上嚓嚓作响。

顺山路走不远，转过一道山弯，北汉江宛如一条银色丝带出现在眼前。江风更猛烈了。

陈子捷等人将衣服、枪、弹顶在头上，带着 23 名战俘，顶着淹住胸脯的激流徒涉过江。

过江后，180 师指挥所派作战科副科长王化英在江边等候，传达指示：为防止泄密，不走我阵地纵深，改沿春川公路走，释放地点在公路上……陈子捷觉得，我军都在公路两边山上，在公路上敌人可能埋设地雷或定时炸弹，危险性大，这又不是战场谈判，双方都有预约释放地点，而现在又是个开阔地，敌人开火怎么办……作战科副科长王化英催促陈子捷：“不要想得太多了，快点把 23 名战俘带到春川公路上释放吧……”“说好说，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这 23 名战俘大部分身体不好，现在又多了一个伤兵，难喽……”陈子捷有些畏难情绪。

“怎么，多了一个伤兵？”王化英不解地问。

“本来，这 23 名战俘中只有一名完全的健康者，是一名美军医官，他是随同自己的伤员一同留在原地等待被俘的，在这次释放途中，他再三对翻译说，他不能丢下他的伤员不管，队伍过了北汉江后，突然发觉 23 名战俘中多出一名腿部负伤的美军士兵，一瘸一拐地奋力赶队，赶也赶不走。他理直气壮地对翻译说，‘我已失去战斗能力，有权享受战俘待遇。’所以，战俘里多了一个伤兵，这是美 24 师的一名士兵，进攻我 540 团鸡冠山阵地时被打伤的，你还得补报这个意外的收获……”“我一。定向军里补报，还要补报增加了一名被释放的美军战俘……”王化英高兴地看着陈子捷等人走上公路后返回指挥所。

陈子捷等人上公路走了一段路程，绕过存川城，突然听到口令：“你们是哪一部分的？”陈子捷叫朝鲜翻译金宋本上前对了口令，原来是担任防空警戒哨的朝鲜人民军。约一个班，准备向北转移。金东本向朝鲜人民军询问路程后，他们又沿公路向南继续前进。

此时是上半夜。又下起了雨，陈子捷等人带着负伤的战俘吃力地走着……“我们找个地方躲躲雨吧！”敌工干事钱国良提出建议。

“可以。”陈子捷说着把战俘带到距公路下远的一间半炸垮的房子里躲雨。

陈子捷利用躲雨时间对战俘们进行宽大俘虏政策的宣传。

陈子捷早就从一些敌工材料上知道，这些美军战俘是来自大洋彼岸的“金元帝国”，满脑子是“美国世纪”、“美国生活方式”和世界上最“豪华”的美国……他们公开宣扬，“我们最感兴趣的不是信仰，而是金钱，有了美元就有了一切。”于是，手表、戒指、金笔、美金都作了赌注——我行我素地继续私下赌博和“做生意”，进行“黑市交易”：一支香烟要价 5 美元……他们说到朝鲜战场是为了发财，美军被俘时把枪放下唯独不取下他腰间挂着一个朝鲜铜碗，因为美国征兵广告宣传说，“这是金碗”，当了战俘才发觉

受骗，头脑清醒了许多……在战俘中间金钱、女人、美酒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他们身上都“珍藏”着裸体女人的照片、阴茎套、性交证、五花八门的性药品。在日本驻扎时，他们号称是“色狂军”，到处吃喝玩乐嫖妓女，一些老兵甚至把妓女带到兵营里取乐，诞生了无数的“混血儿”。这些享有嫖妓自由的美国兵当了俘虏，满足不了性欲，只好津津乐道地谈女人，看裸体照片，唱下流歌曲，以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和填补空虚……陈子捷在躲雨时发现，两个美军俘虏打着手电在一起交换裸体女人照片，追求刺激……“不要暴露灯光，想死吗？你们这些‘暴发户子弟’……”一位20岁左右的高个于英军战俘以很瞧不起美俘的眼光说。

“哈罗，不要捉弄我们呀，哪里是什么‘暴发户子弟’，我是一个汽车厂工人，老板事先下通知，临时解雇我，别无出路只有去当兵。”交换裸体女人照片的一位美军俘虏说。

“我也是工人，六个月失业了四次，无可奈何只好去当兵，来到朝鲜战场送死……”另一位交换裸体女人照片的美军俘虏说。

“那也得遵守纪律呀！”那位性格强悍，能吃苦耐劳的土耳其旅战俘在一旁看下惯说了一句。

美军战俘本来就自己认为比有色人种的战俘身价要高，看不起土耳其旅战俘，听了土耳其旅战俘说了这句话后很不服气：“神气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我们是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国当工人，又当兵到朝鲜战场的……”“那又有什么、当年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人，如今咱们都彼此彼此成为‘败军之将不能言勇’的战败者……我看到你们美国的那种‘生活方式’就要发呕……”土耳其旅战俘深有感受他说，“那些美国军事顾问，在土耳其住看最漂亮的栈房别墅，过着上等豪华的生活，成了土耳其至高无上的主人，他们除每个周末参加宴会、舞会外，竟做出许多不道德的丑事，在大街上公开侮辱妇女，每天比比皆是，但是在朝鲜，美国将军们却驱使土耳其旅官兵到最危险的战场上，充当‘联合国军’的替死羊……”土耳其旅战俘说到这里哭了。

陈子捷见状，立刻上前安慰，并教育战俘们不能搞种族歧视。

陈子捷又叫来医生给战俘换药，并把自己带的为数不多的压缩饼干分给战俘们吃。

陈子捷这种宽待战俘的实际行动，感动了战俘。一位美军白人战俘说：“你们最讲战争道德，当了你们的俘虏，没有被你们打死，反而被像好朋友似的招待着……你们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世界上最好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使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俘虏……”一位美军黑人战俘流着泪水说：“我根本不愿打仗，都是受了美国政府的欺骗，回去后无论如何也不当兵了。”战俘们自动将陈子捷带来的宣传品装入口袋……天亮了，雨停了，陈子捷等人遇到了敌机轰炸，扫射，敌机沉闷地盘旋着，寻找目标，像是看准了这支特殊的小分队，俯冲的气浪直往头顶上压，接着，威吓性地在这支队伍四周投下了带着烈焰的燃烧炸弹。随着轰隆声的巨响，24名战俘也乱了，热气浪席卷着，听见几名翻译在喊：“反穿衣服，保护好俘虏！”趁着热气浪与浓浓的硝烟，他们迅速将24名战俘带出轰炸圈，越过开阔地，沿春川公路很近的山坡丛林，找到一间草屋，他们判断，不长时间之后，这里将会出现美军的“特遣队”……果然，不一会儿，敌人的坦克部队沿春川公路过来了，他们便把这24名战俘带进了草屋，要他们注意防空，不要乱跑，并在草屋一

端摆上美俘字样（U. S. A. P () W）以避空袭，然后，执行任务的陈子捷等人便离开了战俘悄悄地返回 180 师阵地。

在返回 180 师阵地的途中路过 540 团指挥所遇到该团政委李愈召，得知陈子捷释放俘虏的情况时，李愈召诙谐地对陈子捷说：“你去释放俘虏，险些儿当了俘虏！”——好险哪！按说应该给陈子捷记一大功。

但是，陈子捷回到 180 师师部后，却给予他记大过处分，事由是：“丢掉俘虏！”“什么……”陈子捷顿时愣住了，“这可能吗？”陈子捷似乎很难说清楚。他反复考虑当时释放战俘的情景……悔不该……悄悄地”返回阵地，如果在就地利用地形或在我方阵地上用广播通知敌人，使敌人知道释放的战俘在什么位置，这也许会有把握些，听说以往友军在前线就地释放战俘就是这样做的。但那是两军防御对峙的情况下，而现在 180 师是处在敌人四面重重包围之中呀……不会丢掉俘虏吧，又怎么证明、就是回到敌方去了，也不会有人打收条……难道真的把俘虏丢掉了吗？——丢掉俘虏，意味着对执行释放战俘这一特殊任务没有完成，陈子捷愉快地接受了处分……

第六章 鹰峰大恶仗

一场最为残酷激烈的六恶仗来临了——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军长感受到从未遇到过的压力 180 师误入魔圈后，60 军令“固守待援”。

5 月 26 日中午，郑其贵师长一面命令各团控制要点坚决抗击敌人，同时，在驾德山 538 团指挥所里召开师党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讨论是固守待援还是考虑突围的问题。这个会议除 539 团在山下的该团领导没有到会外，538 团、540 团的领导和师司令部有关参谋人员都参加了。

指挥所里气氛十分紧张，郑其贵；吴成德、段龙章、王振邦等人焦急地在地上踱来踱去；角落里，报务人员头戴耳机，正在和上下沟通联络。

郑其贵扔掉吸得已快无法捏住的烟蒂，踱到掩蔽部门口，一股热气浪突然涌入，在掩蔽部内弥漫的烟雾里像卷起一股激烈的旋风。太阳已升起很高，在稀薄的云层里，发出惨白的光线，似乎阳光毫无光彩……从南边方向和东西两侧，传来持续不断的沉闷的爆炸声，那是美 7 师在向春川至马坪里公路以北的 179 师 536 团阵地猛攻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向扼守公路以西的 539 团二营占领的 447.0 高地进攻，敌人炮兵、坦克炮猛烈轰击，扼守前沿的四连干部全部伤亡，全连仅剩 7 人，前沿阵地失守。营长马兴旺和教导员关志超当即令六连反击，六连副连长陈发言指挥部队秘密接敌，从两翼突然攻击，歼敌 20 余名，夺回了失去的阵地，现正在抢修工事，等待解围……炮弹不断在指挥所周围爆炸，腾起一阵烟柱，一阵猛烈的机枪子弹，打伤了警卫会场的战士，这使郑其贵又一次意识到指挥所离敌人包围圈很近，然而他想到的不是指挥所面临的危险，而是全师必须树立的决胜的信心。

在残酷的战斗中，指挥员的意志与信心直接关系到部队的士气。在这关键的时刻，需要的是上下一致的决心和由此而产生的战胜任何困难的勇气，切忌埋怨情绪。郑其贵已察觉到，由于敌人已从四面对 180 师合围，部队伤亡惨重，加上弹药、粮食奇缺，兵员无法补充，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是固守待援还是考虑突围？开个会统一认识很有必要……郑其贵猛然从

掩蔽部门口转过身对副师长段龙章说道：“……老段，你先把情况说一下吧！”在炮弹不断的爆炸声中，段龙章副师长面对作战地图，简明扼要地对180师当前所处的情况作了介绍：“……自5月25日拂晓我师北移至北培山、鸡冠山、明月里、上下芳洞地区阻击敌人后，当日，城隍堂之敌即向鸡冠山阵地攻击，我540团一个连将敌击退，而江村里之敌则由南向鸡冠山进犯与侦察连战斗数小时，鸡冠山被敌占领……一路由春川北进之敌，被539团击退，另一路由春川北进向西上隅进攻之敌，被我友邻179师537团击退……26日，538团移至蒙德山、驾德山一线，540团至北培山，539团二营及179师536团一个连在梧日南里与敌激战，战至14时发现：左翼敌人美7师已占领梧日南里、马坪里、方下桥。我539团二营与536团一个连大部伤亡，536团五个连下落不明。右翼敌人美24师由新浦里向史仓里西犯，已占领滩甘里。我60军副军长带军直侦察连、工兵营正在阻击中，进至场巨里之敌继续北犯。正面进攻之敌南朝鲜军第6师占领鸡冠山后，向北培山、驾德山推进。现在，我师已处于五个师的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军命令我们固守待援，如何办？请大家发言……”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接到军转兵团要180师以两个团在驾德山一线固守待援的命令时，就曾向师长郑其贵提出考虑突围的建议，现在正式开会，他再次提出：“就这几天的战斗来看，我们部队的重大伤亡，并不在于与敌人真刀真枪面对面的较量上，而是吃亏在敌人猛烈的轰炸和炮击之中，若继续如此被动地打下去，我们的部队会被炮火打光的，更何况部队没有饭吃，也没有弹药补充，如何固守待援，应该考虑突围……”“从当前部队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来看，固守，困难较大，突围是上策！”参谋长王振邦也提出突围的建议。

副师长段龙章目视了一下师长郑其贵：“是早该突围了，可是现在已立于不拔之地……”540团政委李懋召站起来表态：“师长，突围吧，让538团和539团先走，我们团留下断后……担任阻击打援的任务我们团还是有经验的，当年打临汾72天540团就守51天，这次完不成断后的任务，我提头来见！”列席参加会议的作战科副科长王化英，见郑其贵师长不表态，急得直跺脚，当他正想开口时，郑其贵说：“王化英同志，你快去守在电台跟前，看军里有报没有？”王化英被支走了。

团长们没有出声，可能他们感到自己不是师党委委员吧！

538团政委赵佐端是师党委成员，该发言了，可是赵佐端有点自卑，认为自己在军机关工作时间长，又是缺乏军事常识的政工干部，不知该说什么好，心里虽然认为上面发言的几个同志讲得很有道理，可又想军里下的是固守的命令，可不能说守不守呀，赵佐端轻轻碰了一下和他挨着坐的538团团长庞克昌，想让庞克昌替他说。

庞克昌当即气冲冲他说了一句：“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冲出去！”这时，会场气氛有点乱，从单一发言变成三三两两的叽咕，听得出来分歧的焦点是固守呢，还是突围？坐在后面的炮兵室主任郭兆林激动地高喊：“师长，快点决定吧，弹药没有了，明天你让战士拿什么跟敌人打，你忍心把180师拼光吗，这可是180师最后的一点老本了……”随着炮兵室主任郭兆林发言之后，有的干部发牢骚了：“是呀！上边还要不要咱们180师啦？难道要把咱们老60军的主力全打光吗？哪有部队来增援我们……待援已不可能，越待，敌人从两翼快速推进，将陷得更深……”也有的干部讲怪话：“如果是我们原来60军军长张祖谅指挥的话，就不会这么使用180师，也不会出现

这样的情况……”郑其贵警觉到：这种埋怨情绪和带有浓厚的山头主义色彩的牢骚、怪活，如不坚决制止，势必像涣散部队士气的毒素一样蔓延。

想到这里，郑其贵猛然站起身来，清了一下嗓子，下决心说道：“好了，大家反映的困难我都清楚了，当然你们比我更清楚……根据大家的意见，那我们就突围吧！但是必须经过军里批准后才能行动……我们应该相信上级的指挥，相信兄弟部队的增援……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和信心！在上级没有批准我们突围以前，我们就老老实实在这里固守待援！……老段，向军里报一下，说我们考虑突围！”掩蔽部在爆炸声中微微颤抖，郑其贵讲完上述话后，铁青着脸，瘦削的脸上颧骨好似两座凸出的山丘……26日16时许，长财洞60军指挥所里气氛也十分紧张。阳光从敞开的门扉里射进，在门口地面上形成一个斜方的光区，一缕缕的烟雾在阳光中飘浮，低矮的民房里飘着一股辛辣的烟草味儿。低矮的民房里光线较暗，韦杰面对着壁上悬起的一幅作战地图，紧蹙眉头。袁子钦、查玉升、邓仕俊等人或看电文，或抽烟，神情也很焦虑。

……地图上用各种红蓝符号将敌我双方态势标示得一清二楚：从5月23日夜部队开始后撤时，180师的阻击阵地与敌人的攻击出发地；继之，180师撤过北汉江以北防御阵地后的布势……敌方咄咄逼人的态势一目了然——从南到东到西几个方向上伸出的巨大蓝色箭头：美24师利用西侧63军部队撤出的空隙，快速迂回，进占间村，进至180师侧后；东侧，美7师突破179师536团防御阵地，占领马坪里、梧日南里，将180师与179师分割，切断180师退路，前出到芝村里、滩甘里一线，尔后分向史仓里、华川郡方向前进；南朝鲜军第6师攻占鸡冠山后，继续向北培山、蒙德山进攻……180师被隔于芝岩里以南地区陷入包围……此刻，从韦杰的正面看，那一段段的弧形的红色阻击线正好在韦杰的双肩上形成一个半圆，而敌方的巨大的蓝色攻击箭头好似插向韦杰肩膀和头颅的几柄利剑……这情景自然使韦杰意识到：一场最为残酷、激烈的大恶仗已经来临了——这位身经百战，屡建战功的军长感受到从未遇到过的压力。

据180师副师长段龙章在上报突围的电报中汇报近几昼夜的战况，韦杰等人更感到压力之甚：在近几昼夜的残酷战斗中，敌人飞机与坦克大炮的轰炸使阵地沦为一片火海，炮火犁松了山头每一寸土地——这给我180师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该师538团、539团付出了巨大牺牲，540团亦损失很大。特别是，敌人迅速占领了马坪里背后大山制高点后，军的后勤供应在马坪里兵站的粮食全部丢掉……539团已无法执行向马坪里抬送伤员的任务……再加上部队饿饭五天，不少人以野菜野草充饥中毒患病，非战斗减员比打恶仗还要多……现在，全师除师直属队已经转移和在军后勤值勤的部队外，约计还有3000多人……后投入的179师之537团、536团亦损失很大……而25日又与181师整日失掉联络，本来，军令该师当晚迅速转移新浦里、史仓里一线布防，可是，电报一直没有发出去，随后派参谋去传达亦未找到……韦杰等人焦急万分。

“真急死人！”韦杰有些生气，“怎么搞的，181师为什么一直联络不通？”“我到电台去看看。”参谋长邓仕俊坐不住了，到电台去命令技术尖子上机。

“嘀嘀哒、嘀嘀哒……”一串接一串无线电信号从60军指挥所发向181师，报务员的额头汗流如雨，顾不上揩擦，全神贯注地搜寻181师电台的讯

号。

16时30分，报务员突然一声大叫：“有了，有了！181师的讯号！”韦杰、袁子钦等人呼拉一下围到电台前。

报务员激动地接收着讯号，一边断断续续地报出讯号的内容：“我部于上午7时30分到达华川一线阻击敌人：541团坚守房星里，542团守华川，543团在新田、大加伊以东被敌夹击……请示我部下一步任务……”“联络上了，好！”韦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181师在华川一线坚决阻击，防敌占领华川是完全正确的，如敌占领华川将造成更大恶果……”韦杰说到这里，忽然愣住了，脸上笑容顿时消失，他想到180师已被敌人四面包围，181师要立即去承担解围的任务——181师如果调走，华川一线无部队防守，敌人就会迅速北犯！他用大手一拍脑门，急忙对邓仕俊说：“立即把181师的情况向兵团汇报，同时报告180师要突围，181师要接应，请示调部队来接替181师在华川的防务！”“恐怕兵团没有什么机动兵力了！”查玉升副军长在一旁说了一句。

“是呀！我刚才看了个电报：由于我们60军为了接援180师，已不能执行原来计划在场岩里、国望峰、史仓里地区阻击的任务，这个任务现已调15军去担任，而12军归9兵团指挥，远落于敌后，在华川东南地区……同时，兵团防御地段之史仓里至都平里之间十分空虚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看来，在兵团本身是难以抽出部队来……是不是直接向志司请示？”袁子钦政委自言自语他说。

“不！”韦杰直起身来，沉思着来回踱着步，断然说，“我们还是按级报告！”——其实，在当日志司鉴于战线中部由芝岩里、官厅里至机山里一线我有一大空隙，同时得悉敌人继续沿春川、华川公路北犯，即令9兵团之20军迅速在华川一线作防御准备，只是未能按时赶到接替181师的防御……韦杰出于全局考虑，总觉得这样来指挥60军部队本身即将面临的突围与解围的战斗似乎比较稳妥一些。

韦杰想到这儿，猛地停住脚步，转过身来，果断地命令：“立即给180师发报，他们决心突围是正确的，批准他们的突围计划：向西北方向突围到鹰峰集合！”他迅速走向地图，指着鹰峰西北和东北的两个位置对邓仕俊说：“180师突围出来后的集结位置：第一为史仓里，第二为鸡山里。”“立即给181师发报，命令他们从华川附近出发，以一个团沿公路向方下桥（芝村里附近）攻击正面之敌，主力于公路两侧向芝岩里及其以西出击，策应180师突围！”“直接给179师536团发报，命令他们迅速占领马坪里向芝岩里出击，接应130师！”“对，这样180师从里往外冲，181师179师从外往里打，求得在马坪里以北鹰峰山下会合！告诉180师放心，有部队接应，越过公路马坪里以北鹰峰山就是我军阵地，坚信他们一定能胜利突出重围！”袁子钦政委觉得还需要在发给180师的电报上补充这么几句。

历史上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郑其贵联想到两路军突围的情况，让他多少有些惊奇。26日7时，天突然阴了下来，炮弹在驾德山指挥所周围爆炸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好似大海涌动的澎湃浪涛。

“他娘的，美国佬的钢铁就是多，看你狗日的能横行到几时！”郑其贵皱着眉头骂道。

“师长！师长！”作战科副科长王化英气喘吁吁地赶来，“我们的突围计划军里批准了！向西北方向突围，到鹰峰山下集合……有181师、179师接

应……越过马坪里公路就是我军阵地……”郑其贵看完王化英给他的电报后递给了吴成德等人。

“向西北方向突围到鹰峰山下集合后还要爬这座大山，才到第一集结地史仓里，这个突围方向行吗？我们运送大行李不能爬这座大山，不能走这条路线……”坐在王化英旁边的一位负责运送师里的大行李的参谋对突围方向的选择提出了异议，并示意参谋长王振邦支持他的意见。

王振邦向这位参谋点了点头。

段龙章副师长放下电文，望了望刚才发言的参谋，然后略带分析他说道：“我对军里选择这条突围路线是这样理解的：我们从现地向西北方向出发，越过马坪里公路，冲出敌人包围圈在鹰峰山下和接应部队会合后，分两路从大路撤到史仓里和鸡山里集结，运送师里的大行李和炮兵都可以从大路或公路到鸡山里，鸡山里在华川以西不远，这是指突围比较顺利的情况……如果突围不顺利，冲出敌人包围圈后，鹰峰为敌人占领，则逼着我们去夺取鹰峰，然后越过鹰峰，到史仓里和鸡山里集结……”“这和接应部队能不能打到马坪里以北鹰峰山下也有很大的关系！”王振邦插了一句。

“电报不是很清楚吗，越过公路马坪里以北鹰峰山就是我军阵地……”吴成德接着王振邦的话也说了一句。

“是呀，军里是这样计划的，也是这样希望的，如果出现意外呢？我看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段龙章突然停口不说了，因为他发现郑其贵直起身子，若有所思地燃起一支烟，边大口吸着边踱到作战地日前。

机敏的段龙章立刻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他微笑着示意王振邦，小声说道：“师长是不是对突围方向有了另外的想法？”段龙章没有猜错。正是电令中“……向西北方向突围……”这句话使郑其贵突然联想起当年在匝路军的突围。那时郑其贵是一名红军战士。

那是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30军、9军、5军组成的西路军共2.18万名指战员，在陈昌浩、徐向前等同志率领下，奉中央军委命令，在甘肃省靖远县河包口渡过黄河，进入河西走廊，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任务。

西路军面临的主要敌人是盘踞甘肃中部、西部的马步青部和盘踞青海的马步芳部共约3万余人。马家军阀反共极为坚决，内部亦较稳定，甘肃中部、西部又是回民聚居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对汉人存有民族隔阂，受共产党的影响较少，同时这个地区，南有祁连山，北有龙首山和戈壁滩，是一条狭长的走廊，没有回旋余地。这些不利条件，显然对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极其不利。

西路军渡河后，即向马步青部展开进攻，经三日激战，西路军虽全部进入河西走廊蜂腰部，但却在300余里的狭长地带，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马步芳利用我兵力分散和补给困难等弱点，集结重兵，连续发动猛烈的进攻。西路军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给了敌人很大杀伤，但自己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兵员减至1.5万余人，弹药和给养日益困难。战到1937年1月中下旬，集中于倪家营子西北部43个屯庄的西路军这1.5万余人，被敌数万余人团团包围，红5军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大部牺牲，一部突围后又反被反动地方武装惨害，这时，西路军的兵力已不足万人。遂决定回师东返。但在甘州西南地区取得一些胜利后，又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返抵倪家营子，复遭重兵围攻，部队损失严重，突围

后又不断遭到袭击，数千名指战员为国捐躯，近万名指战员在弹尽粮绝、负伤、战斗中打散等情况下被俘，至3月中旬，剩下的连伤病员在内的2000多人被迫分散退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历史上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郑其贵联想到西路军突围的情况，让他多少有些惊奇：怎么、难道180师的突围也会像西路军那样失败吗、当然不，应该相信军里了解总的战局形势，军里定的向西北突围的方向正确……同时，两个主力师接援问题也不会很大，突围成功的三大要素已经具备了两个，剩下的是坚决打开口子，这在180师来说是能做到的。

“晤，”郑其贵突然转过身来，与段龙章的目光碰在一起，他不由地略带抱歉地点点头：“对不起，我刚才走神了，老段，你还没有讲完嘛！？”“我基本上讲完了……下面该你下突围命令了！”段龙章望着郑其贵。

“好，那我下面就把军里批准我们的突围计划向大家讲一讲。”郑其贵丢掉烟头，指着地图：“黄昏后，全师分两路突围：山上的538团、师直、540团两个营为一路，由驾德山，经蒙德山，向鹰峰前进，并确定538团二营为前卫，分两个箭头打开口子，控制山口……注意，从驾德山到鹰峰要通过一个六七里地深而长的沟，部队行动要快，防止拥挤。山下539团为另一路，经纳实里、马场里、芳确屯，要求27日拂晓在鹰峰山下与师主力会合……王化英同志，你马上下山去通知539团。”“等一下，我补充两句，各单位回去后，要抓紧时间动员一下，现在部队有两种情绪，一种是因断粮缺弹而产生对突围的恐惧心理，一种是因军首长的接援布置受到鼓舞而出现的轻敌急躁情绪，这两种情绪都要不得……要给部队讲清楚：我们这支部队是从战斗中摔打磨练成长起来的能打大仗，打恶仗，能完成艰巨任务的坚强部队，它有‘仗打的多，干部牺牲的多，毙俘敌人多’的光荣历史……我们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拼死也要杀出重围，在鹰峰山下和接应部队会合。”吴成德说完后和郑其贵等人急匆匆地走出了掩蔽部。

其他到会人员接受突围命令后，也纷纷回到自己的单位。

18时30分两路突围部队开始行动。

这支已断粮一周，连续作战，十分饥饿极度疲惫的队伍，听到突围命令，立刻又焕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在山林中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迈着有力的步伐，出敌不意而又小心翼翼地轻装向西北方向冒雨疾进。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队伍静悄悄地进入了六七里长的深沟。突然，从深沟不远，驾德山东面方向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炮声，那是179师536团一营在西上里掩护180师突围被敌人插乱，陷入了包围圈。

“536团一营要随我们团一起突围，我把他们编到了团二梯队。”538团团长庞克昌向郑其贵报告。

“可以！可以！要搞好团结，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郑其贵回答了一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话。

但突围部队已无法再保持原先的序列行进了。本来开始出发时，大家相随前进，秩序很好。可是，一进深沟，遇上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有许多战士、干部要求前边快走，很快通过深沟与敌人决一死战。怎奈受沟底宽度限制，回旋余地大小。在敌人密集的炮火轰击下有些人为了抢先前奔而造成建制混乱，不少人失散了。于是，各突围部队之间，暂时失去了联络和指挥，各级指挥员已控制不了自己的部队，人流如潮水，互相在漆黑的雨夜里撞击……在山上为一路的突围主力纵队前卫团538团，在驾德山与鹰峰之间十

字沟中掩护部队冲第一道包围圈出进山口时，就遭到敌人坦克和炮火密集封锁猛烈射击。这是敌人事先准备好的炮击区。团长庞克昌、参谋长胡景义直接指挥二、三营为了打开口子，把全师的反坦克手雷、手榴弹、冲锋枪都集中给这两个营用。二营营长李全有和三营营长郭兴业带领部队刚到沟口，敌人即以火炮、自动火器猛烈射击，二营的四连、五连同公路上的敌人坦克硬拼，六连与敌坦克交战，击毁敌坦克一二十辆，三营的七连、八连和堵击的敌摩托化兵反复冲杀。

结果，两个营以伤 2/3 的代价打开了一个口子。李全有营长的手负伤了，他负伤不下火线，令五连守住口子，拼死拼活把敌人坦克堵住……郭兴业营长也令七连拼命守住口子。

五连、七连这两个连队，不愧是 538 团的两个主力连。守口子的五连遭到敌坦克更为猛烈的攻击，连长乔迁虎指挥大家以炸药包和敌坦克展开了殊死搏斗，炸药包用光了，战士们爬上坦克用手榴弹砸，最后全连壮烈牺牲……七连指导员贺永国为了完成掩护任务，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机智地指挥配属给该连仅有的一挺重机枪向敌人猛烈射击，在射击班长黄中杰不幸牺牲的情况下，毅然率全连抬着机枪一直打进敌人的窝里，最后大部壮烈牺牲……五连、七连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一次又一次地抵御着敌人铁甲之师对打开口子的封锁再封锁……突围主力纵队后卫团 540 团，刚撤出驾德山阵地向西北方向突围时，一股敌人尾随追了上来，与 540 团后卫连接上了火，代团长刘瑶虎指挥部队且战且走，将近次日三点，后边的部队看到天快亮了伯走不出去，又不了解前面战斗情况，盲目地向前挤和前面的部队挤在一起，边突围边战斗。三营教导员任振华在战斗中被敌坦克炮击中，身负重伤仍组织部队和敌人拼搏，这时，没有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员和勤杂人员之分，只有一个信念，突过公路就是胜利，前边的倒下了，后面的跟上来，当部队冲过公路时，天已大明。

在山下另一路的突围部队 539 团，正准备出发，发现住地北面高地被敌控制，团长王至诚当即命令炮兵打掉了山头敌人，然后很快集结部队。这个团因持续战斗，减员很大，王至诚将余部缩编为一个营，由一营参谋长周复幸指挥。当部队刚过纳实里向西北方向突围时，敌人设在对面山梁上两架探照灯对准公路照得如同白昼，公路上移动着四辆坦克横冲直撞地对我冲到公路上的人群来回碾压，公路对面山梁上敌人一个排的兵力，用自动火器给我冲过公路的人群以严重杀伤。这时周复幸立即指挥全团混编的机炮连占领有利地形用轻重机枪和直曲射火炮一齐开火，向敌人进行猛烈的还击，并亲自掌炮，连着轰掉敌人几个火力点，消灭了公路对面山梁上的敌人，掩护了大部队从公路上敌坦克的缝隙中通过，经马场里走向直桥到鹰峰山下与突围主力纵队会合。

至 5 月 27 日拂晓，180 师两路突围部队均冲出包围圈，越过公路到达鹰峰山下。

郑其贵到鹰峰山下迅速清点人数，全师不到 2000 人，牺牲了不少干部，仅营以上干部就有：538 团一营营长刘吉耀、教导员赵国太、三营营长郭兴业、参谋长秦国太，539 团政委韩启明、一营副教导员郭春玉、三营教导员杨彬，540 团三营教导员任振华，以及师直政处宣传股长杨长彩、担架营营长、教导员及各团几名股长。

这时，郑其贵突然发现，突围出来的几个团的主要领导里没有 538 团

政委赵佐端和 540 团代团长刘瑶虎！“赵政委和刘团长呢？”郑其贵浑身一震，急忙挥手：“决找！”538 团和 540 团派人钻进那片血淋淋的丛林，寻找赵佐端政委和刘瑶虎代团长。掀开炸开的大树，扒开密密麻麻的灌木丛，还查验着一具具尸体……结果没有找着……——以后得知，赵佐端政委在突围的那一天晚上，由于部队拥挤，走错了路，误入密林，遭敌人埋伏被俘……刘瑶虎代团长也是在突围的那一天晚上，指挥部队前进时被一名起义老兵枪击，受重伤后被俘，死在敌人的医院里……郑其贵痛心内疚不已……在血迹斑斑的丛林里，堆起了几十座新坟。

埋葬了烈士的遗体，擦干了仇恨的泪水，包扎好流血的伤口，部队正又要整装疾进，突然鹰峰山上爆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炮声……前卫 538 团报告：“鹰峰东南诸高地已为敌人占领！”“怎么？按照军里的解围计划，越过马坪里公路就是我军阵地，怎么鹰峰东南诸高地是敌人的阵地呢？”郑其贵有些失望。

怎么回事？难道 179 师、181 师的解围真的出现意外情况了吗？下刀子也要把信送出去，这个通信联络是怎么搞的，老是在节骨眼上出问题 5 月 26 日中午，在华川附近山坡的树林里，181 师指挥所的人们面对作战地图，神情忧虑而冷峻。师长王诚汉、政委张春森等不时神色激动地争论着作战问题。附近松树林的空地上架着电台，报务员头戴耳机紧张地工作。再远一点的沟岔里，师部几个炊事员，正在为首长们煮一点儿充做午餐的水煮野菜饭……正午的阳光透过墨绿的松树枝叶射进林中空地。华川西南一线山岭不断传来炮弹爆炸的巨响，那是该师 543 团一营在此担任阻击，掩护兄弟部队转移……“你们看看这个行进路线！”王诚汉以手敲着铺在炮弹箱子上的作战地图，“……先向东，又向南，又向北，部队在敌人炮火封锁区里来回奔波，这怎么行！”“是呀，情况很不妙，我担心这样下去要把部队拖垮！”张春森政委说道。

“拖垮！倒不至于，我们的部队能打能拖，问题是这样退下去不是个办法，不知道上级是怎么想的！”王诚汉摇头道。

的确，自从 5 月中旬 181 师奉命配属 12 军指挥以来，181 师一些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对部队的频繁调动感到不可理解。当 181 师打完战役第一阶段还没有调整部署时，就奉命由汉城方向向东线战场机动，这是一次长距离的横方向运动，然而，就在开进中，又接到新的命令，要 181 师于 15 日到达华岳里地区集结，转向东南方向机动。部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后，16 日晚战役第二阶段发起，兵团首长又令 181 师机动到东部战线，配属 12 军作战。181 师按照 12 军首长命令，17 日王诚汉指挥部队由东向南，进至勿老里，当晚占领加里山，22 日部队正前出至寒溪、上莲洞、下莲洞时，上级又命令他们迅速在勿老里照桥里占领阵地，组织防御。而 23 日部队在上述地区刚占领阵地，又接到了 60 军的命令，奉兵团令 181 师归建，并于现地掩护转运伤员，预定 26 日经新里、国望峰至观音山地区休整并准备布防，当掩护转运伤员的任务完成后，24 日，部队向预定地区转移时，181 师正面的加里山主峰已被美之师机降 40 余人，王诚汉立即指挥部队将敌歼灭，之后，60 军命令 181 师且战且转移向华川前进，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封锁在向华川行进途中，“3 团遭到敌人的夹击，王诚汉指挥 543 团迅速摆脱敌人，在华川西南一线山岭阻击敌人……王诚汉回顾部队的调动情况，此刻心里模模糊糊起了一种感觉，似乎多年征战的经验告诉他，作战中由于情况突变，

部队来回调动，往往预示着战局出现危机……想到这里，王诚汉猛然站起身来，决定到 543 团指挥所看看……“首长，开饭啦——”一个满脸胡髯的老炊事员端着一盆煮熟的野菜饭走来。

王诚汉一笑，接过老炊事员端来的野菜饭吃了一口：“嗯，还有大米嘛！在哪里搞的？真有办法。”还没有等老炊事员开口，许德厚副参谋长就抢先说：“那是靠近华川西南不远的山沟里有一个粮站，师部路过那里时，顺便搞的，现在粮站已被敌人占了……”“那部队也应该顺便搞一些。”张春森政委说。

“大部队是晚上通过的，急着赶到指定位置，顾不上去搞粮食，只是一些炮兵部队白天从大路通过时，顺便搞了一些……”许德厚轻声对张春森政委说。

饭后，王诚汉带着两个参谋来到 543 团指挥所后，接着同该团副政委吕子波一起上了主阵地，检查一营的工事。

一营教导员孙伯英向王诚汉报告，主阵地正面的防御由一连担任，三连配置在二线阵地支援一连作战，二连为营的预备队，机炮连分别配属一、三连战斗。上午 8 时 30 分，敌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开始沿春（川）华（川）公路向华川方向开进。八架敌机飞临我营阵地上空，轮番轰炸扫射，七八辆坦克掩护着大约一个排的兵力，向我一连阵地发起了冲击。接连两次进攻都被一连击退，现在副营长郑国俊正带着一连在抢修工事。

“这个郑国俊就是咸阳阻击战一连连的指导员吧？”王诚汉问。

“对，一连在咸阳阻击马步芳的部队，授予了‘钢铁堡垒连’的称号，郑国俊当时是一连连的指导员。”543 团副政委吕子波答道。

“我想起来了，咸阳阻击战，543 团一连一个排坚守的左翼一号阵地，被敌人切断了后路，指导员郑国俊指挥着战士们投弹、射击，原来似乎没有用的！日壕沟，现在却起了巨大的作用。敌人虽包围了阵地，但过下了沟，始终无法攻占一号阵地。郑国俊组织力量和后边打通了联系，但很快又被敌人切断。如此反复了达九次之多，最后他们只剩下九颗手榴弹，战士们收集了石块和敌人搏斗，守住了阵地。”王诚汉边想边说。

“师长的记忆力真好。”吕子波说。

“现在一连前沿阵地配备多少兵力？”王诚汉问。

“一连连长王化强带两个排的兵力守在那里。”教导员孙伯英眨动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得出来，由于连续行军打仗，他脸上的汗渍泥污并不比任何一个战士少些。

王诚汉举起望远镜向一连前沿阵地望去：阵地上遍布弹坑，被炮火炸断而烧焦的树木还在冒着缕缕青烟……战士们正在挥着小锹抢修工事。还有在山坡下，一些显得笨拙的美国士兵聚在一起拖运着什么沉重的东西——王诚汉料到，那是敌人在拖运伤员和死尸……果然，山下公路上，停着几辆卡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正朝山坡下挥臂喊叫着……而西南方向山谷里却扬起一阵懋烟尘——从烟尘中，一溜坦克冲出，直向一连阵地开来！

“坦克！”王诚汉叫道，“妈的，有好几十辆！死尸还没有拖完又来送死！告诉一连注意隐蔽，放近点打！”话音刚落，爆炸声轰鸣——凡十辆坦克猛轰一连前沿阵地，阵地顿时笼罩在一片火光烟雾中，战士们刚刚修成的工事顷刻间被摧毁。硝烟里，三排两个战士被炸飞的胳膊连同步枪一起被抛到半空……副营长郑国俊和一连连长王化强负了伤……年仅 20 岁的指导员宁振

岳挑起了指挥的重担，他发现敌人这次进攻的目标选择在三排阵地，当即命令二排长把机枪调过来支援三排。当敌人靠近三排：阵地前沿，宁振岳左手把手枪一挥，“打！”右手投出一颗反坦克手雷，轰隆一声，前面一辆坦克哼哼两声不动了，后面的坦克见势不妙，赶紧倒退。战士们对准敌人步兵一阵猛打，敌人纷纷倒下，宁振岳也负了伤……但敌人在其指挥官的威逼下，仍然不顾死活地往上冲。宁振岳眼看到三排形势紧张，抓起轻机枪带领二排几个战士迂回过去，向敌人的侧翼猛烈射击。他左臂因负伤端不起机枪，就把枪带挂在脖子上，把枪托夹在腋窝里，一边射击，一边高喊：“为牺牲的同志报仇！狠狠地打呀！”就这样，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阵地上暂时宁静下来。营部和一连的电话叫不通……“我去看看！”教导员孙伯英猫着腰从掩蔽部钻出，奔向一连主阵地。

孙伯英赶到一连，听见连长王化强和指导员宁振岳争吵的声音，原来是连长和指导员都负了伤，连长要指导员下阵地，指导员要连长下阵地，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身上几处负伤，全身染满血迹，活像两个血人。

“不要争了，我看你们两个都下去！我来指挥！”“教导员，这怎么能行，你的指挥位置在营指挥所……连长的伤比我重，我不能下去，我不能下去，我能坚持！”宁振岳固执他说着，随即命令通信员把连长强制性地背下阵地……于是，孙伯英只好让一排长郭锡康代理副连长协助宁振岳指挥。并要从三连调一个排来协同一连防守，但宁振岳坚持不让。

“现在离天黑还有好几个小时，说不定敌人还有几次进攻，不到十分必要，不要动用后备力量……一连虽然伤亡较大，但完全有力量守住阵地。教导员，你放心，我们全连干部战士，有决心有信心坚守到天黑，一定要像咸阳阻击战中的‘钢铁堡垒’那样，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快回营指挥所去，敌人可能又要进攻了！”孙伯英刚回到营指挥所所在的主峰阵地上，果然，敌人再一次如黑压压的羊群分几路向一连阵地围攻，八架敌机在上空疯狂地轰炸扫射，敌人的各种火炮也一齐又一次猛轰一连阵地。宁振岳率领战士们沉着地向敌人投弹、射击……敌人倒下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战士们纷纷跳出战壕，用刺刀和敌人展开了肉搏……宁振岳抓起爆破筒，拉着了导火线，飞身冲入敌群……敌人一个个惊得呆若木鸡，旋即，一声惊天动地的轰响，敌人被炸倒一大片，宁振岳也献出了壮丽的青春……然而，就在这时，543团作战股长气喘吁吁地从团指挥所赶来，传达师政委张春森打来的电话，说部队有新的任务，要师长立刻回师指挥所——王诚汉很快调整了部署。命令一营教导员，尽可能坚守一连阵地，在部队可能遭到很大伤亡的情况下，再撤向第二线阵地……半个小时后，王诚汉和他随同的两个参谋回到师指挥所。

“……妈的，天又下起了雨，路上真难走……快说说，军里给咱们师什么新的任务？”张春森将一封电报交给王诚汉，清瘦的面孔显出严峻的神色。

“命令 181 师即由华川附近出发，以一个团沿公路向方下桥（芝村里附近）攻击正面之敌，主力于公路两侧向芝岩里及其以西出击，策应 180 师突围……”王诚汉看了看手表，走到地图前，量了量距离。“看来，行军路上要翻好几座大山……通知各团马上出发，让 541 团、542 团先走，师部和 543 团随后……”“我们 21 点 30 分接到军的电令后，就通知各团作好准备，可是，541 团、542 团的报一直发不出去。”许德厚副参谋长着急他说，“现在师通各团的电话又全部中断，为了抢时间，我们只好派出了徒步通信员送信，

要翻几座大山，现在雨又下这么大……恐怕要误时！”“下刀子也要把信送出去，再派一批通信员去传达我刚才的命令……这个通信联络是怎么搞的，老是在节骨眼上出问题……许副参谋长，你去查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如果误了电报，是要受处分的……543团的电话倒是通的，如果让543团撤出阵地先出发呢？不行。

543团的阵地又没有部队来接替……”这时，王诚汉感到万分焦急。

——打仗是力量竞赛，同时也是时间竞赛。但力量和时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在一定条件下，力量可以争取时间，时间也可以转化为力量的形态。正如许多战斗实践所表明，在战场上，有时增加一个团，一个师并不能解决战斗，而早到儿小时，几分钟就能解决问题！行动的迅速可以弥补军队的不足！181师21时30分接到接援180师的命令后因师团电话中断，只得用徒步通信员迟缓传令，在时间上不能赢得敌人，增援解围就增大了困难，怎能不使王诚汉感到万分焦急呢？已经是24点整了，181师先头部队才接到徒步通信员送去的命令，开始由华川附近出发，沿公路两侧向芝岩里方向开进。

181师指挥所刚上公路，遇见了往后撤的一些零星人员。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920！”这是12军的队伍。王诚汉得知，5月21日12军31师向下珍富里攻击，该师主力91团向南攻击前进，孤军深入敌后，被敌人隔断于下珍富里以南……联想到180师被敌人包围于芝岩里以南山区，恨不得一下奔向芝岩里，策应180师突围。

大雨倾盆，山路泥泞不堪。部队冒着大雨翻山越岭……由于雨大路滑，行军路线不熟，加之山路陡峭，到拂晓前后部队才进到镇南里、论味里、华川、场巨里、原川里地区，当即与北犯华川之敌接触，至27日下午敌先后占领华川及场巨里、原川里一线……此时，181师如再由正面攻击去接应180师已很不利……于是，接援计划没有实现……然而晚了——韦杰突然从心底涌上一股悲哀，一股无法抑制的痛苦此时，另一支接应部队179师536团也没有到位。

他们在什么位置呢？在马坪里扼守阵地，他们是在执行掩护180师任务中被敌人插断来到这里。

……26日，天刚蒙蒙亮，敌人便以排炮猛轰马坪里536团阵地。惊天动地的炮声把太阳震出了东山。阳光显得那么胆怯而柔弱——在连续升腾的硝烟、尘埃和随着爆炸崩起在半空中的石块、木桩、枪械零件和树枝的搅扰里，阳光失去了颜色。

隆隆炮声中，美7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在50多辆坦克、50多门榴弹炮和2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实施对536团主阵地的攻击。

536团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殊死搏斗，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给美7师以大量的杀伤。

但在敌人炮、但、空诸多优势的攻击下，536团亦伤亡巨大。

团指挥所里，团长周珠山大声喊叫向政委张向善、副师长张国斌汇报作战部署和战况，然而他的声音在不断爆炸的炮声中还是显得很弱：“……我团进至马坪里后，一营被敌人插乱，我把二营放到马坪里东西两个山头背后，配属的一个高炮营设在马坪里主阵地后侧的山坳上，三营做预备队……敌人几次进攻都被二营击退，阵地前被击毙的敌人横陈竖卧——有200多具……敌人为了减少人员损失，再次动用了榴弹炮、坦克和飞机，向二营阵地狂轰滥炸——铺天盖地的炮弹和炸弹倾泻在狭小阵地上‘一把抓’，摧毁

了一处又一处的防御工事,许多战士死在工事里,二营只剩下几十个人了……得要求补充兵力!”张国斌在师指挥所里守着报话机和电话,狠狠地吸着烟,两眼充满血丝。外边爆炸声不断,掩蔽部的洞子被震得直摇晃,随时都可能坍塌。土未刷刷落下。张国斌丝毫没理会不断下落在头上、肩上的土未,一个劲地吸着烟。他知道,严重的时刻来到了,536团一个营被敌人插乱了,团里还掌握两个营,而二营阵地上只剩几十个人。刚才接到537团和535团的电报,26日拂晓到达指定地区刚占领阵地,就遭到沿公路进攻的敌军猛烈攻击——这意味着,这两个团也很难抽出兵力支援536团……张国斌直接用报话机声音沙哑地对536团团长说:“周珠山,你要尽可能依靠现有力量,坚持下去!”“敌人和咱们拼钢铁,咱们就得凭意志和智慧……”张向善也上机用话叮嘱周珠山。

炮弹从掩蔽部上方尖啸着掠过——敌人的炮火已向我阵地后方延伸……这时候,536团副团长李定逸向团长周珠山提出让他到二营懋地上去摸摸底,看二营还能守多久。

……约一个多小时后,副团长李定逸带着一“名作战参谋摸到马坪里北山山腰的二营指挥所。教导员杜学贤正在为摇不通电话着急,一见李走逸等入进来,又惊又喜解释道:“你们来了就好:瞧,这电话线老是被打断,山坯口的一根电话线,电话员一天要查十几次,接通了又打断了……这美国佬的大炮真不值钱,到处乱下蛋!”敌人炮击刚一停,在山背面石崖下隐蔽的战士们便冲上阵地。敌人分好凡路向山上进攻了。杜学贤指挥二营几十个人分成几个战斗小组,一个小组反坦克、炸毁公路的桥梁设施,其他小组采用正面反击和迂回敌人侧后突袭的办法,又一次将敌人的进攻击退……“副团长,情况是很严重!”杜学贤沉着地告诉李定逸道,“敌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被击退,我们二营的人也越来越少,不过请首长放心,只要我杜学贤在,就要守住阵地!”“好样的!”李定逸走到教导员杜学贤面前,嘴角掠过一丝微笑,旋即又是冷峻:“你是教导员,要带领党员们起骨干作用……听说你作战一贯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勇敢不怕死……”……十几分钟后,敌人再一次成群涌上山来,以为山头已经被他们占领,对上山毫无顾虑,浩浩荡荡的向前开进……哪里知道坦克开到桥头,因桥已被炸,停住了,弄得后边的坦克、汽车都整整齐齐的一辆接着一辆停了下来,只听得指挥车上的敌人叽哩哇啦乱叫,坦克车上和汽车上的敌人纷纷下来到桥头东张西望,有的解大小便,有的坐下来休息……二营阵地上的战士们两眼冒火嘴唇咬得紧紧的。教导员杜学贤喊了声:“给我狠狠的打呀!”顿时,4挺转盘机枪,12支冲锋枪和几十支步枪一齐怒吼起来,敌人一个个倒了下去,坦克手没有钻进坦克就倒下了,没有击中的敌人,滚的滚、爬的爬,有的钻到汽车下边,有的躲到坦克背后……敌人很快清醒过来,立即组织炮火向二营阵地猛轰,炮兵校正机马上飞来,不断给地面炮兵指示射击目标……二营阵地上,石块、泥上腾空而起,松树连根拔掉,工事也被炸平……教导员杜学贤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打一阵换一个地方,死死瞄准桥头,迫使敌人无法修桥,用集束手榴弹击毁敌坦克一辆、汽车二辆……此时,敌人一架炮兵校正机也被高炮营击伤,发出一声鬼叫逃之夭夭……——敌人的进攻又一次被击退了。

但是,二营的阵地上只剩下教导员杜学贤、见习参谋李明山和四连的老兵曹明等10多个人了……他们在这残酷的战斗间隙,忘记了饥饿,忘记了死亡,人在阵地上的信念鼓舞着他们谈笑风生。

“美国兵真熊蛋！比我当年打日本鬼子好打！咱的手榴弹一响，就和木桩似的往下滚，气坏了那些督战官！”四连老兵曹明开口道。他满脸被硝烟和尘土染得黑乎乎的，笑着说话时，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靠在曹明旁边的一个战士，小腿被子弹穿了个窟窿，他正在和另一个战士互相包扎伤口，笑呵呵他说：“美国佬有本事再来冲呀，反正老子早就够本了！”……26日下午，二营在马坪里阵地的阻击战进入最困难的时刻，部队连续的浴血战斗，弹药也全打光了，把美7师的一个团连续五次冲锋都打退了，但敌人最后竟倾其所有的兵力，在敌团长的督战下作孤注一掷的冲击……沉静了片刻的马坪里阵地，顿时又战火纷飞，弹如雨，二营伤亡很大，弹尽粮绝，配属的一个高炮营车炮全部被敌机炸毁，燃烧弹的火光和曳光弹的余辉，将阵地染得一片血红……副团长李定逸身上两处负伤，仍在二营阵地上协助教导员指挥战斗。教导员也几处负伤，他的整个左臂被炸得只剩下一点骨头茬，由于失血过多，他已无力再站起来，他艰难地爬到了李定逸的跟前：“副团长，敌人这次好像要拼命了，能不能把我们的团预备队用上？”“我也在考虑这个事……”李定逸沉着地告诉杜学贤道，“不过，我只能在三营调一个连来配给你！”“那太好了！”杜学贤高兴他说。

李定逸正要给三营打电话调一个连来支援二营时，二营阵地周围突然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二营见习参谋李明山踉踉跄跄地跑了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报告：“教导员，敌人已从后边迂回上来了，把我们包围了！”“副团长，你快离开阵地吧……”杜学贤声音颤抖着劝李定逸撤离，“阵地由我来顶着，你快点下去吧……”“什么？下去！笑话！”李定逸微微一笑，“本人从来就没有这个习惯！现在不是下去，而是要上去！”随即命令曹明，赶快把从敌人尸堆中搜集起来的枪支弹药分给还能动的几个战士，继续坚持战斗，若实在不行，强行突围……杜学贤浑身上下满是泥土，脸被硝烟熏黑了，衣服被弹片撕破了。他竟围腰绑了一圈手榴弹，准备和敌人决一死战。

黑压压的敌群，怪叫着冲了上来，弹尽粮绝的二营战士已经开始亮出刺刀，准备展开肉搏了。

就在这时，二营主阵地上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支援二营的一个连赶到了……终于把突入二营阵地的敌人打了下去，二营失去的阵地也全部恢复。

夜幕降临了，敌人的进攻终于暂停了。马坪里阵地上弹坑密布，东西山头被炮火削成平地。敌我双方的尸体横陈竖卧。一处处被打断的树干燃烧着，向空中飘浮起一股股黑烟……二营指挥所的电话铃急促地鸣响起来。李定逸一把抓起电话——是团长周珠山打来的。

“是副团长吗？你辛苦了！你告诉二营，马上全部撤出战地。”“怎么，不打了？”李定逸一时不相信话筒里传出的声音。

“刚才接到军里直接给我们团拍来一个急电：命令我们团迅速由现地出发，向芝岩里出击，接应180师……三营我已通知了，你把二营撤下来为前卫带着先走，团指挥所马上转移……喂喂……”“怎么？要我带部队先走……哪有什么兵力了，一营插乱了，二营打光了，三营伤亡很大，现在全团只掌握四个排的兵力……这些情况给师里汇报了吗……”周珠山听着电话里传出的李定逸那嘶哑而焦躁的声音，内心掠过一阵不安：“情况已经向师里汇报。师里是否给军里汇报就不知道了……”此刻军里已经知道了。

然而晚了——军长韦杰突然从心底涌上一股悲哀，一股无法抑制的痛

苦。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把情况判断错了——在战斗过程中，指挥过分具体，脱离实际，不了解部队的实际进展情况，以为 536 团还在原地控制阵地，认为还有足够的兵力……现在看来，兵力过小，无力行动，只好暂不出击，扼守现有阵地……“军长，兵团王近山副司令员来电，询问 180 师突围和 181 师、179 师解围的情况……我们怎么回电？”邓仕俊急匆匆地从电台跑来对韦杰说，他跑得直喘粗气。

“如实报告，解围部队出现意外，180 师突围到鹰峰山遇到了敌人，现孤军作战，我们军正在积极想办法接援……”韦杰脸色苍白地对邓仕俊说。

“查副军长正在指挥军工兵营、侦察连占领阵地，阻扼敌人，担负保障军后方勤务任务的 540 团二营也投入了战斗，在马坪里至高秀岭纵深八公里的公路沿线阻击敌人打得很好，特别是五连还出了一个胡文义英雄小组……”邓仕俊想安慰一下军长。

“是的……不管怎样，还是要尽量再想办法，还是主要靠我们自己在本军范围内组织部队解决问题。”韦杰锁着剑眉望了望邓仕俊。

突然，韦杰两眼一黑，咕咚一声栽倒在地——日日夜夜的疲劳和紧张终于使他昏倒……最后一部电台被炸，密码烧掉，郑其贵顿时愣住了，他的脑子很乱，好像有些后怕 180 师到达鹰峰山下以后，指战员们以为突出了包围圈到了我方阵地，多数人在密林中就倒地睡着了，有的四处去寻找食物，当听到鹰峰山上爆响起一阵激烈的枪炮声时，才知道敌人已抢先占领了标高 1436.9 米的鹰峰主峰及其东南诸高地。

180 师再次陷入合围。

郑其贵急了，他腾地从草丛中跃起，手里拿着地图边跑边喊：“同志们，振作精神，打下鹰峰！”这时，一个战士向郑其贵说：“师长，叫我吃上一顿饱饭，你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郑其贵面对整整一个星期没有饭吃的现实，能说些什么呢？任何大道理也解决不了走不动路的实际困难。倒地就睡和四处觅食的战士们，听见了他们的师长那熟悉的安徽口音，迅速地自动集拢起来。

师指挥所组织部队强攻鹰峰。

段龙章副师长当机立断，令 538 团攻取鹰峰主峰东侧高地，令 539 团占领主峰。

538 团在庞克昌团长胡景义参谋长的组织下，把全团班长以上的共产党员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突击队，经过简短动员，由一营参谋长潘辉率领，全部带上冲锋枪，趁敌立足未稳，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攻上主峰东侧东台峰高地……539 团团团长王至诚、政治处主任李全山，集中本团能战斗的约五个排的兵力和政治处的干部以及警卫排 30 余人，在一营参谋长周复幸指挥下，夺取了主峰，并在山角下击退敌人两次进攻，歼敌约一个排，缴获无座力炮一门，60 炮两门，轻机枪一挺，报话机一部，望远镜两个……经过约一小时的激烈战斗，鹰峰主峰及其东台峰高地被 180 师打下后，一小部分残敌仓皇逃入密林深处，但两翼敌人仍继续向北突进。

180 师被围于鹰峰山东南丛林中，鹰峰山谷到处是 180 师失去了抵抗能力的伤员和饿晕而倒下的同志……27 日下午，敌人从东南北三方面猛轰鹰峰山 180 师阵地，并在飞机上大喊大叫。

鹰峰山上炮声隆隆，战火冲天，枪声不断……经过激战的这片丛林，

像遭了台风和雷击。

树木东倒西歪，伤痕累累；树冠枝残叶缺，稀稀拉拉。灌木和草莽中，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具尸体。偶尔，能看到树枝上挂着一截枪管，一顶破军帽，甚至还有一条炸飞了的大腿，殷红殷红的血水还在往下滴……山下公路上，美军汽车往来奔驰着，运送弹药和兵员，同时拉走伤员和死尸。远处山坡下，敌人士兵一群一群围聚在一块儿休息，有的吃东西，也有的扬起酒瓶向口里倾倒威士忌——在坦克、大炮和飞机的轰炸中，等待着下一次进攻……阳光照在这些敌兵的头盔上，闪出一串一串晃动的亮光。忽然，从一架盘旋在空中的敌机上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180 师的弟兄们，你们要向南跑，不要向北跑……你们已经被包围，不要再作无谓的抵抗，联军知道你们早已弹尽粮绝，你们的师长郑其贵已经被俘，投降吧，联军优待俘虏。”“……师长被俘，这是造谣，我刚才还见到师长哩。”一个战士抱着步枪，气冲冲他说，“老子真想把这个娘们打下来！”说着，举起步枪就要对空射击。

“不要浪费子弹。”另一个战士说，“你看，敌机已经飞走了……”约一个小时后，敌机又嗡嗡地到来了，这次同一个女声的声调却突然变得激昂：“180 师被包围的同志们，一个小时前向你们喊话的就是我。当时，飞机上有两个美国人拿枪逼着我，现在，他们不在，只有我一个人……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女战士，负伤后不幸被俘……另外告诉你们一件不幸的事，今天上午，他们集体屠杀你们师的伤员两批，一批 130 余人，一批 220 余人，中午，又在明月里屠杀了你们师包扎所躺着的 280 名重伤员，真是惨无人道……同志们，好兄弟，千万不能投降，赶快寻找空隙，冲出重围……”这激昂的女声，像惊天撼地的春雷，许多已经绝望了的伤病员、散兵纷纷从他们藏身的石缝中、防空洞内探出身体，有的爬了出来，像野兽一样寻觅食物，可是突然，那女声戛然中断。从此，那女声不再出现。

这时，郑其贵、吴成德、段龙章、王振邦等人内心的痛苦，无法言喻，他们没有怕死的想法，而是为 180 师的受挫感到痛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支英雄部队经历过不少恶仗，从来没有丢过一个彩号，而这次却丢掉了不少彩号，甚至饿着肚子爬鹰峰山时，把一些带不动的重武器也破坏了，通信工具全失，仅剩报话机一部……这次形势的严峻和险恶是根本没有料到的，他们虽是师职干部，但也和大家一样弄不清楚究竟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敌情、我情一天数变，既没有后勤供应，又没有部队接援，敌我兵力如此悬殊，部队几乎是在不断突围不断拼杀中度过 10 天，形势愈来愈严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郑其贵在鹰峰山西侧的东野川凹地召开了师党委会，讨论是继续突围还是就地坚守。

会议讨论认为，突围，没有重火器；坚守，没有吃的，弹药也所剩无几，一时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师长郑其贵经过分析比较，鉴于部队已疲劳饥饿，缺乏弹药失去打击手段，为减小目标，避开愈集中伤亡愈大的危险，提出了利用夜暗分股分路摸出包围圈，向北分散突围到伊川、铁原集结的方案。

但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总觉得，分散突围，一盘散沙，特别是负了伤，谁来管？“不行！我总觉得这个方案不稳妥。”坐在郑其贵一边的吴成德突然站了起来，“希望不要作出最后决定……”“已经通知各单位作好分散突围的准备了！”郑其贵说。

这时，一直未开口的副师长段龙章张口说道：“我看还是马上与军里联

系，请示军长，听听军长的意见。你们看怎样？”把矛盾上交给军里，既省力又省心，何乐而不为？大家立刻都同意向军里请示。

于是，郑其贵师长直接上机与韦杰军长通话。

韦杰亲自在报话机上对郑其贵大声说：“命令你们集中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军派部队接应。”这时，敌人继续向华川进攻，179师、181师各有一个团参加战斗，而179师距史仓里的位置比181师较近些，韦杰又亲自打电话给179师副师长张国斌交待了接援180师的任务。

韦杰严厉他说：“张国斌，把你们师的防务交给181师，181师那边我已派人送信了。你赶快率主力向史仓里方向反击，一定要不惜代价坚决把180师接应出来！”应该说，这样的接应决心是好的）但部队疲劳，翻山较多，小路难行，大雨淋淋，时间短促，加上敌人推进很快，28日天亮后，179师才到达明芝岷、下实乃里地区一个营，尚未到达史仓里，第二次接应计划又未实现……180师按军长的指示，正要集中向史仓里方向突围，但由于这个指示，有的单位传达了，有的单位没有传达，仍按分散突围准备，致使费了较长的时间才把部队集中起来，不到400人编为三个连，令539团缩编的一营为前卫，加强三个突击连的火器，由师长郑其贵、政治部主任吴成德率领，向鹰峰北无名高地突破，杀开一条通路；由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指挥其余人员跟进……前卫营按图行进，在山间摸错了方向，走错了路，误入东北方向的滩甘里，遭到敌人阻击，中途返回咏球岷，再向西北方向突围，突破三个阵地后，最后一个阵地128.6高地，实在无力攻下……郑其贵只得命令部队返回鹰峰，但这时敌人又占领了鹰峰主峰，180师只好转移到鹰峰西北一片丛林中，进退两难……郑其贵和吴成德隐蔽在鹰峰西北的高地，瞪大眼睛，仔细观察着鹰峰周围和史仓里方向的动静。

鹰峰四周的几个主要山头上都是敌人，已经被重机枪严密防守，无数只黑洞洞的枪口，居高临下地逼近，并控制着这块狭长的挤满突围者的洼谷。

敌机在空中盘旋，照明弹彻夜不灭，大喊大叫及政治宣传进行了一夜。

清晨，从未见过的大雾像白色的帏帐把山上所有的洼地、沟坎、树木都笼罩着，隐隐约约的，在这片白雾中有人说话的声音。细听去，像在开会，一个隐约可闻的嘶哑男声在说话：“……我们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我们部队尽了最大的力量，完成了任务……这次我们孤军断后，弹尽粮绝……无法突围。我们都是……好战士，现在该怎么办？”沉默几秒后，又听到集体的声音：“我们……拼！死也不能当俘虏……”又是一阵沉默。突然，沉默中有入喊起了口号，顿时，如火山迸裂，“轰——”“轰——”“轰——”炸弹、手榴弹、手雷互相引爆，整座山几乎都震撼了，口号声在这地崩山摇中随之消失。

一群战士视死如归地自杀……28日凌晨，突然，在史仓里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声，郑其贵估计到史仓里已被敌人占领，于是立即把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和三个团的领导找来，经过简单碰头，决定抓紧时间，利用空隙以团、营为单位向史仓里方向继续突围到伊川、铁原集合，因情况危急，这些自杀战士的遗体未及抢回——以后每当提起这件事，人们总是痛心内疚不已……再次向史仓里方向突围的战斗开始了。既没有集合的号声，也没有组织的进行动员，实际上也不可能这样做，只是沿着鹰峰西北这条山沟向史仓里方向突围，由于部队七天没有吃饭，实在精疲力尽，行进速度慢极了，几乎在原地踏步，快到沟口，前面一阵枪声，紧接着一排炮弹飞来。

只听到报务员一声大喊：“电台被炸坏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使指挥所发生了混乱：“完了，这是最后一部电台！”眼看山上的敌人已向沟里冲来，郑其贵一面说着一面命令机要科长文青云，“赶快将密码烧掉！”文青云一听到叫烧密码，吓的哭了，直打哆嗦……在一个山崖边，老译电员赵国友领着译电员魏善洪和通信员小尹集中每个人身上的密码本，拿出个人带的汽油，洒在密码本上点火烧了起来。为了烧得快，他们用手将密码本撕开，用树枝拨火……山上的敌人看到火光，卡宾枪、机枪像雨点般地朝烧密码处打来。

郑其贵命令警卫班用机枪还击敌人，掩护译电员们抢时间将密码烧掉。

这时，几个美国兵突然从东南方向摸到译电员们跟前，想抓活的。在这紧急关头，通信员小尹将手榴弹投向敌群，敌人应声倒下……突然，一颗炮弹在译电员们面前爆炸，接着，南北山上的敌人狂叫着向他们扑来，赵国友在用树枝翻腾着密码烧尽的同时壮烈牺牲。

魏善洪和小尹负重伤忍痛滚下山崖……一场烧密码的战斗结束了。

郑其贵顿时愣住了，他的脑子很乱，好像有些后怕。

——最后一部电台被炸坏，密码全部烧掉，这就是说，从此，180师与上级和友邻失去联络，军里无法指挥180师的突围行动，接援部队无法知道180师到了什么位置，郑其贵当然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想到这里，晃了晃身子，差点晕倒……从警卫连调到师指挥所跟随师首长突围的警卫员蔡德荣急忙上前架着他走，蔡德荣不小心碰着了郑其贵伤残的右手……使他联想起当年在西路军分散突围负伤的情景，连同他20多年来打仗的数次负伤，一齐涌上心头……可不能再负伤了……不管如何，还是要冲出去，不能在这里等死……于是，郑其贵身旁这几百人的队伍，一批转向东北方向突围，一批在鹰峰四周各自为战，以敌人炮击的目标为突围方向，利用森林、山谷、敌人的间隙向外窜……骄横的坦克像疯狗一样逼赶我们的突围队伍：招射、挤压、碰撞、碾碎28日中午，180师指挥所一行人沿着一条东西向的深沟突围时，忽听得沟内有人在喊：“吴主任，吴主任——”吴成德听见有人喊他，急忙转向喊声处奔去！

“你是谁！什么事？”“我是538团二营军医王洪兴，负了重伤，把我带上吧！”这时，郑其贵师长喊叫：“老吴快走，我带部队先走了。”“你们先走，我处理完就跟上……”吴成德和警卫员把重伤员王军医扶到沟口，正好碰上538团的同志，于是，把王军医交给了他们。

吴成德和他的警卫员很快追赶师指挥所，走了10来里，迎面又是一条深沟，顺着这条有泥脚印的东西沟谷踉踉跄跄地向前行进，走过两道山梁，拐过一处洼地，在一片松林下的泥地上躺满了负伤的战士和病号，一眼看去，足足有四五百人。

吴成德走近他们，一下被许多人团团围住，重伤员也从地上爬起来，一点一点艰难地向吴成德跟前移近……吴成德面对眼前这数百双眼睛，他心如刀绞，痛苦异常。他很清楚，这四五百人，一部分是因吃野草蘑菇中毒，一部分是被炮击时负伤。凭他和警卫员两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带走的。不带吗？不，吴成德的内心强烈地否定着。一个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感，使他心里升腾起一种新的力量——他是这个师最高的政治首长，正是他吴成德从四川到绮东，入朝前后，每一次的政治动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官兵齐心，同生同死！都出自他的口中，现在在这紧急关头，难道还能对这些累、饿、病、伤的战士抛弃而当逃兵吗？“我不走——”吴成德

大声喊道，“我带领你们一块突围！”吴成德将这些人重新编组，他指定了凡名干部进行了逐个登记，按原师直和各团的建制编成四个队，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包扎了伤员，组织轻伤员扶着重伤员行军，出发前作了简单的动员：“情况很明显，我们现在仍处在敌人的严重包围中，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大敌人：一个是美国鬼子，一个是饥饿。我们首先要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战胜饥饿……还要发扬团结一心，不怕牺牲的精神，敢于近战，利用夜间冲过封锁线，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这时候，敌人一架侦察机在空中盘旋峻巡，飞机上载着 180 师的被俘人员用喇叭不断播出劝降的广播：“我是 130 师 540 团的，原先在国民党 95 军，成都起义过来的……你们现在已被联合国军四面包围，无论如何逃不出去。大家投降吧……联军这边有的是面包、罐头……”“他妈的，这个败类，说不定就是打 540 团刘团长黑枪的那个家伙！”警卫员气愤他说。

“…两个败类无损于 180 师的光辉！”吴成德大声说道。“同志们，不要受骗，要发扬民族气节，谁要想叛变投敌，你们就打死他！回去，我负责任！”……在吴成德的率领下，这支数百人的队伍开始了艰难而悲壮的突围，轻伤员扶着重伤员冒雨跌跌撞撞地往外突围，原指望夜里冲过封锁线，但所有山口被敌人的照明弹和探照灯映得像白昼一样，两面山头上的敌机枪交叉射击，冲在前边的，一个接一个被敌人子弹击中……看来，硬从西北突围不能成功，队伍又转向东边。但是，东边山口又被敌人的坦克挡住，残酷的向山沟内发射炮弹和在山口追赶碾压……这支由伤病员集中起来的队伍左冲右突，伤亡很大，突围出去的很少……吴成德只好带一组人被迫进入深山打游击……在 28 日 538 团参谋长胡景义率队继续向史仓里突围的途中，遇到了师炮兵室主任郭兆林和 538 团作战参谋田冠珍带的 14 人，539 团高射机枪连连长向大河和三连排长李本著带的 16 人，师作战参谋郎东方带的 3 人和工兵营参谋田侯娃带的 5 人。胡景义和郭兆林将这 30 多个人很快组成一个战斗队，胡景义任队长，郭兆林任党支书，郎东方任团支部书记，分为两个战斗小组，组长分别由胡景义和郭兆林兼任。

胡景义和郭兆林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团级干部，有着很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支临时集中起来的战斗队，有这两个团级干部带领突围，仿佛又产生了新的力气，他们互相包扎了伤口，吃了些树叶，迈着沉着的步伐又向史仓里方向赶队伍，突然，与敌人遭遇，老战士张小山胸口中了子弹，流血全身，不能走动，拉响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郭兆林赶忙带着几个侦察员去摸道路情况，不到一个小时，郭兆林带了不少食物并押了一个南朝鲜兵回来了。

“老郭，你真行。是怎么搞来的？”胡景义问。

“我们摸到公路上观察没有什么动静，只有敌人一个班的哨卡在睡觉，一个哨兵在游动，我们很快干掉哨兵，把睡觉的八个敌人砍死，留一个后的回来给我们带路……他们补充了一下肚子，不多时来到山口，老远看到一闪一闪的火光，走近一看，是敌人在公路上烤火，看上去约一个连。胡景义见敌人较多且地形又对自己不利，没有去惊动敌人，于是，秘密地绕过去进入另一个山口。这时，抓的那个舌头告诉他们，“前面不远就是史仓里！”大家非常高兴，以为是冲出了敌人包围圈。但郭兆林觉得下放心，他决定和田侯娃带几个侦察员去侦察一下……不多一会，田侯娃回来报告：“我们在途中，上好师指挥所一行人路过，师长叫郭兆林主任随指挥所转移……史仓卫

不但没有我们的队伍，而且已被敌人占领……我们要突过史仓里得路过一个山头，山头上驻有美军，整个山梁上部有敌人……胡景义根据新的敌我情况，调整了战斗小组，把原来的两个战牛小组分成三个战斗小组：由排长李本著和侦察班长带领 12 人为一组，光把敌人哨兵干掉，然后炸掉敌人迫击炮；由郎东方和田侯娃带领 12 人直接冲向敌人阵地；胡景义他自己带 11 人就地掩护。

很干脆，仅 10 分钟，第一组就完成了战斗任务。

当第二组沿半山腰走，走到一个山丘后见有电话线，沿电话线前去有两个掩蔽部，里面有一个美国军官在打电话，另外一个掩蔽部内睡着一大串美军。

郎东方轻轻一碰田侯娃：“趁敌人还没发觉我们，把它收拾了！”田侯娃点头。于是和郎东方一起带领四个侦察员扑向那个打电话的美军军官，其余的人把手榴弹投进掩体，敌人一个个举着双手从掩蔽部走出来了，郎东方清点一下，一共 13 人，通过一个懂英语的文化教员审问，这些俘虏都是美 24 师一个营部的，打电话的是个营长。并通过俘虏了解到，再过一个山梁就是我军阵地。

29 日，胡景义、郎东方、田侯娃、李本著等人，押着俘虏突围。没有料到在过前沿阵地时被敌人发觉了，山梁上的敌人向突围队压汗枪射击，俘虏趁机逃跑，在一片混乱中，俘虏被打死，突围的几个同志负了伤……他们边打边跑，突出来约 50 余人于拂晓 4 点来到我军 181 师阵地上。

180 师第一批突围出来了。

当日，胡景义、郎东方率领突围分队到长财洞 60 军指挥所。

军长韦杰正在为与 180 师中断联络而发愁，看到胡景义等人突围归来，顿时感到一阵惊喜……“你们是突出来了，还有的人呢……”“部队打散了，在距史仓里 6 公里的鹰峰山区……”胡景义流着眼泪向韦杰汇报说，“军长，快派部队去接应吧！”韦杰猛然转身向地图边走去，但迟迟不下决心。

副军长查玉升急了：“军长，我建议调 179 师、181 师反击……反击造成伤亡，上级追究责任，把我查玉升的脑袋交上去！”邓仕俊参谋长也建议反击：“军长，反击吧！宜快不宜拖，若上级追究责任，查副军长一个脑袋不够，我邓仕俊的脑袋也算上一个！”“说气话没有用，这不是要哪一个人的脑袋，还是要从全局考虑。”韦杰焦虑地面向在场的人说道，“请大家都考虑一下：敌人在昨天继分三路合击史仓里占领该地后，史仓里以东以西之敌已连成一线……179 师主要担任阻击作战，在史仓里以北地区布防，181 师已由华川至广德岷、上海峰、伏主山～线担任防御，这是兵团给我们军的任务，现在只能由这两个师顶着，而且都遭到了敌人的进攻……同时，180 师已分散突围，无固定目标，即使硬抽出部队反击，再牺牲一部分力量，恐怕也难找到……现在，只有……如果发现鹰峰到史仓里方向有枪声时，则以全力反击，接应 180 师……”韦杰边说边望着政委袁子钦，“老袁，你看是不是这样？”“我看，也只能是这样。”袁子钦微微地点头，“不过，还得给兵团报告一下，看兵团还有什么新的指示。”一会儿，兵团回电来了：“得悉 180 师已分散突围，令 60 军派英勇的干部、战斗英雄带侦察队和背粮食渗入敌后到处寻找……”于是，60 军立即派了三名干部化装到敌后寻找，可是，很遗憾，一个人也没有找到。

因为，28 日夜，180 师各团、营纷纷分散突围了……又一批人，由 539

团团王至诚、政治处主任李全山、作训股参谋张绍武组织机关及收容人员40余人，编成一个队，由王至诚任党支部书记，李全山任副书记，行至山坯口，遇到敌人哨兵，王至诚立即选定三名精干战士，端上刺刀冲上去，一名战士打倒敌哨兵，王至诚也击倒一名敌人，即令大家从这个口子冲出去，王至诚率集中起来的突围干部连同539团的关防印信、地图、文件、枪支等全部带回，到了181师阵地上……该团二营在突围途中与敌遭遇，教导员关志超与营长马兴旺失去联系后，带领营部和四连一个排30余人，越过山坯口，先后遇见机炮连指导员樊志英、一营营长丁占胜、团卫生队队长郭富明、团无座力炮连连长王仁发、师作战参谋姚文选等和一部分分散突围的战士，集中起来共60余人。关志超和大家商定，用姚文选所带的地图、指北针，按方位角运动，在晚上寻隙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如遇强敌则与其周旋，如遇弱敌则坚决于掉。经过两个夜晚的机动，终于回到179师阵地上……此间，540团政委李懋召和政治处主任王体先带领部分人员在向史仓里突围中，通过铁丝网时，被敌人发觉，遭到敌人火力杀伤，王体先中弹牺牲。李懋召含着眼泪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带着余部冲出敌人最后一道包围圈，回到我方阵地上……不久，538团团团长庞克昌、政治处主任张启也率部分人员突围归队……师长郑其贵和副师长段龙章等带着指挥所和警卫分队沿着陡峭的悬崖边的小路向史仓里方向走，走过一座山林，爬上一座秃山，全是石头，一块草地也没有。从山顶往下滑200米后，有了一些树和灌木。天完全黑了下來，走近一处绝壁，山下雨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着前边的人抱着背包带往下溜的声音闭着眼往下悠，一溜就是八九十米，一个个落入到挤压成一团的人堆之中，摔伤踩伤数十人。

郑其贵被警卫员蔡德荣保护着安全下到悬崖底，崖底是一条东西向的深沟，将至沟口，就听到前边传来凡声零乱的枪声——警卫分队与一小股敌人遭遇，双方匆促交火后，敌人隐去，郑其贵等一行人又继续前进。

“老王，叫后面的快赶上来！你看，师长已经走远了！”副师长段龙章望着后面一步一拐的三三两两的指挥所人员对身后的参谋长王振邦说，“怎么搞的，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咱们一定要突出去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段龙章和王振邦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一起打仗，段龙章是山西洪洞县的游击大队长，王振邦是山西浮山县的游击大队长，两个县经常在一起打游击，很熟悉，互相配合得也很好。以后，这两支游击大队转入正规军后，段龙章、王振邦又带领部队过黄河，过长江，打了许多大胜仗……“是呀，我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真窝囊！”参谋长王振邦尤其感到不是滋味，这种溃败的情景……这怎么能行！一定要打出去……他向后面的同志大喊……决跟上，前面是公路，过了公路直上那座东西向的大山，大山那边就是史仓里！”拂晓前，180师指挥所一行人出了沟口，不远处有一条小河。突然，贴着河边，就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出现了美军的坦克部队。还未等到他们反应过来，坦克便向这支疲惫的突围队伍开炮了……轰隆——轰隆——在敌人坦克的咆哮声中，警卫分队被打散，失去了方向感，来回奔跑，已经冲过公路的又糊里糊涂地折回来。骄横的坦克像疯狗一样追赶我们的突围队伍。扫射、挤压、碰撞、碾碎……郑其贵等人被几个警卫员和侦察员保护着冲入附近一片茂密的灌丛，接着便拨开灌丛奔向小河边，郑其贵在右边，段龙章和王振邦在左边，他们下了河水，刚走几步，前面的警卫班已同河对岸的敌人接上了火。这时候，几个警卫员和侦察员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自己

的师首长，已与郑其贵等人拉开 100 米远的距离……当他们涉过小河，在弹雨中冲上河岸开阔地，眼看敌人火力严密封锁河岸，敌坦克后的步兵向他们扑来时，警卫员蔡德荣大叫一声“掩护”，便和另一名警卫员小李子卧倒射击，两梭子子弹打出去，火力被吸引住了。趁着这个间隙，100 米外的师首长冲了过去……郑其贵等人冲过去了，但弹雨却在蔡德荣和小李子的面前形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也正是这道弹雨的屏障，从此将这两个年轻的小战士推离了正常人的生命轨道。小李子数分钟后便牺牲了，蔡德荣负了伤后仰脸朝天躺着，很快被两名美国黑人土兵倒拖着走过了长长的开阔地……郑其贵等人悲痛欲绝地率余部又翻过一座大山，终于回到我军阵地上……脸色惨白，形容憔悴的郑其贵和段龙章、王振邦，拖着沉重的步履来到长财洞的 60 军指挥所，向韦杰军长袁子钦政委汇报 180 师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回撤和突围的情况。

一见军首长，他们忍不住放声痛哭。

“……以后，分散突围了……部队损失太大了！军长，处分我吧！”郑其贵沉痛地低声说。

具有宽厚品性和长者风度的军长韦杰，两眼高度充血，红得像两颗炸裂的白矮星，一贯收拾得干净利落的下巴上，也因极度的操劳而布满了黑黝黝的胡茬，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竭力控制着自己内心的震怒，耐心地听完了郑其贵带着哭腔的汇报，然后轻轻挥了挥手，异常镇静而又严厉他说：“哭什么，你们战胜了困难，钳制了敌人，突出了重围，该高兴嘛！这次部队受到严重损失，除了该汲取教训好好总结之外，说到责任，我是一军之长自然应该首先负责，要处分也是首先处分我，你们回去迅速恢复体力，准备再战吧……”郑其贵和段龙章、王振邦还没有走出军指挥所，就倒地睡着了。

可以想见，当时部队疲劳到什么程度……这时，作战参谋任秀峰匆匆跑来向军长汇报志司来电询问 180 师情况，并将兵团转志司一封电报交给韦杰：“……如再犹豫不决，定会遭严重损失，甚至全师损失，应即令 181 师向史仓里攻击，45 师 134 团派部队向鹰峰方向接应。”韦杰边看边摇头地把电文递给了袁子钦……

第七章 敌后游击一年多

郑其贵不管如何还带一部分人突围出来了，而吴成德连他自己都没有突围出来，只好带领少数人在敌后打游击 1951 年 6 月 1 日以后，随着我军全线防御布势的完成，整个战局趋于稳定，至 6 月 10 日，敌我双方均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

整个来说，这次战役是一个大胜仗，共消灭敌人 8.2 万多人，是五个战役中消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更重要的是粉碎了敌人的登陆计划，敌人被迫接受停战谈判。此役，还使我志愿军新参战兵团受到锻炼，取得了在全新环境中对美军作战的经验。

然而，这次战役又应了彭德怀司令员的一句预言：是一场大恶仗——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亦付出了相当代价，战斗减员为 8.5 万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 1：1.038，特别是战役二阶段回撤的 5 月 21 日至 6 月 10

日的头九天，志愿军就伤亡 1.6 万余人，损失最重的是 60 军之 180 师。

根据志司在 7 月的一份材料中对五次战役回撤时的情况表明——……5 月 21 日以后，我军从上到下，对敌人很快就来一次反扑估计不足，各部虽都有掩护转移的布置，但没有……以致遭到相当严重的损失；12 军 92 团 22 日在水院阻击敌人，与军、师失去联络，归路被敌切断；12 军 31 师与 27 军的一个团的一部，5 月 21 日向下珍富里攻击，9 团的两个营被敌隔断于下珍富里以南，后绕道下珍富里以东沿雪岳山脉长途转移归队；朝鲜人民军：军团 19 师 35 团 5 月 20 日晚由高阳以南向北转移时，因 21 日晨敌先我到达，被敌打乱，团长阵亡，部队失去掌握，无组织的后撤；朝鲜人民军 5 军团 12 师 32 团，因敌突破桃村岭而被隔断失去联络，以后才收容齐；27 军 5 月 29 日报告，麟蹄以南，我（不仅一个单位）掉队人员及伤病员约 1000 余人，因无粮吃走不动；9 兵团两个高炮营在大万里掩护桥梁，27 日敌占华川断其退路，除 15 营拉回炮 6 门、高机 12 挺、汽车 10 辆外，损失高炮 12 门、高射机枪 12 挺、汽车 19 辆；3 兵团三个军的担架团除部分伤亡外，全部跑散（仅 15 军收容 100 余人），全兵团遗弃重伤员约 6000 余人；60 军 180 师被隔断于华川西南，经几次突围接应均无效，除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及担任掩护大行李的一个建制营等部分人员突围外，余因饥饿与疲劳走不动，吃野菜中毒或作战死亡、失散等共 7000 余人。

180 师自己在向上报告的《180 师突围战斗减员统计表》中记载，在总计栏中，180 师负伤、阵亡和情况不明的总数字为 7644 人，其中师级干部 1 人，团级干部 9 人，营级干部 49 人，连级干部 201 人，排级干部 394 人，班以下 6990 人。

这是一段较为真实的文字记录。

“……也是全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次损失。”彭德怀在一次会议上气得面对面的批评了 60 军的领导同志：“你像不像个指挥员？把部队搞成什么样子了？这是我们志愿军的耻辱！”并要把 180 师师长郑其贵军法从事——拉出去枪毙！

全军震动，全国震动，舆论哗然！

甚至有人认为，180 师这次口撤失利，是我军历史上继西路军失散、皖南事变、解放金门的又一次大的损失。

连在北京中南海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被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二阶段的回撤失利深深震动了。

……战役二阶段作战开始后，毛泽东就十分关注战况，不时让军委作出汇报。尤其是得知 180 师受损的消息后，更为焦虑不安，立即让军委给志司发电报，询问 180 师的详细情况……当然，遭受打击最大的，还是组织部队回撤的具体指挥者——180 师师长郑其贵和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他们内心的痛苦简直无法言喻……特别是吴成德。郑其贵不管如何他还带领一部分人突围出来了，而吴成德连他自己都没有突围出来，只好带领少数人在敌后打游击，相机再突围。

吴成德一直想不通：“师长他们为什么不等我共同把几百名伤病员妥善处理完就走了？军里为什么不派部队来接应我们？”吴成德这个游击队是由师直机关和山炮营及警卫连经几次突围后所剩余的 30 多人组成，队长是师政治部保卫科科长燕宏义。

燕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担任过八路军太原游击队的指导员，在敌人

的格子网里扫过多年游击，吴成德指定他担任游击队长，自然增强了这 30 多人在敌后打游击相机再突围的信心。

然而，吴成德又觉得，面对朝鲜战场这个现实——语言不通，又无群众，并处在百里无粮区，解决吃的就成了最大的难题。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吴成德拖着两条疲惫的腿，边走边动员大家到山坡上采些野葡萄充饥，边走边吃，吃的嘴角溢出绿色的泡沫……可是，吴成德的胃疼难忍，什么也吃不去。

翻了一座山，又走了一个多小时，走在前面的燕宏义突然高兴地喊：“吴主任，有办法了。树林里有一匹死马！”吴成德喜出望外，决定吃马肉充饥。

但当大家正在兴致勃勃地煮马肉时，李军医却上前制止，他要鉴定一下看这匹马能不能吃。

“这匹马是因病而死，侵入了病菌，已经腐臭，吃了有中毒的危险！这匹马不能吃。”大家只得失望而离去……为了解决吃的，燕宏义主动带一个小组到山下去搞粮食，但两天后也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燕宏义在拦截敌人军车时身负重伤，10 天后死在敌人的战俘营里。

后来又派去几个小组去找粮都没有回来，有几个同志已经饿死。吴成德眼看着一个个躺在血泊中面容憔悴，呼吸微弱的战友，他的心都要碎了……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从东南方向来了约一个排的兵力，大家二线阵地。”队伍停止了前进，在沟旁溪边的荆棘草丛中隐蔽下来，静静的等到夜深入静后再向前沿前进……深夜一点后，敌人休息了，偶尔听到几声虫鸣，安靖荣和吴明善等人以缓慢而十分谨慎的动作，小心地倒换着脚步悄悄地行进着。突然，在前方 50 米的地方，出现闪耀的火星，仔细一看，是敌人哨兵在抽烟……他们真想扑上去把这个哨兵干掉，随后又想当前的任务是突围，不宜正面惊动敌儿遂退回百余米改向左翼的一个小鞍部，以很快的速度穿过敌人两个掩蔽部之间，爬过了两道铁丝网，他们没有想到这铁丝网就是敌人前沿阵地……天明后，仔细观察，天德山就在眼前，敌人的炮弹呼啸地从他们头顶掠过向对面山上轰击，当他们回到我军阵地见到 47 军 140 师前哨阵地的同志们时，不约而同地流出了兴奋的眼泪……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他们到 140 师机关后，保卫部门怀疑他们是敌人派遣的特务，年轻的军法干事立功心切，竟把他们关进了监狱，认为他们最大的疑点是，为什么轻而易举的通过了敌人阵地？的确，通过敌人阵地这么容易，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但是，当时他们分析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敌我阵地之间约在 5 公里以上，防守麻痹……距鹰峰较远，180 师突围人员从未通过该地，敌人从不警惕……敌人防御体系尚未完备，并非铁板一块，空隙很多……因此，直到 9 月上旬送到 20 兵团后，政治部封秘书才为他们平反开禁。不久，3 兵团派车把他们接回到了 60 军各单位……但是，在以后的 60 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追查 180 师回撤失利的责任时，竟将宣教科长安靖荣作为典型处理，准备把安靖荣枪毙……说有人告状安靖荣在突围路上要杀通信员吃……这当然不是事实。后来，通过在一路突围的樊日华等人出证明材料，安靖荣才得到平反，但是他已经妻离子散了……安靖荣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在平反后给樊日华的信中说：“虽然母亲错打了自己的孩子，但她毕竟还是母亲啊！”许多同志寄希望于像过去的每一次战役一样出现大纵深的进退，寄希望于第六次战役的到来——这是 180 师在敌后打游击准备相机再突围的又一支队伍……在赤根山又名大成山的方圆四五十公里范围内，潜伏着 180 师被隔在敌后的这支游击队

伍。他们之中有各团一些干部带部队突围受挫后返到这里的；另一部分则是失散在敌后的伤病员——把这些人收容后组织起来。他们选举 540 团三营营长韩月季为党的支部书记，以团为单位编成游击分队分散活动，各分队独立生活，在赤根山各个山沟存下身来，作较长期的斗争准备。

“老梁，我们几个营的干部先在一起商量一个大致意见，怎么样？”韩月季征求 539 团组织股长梁保安的意见，并示意和他在一起的炮营副教导员王金方去把 538 团那个队的负责人青年股长张万光叫来一块研究。“主要研究一下下一步怎么办？”战友们失散了重逢，感到格外亲切，他们互相交流了一些情况，互相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们这个队 17 个人，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人认为，我们这支被打散的疲惫不堪的小部队在并不熟悉的外国山区打游击，随时都有被敌人集中兵力围歼的可能，与其这样，还不如冲出去！大拼一场！一死了之！多数人认为，这样拼死没有价值，要继续在敌后打游击，等待时机突围——希望像过去的每一次战役一样出现大纵深的进退，趁第六次战役打响的机会突围……”梁保安交流了他们 539 团这个队的情况。

“我们这个队的情况，和梁股长谈的类似。”538 团青年股长张万光说。

“我们 540 团这个队也寄希望于第六次战役的到来。老梁，老张，你们在机关比我们在下面的站得高看得远，你们说会不会马上打第六次战役……”韩月季在鹰峰突围途中右臂负了重伤，由于失血过多，他的脸色还异常苍白。

不错，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根据毛泽东主席“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阶段，进到大歼灭战阶段”的指示，在 8 月 17 日就签发了发动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但是，总攻击令却迟迟未能下达。原因之一是军事上出现了新的变化。邓华、解方先后从开城发来电报，认为在敌人阵地已经巩固，“深沟高堡，固守以待”的情况下出击，进行阵地攻坚战，于我不利……同时，原计划配合第六次战役的空军，因朝鲜北部缺少机场，不能参战。如要空军参战，需要在安东至平壤间增修三个机场，志愿军修建机场的部队虽于 9 月初赶到，但要到 11 月才能完成任务……此外，为了政治上照顾停战谈判的需要，在美军不主动出击的情况下，我军暂不发动可能导致谈判破裂的大规模进攻战役，以观谈判后效，对我较为有利……因此，毛泽东虽在 7 月底已同意彭德怀提出的 8 月完成战役准备，9 月发动攻势的计划，但在接到彭德怀的第六次战役预备命令后，又改变了主意，要求“对 9 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可否改为加紧准备而不发动”。这样，第六次战役又推迟了……现在，还在敌后打游击的梁保安和张万光，虽然是在机关工作的，又怎会知道这些情况呢？“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们那里许多同志都在期待我们的第六次战役……”梁保安望着韩月季说。

“好，那就这样定啦：继续在敌后打游击，等待我军打来再出去！”韩月季举起左手，“来，我们宣誓：忠于党，忠于祖国，决不向敌人屈服，无论谁，万一被俘，决不出卖同志，决不暴露住处。”于是，他们一面派人到公路沿村搞些粮食，一面在半山腰森林稠密的地方用树枝搭了个临时草棚生存下来。

十月里，在祖国的大部分地区正是秋高气爽的美好季节，而朝鲜却是寒风凛冽，严寒刺骨的冬天了。他们一个个瘦骨鳞峋，身上衣单，腹内饥肠辘辘，哪里能抵抗得住如刀似箭的高山西北风，他们决定打洞过冬。

一场特殊的挖洞战斗展开了。他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用枪代镐，有用刺刀代锹，有用手刨，有用树杈，反正能当工具的都用上，分成两个组，一组挖洞，一组运土，挖出的土要运到三四百米远的各个地方加以掩盖，以免敌人发觉。经过 20 天的劳动，两个既能住人，又能保暖，还能解决炊烟的山洞，先后在相隔 10 多公里的两个山坡上终于打成了。

正当他们的山洞打成后，一场近尺厚的大雪封住了山。

敌人以为他们早已冻死在赤根山上，因而这个冬天非常宁静，直到第二年三月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但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们连续不断出山截击敌人的运输队，围歼小股敌人，这些都成了敌人的心腹之患，搅得敌人坐立不安。

敌人知道赤根山上志愿军依然存在，于是，在 1952 年 3 月中旬，调动了 3000 多步兵，聘请了参加过侵略中国的日军当顾问，采用日军在中国抗日根据地扫荡用过的分进合击的“铁壁合围”战术，将靠近山口的所有村庄全部烧毁，没有人影，没有鸡犬，在赤根山所有山岭的沟口都布满了队伍，随着一阵激烈的枪声之后，从老远便大喊大叫着冲了上来，虽没有见到我军一个人，但枪声不断地响个不停……3 月 16 日夜，韩月季、王金方与梁保安、张万光根据事先的计划带领各自的小分队告别了山洞，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没有料到，在冲过最后一道山口时，受到敌人的堵击，一阵混乱，梁保安、张万光带领小分队冲了出来，韩月季、王金方与梁保安、张万光的小分队失去了联系……扫荡结束后，梁保安、张万光的小分队又回到了赤根山作短暂休整。他们互相包扎着伤口，用刺刀砍下林中野生的毛栗子以充饥。

张万光用刺刀劈开毛栗子，削了几块递给梁保安：“梁股长你看，这里的山洞被炸了，粮食也被烧了，这儿咱们不能久留啊！”“从这里到敌人前沿阵地还有多远？”梁保安费力地啃着粗硬的毛栗子问道。

“从图上看，估计有 30 公里，”张万光奇怪地看了梁保安一眼，“你问这个于吗？想找机会突围回归吗？”“对，现在看来只能是这样了。我们拿两天准备，第一天运动到敌人前沿炮兵懋地附近，第二天夜里再运动到敌人阵地前沿哨所，也就是在敌人熟睡的时候实施突围！”梁保安吐掉嘴里的毛栗子渣下定了决心，“怎么样？咱们现在就转移！”“同意！我去集合队伍，马上行动。”两支小分队共 15 人迅速而又小心谨慎地在山林中前进。

山间森森的夜色真是美极了。满弦的月亮挂在树梢，银光泻满了大地，干枝万叶在明月映照下，绽露出点点幽光。森林好像披上了一件镶满珍珠宝石的睡袍。来自东西的风轻轻吹拂，夜雾在林中飘飘缈缈，丝丝缕缕。那些更不知名的野花在黑暗中散发出阵懋清香。盛开的金达莱花。美得让人发怵。还有那高亢的蛙声，抑扬顿挫，悦耳动听……可是，谁也没有心思去欣赏这些。

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部队走出这片丛林，隐蔽接近了通往敌人前沿阵地的道路。

“走出丛林，顺着北侧的山梁朝北再走两公里估计就是敌人前沿阵地。”张万光用指北针判定方位后，悄悄对梁保安说，“我带两名侦察员到前面去侦察，你带领部队在这里停一下好吗？”“好！”张万光带着两名侦察员警惕地沿着山梁疾进，刹那间，又窜进北侧的丛林中。

就在这一霎，黑暗的丛林中，突然遇上了一支武装部队。

张万光喊了一声“有敌人！”随即机灵地原地卧倒，带着侦察员爬向草

丛的一个山洞里隐蔽。

糟了，被发现了！眼看他们尾随张万光等人堵住了山洞口，并用汉语向洞内喊话：“我们是朝鲜人民军，自己人……”“鬼才相信，明明穿的是南朝鲜军的军服。我们拼了吧！”一个侦察员准备拼命。

朝鲜人民军急了，把带的中国人民支援给他们的毛巾、解放鞋、压缩饼干，放在洞口让张万光等人看，一个军官又急得脱掉了穿着伪装的南朝鲜军的军服，亮出了人民军军官的身份。

张万光等人判断，这可能是自己人了，如果真是敌人还不早把洞给炸了。

于是，先出来一个，刚出洞口，就被朝鲜人民军紧紧拥抱起来。

原来，他们是朝鲜人民军 3 军团派出的由金大高带领的一支 15 人侦察队，到敌后侦察返回路过这里，他们断定张万光等人不像敌人，才尾随到山洞口问个明白的。

中朝人民军队的相遇，就像久别重逢的亲兄弟一样。这时，正好梁保安带的小分队赶上来了。张万光立即向梁保安将这一情况作了汇报……15 个人的志愿军敌后游击队和人民军的 15 个人的敌 6 侦察队汇合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梁保琦、张万光和人民军侦察队长金大高根据掌握的敌情，商量的联合突出敌人前沿阵地的作战方案——决定分三批突出去……在打头懋的问题上，梁保安、张万光力争担任突击组，但金大高不让，他借口梁保安、张万光们在敌后时间长，生活艰苦，体力不支，打头懋的任务由他们承担。金大高准备挑几个战斗勇敢的同志分为两个突击组，以先发制人的办法，突然冲向敌人的前沿哨所，掩护部队突围，并把梁保安和张万光带领的 15 个人放在两个突击组之后和后卫组之前……由于金大高他们地形熟，语言通，梁保安和张万光只好同意，并决定整个战斗行动由金大高统一指挥。

4 月 11 日夜，突围行动开始了。

金大高领着两个突击组，很快越过了敌前沿哨所，敌人没有发觉。

当梁保安、张万光领着大部队跟进时，被敌人发觉了，敌人的子弹雨点般地迎头打来，志愿军杨明强、贾宝保为争着掩护大家，在与敌人对射中，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这时，金大高为了掩护大家，也被敌人打伤，他带伤掩护突围队伍到最后一人，随着队伍一起冲了出来。

经过约半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志愿军的 15 个人和人民军的 15 个人，除两个战士牺牲外，其余 28 人全部安全地回到了我军 15 军的前沿阵地上。

15 军前沿阵地的战友首先叫他们吃饭，可是，这些铁汉子们谁也吃不下去，任泪水落在白生生的米饭上……金大高磨破了嘴皮把梁保安等人接到了人民军 3 军团总部，军团首长看到他们面色枯槁，骨瘦如柴，碎衣片片的样子，特别激动，很快给梁保安等人安排了很好的住处，按级别换发了人民军军官服和战士服，烧了洗澡水，煮了中国饭，炒了中国菜，挽留他们住上几天。

梁保安等人回部队心切，住几天后又回到了 15 军住处，经 15 军政治部向志愿军政治部汇报之后，由 60 军邓仕俊参谋长和 180 师段龙章副师长接回了部队。

——本来，突围出来后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应该特别高兴，但梁保安等人回到单位后听到突围出来的营以上干部普遍受到处分时，却又暗暗发愁……梁保安似乎觉察到，从此，当时的组织对他们失去了信任——谁能相

信这 300 天是在敌后赤根山打游击呢？全明白了，原来是这个坏蛋出卖了他们，把他们作为礼品送给了敌人韩月季和王金方这支小分队，3 月 16 日在赤根山山洞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后，趁着黑夜，潜入了东北部山区。

韩月季暗自清点了一下人数，原来的 12 个人只冲出来 6 个，而且几乎每个人都挂了彩，却没有一个重伤员，负了重伤的和经验不足的，都牺牲在突围途中了。

再经不起重的打击了，而且已没有吃的了……天亮以后，敌人会大规模地进山清剿，必须抓紧时间想好对策，他忽然感到负了伤的脖子异常疼痛，脑袋一阵晕眩。

“韩营长，我看先得派人下去搞点吃的。刚才路过山下时，你注意到没有，好像在山脚下有敌人一个小后勤，让我带通信员李源湘去袭击它一家伙好吗？”王金方轻轻地碰了一下韩月季。

“好！”韩月季猛一抬头，但随后又改变了说法，“不！那让我带两个人去吧！”“怎么？你担心我完不成任务？”“不，我主要考虑你负了伤！”韩月季望着王金方关心他说。

“你的伤比我的伤重！”王金方固执地朝通信员李源湘一招手，“咱们走，韩营长，你放心好啦……”“那你再带两个人去。”韩月季叮嘱道，“一定要见机行事呀！”王金方等人匆匆奔向山脚下，过了一道山弯，再过一条公路，敌人的小后勤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他们隐蔽接近仔细观察。

这是美军一个炮兵小后勤，这里距敌人炮兵群至少有三四公里远，帐篷里住有 10 多个勤杂人员，可能是一个炊事班，另一个帐篷里堆满了物资，主要是食品，没有发现武装人员。看来，这个小后勤既无防备又无自卫能力，他们决定等敌人睡熟的时候去收拾。

深夜，周围一片漆黑，王金方等人迅速摸到敌人跟前，敌人毫无察觉。于是，他们立即包围了敌人的住处。当他们冲进去出现在敌人的面前时，10 多个美国兵昏头昏脑的，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望着王金方等人端着寒光逼人的刺刀，只得乖乖地坐起来举起了双手。

他们把俘虏捆住，堵上嘴，然后将能吃的东西和能用的物品尽每个人所有的力气全部带上，迅速撤离现场往回返。

但没有料到，在返回途中跨过公路时，突然遭到敌人在公路上的巡逻兵盲目射击。不幸，王金方左腿中弹。通信员李源湘立即背着王金方到靠近公路的麦田里隐蔽。

时值农忙季节，春麦和晚稻开始收割。天刚亮，南朝鲜军鸣枪驱赶着农民到麦田抢收小麦，子弹从他们身旁飞过，他们静伏在地上，忍受着日晒虫蚊的痛苦，等待着夜晚的到来，幸亏来了一阵瓢泼大雨，才赶走了敌人。

王金方全身被雨水湿透，衣服上的污水灌进了伤口，伤腿已经肿得像桶，仔细一看，原来子弹还在里边，他预感到在此无医无药的情况下，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小。他一下变得反常地冷静，悄悄地拿出自己的手枪，装好子弹，抵近太阳穴。

王金方这一举动被李源湘发现了。

李源湘怔住了，他想扑上去夺枪又怕……李源湘“扑通”跪下了，哭着说：“11 号（入朝作战副教导员的代号），你不能这样，你千万不能死，我一定会陪同你在一起。”王金方的心颤动了一下，这还是孩子，不大的

个儿，一双大大的眼睛，善良懂事，从入朝参战，就一直跟随自己出生入死，不，不能再连累他……王金方也含着眼泪说：“我的伤势太重，不能连累你们。你们快把这些吃的运到韩营长那里去……”王金方反复说服，两个战士同意了，但通信员李源湘死也不走，他说，“我不走，要死也死一块儿。”两个战士走了一会儿，又返了回来把王金方抬到一个石山岩洞里，叫来了两位朝鲜阿妈妮（老大娘）帮助照料，最后才难舍难分地离开了。

这里原属北朝鲜范围，距公路较远，群众对志愿军爱，对美国人恨，两位朝鲜阿妈妮非常同情王金方和李源湘，常常来为他们送水做饭……过了四五天，王金方的伤口发生感染，里面开始化脓，生了白色的蛆，密密麻麻地布满他的伤腿。他隐约地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一部分正在坏死、腐烂。蛆虫拱动着，每一次都使他浑身痛得乱颤。这些天，虽有李源湘的细心照料，但没有药品医治也无济于事。李源湘只能背着王金方掉眼泪……王金方看到这为难的情景，想想还是不连累他为好。于是，等他睡熟时，又去找手枪，谁知又被李源湘发觉。

李源湘猛地扑上去抱住王金方持枪的手臂气得哭着说：“要死先把我打死吧……你这样让我回部队后怎么交待……”王金方，最后总算在李源湘的苦苦劝说下克制了自己，没有朝自己发烧的脑袋开枪。

两个人又抱头痛哭了一场……伤腿的疼痛一天天加剧，没有穿出大腿的子弹头把血烧得滚烫，王金方下决心要把子弹头从伤口内弄出来。

于是，让李源湘找来一节铁丝，在石头上砸扁弯过来像似镊子，用火烧一下算是消毒，由李源湘使劲抱着腿，王金方用铁丝伸进伤口内，咬紧牙关狠着心，终于把子弹头夹了出来。

王金方和李源湘不知是喜还是忧，两个人都流出了眼泪……李源湘在朝鲜阿妈妮的帮助下用开水将王金方的伤口洗了一遍，进行了包扎，到第二天，伤痛减轻了，一个星期后，开始愈合，过了一段时间，王金方在李源湘的搀扶下就能走动了。

在王金方养伤的 10 多天内，敌人曾几次搜查，未被发觉。但时间住长了，恐怕就不保险……为此，突围回归的心情，油然而生，决定立即返回山里。

在一个夏天的夜晚，王金方和李源湘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告别了朝鲜阿妈妮，回到山林的路上，刚走到半山腰时，碰到了 540 团三营副教导员张合顺。王金方和李源湘非常高兴，他们都是一个团的。张合顺也是带几十个人多次突围不成，现在还剩八个人，当一听王金方说他们三营韩月季营长也在这里并且伤势很重时，张合顺不知从哪里来的那股劲，拉着王金方朝韩月季的住处直奔。

王金方的伤口还未痊愈，行动有些吃力，他们走了一段路，王金方想在一块大石下休息，忽然，听到石头那边有动静，王金方判断，“好像是人！”顺手把手榴弹投了过去……李源湘上前搜查，是一名南朝鲜兵，已经炸死，缴获了一支自动步枪、一枚手榴弹和一件雨衣，又继续行进。

拂晓，赶到了韩月季的山洞住处。可是，空无一人。

怎么回事？难道他们……王金方等人正在纳闷之际，忽然发现两个战士从山顶上跑了过来。

“我们早已搬到山那边的一个山洞去了。韩营长叫我们两个人在山顶上观察，便于和你们联系。”王金方认出是和他一起袭击敌人小后勤的那两个

战士。

“原来是你们两位！快给我们带路。”韩月季见王金方伤愈回来，又和本营副教导员张合顺带的八个人汇合在一起，高兴得跳了起来，接着，把“搬家”的原因说了一遍。

“你们袭击了敌人的小后勤后，振奋了我们，但却激怒了敌人。敌人为了后方的安全，就用部队搜山。我们早已料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就在这个月下旬的一天，一阵炮击之后，敌人步兵像狼一样的蜂拥而至，一群一群地满山遍野，搜索我们……我们立即按照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把搞来的食品和物资，能带的尽量带走，带不走的就地隐藏起来，做上标记，然后迅速转移到这里……由于山高林深，敌士兵不敢前进，只好对着密林用机枪开路壮胆……就这样连续两次搜山，也没有捞到我们一根毫毛，每次都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时，通信员李源湘拿着在路上缴获敌人的自动步枪向上一举，笑着说：“这恐怕就是败兴而归的一个……”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战士们更加兴高采烈，认为人多了增加了安全感，还有三个营级干部带领何愁出不去。

可是，韩月季、王金方、张合顺的压力更大了。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前线依然是炮声隆隆，狼烟滚滚，敌人的汽车、坦克仍不停地向前方运行，看不到我军攻击的迹象。敌人三天两头来搜山，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生火，只能吃生粮，喝凉水，眼看王金方带人去搞的粮食快吃光了……由于较长时间吃不到盐，不少同志又患上了夜盲症……张合顺主动带10个人到30里以外去搞粮，可是遭到了敌人的袭击，他的通信员张春焕和卫生员小郭当即牺牲，战士黄启富和张合顺也负了伤，子弹从张合顺的大腿穿过去，失血过多，几乎断了气，战士们拼死拼活地把他抬回来，想尽各种办法抢救——扯破衣服作绷带，采集山艾蒿烧成水洗伤口，其痛苦难以想象……韩月季更是焦急万分，他提出给他留下一颗手榴弹，叫大家先行突围，可是又遭到大家的反对……就在这个时候，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搜山了。敌人封锁了所有山口要道，企图把他们困死在山上。

他们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途中，发现了一户朝鲜老百姓，五男二女，主人叫李聪明，会说中国话，自称是上西面平安里劳动党委委员长，因没有来得及撤走，逃难隐居到岩洞中……这个李聪明还向韩月季等人提供了不少情况，说此地原属北朝鲜辖区，朝鲜战争以来是双方拉锯……现在，双方已在“三八线”开始摆谈判桌……韩月季等人这才感到第六次战役不会打了，冬季我军也不可能发动进攻了，但不能在这里等死！就是爬也要爬出去。

于是，他们决定立即突围。

但没有想到，就在突围的那天拂晓，敌人突然包围了他们的住地，枪口对准了他们的草棚。通信员李源湘眼明手快，当即扔出了一枚手榴弹，大家趁着烟雾冲了出去……由于积雪甚厚藤条缠绕，有的跑不到30米就负伤了，韩月季被打伤了右腿。

不多时，那个自称劳动党里委员长的李聪明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全明白了，原来是这个坏蛋出卖了他们。这个软骨头由于经不起艰苦的考验，中途叛变，把他们作为礼品送给了敌人。

韩月季、王金方、张合顺等人不幸负伤被俘，惨遭敌手……”情况这么突然，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而落入敌手后来，180师政治部主任

吴成德回忆了他的这段经历——……从5月23日以来，我的胃病一直未愈，战士们用炮弹箱煮了些高粱米汤都喝不进去。我的警卫员小虎子在清理他背的皮包时，发现里面有一瓶多种维生素和一盒炮台烟。我叫他把烟分给战士。我每天吃三次维生素，每次三粒，吃了三天后果然见效，胃病减轻了，大家非常高兴。

10天后，病情好转，我决定再行突围，先由汝本泥排长带一个小组到敌人前沿侦察情况，但走了四天没有返回，大家很着急，队伍沿着汝本泥前进的方向找去，走不到10公里地，突然发现山头上有敌人，敌人也发现了我们，用人力追击，我们穿进树林，越过小岭走进了一条很深很长的沟里，远远看见前方有一点火星，走近了就闻出一股米饭的香味，到跟前一看是一间小草屋，内坐四五个女人，看见我们连哭带叫，在炕角挤成一团，有的战士饿得受不了想吃人家的饭，我坚决予以制止。这是一群逃难的朝鲜妇女，我叫她们看了看我们头上的志愿军军帽，她们才不哭了，并伸出大拇指向我们致意，可惜我们不会朝语。

我考虑到敌人对各山口的封锁尚未撤除，不能急于突围，暂在山中游击，等待我军发动第六次战役……为了打好游击加强党的领导，我提议建立党的支部，选出了三个支委，王连长任支部书记。

10多天来，工兵连的同志拣来的一点高粱米舍不得吃，每天只是煮少量的，加点野菜，但现在连煮汤的米也没有了。

在忍受一次暴风雨之后，饥饿又向我们袭来，我们的肠胃开始空磨，吐出使人难受的叶青水……因而，搞粮又成了当务之急。

但这一带仍是百里无粮区，是李承晚的战略村，炮火已经把这一带的村子打成废墟……我们白天进入茂密山林里隐藏休息，夜幕降临后下山到村内的废墟刨粮食，但收效不大。

第二天，我们在山口用望远镜观察，忽然发现一个女人从被火烧过的村子里出来到山坡上取粮食，这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也到山坡上去刨，果然刨到10多斤大米，但我们知道这是群众的东西，是违犯群众纪律的，我们写了一个借条放在取粮的地方……附近的村里找不到粮食了，我们又向前走。有一天，在一个山口发现了三个小村庄，我们组成三个组，一个组掩护，两个组进村找粮，没有料到村内驻有南朝鲜军，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向我们开枪，我们撤出时他们又出来追击，掩护的小组用冲锋枪还击，打倒他们三个，可我们也牺牲了一个，负伤一个……为此，同志们非常气愤，决心消灭这个村里的南朝鲜军，但几次攻击都未收效，反而引起敌人的警惕。

美军的搜山活动更加猖狂，常常趁我们不防包抄我们。有一次把我们压缩在一片稠密的丛林里，可敌人不敢穿进去捉我们，在外边用卡宾枪和机枪拼命的射击，有的同志身上负了伤，为了顾全大家从不叫喊。这一场殊死的战斗，树林里外都溅着血，流淌着鲜血……而敌人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白天，天天搜山，在暗地里同我们周旋……队伍在山上行走中常常和敌人打遭遇战。有一天美军把警犬放在他的队伍前边，警卫员小虎子眼明手快把警犬打死，我们很快藏进密林，没有受到损失。但敌人搜山活动越来越猖狂，所有制高点都安上了警戒，每天朝密林打枪，用火焰喷射器喷火，企图把我们置于死地。可喜的是天气已经进入7月，山上桑树仁已经成熟，朝鲜的桑仁又大又黑，同志们饿了上树吃个饱，但下树两泡尿，肚皮又空了，饿了再上树，这样生活了七八天，没有饿死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屠杀，我们向南移，在一

一条挺深的沟谷里躲藏下来。

夏天里，深山水沟里的青蛙肉能吃，我们就立即组织抓青蛙，把二三十个青蛙穿在铁丝上用火烤熟，一剥皮鲜嫩的肉就出来了，非常好吃，不到几天，这条沟里的青蛙被吃光了。

后来，又发现地上的野菜和树上的蘑菇和木耳能吃，但没有想到树的种类不同，有的树上的木耳有毒，有一天大家饱餐一顿，结果中了毒，幸亏有两个同志吃得少还能动弹，给大家烧开水作了缓解，没有发生事故。

深秋后。山上的板栗和毛栗于成熟二”，它成了我们的主要食粮……由于野粮充饥，在生活上的顾虑少了一些。

但朝鲜深秋的夜晚寒气刺骨，晴天还好受，到了雨天没有任何遮避，寒风吹打着湿透的衣服，冻得人牙齿直打颤，晚间，我们只有互相挤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抵御寒气为了同雨水作斗争，我们到公路上美国人居住过的地方拣回一些油毡纸壳箱子架成帐篷，甫在地上既防雨又防潮……而敌人却不让我们这样安然自在地在山上生存下去，每大都在追踪围袭……为此，我们三天一转移，每天派人在树上带望远镜放哨……由于时时警惕，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问题。

在罕无人迹的深山老林里是野兽的世界。

炮声隆隆，野兽不敢嗷叫啦。而枪声一停，整个山林是死一般的寂静。

为了战胜寂寞，我们搞起了文娱生活，用纸箱子作棋盘、棋子，走开了象棋；用硬纸做成扑克牌，打扑克，或摆龙门阵；讲故事，乱扯各地不同的生活习俗等。同志们每天要我讲战斗故事，我从狼牙山五壮士说到百团大战，从三打运城战役讲到五次战役……听故事的同志既增加了精神食粮甚至也忘记了肚饥。

秋风开始扫落叶，严冬即将来临，隆隆的炮声仍在 40 乡里的前方整夜不息地响着，而我们期待的我方的第六次战役仍没有任何信息……下一步如何办？有的提出到公路上袭击敌人，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有的提出等不来六次战役趁早返回前方突围……我综合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秋收季节已过，抓紧时间下山搞些粮食恢复体力，利用元旦机会去摸敌人前沿阵地，突围出去。

第二天，我们就下山搞粮，弄到了五六十斤粮食，但伤亡了两位同志。连续下山搞粮，既有大米又有豆瓣酱，可是惊动了敌人，集中兵力对我们围剿追击。

十月间的一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一天，敌人打破了白天搜山的规律，用一个连的兵力利用黄昏包围了我们，幸亏一个战士去小便发现敌人已占领两侧高地。

这个战士回头喊了声：“敌人来了！”我的警卫员小虎子说：“首长，你快住山下滚，我掩护你，这里的地形我非常熟悉。”我滚到沟底，又从后面爬上山顶和王连长等从侧面袭击敌人，向敌群扔去了手榴弹，美国兵怕夜战也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乱放了一阵枪就仓皇逃跑了。

敌人走后，我们回到住地，发现小虎子牺牲了，同时还牺牲了另外一名战士，在小虎子身边还躺着两个美国鬼子，敌人头上有 20 响手枪子弹打的痕迹，肯定是小虎子干的。

小虎子的牺牲，我实在忍不住流出了心痛的泪水。他是部队一个战斗英雄，从 1950 年跟随我在一起，只知道他是太原人，没有记住他家的详细

地址，使我多年内疚不已……对这个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英雄，只能在我的神往中，我的梦幻中出现了……五个月的突围游击，一排多人牺牲和失散后只剩下六个同志。由于长期吃不到青菜和食盐，使四个同志患了夜盲症，眼睛看不见，如何突围？因而打消了元旦突围的计划，决定进深山过冬，等待来年春天我军的第六次战役吧……我们在山上找了三个岩洞，每个洞都得弯着睡进去，有的还要爬着进去才能坐着煮饭，但必须在黄昏以前完成，以免被敌人发现火光。

为了准备充足的粮食，我们又组织了几次下山搞粮，由于四个人是夜盲眼，晚上全靠没有患夜盲眼的一个班长领路，可班长在一次搞粮时被敌人打死了，这对我们夜间下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每次下山要往返 50 里路，我们五个人有四个人看不见路只得一个拉一个在树林里摸着前进。

有一次，往返时遭到敌人追击，我们因看不到路都跌得遍体鳞伤，吃了很大的苦头，加上当时没有棉衣棉被，在零下 20 度的深山过冬所受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1952 年 6 月 30 日，我们计划在树林里纪念党的诞生 31 周年，决定晚上每个人下山背 20 斤粮食来第二天开纪念会，没有料到在返回的路上敌人堵住了我们，行走间和敌人面对面地遭遇在一起，走在前面的王连长一面命令我们快跑，一面朝敌人面前走去，只听得一声手榴弹巨响，当我们后来去找时，王连长和四个敌人同归于尽了，7 月 1 日这一天，我们在一棵松树下埋葬了这位民族英雄……王连长的牺牲，使我愁痛不已……到现在我一直还在怀念他……自从我们在山上汇合后，为了我的安全，他心里凝聚着高度的责任感……游击时，碰到过敌人，在公路上也碰到过敌人的汽车，几次有机会可以伏击敌人，但都被制止了，他常常向战士们讲，我们的任务是保卫首长，而不是消灭一两个无足轻重的敌人……因而他控制了自己的仇恨和愤怒，尽量避开这些敌人。但到关键时候他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好同志怎么不叫人心痛不已啊！

……自那次遭遇战后，我们还余三位同志。

回忆我们当初 33 个人在敌后山上坚持了 420 天游击战争，扰乱了敌人的治安，消灭了 20 多个敌人，但由于是在异国土地上，言语不通，地形不熟，又没有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持，结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了几十个战友，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我们三个人研究了当时的处境后，决定返回前线突围归队，宁可牺牲在战线上也不饿死在敌后。

于是，7 月 10 日开始向西北方向探索行进。

当时，我的胃病复发，行动缓慢，沿着绿色的林海走了半天，那天雾气特别大，不仅肉眼看不清前面树林的情况，就是用望远镜也难以分清什么……我们翻过一座大山，正走进两个深沟交叉处的凹地，突然，十几个美国兵和几只警犬堵住了我们，我身边的战士在拧手榴弹盖的时候，被警犬扑倒在地……几个高个子敌人立即把我们压在地上不能动弹，随即拉下山推进吉普车里，一边一个敌人紧紧抓住我的手臂……情况这么突然，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而落入敌手……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山中颠簸，我的心乱如麻，思绪万千，想到为什么落到这样地步！

怪自己吗？这次战役我们部队受到了严重损失，自己也落入了敌人之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而自己一个政治工作干部，过去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勇敢地战斗，受过同志们的尊敬，获得了党的信任，现在处在没有上级

领导的境地里，手无寸铁地陷在凶恶的敌人魔掌之中……这要由党培养出来的信心与崇高的感情，对真理颠扑不破的信念，用自己的血肉作武器，同敌人作坚决斗争……过去在部队学习过不少革命烈士在敌人监狱宁死不屈的斗争事迹……现在轮到自己头上……

第八章 碧血学生娃娃兵

在敌人白色恐怖下，他想的是大学者林逋的名言：“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将自己的名字林学甫改叫林学逋在战争中，战俘——这个作为战争的必然产物，完全是由战场上的各种因素决定的，包括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因为，战争中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有时偶然性的因素不但可以决定一个军人的命运，而且能够决定一次战斗的胜负。

180 师在第五次战役回撤失利，有 5000 余名官兵被俘，被俘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大部分是受伤或挨饿、劳累致疾倒下后被俘，也有的是分散突围中失去战斗能力或掉队以后被敌人突然包围被俘。

在战俘营这个特殊的战场，他们经受住了特殊斗争的考验，表现出了坚定顽强的斗争意志……他们把屠场当战场，面对敌人的刺刀和无耻的恐吓，毫不畏惧，敢于公开站出来与叛徒斗，与国民党特务斗，与戴着“民主人道”假面具的美国佬斗。

539 团二营营长马兴旺就是首先挺身而出同敌人进行面对面斗争的一个。

538 团政委赵佐端、539 团副参谋长魏林最早在自己所在的战俘营建立了党的组织，同时，师炮兵室主任郭兆林、作战科副科长王化英、538 团副参谋长杜岗和韩月季、张城垣、张合顺、徐守田、李喜尔等 200 多名干部，均在自己所在的战俘营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或党小组，领导和组织被俘战友同敌人作斗争。

180 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敌人将他单独关押在一个小监狱内，百般虐待毒打，并派美女去动摇他，他坚贞不屈，多次绝食……正当敌人凶恶毒打被俘人员，逼迫他们在身上刺字，强制遣送他们去台湾时，赵佐端从队列中走了出来，振臂高呼：“共产党员团结起来！538 团的党员干部站出来！愿意回归祖国的站出来！赶走坏蛋！”赵佐端的行动，使广大难友看到了党还在身边，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战胜困难的信心！

从此，在许多老同志的领导带动下，把反屠杀、反迫害、反扣留的斗争，不断推向高潮，创造了许许多多惊人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其中最突出的是从四川参军包括起义合编过来的一部分学生娃娃兵！

林学逋，180 师政治部敌工科英语翻译。

全国解放时，林学逋是四川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大学生第一批发展的青年团员。

为了抗美援朝，他大学没上完就参军，被俘后，在敌人白色恐怖下，他想到的是大学者林逋的名言：“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他将自己的名字林学甫改叫林学逋。

林学逋的父亲林乔根先生，是国民党乐山县的参议员，国民党县党部

书记，他兄妹九人，林学逋排行老二。林学逋的大哥林心，1948年随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转到台湾，退役时为空军上校飞行员。

1950年，朝鲜战火燃起……林学逋怀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由四川大学外语系直接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出国作战，甚至没有通知家里，只留下了一封短短的书信：……谁无父母儿女？谁不希望家人团聚？一想到祖国的安全，就感到保卫祖国责任重大。难道你老人家就忘了日本飞机轰炸乐山的惨景吗？等打败了美国强盗，再回家看望你老人家……当时，他的父亲正被四川省乐山县人民政府劳动改造。父亲写信支持他出国作战，母亲挑起了抚养七个孩子的担子……1951年6月29日，林学逋随刚被俘的最后一批难友来到设在釜山市的战俘集中营。

当押送他们的列车抵达釜山火车站时，站台上戒备森严，远处是南朝鲜军队站岗，第二道岗是美国士兵，最里面的是戴着白色钢盔的美国宪兵。

一个个战俘从车厢里被赶出来，他们被强令五个人站成一行，在两排寒光闪闪的刺刀中间，一支特殊的队伍出发了。

这是一支衣着褴褛的队伍，许多人的衣服被雨水、汗水、血水得青一块，红一块，黄一块；有的人的衣服被撕成一条条的，已经难以分辨是志愿军军装还是人民军军装。

拐过一个山角，集中营的密密匝匝的铁丝网赫然出现在眼前。再往前走，就看见在公路旁的铁丝网里站着不少裹着绷带、拄着拐杖的难友。他们虽都换上了美国的；日军服，但不少人仍戴着自己的军帽，其中不少是朝鲜人民军军帽。看来，这是伤病战俘集中营，而且中朝难友们被关在一起。

过了几个伤病战俘营，公路伸向一个高坡，高坡旁有一个孤立的集中营，从那里传来《人民军进行曲》的歌声，这使林学逋非常惊讶。走上高坡，他看见铁丝网内围坐着上百名女战俘，都戴着人民军军帽，一位臂上佩有袖标的姑娘正在指挥大家唱歌，歌声越唱越响亮……《金日成将军之歌》、《游击队员之歌》，一曲歌罢又一曲。当她看见志愿军战俘后，突然向他们跑来，歌声也随即中断。她站在铁丝网前用带有东北口音的中国话喊：“志愿军战友们好！朝中人民是一家，金日成、毛泽东万岁！”林学逋也激动地回喊：“人民军女战友们好！金日成、毛泽东万岁！”林学逋正喊着，冷不防背上挨了一枪托，一声怒骂响在他耳边：“混蛋，不许停留！不许东张西望！”这使林学逋冷静下来，更痛切地意识到他的囚徒身份。

在釜山市战俘收容所门前，战俘们停了下来。两旁的美军士兵一哄而上，搜身开始了。

战俘身上的每一样值钱的东西，钢笔、手表、打火机……几乎都被搜走了。

经过这场抢劫后，战俘们首先进行登记核对指纹，然后送进战俘营。他们被领进一个个帐篷，每个帐篷住50多人。帐篷中间挖了一条40厘米深的沟，两边潮湿的土地就算是床铺。每个人只能睡30厘米宽的地方。每两人一张草席，每人一床；日军毯，潮湿与寒冷将伴同他们度过漫漫长夜。

开饭了，每个战俘领到的是半小碗饭，其中70%是带壳的大麦，30%是碎大米。饭上面是两小块萝卜。按美方规定，每个战俘一天的口粮为“一磅”，50人一筒罐头。但一包实重120公斤的粮食，发到战俘营时还不到80公斤。经过层层克扣，盛到战俘碗里的更是少得可怜。开水每五天供应一次，平时连清水都喝不上，只能用铁碗到水沟里舀浑水，澄清后再喝。美军还经

常用断水断粮来折磨战俘，饿得战俘头晕眼花，站都站不稳。

就这样，战俘还要到码头给美军装卸物资，修公路，挖水沟，修房子，如果走慢了就要遭到警备队和美军士兵的毒打或杀害，有的战俘摔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打手们还常炫耀般地向初来的战俘亮出战俘营中的各种刑法：棍棒吊打，铁刷子刷脚心，铁锤敲指头，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美军看守和败类们称这为“见面礼”，叫做“下马杀威”。

“我们抗议美军破坏日内瓦战俘公约，虐待战俘！”面对美军虐待战俘的行为林学逋提出要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

第二天，林学逋告诉来送饭的黑人士兵说：“我们要向管理当局写封抗议书，请给我拿来纸和笔。”这位黑人士兵向林学逋翻了翻白眼，很快取来了一沓子白纸，一支蘸水笔和半瓶墨水。

林学逋一挥而就，痛斥了美军破坏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罪行，号召大家绝食来抗议敌人对战俘的非人虐待，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撤走战俘营内的叛徒、特务及其打手，让战俘自由地选举各级行政人员，实行内部的民主管理。

随后，林学逋又将抗议书译成英文。中午那个黑人士兵来送饭时，战俘们把饭碗、筷子和勺子等餐具全部挂在铁丝网上，全体人员躺在铺上，拒绝吃饭。林学逋请黑人士兵将信转交给他的上司。

第三天，美方管理人布朗军曹对林学逋说：“你们的抗议，上校总管不予答复。”根据斗争的形势，林学逋再次联名送交了抗议书，并宣布继续绝食。

绝食斗争的第三天，战俘总管上校来了。上校傲慢地挥着白手套：“你们为什么拒绝吃饭？”林学逋说：“你们破坏日内瓦战俘公约，残暴地打人杀人，实行黑暗的法西斯统治，我们要求让战俘自由地选举各级行政人员，实行民主管理。”“你这个小娃娃懂什么民主管理！这里已经够民主了。”上校阴险地对身旁的翻译说，“给他们讲，那就让他们到72战俘营吧！在那里，我保证他们不挨打，和其他战俘吃的一样，一样平等自由。”72战俘营，这是在巨济岛又称战俘72联队的一个被美方管理当局当作“模范营场”供国际舆论界“参观”的特别营场。战俘营呈扁四方形，四层铁丝网，间隔有高高的哨楼，并备有居高临下控制营场战俘的机枪。营房大门是木制的框，紧紧密密地缠着铁丝网。门外是美军站岗。

门内却是李大安等设置的警备队的岗哨。李大安原是志愿军汽车四团驾驶员，战场投敌，受美军特务训练后，成为战俘营里的“俘虏官”，是可耻的叛徒、败类。警备队的成员全为战俘组成。一律整齐神气的美式前克军装，一律佩带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当林学逋被押解到72战俘营，李大安等人带着警备队早已在门口等候。他们把这些志愿军战俘押进军官大队，棒子、皮鞭下雨似地打在他们头上、身上。

李大安边打边讲：“林学逋，听说你这个四川小娃儿想造反，你错了。凭你这样的学问，到台湾，去美国都可以平步青云！何必跟共产党跑，眼下你要做苦工、挨冻受饿……将来停战返大陆，也会遭怀疑，一辈子翻不了身！”林学逋却冷冷地回答：“人各有志，用不着你们来替我操心！”于是，林学逋虽不是共产党员，却已被敌人看成“死硬派共产党人”！

敌人恨林学逋。

敌人怕林学逋。

严密地监视林学逋。

用苦役饥饿来折磨林学逋。

但林学逋却利用一切机会寻找地下党组织。而当地下党组织根据 538 团副参谋长杜岗的意见，趁在海边做苦工的忙乱中，偷偷地发展林学逋为“回国小组”的成员时，这句话一出口，只见林学逋眼里的泪水如流淌的小河，感慨他说：“我像无依无靠的孤儿终于找到了母亲！”李大安看到苦役冻饿不能改变林学逋回国的意志，又采用软化的手段，把林学逋调到“文工队”搞“创作”。

林学逋不仅没有写出反动剧本，反而偷偷地哼唱“国际歌”给难友们听。

有一次，在 72 战俘营演了一个内容是污蔑共产党的话剧，林学逋演的角色是：化装成一个解放军战士，在共产党内受高压受不了便自动逃跑，脱离部队投降到反动派、土匪队伍。投降后，审问他为什么要投降？原剧本上林学逋应该回答：“我不愿意跟着共产党那些王八蛋去作不正义的亡国奴青年。”但演剧时，林学逋改成“我不愿意跟着——（说到这里他故意咳嗽一声省去共产党三个字）——那些王八蛋去作不正义的亡国奴青年！”林学逋并以讽刺、蔑视的心情用手指着台下……李大安立即到后台去找原剧本对照，发现不一样，当即将林学逋带到二大队部铁棚里毒打一顿。叛徒们恼羞成怒，把林学逋绑在柱子上打昏死过去了……当林学逋醒过来发现自己手臂上竟被强行刺上了“反共抗俄”几个血迹斑斑的大字后，愤怒地斥责叛徒：“你们能够在我的表皮上刺字，却永远不可能把这些字刻进我的心！”1952 年 4 月 3 日，美国强行在，成俘中进行“甄别”，要战俘们都明确表态：是背弃祖国还是回归祖国。

叛徒们得到美方密令：用一切手段阻止战俘表达回国志愿。

战俘们被李大安和警备队员用棒子赶到“自由大礼堂”里。礼堂前面写着一行歪歪斜斜的大字：“反共抗俄誓师大会”。下面贴着一张大宣传画，上面画了两条道路，一条标明是“光明大道”，路的尽头画有衣服和米饭等；另一条标明是“死亡之路”，路的尽头画着棍棒和刀子等。李大安一边用棒子赶战俘，一边嚷着：“这次不是交换战俘，是美国人对我们的一次考验，准回大陆我就宰了谁！”然而，战俘营的地下党组织决定：要想一切办法鼓舞难友们坚决要求返回祖国。

于是，在整个巨济岛上展开了一场忠贞与背叛的大决战！

在这场维护祖国荣誉与民族大义的战斗面前，林学逋挺身站到了最前面。

当“活阎王”李大安将 72 联队 700 多名战俘集合在广场上，让四周站满手拿凶器的警备队员，对战俘进行动员“蒋总统的船都来了，去台湾过自由生活”时，林学逋勇敢地大声疾呼，“中国人当然要回大陆，台湾不能代表中国。”李大安猛然拔出牧师送给他的匕首，喊：“谁要想回大陆，得先把手臂上刺的字给我留下来！”又是林学逋坚定他说：“割下来吧：你刺的还是你割吧！”广场上战俘们愤怒的眼光使李大安心慌了。

李大安走到林学逋面前，一刀就割下林学逋臂上刺了字的大块肌肉！

林学逋仍然昂着头，咬紧牙关任鲜血直流！

战俘们骚动起来了。

李大安急忙叫狗腿子们把林学逋捆起来抓到“CIE”（联合国贫民教育开

发组织的缩写)学校的大教室里。那里已有几十名被五花大绑抓进去压倒在地上的战俘。林学逋被拽到台上。李大安要林学逋何去何从再一次表态：“你说，你到哪？”“回祖国，回大陆！”“你为什么回大陆？”“我生在祖国，祖国有我的父母和亲人。”李大安气得答不上话来，喝令打手狠狠地打。一阵棍棒之后，李大安又问：“共产党对你有什么好，你跟着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希望，跟着共产党中国才有前途！”林学逋说。

“打！”打手们一拥而上，林学逋倒在地上，向台下高喊：“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

“共产党万岁！”这喊声轰鸣着台下战俘们的心！

李大安眼红了，“好，你要回国，现在就让你回去！”举起匕首逼近林学逋的胸膛狂吠着，“你再说一次，到底要回哪里去？”林学逋鄙视了一眼李大安，又环视了一下难友们，用尽全力喊出：“回祖国！”李大安一刀刺进去：“跟谁走？”“跟共产党……！”又是一刀，一连刺了30多刀，林学逋倒在血泊中。他不是共产党员，他在永别这个仅仅生活了20个春秋的世界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共产党万岁！”林学逋的红心被李大安挖出来挑在匕首尖上，拿到各个帐篷去嚎叫：“看清了没有？这就是要回大陆的榜样。谁还要回大陆，谁就和林学逋一伴下场！”叛徒们没想到更多的战俘反而被林学逋的英雄行为所感召，他们在第二天“甄别”时选择了回归祖国的光明大道。

至今，一些被俘人员谈到林学逋，仍感叹不已……英雄长眠异国……令人痛心的是，他竟整整30年没有得到承认和崇敬。但是，我们的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忠诚于他的儿女。1983年6月，四川省乐山市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追认林学逋为革命烈士。1983年，林学逋的名字和事迹被写进了乐山市的市志，他将千秋万代为人民所敬佩……1985年底，林学逋的大哥林心先生（他从国民党军队退役后，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现在美国某大学任教）从美国来信，询问弟弟林学逋的下落。林学逋生前的战友张达，代表大家给林心回了一封短信：您的弟弟林学逋是一位无畏的爱国志士，他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给了他应得的荣誉……“对敌人的破坏，已超过了我生命的价值，牺牲了已够本！”张光普火烧英军仓库后胆子更大了张光普，180师538团机炮三连文化教员，初中学生入伍，在战俘营烧了美军物资仓库。

王荣生，180师司令部办公室见习员，腿残废，是张光普烧仓库的协助者。

这两个学生娃娃兵在战俘营用一根火柴点燃了美军7000平方米的大仓库，大火着了两天两夜。

张光普是战前发给他的两颗手榴弹已调给一线连队，空着手随大家突围时在过公路冲包围圈的一刹那被俘的。王荣生突围时一直背着180师的关防，5月28日师首长命令他埋掉关防印章后冲包围圈时腿部负伤被俘的。

张光普和王荣生被俘后被押送到72联队战俘营第六大队。这个大队是美国人指定的苦役大队，每天到巨济岛海港仓库内作苦工，饥饿的战俘们不分年老体弱，为了生存都争着涌向海边，冒着凛冽的海风，累死累活的干。因为出工后，可以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可以躲避上反动课，可以少受“刺字”的威胁，还可以有一顿夜餐，胆大一些的还可以在看不见的地方，偷一盒罐头吃下。

1951年8月的一天，这两位四川小老乡被分配到美国人住的一个铁皮房擦地板。

铁皮房里，没有人，他俩跪在地上擦着擦着，只觉得一阵阵温暖，房里好暖和，两个十七八岁的小鬼好奇地寻找“暖源”，终于找到一片散发暖气的“管状物”。他俩惊奇极了，这玩艺凡是什么？既不浇油又不烧煤会自己发热——后来才知道是暖气片。他俩跪在暖气片边烘着自己冰凉的身体……就在这时，张光普发现暖气片下有几张美军的星条报。在中学时，张光普学过英语，一直喜欢，没有忘记，还能结结巴巴地看懂上面的新闻，是板门店谈判有关交换战俘的提案。

当时，他俩高兴地搂在一起，兴奋了一整天，觉得回祖国有了希望。

于是，他俩就商量回国，憧憬回国。王荣生提出，“应该组织起来，再发展一些人，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战俘。”他俩商定妥，回大队后各人分头去各小队发展。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个“回国小组”只发展到10多个人，再往下发展便感到困难。

有一天，王荣生叹着气对张光普说：“在苦役大队发展人不行，他们可以出工偷罐头，人不饿饭就不想斗争。”张光普也有同感，他曾同一些老实人谈过话，老实人说，“安生为善，闹不好连罐头也吃不上！”第二天，张光普出工到了海湾边，那是一个大极了的军用仓库，别说其他物资，仅各种罐头箱就堆得像小山一样。作苦工的战俘就是在仓库装卸物资，在劳动中稍有怠慢，就遭受看押美军的毒打，但美国兵人少怎么也看不住数百名战俘，而站哨的南朝鲜军也偷，对战俘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敌兵不注意的时候，战俘们偷几个罐头狼吞虎咽般吃是极容易也是极正常的事。

张光普连着去了三天，联想到刚入朝三登被炸，损失了大量物资，部队每天只好吃炒面行军……五次战役回撤，美军飞机轰炸粮站马坪里，害得部队七天吃不上饭……突然，一个烧仓库的念头从张光普心中激起……张光普恨恨他说：“我去把仓库烧了。”“我早有这个想法！”王荣生高兴他说。

那时候，他俩加在一起还不到35岁，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之气势！

1951年10月，张光普开始频繁地到仓库出工，每次去都细细地观察美军仓库的情况。

这个仓库设在一个狭长的海湾旁边，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有两排粗圆木支架的大铁皮顶房子，每一排的房子长度有300多米，宽30来米。仓库分主库和副库。主库存放被服，两侧设有露天平台，堆放着成捆成捆的军用物资，其中有一个美军专用仓库，称小仓库，里边装的是通信器材和小型武器，战俘不准进入，小仓库的高度七米，估计大仓库一着火，火势随着海风就会引着小仓库。副库存放粮食、罐头，整个仓库四周有电网和铁丝网。

仓库中间是条公路，可以并行两辆卡车，美军宪兵司令部巡逻仓库的吉普车，每半小时巡逻一次。

张光普多次熟悉、琢磨去点火的道路、地点。他还注意记录各类巡逻队与车的行动规律。

中午开饭时间到了，美国兵每人吃一小箱罐头，而累死累活的战俘每人只能分半小碗米饭，菜桶中偶尔有几丝罐头，还都叫“俘虏官”吃了……这些情节都在点燃着张光普心中的怒火。

“荣生，你说，从一个大堆子上往下倒汽油，再扔一个烟头，熊点着吗？”

“烟头不是明火，怕点不着。”王荣生说。

“我不会抽烟，没法弄火柴和汽油，你能去搞吗？”一个月后，王荣生给张光普弄到一张火药纸，纸面上涂的是银色的药面，一角嵌着10来根火柴。又过了半个月，王荣生弄来一盒酒精。拧开盒盖，扑鼻的酒精气味，还有一团引燃的棉花。

当王荣生偷偷地把这些东西给张光普时，张光普悄悄地对王荣生说：“晚上，你可常到厕所，借机会朝仓库方向看看（因为当时战俘不能随便行动，只有从帐篷到厕所的权利），要是天红了，就是我成功了，要是我回不来，就是牺牲了，你一定告诉我家人和部队首长。”

张光普哽咽了，拉着王荣生的手泣不成声。王荣生也哽咽了，要不是他一条腿受伤成了破子，他一定和张光普一起去。王荣生拉着张光普的手，什么话也说不出。

12月16日晚，北风呼叫，没有月亮，四周黑漆漆的。临近半夜时分，海边，传来几声汽笛，张光普猛地从梦中惊醒，下一会，就听见小队长在敲帐篷门，“出200名公差到仓库，快！”张光普觉得机会到了，迅速从草席下取出火药纸和酒精盒，跑出来站队。小队长正在清点人数，五个人一排，列队到联队大门口，等待汽车。

这一夜，气温陡然下降。张光普蹲下来，手抱着胸护寒，顺手摸摸火药纸，酒精盒，都在。

这时张光普的手略略有些颤抖……一会儿，全副武装美军押送他们这200名公差乘汽车到仓库。

在仓库铁丝网大门，张光普避过美军门卫的搜身检查，进入仓库后，恰好被分配到主库内搬运物资。

几天不见，张光普一进主库，觉得有些变样。四周高木架上全部堆满了麻袋装的被服物资，就连为排水挖的宽沟处也堆满了过冬的被服。张光普一边来回不停地搬运货物，一边反反复复地用手捏着四周木架上的麻袋，观察地形，计算进出时间。他揭开一处处厚厚的防雨布，选择地点。

深夜一点钟，海风大作，寒气袭人，美国兵躲在屋里烤火，只有公路上流动的美军宪兵司令部的巡逻车，每20分钟一趟来回转着，车上手持卡宾枪的宪兵头戴钢盔，全副武装。

而张光普最讨厌的那个仓库值班少尉，就像一个上足了发条的机械怪物，独自坐在吉普车上有一时没一时地绕着仓库转。

这时候，监工的美军和警备队员已昏昏欲睡。张光普立即窜出门去，佯作“解手”观察判断。

一辆吉普车上站着两名头戴涂有白色“Mp”英文字线黄色钢盔的宪兵的巡逻车开过去了。

“……决！是时机了。”张光普迅速避开岗楼上探照灯的照射，急步沿着公路走约20米，再横穿公路，跨过排水沟，踏上露天平台，穿过15米货包分类的约一米宽的间隔行道，在主库房檐下的排水沟边上站住，迅速取出酒精盒，用铁皮撬开后，放在货包间隙处，再摸出火药纸，取出火柴点着，只听“扑”的一声闷响，货包裂开了，窜起一道赤色的火苗，接着，腾起一片火焰和团团黑烟，张光普迅速快步沿着沟边，在货包遮挡下走出200米，从另一端的大门进入主库，刚进门，就与仓皇地从仓库里往外跑的做工队伍相遇，张光普转身混入人流之中……一场毁灭性的大火。火势顺着呼呼的海风迅速

蔓延到主库，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火焰升空 30 多米，将海湾都映红了。

美军很快开来三辆消防车，吸着海水，高压水龙头不断地射出强劲的水柱，根本无济于事。

一个连的美国兵从睡梦中被命令跑步赶来，也无法下手，只能围成一圈瞪着眼观火景。

平时狰狞歹毒的中队长阴沉着脸，急忙说：“有火柴、打火机的赶快扔掉。”堆的像座山一样的罐头受热膨胀，飞射向半空中，又化作碎片。由于每箱罐头都有一盒酒精加上黄油，燃起来像似炼焦……半小时后，“轰——”，小仓库爆炸了……200 米长的主库和两侧的露天平台都喷着火焰……天明时分，出苦工的战俘被带回战俘营，一个个满脸黑灰，围在几只盛凉水的汽油桶边清洗。张光普神不守舍地也在洗着，冲着，恍恍惚惚地，他的一双手被握紧，是王荣生，张光普顿时感到鼻腔发酸，眼泪一下流了出来。

大火整整烧了一天两夜。

张光普真想亲自去看一看火烧后的现场，但已不可能。

因为，那一天晚出工的 200 人都要受审查。

从 17 日到 19 日整整三天，这 200 人都被集中到广场上，来了一个美军中校，还有三个刑警专家，面对一个个战俘察颜观色，上下打量，后来，又一个个核对指纹，其用意是清查从外边混人进来的游击队，最后一大是单个审查出身、职务，当时起火你在哪里、起火位置在哪里？起火前路灯熄灭的，还是起火后路灯熄灭的？这些，张光普都一一回答。审查人没有从他身上看出任何破绽。当时 200 人中只有张光普年龄最小。审查后，张光普被送回了战俘营，却有 10 个人包括一个带队的队长被扣走。

从那次烧仓库后，张光普的胆子更大了，用张光普的话来说，那就是，“对敌人的破坏，已超过了我生命的价值，牺牲了已经够本，1952 年 4 月 18 日，张光普被吸收为集中营地下党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会员，后来在总党委领导部作机要工作，直到回国。

这四个个人经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都十分相似的学生娃娃兵，在生死关头毅然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林模丛，180 师 540 团宣传队员，父亲休春华 1926 年至 1934 年曾任蒋介石秘书，是中国第一代著名速记专家。

续公度，180 师 540 团文化教员，大个厂大胡子，在战俘营中曾以国民党前将领续范亭之子的身份出现。他风度翩翩地拖着一条残腿在战俘营里自由出没。

张达，180 师 539 团军务股见习参谋。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官，一解放，便被送去劳动改造，张达毅然报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政大学。

丁先文，180 师 539 团宣传队员，从国民党 95 军合编到 180 师，父亲也在国民党丫队七过军官。

这四个个人经历、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都十分相似的学生娃娃兵，在生死关头毅然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的道路。

在巨济岛中国人民志愿军 72 联队战俘营，趁一次出公差没人，丁先文和张达等人在帐篷里举行了“共青团敌后斗争小组”成立的仪式。他们举手宣誓：“无论发生什么事，决不出卖组织、同志……如果牺牲，一定要高喊口号，像电影里的共产党员一样英勇就义……学习青年近卫军、牛蛇，勇敢斗争，在战俘营里不刺字、不签名，不辱没共青团员的称号、清清白白回国……”他们紧紧握着手，充满激情又充满稚气地轻声唱起了民主青年团的

团歌：“我们是民主青年，我们是革命的先锋！毛泽东领导着我们眼泪流淌，是激动，也是坚定。他们第一个行动计划是杀掉叛徒、败类李大安。

他们以为只要杀掉李大安，下边的人就会跟着走，哪怕能跟上 1/10，战俘营也能站出一批好汉。只要有 700 人的队伍，还怕谁？但梦幻很快就破灭了。

他们毕竟还是娃娃，没有警惕，也没有丝毫的斗争经验，由于被一名叫黄正泉的战俘告密，他们的组织全部暴露，丁先文和张达被带到警备队。

“你就是丁先文？你就是张达？你们的一切活动我们都掌握了，告诉你，我们现在也学学共产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丁先文和张达吓住了，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好好的组织怎么会出事。审问他们的那几个人坐在椅子上。大腿翘二郎腿，还泡上了热茶。他们心里一阵阵发慌，虽说宣誓过个们挨打不怕死，但真正经历这杀气腾腾的场面，他们还是发抖。

“你们搞到老子头上了！”丁先文被李大安一棒砸昏，张达被打得大小便失禁。

“老实告诉你们，你，张达，国民党少校军官的大少爷，家在四川眉山有土地也有商号；而你，丁先文，你本人在国民党军队干过，你父亲在国民党干了 20 来年，是营长，现在虽然退役回乡当了农民，但历史是抹不净的……现在，共产党正在革你们父母的命，成为斗争对象，被镇压，这些惨景，你们想过没有？共产党究竟能给你们什么好处、能给你们什么样的前途？你们这样闹下去，还要不要命，丁先文，你说说看——”两个小鬼沉默，深深地矛盾着，难道他们在外边打仗，共产党真的会让他们的父母挨斗争吗？丁先文想，自己的父亲打日本鬼子时就受了刺刀伤，现在老了，还要挨斗争，他心里泛起种种不安，可是，当他又想到自己从泊镇集结地向家里寄回的那份革命人家属证明书和部队领导亲自代表部队找地方政府照顾他的家庭，他相信，父亲和全家一定会受到保护的。

张达也想，父亲虽说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官，但对共产党是赞成的，他参军抗美援朝时父亲支持，还来信鼓励他。

丁先文联想起了这段经历。丁先文的父亲从抗日战争爆发参加国民党武装，一去就是 10 多年，退役回家是个满身伤疤的营长，没有积蓄，家境贫寒。为了寻找出路，16 岁的丁先文托人找关系到了国民党 95 军，当了一名抄抄写写的文书，1950 年初，95 军起义与 180 师合编。不久，丁先文所在团来了共产党的工作组，组长是个老粗模样的“大胖子”——态度和蔼，平易近人，着装俭朴，衣服上还有大块的补丁。有一天，“大胖子”找丁先文谈心，毕竟才 18 岁的丁先文充满敌意却也不失天真地问，“你不是说共产党好吗？你说，共产党好在哪里，和国民党有啥子区别？”“大胖子”笑了，向丁先文娓娓地谈起许多道理。

丁先文不爱听，“你这是卖狗皮膏药，你说共产党为老百姓，我算不算老百姓？先前来的那个军代表为啥子时我摆臭架子？”“大胖子”指指自己，“你看我有没有架子？”丁先文问“大胖子”，“你呀？你到底是干啥子的？”“大胖子”说，“你看我像干啥子的？”丁先文说。“我看你像个胖伙夫头。”“大胖子”哈哈地笑了。丁先文一打听，他无法相信这个“大胖子”就是共产党的团长王至诚，还是个大大学生……丁先文还亲眼看见，也就是这个王团长，在行军中，他的马自己不骑，总是坐的伤病员和小兵，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在一次剿匪战斗中，部队被敌人分割，一名起义老兵冲在前头中

弹身亡，王团长亲自抬着担架把遗体送下山来，感动得起义过来的士兵无不痛哭流涕……这些，丁先文怎么能忘记？想到这里，丁先文突然开口道：“我不管你们怎么讲，共产党反正不为自己……”又是一顿毒打。

李大安当众宣布：“从今以后，谁都可以打，把他们活活打死！”丁先文和张达被送进了监狱。

丁先文和张达被李大安关进监狱后，通过为战俘看病的人民军被俘军医的帮助，转到了战俘医院。

在战俘医院里，他们向美军管理当局提出坚决不回 72 联队，要求把他们送到 71 联队。

他们两人把一个刀片分为两半，一人保存一半，两人宣誓：“宁肯自杀，也决不回 72 联队。”但是，美军士兵要强行把他们送回去。

张达装疯，把一个美军少尉的眼镜打落在地下，美军士兵把他捆起来送进了战俘监狱。

“丁先文当着众多朝中战俘的面，大骂美军军官，然后持刀片抹喉自杀负重伤，又绝食断水两昼夜。

丁先文的自杀轰动了整个战俘医院。

许多朝中战俘避开美军的监视来慰问丁先文。

丁先文拒绝所有人的劝慰，拒绝进食，他只想死。

一名朝鲜战俘流着热泪，伸出大拇指说：“共产党、毛泽东、中国同志真好！”丁先文的床边，架着双拐，坐下了一位年轻人，南朝鲜高丽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南朝鲜义勇军战士朴信君。

“你是共产党员吗？”丁先文摇摇头，“是青年团员。”朴信君握了握他的手，“好样的，要活下去，要战斗……”朴信君像老大哥一样将朝鲜战场的形势讲给丁先文听，又告诉他，自己出身巨商，家里非常有钱，只要革命不论出身。朴信君懂的事很多，丁先文在他身边，渐渐平静了。他开始吃饭，服从治疗。

无可奈何，美军只好把丁先文送到了 71 联队——这是一个摆脱了美方及国民党特务和叛徒、败类们的控制，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支部进行领导，实行全体人员吃穿住平等，政治上民主的战俘营。它的建立，如一盏明亮的灯塔，照亮了这“死亡之岛”，它告诉战俘们：团结斗争才能生活，爱国回国才是光明道路。这里成了热爱祖国的志愿军战俘的希望，成了他们向往的地方。

丁先文流着眼泪在 71 联队的 200 多名同志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上高声说：“党，我回来了……”1952 年初，一批批从台湾来到巨济岛“CIE”学校担任教官的国民党官员先后带来了国防部长邓文仪的口令，这位在国民党政府里身居高职的老军人要在这 2.2 万余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中寻找一个不满 18 岁的年轻人。

“我是林春华的好友！这里有没有林春华的后代？台湾要找林春华的儿子！”“你是林春华的儿子吗？你的父亲叫什么？你出生在广州？”怀疑、困惑、猜测，种种目光向林模丛射来……瘦弱的还不满 18 岁的林模丛被带进了大队部。

“你是林公子？”林模丛摇摇头。他陷入了奇怪的矛盾之中。他深知邓文仪是他父亲数十年的至交，邓文仪对于他本人的关怀及爱并不亚于父爱。他也相信，他父亲临死前把家庭、孩子曾托给了几位老友。但他在心里问，

到台湾去，能去吗？林模丛虽然还不满 18 岁，但他已经成熟。他的确很爱他的父亲，但他又无法把国民党和他父亲从感情上真正联系起来，并和自己毕生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

林模丛记得很清楚，在小的时候，和姐姐一起去上学，路上常常会遇到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父亲总是叮嘱又叮嘱，“下学就回家，不要在街上玩，碰到这些兵要躲，他们不讲理……”这些话是父亲对姐姐说的，林模丛当时还不懂，也不理解父亲的忧虑……林模丛上中学时，局势更乱了，国民党到处抓壮丁，有一部分壮丁就关在他们的校园里。这些壮丁天天哭爹喊娘，有的竟和林模丛一般年纪……有一天，正在上课，突然听到枪响，林模丛随同学们冲出教室，只见操场成了刑场，数名逃跑被抓回的壮丁当场被枪杀，一片血腥。林模丛站在被血玷污的绿草地上，他想呕吐……林模丛上中学的学费是父亲生前的好友，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高职的康泽支付的……中学毕业后。林模丛拒绝继续上大学，他急于自立，考取了成都机械专科学校……成都一解放，林模丛参加了解放军，他渴望为自己寻找一个光明的不再充满压抑的前途——参军后，林模丛被分配到 180 师 540 团宣传队当小演员。宣传队的指导员是个快满 30 岁的“老”共产党员，他对林模丛和其他同志好极了，行军时背着林模丛走，晚上给他烧洗脚水，盖被子，半夜里还叫他起来尿尿……林模丛是独生子，他觉得指导员又像妈妈又像爸爸，他真想有这么一个大哥……以后，在一次战斗中，在一颗炮弹飞来的瞬间，指导员扑在一个小演员的身上——倒在了血泊中……而到了战俘营以后，林模丛看到那些戴着国民党党徽的败类，打入，杀人，欺压战俘，无恶不作……这真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显然，共产党比国民党好，新中国比台湾有前途。

“然而，共产党对俘虏能理解吗？一个俘虏在新中国真的有前途吗？”林模丛又反复地思考着……这一天，公开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前将领续范亭之子，现国民党要人郑介民的养子、女婿的续公度在众战俘眼前站出来了。

令林模丛惊讶与敬佩的是续公度的乐观与进出刀丛如入无人之境的勇敢，以及对任何事任何人所持的不卑不亢。

当台湾过来的“大人物”找他劝说，他便摆出一副落拓不羁的榜样，盘腿脱鞋，粗俗地抠他的臭脚丫，等“大人物”恼了，他却狡猾地笑了，“不要轻视劳动人民嘛！”“怎么，今天又打你了？”林模丛用手轻轻地抚摸他流血的身体。

“又吃了一回亏，还灌了‘米汤’（政治攻势）。”续公度还是哈哈一笑。

“他们会把你打死——”“我说了，‘你们已经坏了我一条腿，剩下的一条腿、两根胳膊我也不要了。’”“还疼吗？”“连米汤都变成尿了，哈哈——”续公度总是那么风趣，就连他的大胡子也像是从他父亲那里传下的，极有风度。林模丛崇拜他，很想和他谈谈自己的家，自己的前途，谈谈国民党、共产党。但林模丛又觉得，续公度不是个爱袒露内心的人，他十分谨慎、内向。

“听说你的家属在台湾，你去台湾吗？”“去台湾，我想过，无非是付出代价。”“什么代价？”“人格。你懂什么是人格代价吗？按说，我的家属在台湾，为了家属我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可就是人格代价我付不起。我想，以后就是要到台湾去，也要昂着脑袋，堂堂正正地去，决不能像那些奴才一样丧尽国格、人格从美国佬的裤裆下钻过去……回大陆，我想过，真的受处罚，

也不过付出个人的代价，即便一无所有，人格也保全了……”林模丛心里很激动，他觉得续公度这番话好像是自己说的。

不久，续公度被抓走。临抓走前，续公度和林模丛聊天时讲了最后一句话，“不管怎样，小林，共产党是代表中国、代表真理的！”这句话对林模丛的一生起了很大的作用……林模丛在续公度走后，克服了胆怯和软弱，勇敢地站出来了。他不再用磨、泡、拖的办法来抵制刺字，他公开对小队长说，“我不刺字，不写血书，不去台湾，要打你们就打吧！”小队长问林模丛：“你说，为什么不去台湾？”林模丛说：“我想来想去还是共产党好……”没等他说完，立即棍棒齐飞，林模丛在地上打着滚，很快就被打昏过去。

1953年8月，林模丛连同6064名归国战俘整体地返回祖国。回国后受了很多苦。1954年，他按复员处理到四川成都市郊区当了农民。第二年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一年后因政治审查不合格，被开除学籍，回到成都市郊区当民办教师，1959年又被清查。1961年，他的祖母、母亲病逝后，他赶到昆明郊区投奔叔叔，在一个农场当了工人。直到1985年他才被落实了政策，到农场子弟小学当了教师，当时，有人问他，“你时当年的那句话是不是后悔了？”“哪句话？”林模丛很快明白了，“今天，又经过了30多年的比较，我还是说共产党好，跟着共产党走定了。”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就为了这句话，在那恐怖之夜，他被毒打了三个多小时，昏过去五次……阳文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他没有辜负出国时向祖国人民写下的保证阳文华，180师报务员，原国民党黄埔军校起义学生，在战俘营中为了重返祖国被他原军校同学残酷杀害，壮烈牺牲。

张文荣，180师报务员，原国民党黄埔军校起义学生，被俘后被迫受特务训练，在执行空投任务时勇敢地将美国入发给他的手榴弹炸毁美“C-46”飞机。

阳文华和张文荣被俘后被拘进了有8400余名志愿军被俘人员的“集中营，也叫86联队。

那时的86联队完全处于一片混乱状态之中。

美方战俘管理局为了建立管理秩序，在战俘营里实行了所谓“以俘治俘”，任命黄埔军校出身的应祥云任86联队队长，阳文华任86联队副联队长，成厂所谓的“俘虏官”。

——当然，“以俘治俘”。并不是美方的发明，但它却能给美方战俘管理当局带来明显的好处：一方面可以解决看管战俘兵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可以随心所欲地借战俘之手杀害任何他们感到不满意的战俘，一旦走漏消息，就以“反共战俘和亲共战俘的争个”来掩盖过去……“俘虏官”的情况相当复杂。大部分由经过短期特务训练的叛徒、败类和战俘中的流氓、打平等控制了战俘营，如“活阎王”李大安和“笑面虎”王顺清等。但也有爱国志士上当上了“俘虏官”，阳文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战俘们为了生存，为了求温饱，为了少受他人欺凌，同时也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各种各样的小团体相继产生……一时间，混乱角斗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开始，这些团体得以维系的是人的生存本能所谓“情义相投”。但是随着停战谈判的开始，战俘们作为一张王牌放到了开城的谈判桌上、甚至超越了军事行动本身的价值，在美方所谓“自由遣返”的背后，美国陆军心理作战部和台湾特务的介入，战俘营内就开始了领导权的争夺，开始了信仰与信仰之间的搏斗和相互残杀，斗争的焦点便是对大陆和台湾的抉

择……加之，被俘人员中上多半是合编起义的或解放的战士，这些不同的经历的人被关在一起，在恶劣的环境压力下便开始了急剧的分化……黄埔军校起义的年轻人迅速地分化了，不是回大陆就是去台湾，也有人被强迫到东京去受特务训练，关押在 86 联队的有专长的无线电技术人员张文荣就是属于这一类人员。

1951 年 12 月 31 日，72 联队联队长王顺清突然命令张文荣和另外四名志愿军战俘立即携带行李到联队部去，并且不许他们询问原因，也不许和其他人告别。以后，他们被一个美国军官押上去釜山的轮船，接着又用飞机把他们送到日本东京一所美国人力、的特务学校。

在这里，美方逼迫他们填写了情报人员登记表，并被威胁“假如你们不努力，将有生命危险”。受训期间，张文荣处处处于威胁之中，平时不准外出，每天写思想汇报日记。从东京回到汉城，美籍南朝鲜教官王元阁和另一名姓金的教官又强迫他继续受训，准备受训结束后空降到朝鲜北部当特务。

“小老弟，何去何从，你定了吗？”阳文华正望着张文荣去的方向，突然肩上有人拍了一下，是联队长应祥云，黄埔军校的同学，他俩的关系十分好，应祥云当中队长时，阳文华是副中队长，两人一直在一起。

“当然回大陆，你呢？”应祥云摇摇头。“还没定。”阳文华关于前途问题的争论对他感觉意义很大，他更注重“大前途”。他是 1930 年 8 月出生于陕西省一个商人的家庭，曾祖原籍湖北省，姓欧阳，因参与太平天国革命被清政府通缉，隐居陕西省改姓阳。父亲久商在外，他与勤恳纺织的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清贫的少年时代。

1945 年夏，因家贫，不得不从中学停了下来，入国民党工兵部队当兵。1947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 22 期，毕业后到国民党 95 军电台任职，1949 年底在四川起义，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60 军 180 师司令部电台任报务员。由于他工作积极，追求进步，于 1950 年成为起义部队第一批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阳文华是师直机关中首先报名赴朝的第一个青年团员，入朝后，一直在 180 师指挥所工作……他回顾自己来共产党军队短短时间的发展和国民党军队的对比，特别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清醒地意识到台湾国民党政府“成不了大器”，整个中国的前途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

他在战俘营里，痛切地看到“笑面虎”王顺清馅笑着，“OK,OK”地叫“老美”；“活阎王”李大安，只要美国人一瞪眼，便持棒乱揍，对自己的同胞拳打脚踢往死里踹。阳文华又渐渐地感到，“这个俘虏官不能干了，回国后怎么能说得清楚……”“你和联队长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在 86 联队担任医生的被俘的朝鲜劳动党员、人民军中校军医金光先握着阳文华的手说，“你是真正的好人，我们支持你的领导，你要利用美军当局起用国民党人员的机会，加上你和应祥云的同学关系，把集中营的领导权牢牢掌握，让更多的难友回国。”在金光先的直接指导下，阳文华表面上以灰色的面目出现在大众面前，但暗地里却利用职务之便，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志愿军干部，私下安排了一些共产党员和爱国战友站出来当“俘虏官”，一些干部和知识青年利用当文书、翻译或中小队长的合法地位，进行灵活多样的宣传活动，组织唱革命歌曲，讲战斗故事，宣传开城和谈形势，对于当时巩固被俘人员民族气节和斗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51 年 7 月下旬，86 联队公开抵制穿红色囚服，拒绝换装。这是对 73 人民军战俘营拒绝穿敌人发的红色囚服

的一次配合行动。

事情是这样的：73 人民军战俘营换装时，有些战俘不愿穿红色囚服，美国人就对战俘威胁，“谁要反对穿红衣服，就用机枪扫射……”但是，战俘们不怕，反而把衣服脱得光光的把发给他们的红色囚服撕了烧毁，战俘们光着身子愉快地敲锣打鼓，美国人急忙派南朝鲜军将 73 战俘营包围，不许里边人活动。当晚，73 战俘营伙房有人活动，当场被南朝鲜军开枪打死。第二天，战俘们不仅不怕，反而跳、蹦、喊口号，锣鼓声震天动地，响彻全岛。直到晚 7 时，岗楼上枪声四起，打死 10 名战俘，伤 10 余名。但战俘们终于没有穿红色囚服，并选出代表，光着身子和美国人交涉。过了几天，美国人只好把红色囚服收走。

阳文华乘 73 人民军战俘营拒绝穿红色囚服并将其烧毁的时机，提出了“我们是战俘，不是囚徒”，在 86 联队展开了拒绝穿红色囚服的斗争，同时取得了胜利。

美方当局对此怀恨在心。

8 月 1 日，86 联队队长应祥云和副联队长阳文华，突然接到通知调往巨济岛美军宪兵 24 大队接受审查。

8 月 2 日，86 联队的门突然拉开，“活阎王”李大安带着从 72 联队选调的 1000 余名战俘浩浩荡荡开进。1000 余名战俘抱着饭碗、毯子坐在联队部前的空场子上，李大安神气地在美国总管的陪同下进了 86 联队队部，并当即被任命为副联队长、取代了阳文华的职务。

李大安带着矛盾与复杂的感情来到了 86 联队，他隐隐地感觉到美国人看中的是他手中一刻不离的那根大棒。共产党不好惹他清楚，可这根大棒又使他得到一次又一次的满足，其中不乏美国人赏赐的笑脸，一条红圈牌美国香烟，一盒饼干，一包糖块，一顿酒饭进驻 86 联队的当天夜里，新上任的 86 联队副联队长李大安正在酣睡时被突然闯进帐篷的三名手持器械的大汉叫醒。

“哪个是李大安？”“我是。”“打你个龟儿子，到这里来夺阳副联队长的权，打死你！”说话的是战俘曾德全，外号“曾蛮儿”，180 师 538 团三营机枪手。三个人抡起棒子就打，劈头盖脸，若不是事先作了交代不许打死，李大安早就死在乱棒之下。

8 月 3 日，进驻 86 联队不到 24 小时的大安狼狈地返回 72 联队。“赤化了，赤化了！”他在美军宪兵司令部里又哭又骂。

美方当局更是怀恨在心。

阳文华被关在美军宪兵 24 大队的监狱里，打手们边打边问：“阳文华，只要你答应去台湾，老美就放你回 86 联队继续当副联队长。”美方当局没有想到阳文华却回答：“我在国民党军队干过多年，对国民党那一套完全了解，对他们不抱任何希望，不去台湾，早就定了！”于是，阳文华被视为“共党死硬分子”押到在海湾作苦工的 72 联队折磨。

这个联队，有 1400 多人，大多是各个联队被清洗出来的所谓“共党死硬分子”。阳文华进入后，觉得这个队政治基础比较好，于是，立即和这些“共党死硬分子”一起成立了党团支部，着手夺取内部控制权的活动，但后来被叛徒告密，又遭逮捕被关进 72 联队“战犯监狱”，交给特务头子李大安任意折磨。

阳文华刚一进“战犯监狱”，李大安便带着打手虎狼般扑过来，一边打

一边吼叫：“阳文华，老子到 86 联队任职被你手下的人打出来，今天可轮到 我教训你了！”阳文华被按倒在地，李大安用木棒专打他的踝骨和关节，直到被打得鲜血淋淋，爬不起来。

后来，每一天打一次，并施行“水鞭刑”——用帐篷布拧成鞭子，蘸着冷水抽打，阳文华受刑期间紧咬牙关，切齿斥骂，他有一条“经验”：只要咬住牙忍受住前三分钟 的痛苦，三分钟后一麻木不省人事就不知道痛了……1952 年 4 月 6 日，美方拘留当局借朝中部队司令部发言人对遣俘问题发表声明的机会，对朝中被俘人员进行所谓“甄别”，一方面广播朝中部队司令部的声明原文，让战俘自由选择去向，一方面暗中策动战俘营中的特务败类，敲锣打鼓唱歌干扰乱收听，李大安带着警备队挥舞着棍棒在“甄别”广场叫喊：“谁要说出回大陆就宰了谁！”8 日拂晓 6 时左右，天还没全亮，李大安突然闯进帐篷，一进门就骂，“他妈的，老子昨天搞了一夜，把你们几个死硬共产党给忘了，现在该收拾你们了！都给我站起来，说，都去哪儿？”李大安又指着阳文华，问：“阳文华，你可是国民党培养的人，你带个头，说，去哪儿？”“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我去台湾，你们也信不过我。”阳文华说。

这时，路禄走进入群揪住阳文华，把阳文华拉了出来。

阳文华和路禄都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路禄是甘肃人，阳文华是陕西人。开始，路禄不习惯南方生活、常常生病，阳文华时常照料他，两个人情同手足。以后，他俩又一起参加了志愿军，一起赴朝作战，两人又一起被俘。在战俘营，在美军和台湾特务的拉拢、引诱和严刑毒打下，两个人渐渐地分道扬镳了。

最初，他们还互相劝告，阳文华对路禄说：“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回中国去。”路禄对阳文华说：“你就是能回去，共产党也饶不了你，不如去台湾。”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很快，两个人由互相劝说到彼此反目，到互相对立。路禄跟着李大安、王顺清等人 为虎作伥，混上个大队书记长。阳文华靠近共产党和爱国战俘，屡次遭到毒打。

“阳文华，你还认识我路禄吗？”路禄提着铁棍子问道，他的周围站了一帮打手。下午，王顺清来动员镇压坚持回国的战俘时，特意对路禄说：“阳文华是你的朋友，你别下不了手。”

这次干得怎么样，到了台湾可是论功行赏。”路禄横下一条心，要拿阳文华开刀，做他到台湾升官发财的垫脚石。

“阳文华，你我都是黄埔同学，都是蒋总统的学生，想不到你要问大陆！”“大陆是我的家，为什么下应该回……”阳文华的话还没有说完，路禄一铁棍打在阳文华的头上。

阳文华破口大骂：“叛徒，败类，人民早晚要惩罚你！”立刻，一帮打手把阳文华捆起来，吊在房梁上，几个人用铁棍从头到脚。从脚到人，一遍又一遍地毒打着。开始，阳文华一次次高呼：“共产党万岁！”很快便昏迷过去。路禄派人间王顺清：“把阳文华打死行不行？”王顺清说：“随你的便。”这时，李大安走了进来在吼：“给我朝死处打！”路禄手持斧头，一把撕开阳文华的衣襟，用斧头向阳文华的胸口砍去，把阳文华的心脏挖了出来。

阳文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他没有辜负出国时向祖国人民写下的保证……就在阳文华英勇就义的前不久，被强迫去受特务训练的黄埔军校起义学生张文荣，为了回归祖国，决心不当叛徒，在跳伞空投中和敌人进行了殊

死的搏斗。

一个漆黑的夜里，在南朝鲜 K16 机场上，张文荣在 12 个美军武装解押下，乘一架美“C-46”运输机到朝鲜北部铁原以西的谷山郡空投。

谷山郡，60 军 180 师在五次战役结束后，奉命在这个地区休整。

机舱里坐着一个又高又胖的美军上士，他是美军特务机关“远东司令部联络队”的跳伞上士哈里森。他奉绥德上尉的命令，空投三个由志愿军战俘充当的特务小组。上飞机前，哈里森先喊第一组上！于是，有两个一高一矮的中国人下了卡车，他们都穿着志愿军的军服，带着步枪、手榴弹，并用一个布口袋装了一些米。第二天凌晨 2 点 30 分，飞机飞到朝鲜北部铁原以西的谷山郡上空了，哈里森叫第一组站起来，准备跳伞。临要跳伞时，突然，矮个子向哈里森要求第二个跳，哈里森同意了。2 点 40 分，开始跳伞，矮个子刚刚跳出机门，就把一枚手榴弹扔到机舱里。手榴弹爆炸后，飞机内立刻充满了烟火与尘土，顷刻之间，飞机坠地炸毁，哈里森跳伞后被俘。

这个投手榴弹的“矮个子”，就是张文荣。

张文荣在临跳伞的时候炸毁了美军运输机，落地后即向 180 师“报到”。一架飞机和一名被俘的美军上士哈里森，成了张文荣重回祖国的见面礼……张泽石为自己参与了轰动全球的“杜德事件”的谈判斗争取胜而感到无比自豪，同时感到英国佬绝不会就此罢休，斗争还要继续张泽石，180 师 538 团见习宣传干事，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地下党员，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能说流利的英语，被俘后，他以灰色面目出现，当上了战俘营的英文翻译，利用合法身份与敌人进行了巧妙的出色的斗争。

张泽石会讲英语是无意暴露的。

1951 年 5 月下旬，他和几十名毫无战斗能力的宣传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被俘后被美军押出沟口，走着走着，有一位难友只感到小腹部痠疼疼痛，剧烈的腹痛实在忍受不住了，终于冲出队伍，捂着肚子向山脚跑去。

这时，突然前面一个美军叫喊起来：“Stop, Or you will be killed!”（站住，否则杀死你！）紧接着响起了枪声，美军朝天开枪了。

张泽石急得用英语大喊：“Don't shoot! Don't shoot!”（不要开枪！）美国兵放下了枪，“What?”（怎么？）张泽石：“He is ill,——diarrhea.”（他病了，腹泻。）美国士兵惊奇地瞪看张泽石，“Why didn't you tell me earlier?”（你为什么不早讲？）立即把张泽石带往后面押队的吉普车旁，向坐在上面的美军少尉报告说，“This POW can speak English.”（这个战俘会讲英语。）这位美军少尉好奇地上下打量了一下张泽石，便叫他上车。少尉一面开车一面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学的英语？怎么跑到朝鲜打仗来了？”张泽石心一横，觉得“既然已发现了我会英语，不如索性实言相告，看他们怎样处置我。”便说：“我姓张，参军前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到朝鲜来打仗是为了保家卫国。”到釜山战俘营后，这位美军少尉给战俘营长官泰勒大尉汇报了张泽石的情况。不久，张泽石便成了泰勒称之为“上帝赐给的”翻译官，并兼得了一个“大队长”的职务袖章。

这是“双份的权力”。

从此张泽石就利用这“双份的权力”，先在战俘营里组织起“爱国主义小组”，并制定了章程。

1951 年 8 月，538 团政委赵佐端不幸被俘后被关押到釜山。他隐瞒了

自己的身份，改名王芳，职务是机关食堂伙食长。

“这个王芳会是赵政委吗？”釜山战俘营一个大队部里，佩着战俘大队领袖章的张泽石，正在给经过他谨慎观察认为是自己人的一名叫曹友的战俘布置任务，叫曹友装成疯子借着掏大粪的机会进帐篷，疯疯癫癫、手舞足蹈地把一个写着“因患痢疾，明日速去医务室”的纸条扔到赵佐端的身边。

这一天，曹友完成了任务。

次日，赵佐端被人押着往医务室来了。一张填有“急性传染性痢疾”的通知单，立即由北朝鲜战俘医生金成哲签名送往第三伤病所——这个传染病所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

曹友也随之“患痢疾”住到这里，担负起保护赵佐端和沟通内外联络的任务。

又过了一天，精神焕发的张泽石佩着战俘大队长的袖章亲自带清洁队去传染病所掏大粪，他带去一份“爱国主义小组”的章程草案和进一步开展斗争的计划。这时，他发现赵佐端政委的精神状态已经恢复。

不久，在釜山战俘营，“爱国主义小组”宣告成立。

之后，张泽石又凭着泰勒总管的“推荐信”找到 86 集中营战俘总管史密斯上尉，这位 40 岁上下的美国人，一副浑厚的嗓音，他很高兴张泽石的到来，亲自将张泽石引到联队部，并任命为 86 集中营的首席翻译。

张泽石迅速与金甫（180 师宣教干事张城垣的化名）、曹明（179 师 536 团老兵）、戴玉书（538 团班长）等取得了联系，并带来了赵佐端政委的指示：要保住 86 集中营这一小片红色区域。

于是，8 月 21 日，金甫等人在 86 集中营秘密成立了“党团爱国小组”。

10 月 8 日，张泽石从金甫派往警备队当内线的小李子处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当天下午，警备队队长周大麻子召集了紧急会议，在会议上，周大麻子从一个包袱里抖出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说旗子是伍牧师送来的，要警备队明天在庆祝国民党的“双十节”时在大门口把旗子挂出来，以便让美军记者拍成照片登出，好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战俘不愿回大陆，使在板门店谈判的共产党代表下不了台。周大麻子还说，“估计共产分子会捣乱，要严密监视他们，对为首的要来个突然搜捕，先抓起来再说。伍牧师也跟宪兵司令部打了招呼，必要时美军会协助行动。”当晚 10 时熄灯后，张泽石、金甫等人连夜开会，决定由小李子力争将“青大白日旗”偷出来烧掉，紧急动员各大队的力量于当天晚上围攻警备队，争取把叛徒们都抓起来。整个行动由张泽石负责协调指挥。

会后，张泽石回到联队部，见史密斯上尉正神色不安地看文件。史密斯见到张泽石后，急忙把这份由巨济岛战俘营司令官杜德谁将签署的命令递给张泽石看：“据悉你营内的中共分子将于今晚举行暴动，我已命令海军陆战队做好一切防范准备，请通知全营战俘今晚将实行戒严：当发出第一声警报时所有在帐篷外的人必须就地立正，第二声警报后必须立即回到帐篷中去，否则格杀勿论。”史密斯问张泽石：“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奇怪，怎么一点暴动的迹象也没见到。”张泽石耸耸肩说，“我甚至怀疑那些共产党人真会如此幼稚，即使拼命翻出铁丝网，也不可能游过上千里海面到达中国海岸！”“你说得有道理，但是，不管怎样你得马上把杜德准将的命令传达下去。”史密斯说。

就在张泽石通知各大队负责人来听取命令时，营外已传来隆隆的发动

机声，几辆满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装甲车开了过来。根据这个新的情况，张泽石传达完杜德的命令后，立即到四大队找曹明等人研究，决定仍由小李子力争偷出旗子烧掉，以四大队为主力，以路灯为信号，突袭警备队，力争在美军发觉之前解决战斗。

临近傍晚时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提前发生了。小李子趁看旗的警备队员不注意，已经把“青天白日旗”偷了出来，并塞进伙房的灶火里烧掉了。不幸的是，小李子正在烧旗时，被伙房里一个坏蛋发现，告诉了警备队，小李子拔腿就跑，一群持棍的警备队员紧追上来。没有经验的小李子一头闯进了联队部。情况十分危急。外边，追的人已越跑越近，高喊着“抓住他——打死他——”，联队部书记员，原国民党黄埔军校起义学生郭乃坚冷静地把小李子带到帐篷一侧，那里有一堆被服毯子，将小李子连头带尾埋进去，刚刚坐定，拿着棍子的警备队员就闯进帐篷。

张泽石满脸不高兴地问：“你们这是来查看我们在偷吃什么罐头吧？”“不敢，不敢，我们在抓一个共产党分子，像是跑到你们帐篷这边来了。”一个狗腿子赶快弯腰说。

“那好办，我们联队部的人都在这里，请搜吧！”张泽石笑一笑冷冷他说。

狗腿子们伸头往帐篷里看了一遍，见无人，只好扫兴地走了。

张泽石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巧妙地保护了小李子，使小李子暂时脱离了危险，可是双方微妙的局势紧张起来。搜查烧旗子的警备队还在挨个儿帐篷找，一片杀气……焦急地等待着路灯刚亮为信号的近 200 名战俘从各个帐篷里冲了出来，立即和警备队员混战在一起……美军一个连包围了混战的队伍，武斗双方被迫停了下来。

“张翻译官，史密斯上尉请您来一下！”联队警备队一个中队长在大声喊。

史密斯待张泽石走过来后说，“我要对警备队员下命令，请您给我翻译。”接着，史密斯发布命令说：“联合国军当局委托你们负责维持战俘营内秩序，你们平时管理不严，以致发生今晚共产党分子暴动，现在我命令你们把主要肇事者给我找出来，宪兵司令部将审讯他们。我调来的美军将在必要时协助你们。”这样的命令张泽石绝对不能翻译出来。为了保护难友，欺骗敌人，张泽石说：“史密斯上尉说，你们都是中国人，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打架！今后不允许再互相殴斗，不论是谁，打伤人要坐牢！打死人要偿命！”张泽石刚“翻译”完，警备队员觉得“翻译”得不对头，就有人喊，“共产党分子要暴动，打倒共产党！”还有人喊，“张翻译是共产党，我们不要他翻译。”史密斯问张泽石，“他们喊什么？”张泽石说：“他们表示坚决执行上尉命令，请上尉放心。”警备队长周大麻子站起来说：“别听张翻译的，咱们去把共党暴动分子抓起来再说。”不久，警备队抓了不少人集中在一个铁棚子里被打得头破血流。

张泽石听到外面传来的惨叫声，对史密斯说：“上尉阁下，这样打下去会死人的，真死了人不仅会给你带来麻烦，还会给‘联合国军’带来麻烦。”史密斯盯着张泽石看了半天，才下令停止拷打。并根据张泽石的“建议”，给被打伤的 60 名战俘送医院包扎，同意张泽石陪他们去医院替医生做翻译工作。

在巨济岛 64 野战医院里，被打伤的 60 名战俘进行了简单的包扎治疗后，除两名伤势过重不能行动的留下观察外，当天深夜张泽石又和难友们被押上囚车送进了美军宪兵司令部拘留所。

在拘留所的审讯中，张泽石把难友们回答得不完全或不妥当的地方，他在翻译时都作了适当的修改补充，把责任尽可能推给警备队。审讯结束后第二天，原来留在 64 野战医院观察伤势的两位难友也被押到拘留所来。他们从 86 集中营送到医院去的“熟人”那里了解到，自 10 月 9 日流血斗争之后，叛徒们继续以“清查暴动分子”为名，大批搜查地下党成员，撤换了不少“俘虏官”，集中营的领导权基本上又被叛徒、特务控制。这个消息更加引起了张泽石的不安，他马上把时占魁、曹明、钟俊华、周铁行等人找来，分析了面临的形势，研究决定：为保存这批斗争的骨干力量，立即向美军管理当局表明誓死不回 86 和 72 战俘营，坚决要求单独成立一个小战俘营，并以时占魁、曹明、张泽石、钟俊华、周铁行（后两个小鬼是青年团员）组成地下党支部首先领导这场斗争。

到 11 月初，眼看一个月的拘留期限快到了，张泽石再一次和时占魁、曹明等人研究决定，向管理当局，向杜德准将递交一封态度坚决的英文信：……如果管理当局不顾我们的生命安全和回国志愿，一定要强迫我们去 86 和 72 战俘营，那就只能将我们的尸体抬进去！到时候，我们将不得不被迫和押送美军以死相拼……11 月 10 日，在难友们拘留期满的那天早晨，大约 20 名美军来到小铁丝网的门口，一个少尉打开门叫他们列队出去。张泽石和曹明带着队伍走上公路，押送俘虏的美军如临大敌。快到 72 战俘营门口，张泽石对押送的一位美军士兵说，“我有事找你们的少尉。”说着说着眼看到了 72 战俘营大门口，几个美军已扬起了枪托，立即围上来以刺刀相逼。张泽石立即向少尉高喊，“如果你们强拉我们进去，我们只有以死相拼，这你是知道的！一切后果将由你负责！”少尉惊恐地示意美军把刺刀放下来，便走进 72 战俘营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又走到马路对面的 71 号集中营大门口和那里的美军总管说了几句话，然后走到张泽石面前说：“我算是认识你们这些不要命的中国人了，你们胜利了！到 71 集中营去吧，你们将成为一个独立的中国大队。”就这样，张泽石等人通过团结一致以死求生的抗争，终于争取到了两年多战俘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转折……1952 年 5 月 7 日，巨济岛 76 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战俘冒着流血的危险扣留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迫使杜德写了认罪书和答应战俘们的条款，还迫使后任战俘营长官柯尔生准将承认这些条款。在这次惊动世界的“杜德事件”的谈判斗争中，张泽石被派出为志愿军战俘谈判代表兼英文翻译。

原来，从 4 月份美军在战俘营非法进行强制性“甄别”、残酷屠杀朝中战俘，并以“自愿遣返”来欺骗世界舆论之后，朝中被俘人员不得不用扣留社德的方法，来戳穿美方所制造的骗局，并要求美方停止这种违反人道主义的原则，违反国际公约的政策。为了诱使杜德出来，76 战俘营先搞游行示威然后绝食，志愿军被俘人员积极配合。

因为，在这之前，志愿军被俘人员连续举行绝食和游行示威，美军其他军官几次前来谈判都碰过一鼻子灰。战俘们说，要想谈判成功，必须杜德来。这些，使杜德傲慢而自信。

果然，就在 76 战俘营按照先游行后绝食的办法要求同社德谈判时，5 月 7 日下午杜德在 76 战俘营大门外露面了。谈话将近两个小时。76 战俘营外临时增加了一个武装步兵排和两挺重机枪的警戒，铁丝门开了一个小角，杜德和站在门里的战俘代表谈话，门外门里只相隔两米。杜德习惯地用指甲刀修指甲，这时，一个 30 余人的战俘清洁队前往海边倾倒大粪，门又拉大

了一些，门岗一个个搜身后，抬着粪桶的队伍走出大门，杜德捂住鼻子速让清洁队过去，说时迟那时快，事先混在抬粪桶中的两名身高体壮的战俘，直扑杜德，一个抱腰，一个抬脚，连拖带拉地把杜德抓进了战俘营。

惊动世界的“杜德事件”就这样发生了。

杜德答应成立“朝中战俘代表团”。志愿军战俘派张泽石和一个外号叫“小老兵”的孙振冠为中国战俘代表去76战俘营同杜德谈判。

在5月8日谈判开始的当天，美方管理当局宣布柯尔生准将代替杜德巨济岛战俘营长官的职务。于是，这位在西点军校的杜德的老同学，在76战俘营外一个帐篷里，开始了全世界瞩目的会谈。

这一天，朝中战俘代表团召开了控诉和声讨美军当局迫害和杀害朝中战俘的罪行大会，各战俘营代表起来轮流发言，志愿军被俘人员代表进行控诉发言，张泽石和孙振冠愤怒地详细控诉了4月8日“甄别”中被挖心的林学逋、阳文华被杀的经过，发言进行了三个小时，代表们越揭发越悲愤，声泪俱下。

杜德在铁的事实面前，惶恐地低下了头，摆在桌上的手不住发抖……他说，他并不知道在他管理的战俘营里有如此残酷、野蛮的流血事件发生，他一向认为他只是军人，执行命令，不过问政治，只希望他的战俘营少些骚乱和麻烦。他对战俘们控诉的事实表示遗憾。

“那你说，我们说的到底是不是事实？”有好几次，朝中战俘代表用拳头砸在桌子上质问杜德。

杜德惊慌地站起来说：“是，是事实，是事实。”杜德不敢坐下。

大会主席叫他坐下，并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并不想用你们对待俘虏的手段来对待你。”

我们尊重你的人格，决不会给你任何侮辱。但你也要尊重你自己，作为美国的将军应该有勇气承认事实。”杜德显得有些激动，深深地点头，坐了下来。

谈判很快进入实质阶段，张泽石和孙振冠分析，在整个由“杜德下件”引起的国际舆论中，美方已处于难堪的境地，他们正在忍耐，但也有可能丧心病狂，不顾一切，若不能在一周内解决签字问题，释放杜德，整个斗争前景将很难预料……因此，得赶快促使美方在朝中战俘代表团提出的立即停止时战俘中的一切暴行和立即停止非法的所谓“自愿遣返”、强迫“甄别”等四项条件上签字。

为了促使美方早日签字，大会决定全体朝中战俘营第二天举行静坐示威，这两天，巨济岛战俘营像“一锅开水”似的沸腾了。朝中战俘们唱歌、跳舞、喊口号、组织文艺演出、举行阅兵式，支持和声援战友们的斗争。张泽石等中国战俘代表被人民军战俘营请到各个帐篷去“视察”、去讲演，讲述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斗争故事，鼓舞大家斗争……5月10日，美方柯尔生准将终于同意并签了字，还搞了个“最后声明”——我和前战俘营长官杜德将军承认有过渡血事件发生，结果使许多战俘被联合国军打死或打伤。我可以向你们提出保证，望告这些战俘营里的战俘，可以希望得到国际法原则的人道待遇。我愿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暴力行为和流血事件不再发生。我们将不再对这些战俘营里的战俘进行强迫甄别或任何重新武装的行动。

5月11日下午9时30分，朝中战俘释放了杜德将军。美军莱汶中校和

另一名美国军官按时在 76 战俘营大门口接收了杜德并打了“收条”——朝中代表团诸位代表：美军第 94 宪兵大队大队长、美国陆军中校威尔伯·莱汶奉柯尔生将军之命，于 1952 年 5 月 11 日下午 9 时 30 分，在 76 战俘营正门，从两位朝中战俘代表处，接收到 1952 年 5 月 7 日下午 3 时 15 分被 76 战俘营战俘所拘禁的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

威尔伯·莱汶（签字）

当张泽石把柯尔生签字后发表的“声明”和莱汶打的“收条”翻译给大家听的时候，大家忍不任惊天动地的欢呼起来……张泽石也为自己参与了轰动全球的“杜德事件”的谈判斗争取胜而感到无比自豪……同时感到美国佬绝不会就此罢休。斗争还要继续……

第九章 错觉

克拉克觉得这不是“一点小小事情”，而是一个棘手的事件，就像手里拿着一个烫手的山药蛋，拿不好拿，丢又丢不得第五次战役，场大恶仗后，李奇微捞了个“欧洲盟军司令官”。

这时作战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形成对峙，军事力量对比趋于均势，旗鼓相当。

“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投入战场上的兵力，已由志愿军入朝时的几万人增加到 69 万人。

其中美军 40 万人。南朝鲜军 23 万余人，英、法、加拿大等国的军队 6 万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总兵力由志愿军入朝初期的 41 万人增加到 112 万余人。其中志愿军 77 万余人，人民军 34 万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虽然在兵力上占居优势，但在现代比技术装备上仍处于劣势。“联合国军”在战场上拥有飞机 1670 余架，舰艇 270 艘，坦克 1130 辆，轻迫击炮以上火炮 3560 门。而志愿军和人民军在战场上仅有少量的坦克和飞机参战，火炮在数量和质量上也处于劣势，美军虽然在技术装备上占绝对优势，但兵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战略预备队只有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和南朝鲜军三个师，美国国内只剩下 6 个半师，加上其战略重点又在欧洲，要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英、法等国则更不愿意再往朝鲜增兵，面对步兵占巨大优势且已构成连绵防线的志愿军和人民军，美军以其现有兵力，不仅无力像战争初期那样长驱直入，即使突破防线某一，部分也已十分困难……志愿军虽然步兵占有很大优势，炮兵、高射炮兵、装甲兵相继入朝，部队的武器装备有所改善，但由于技术装备落后，志愿军在白天仍无行动自由，部队机动和物资供应均受到很大限制，难以充分发挥兵力众多的优势。历次战役证明，在武器装备、物资供应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志愿军要想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是困难的，这就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然而，战争对峙局面的出现和战争的长期性，对志愿军并无大的不利，而对美国佬则大大不利。本来，美国佬就因志愿军出现在朝鲜战场，打乱了它的侵略计划而惶惶不安。而五次战役后，战争的发展明显地趋向持久，美国佬更感觉到“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而把主要人力、物力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同其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发生了矛盾，因而更加焦虑，担心在苏联没有参

战的情况下就把力量全部消耗掉了。同时深痛感到，经过与志愿军的反复较量，单纯依靠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已不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寻求所谓“光荣的停战”。

……李奇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到欧洲去接替艾森豪威尔职务的。艾森豪威尔当时正准备参加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不再担任驻欧洲的盟军司令。而接替李奇微职务的则是马克·克拉克。

1952年5月7日上午，美国克拉克将军在随从参谋白纳特中校陪同下，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这位在美军服役厂将近40年的大汉将接替李奇微将军的职务，担任美国远东军司令官、“联合国军”司令官。他知道这将是他军人经历中的一次最艰难的工作。

李奇微与美国驻日本大使墨菲到羽田机场迎接克拉克将军。三人很早就是朋友，老友相逢，免不了说笑一番。

当晚，克拉克将军与李奇微及李奇微的太太白莲在美军远东军司令官邸共进晚餐。

在丰盛的晚餐上，克拉克向李奇微及其夫人敬酒，祝贺“联合国”军打了胜仗，把中国人赶了回去。祝贺李奇微担任驻欧洲盟军司令。克拉克说：“在国内，我早就看到了赞扬你的通报——运用‘磁性战术’，成功地反攻了中国人第五阶段的攻势，来，敬你一杯！”李奇微喝了酒，用手帕揩了揩嘴角，慢慢吞吞他说：“哎，你说是去年5月的那次进攻，主要是充分利用了我们在空中力量和多种口径的火炮上所拥有的绝对优势，在中国人刚刚明显丧失进攻势头的时候，我们恢复了攻势，不给中国人变更部署、补充装备的时机……其实克拉克将军你有所不知，当我们的部队继续向‘堪萨斯线’和铁三角地区前进时，就遇到中国人的顽强抵抗，那些中国人可不怕死呀……特别是5月的最后一周，天气也来给他们帮忙，降低了我们装甲部队的前进速度，使许多道路几乎完全被毁，而且还使我们的飞机无法起飞……结果，他们再次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并且在大批部队和补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以安然逃脱……估计他们有1.7万人被我们打死和被俘……可是我们得不偿失呀，仅南朝鲜军队在这次进攻中，就死伤、失踪或病倒1.1万人左右……”“提到南朝鲜军队，在国内也有议论，请将军告诉我，我想知道南朝鲜军究竟有什么问题？”克拉克说。

“头号的问题也许是南朝鲜军队缺乏领导的情况十分严重……”李奇微又给克拉克倒上一杯酒，“……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条约的规定，我们几乎无法对这种领导彻底加以充实……你知道吗？南朝鲜军队一直是根据政界人物一时的念头而随意调来调去，一直是被用作剿灭‘土匪’，或者维护某些土皇帝利益的。年轻的军官们发觉，对这些没有文化的上级进行批评，表示反对，甚至提点不同的看法都不可能……部队中许多士兵自己未受过必要的训练，无法在危机情况下本能地、积极地作出反应……以后，我总算是下了决心，作了一项全面训练南朝鲜军官的计划，把他们送到美国军队学校去受训……经过训练后，所收到的效果在战场上就愈来愈明显了。现在，我们在东部地段和中东部地段的许多进攻行动几乎完全是由南朝鲜部队实施的，在西部地段，在第9军把战线向前推进3至4英里的过程中，南朝鲜第：师打得十分英勇……”“将军一路辛苦了，我来敬你一杯！”这时李奇微的大大白莲笑嘻嘻地举杯望着克拉克。

“谢谢……”克拉克举杯一饮而尽。

接下来，李奇微和克拉克，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谈论着战场上的一些问题，借此进行了交接。

在这个过程中，李奇微特别注意和克拉克交谈志愿军的作战特点。

“中国人的夜间进攻特别神秘莫测，不可思议，首先听到的是中国军号独特的哭丧调，要么就是由 50 来个中国人用英语发出的粗野叫喊声或其他吵吵嚷嚷的声音。但是，我们久经沙场的部队此时已习惯于这种‘音乐的伴奏’了。有时，他们还出去缴获中国军号，尔后，用缴获的军号把敌人的指挥信号搅乱……”知彼知己。李奇微还谈到了自己军队的士气。

“……现在，我军的士气是高昂的……而我军士气高昂，这应归功于许多因素：我们已具备了抗击敌进攻的能力，我们有日益增强的空军，这支空军向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机动性有了提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实行了轮换制度，使许多服役到规定期限的老兵获得了回国探亲的机会……克拉克将军你是知道的，在朝鲜战场，联合国军除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与我们一起战斗的澳大利亚和英联邦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许多部队之外，还包括有来自许多国家的部队：荷兰、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挪威、瑞典、哥伦比亚、法国、印度，甚至还有泰国的部队……然而，为了满足这些部队在食物、服装、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独特习惯，我们的后勤补给部队遇到了许许多多很伤脑筋的小问题。荷兰人想喝牛奶，而法国人却要喝酒。穆斯林不要猪肉，印度教徒则不吃牛肉。东方人希望多食一些大米，但欧洲人却想得到更多的面包。为了适合土耳其人的特点，鞋子必须做得特别肥大。而对于泰国人和菲律宾人，鞋子又不得不做得特别的瘦小。对于身材矮小的东方人来说，美国的衣服显得太大。只有加拿大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比较容易适应美国的食物和服装……尽管如此，我第 2 后勤部还是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满足了全部要求……”——李奇微这是在显示自己的工作成绩，哪里是搞什么交接？克拉克和李奇微多年相处，知道李奇微有这个特点，他觉得不想再听下去了，于是，看了看手表。

“今天时间很晚了，将军你看还有什么急需要待办的事吗？”李奇微一听克拉克说急需要待办的事，特别是“急需要”三个字，立即想起这天下午巨济岛战俘营扣留战俘营指挥官杜德的事。这个事是美军最大的耻辱。李奇微很爱面子又很逞能，他不想在克拉克刚到东京时就丢给这位继任者去处理。现在，克拉克既然提出来了，李奇微只好说：“今天下午在南朝鲜发生了一点小小事情，据报告说，那里的一些战俘劫持了战俘营的指挥官杜德将军，并把他作为人质……”这时，克拉克觉得这不是“一点小小事情”，而是一个棘手的事件：就像千里拿着了一个烫手的山药蛋。这个山药蛋太烫了，拿不好拿，丢又丢不得……“那我们明天一起到南朝鲜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吗？”“不用了。我已经通知我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在明天早晨召集我的主要参谋人员举行一次晨会专门来研究这一事件，我还给我方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打了长途电话商量应当立即要求释放杜德，必要时使用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我已经写信指示范佛里特将军，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包括坦克在内，立即在战俘营中建立秩序……到时候，咱俩到巨济岛空中观察一下就行了……”李奇微果断他说。

9 日下午，李奇微和克拉克乘飞机在巨济岛上空低飞一圈视察了该岛，从空中看岛上似乎相当平静。

5 月 10 日早晨，朝中战俘代表团提出的四项条件送给了接替杜德总管

战俘营职务的柯尔生准将，并立刻传到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李奇微暴跳如雷，立即电告范弗里特，让他制止柯尔生对战俘进行答复，“以免联合国军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害”。他还质问范弗里特，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还没有执行他“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范弗里特没有执行李奇微关于迅速使用武力在战俘中建立秩序的指示。为此，范弗里特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他在第二年初被解职，提前退休。

据说，原因就是因为在“杜德事件”中使美国人丢了脸。

10日上午，柯尔生准将起草了对朝中战俘代表团的答复。这个答复使李奇微大为不满。

很快，朝中方面在板门店公布了柯尔生对朝中战俘代表团的答复。它震动了全球。

英国《雷诺新闻》发表文章说：“‘杜德事件’使美国的说法和美国的甄别方法确实开始臭气熏天起来……杜德与柯尔生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回他们祖国的说法了。”就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使美国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在整个东方丢脸……”杜德事件送走了李奇微。当5月11日下午9点30分朝中战俘释放了杜德后，第二天早晨8时李奇微将指挥权移交给克拉克将军。

下午3时，李奇微与夫人及两岁的儿子来到羽田机场，在检阅送行的仪仗队时，克拉克告诉他，他认为有必要对“杜德事件”发表一个声明。李奇微还没有从愤怒和不满中恢复过来，在军乐声中，他一声不响继续向前走去。

李奇微乘坐的飞机起飞了。几分钟后，克拉克接到了李奇微从空中发来的电报，他同意克拉克的建议。

克拉克的声明，完全撕毁了朝中战俘与柯尔生签订的协议。克拉克在声明中说：“柯尔生将军对共产党战俘的答复，是杜德将军的生命在危险中的重大威胁之下提出的。共产党的要求是纯粹的勒索，因而柯尔生将军对此种要求所作的任何承诺。亦应根据这种情形来加以解释……很明显这些示威的动机是企图影响停战谈判。同样明显的是从最先开始起我们所遇到的暴动，是由共党中领导分子所谨慎计划及周密策动……”当晚，回到汉城美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杜德，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述了他是怎么样成为“战俘的战俘”的经过，并一反在战俘营承诺的条件，也声称“战俘所作的要求极不合理，因此战俘管理当局所承认的让步也没有重要意义，”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使美国大丢面子的事情。为了恢复对巨济岛战俘营的控制，紧接着克拉克命令海登·博特纳准将接替柯尔生的美军战俘营总管职务。

博特纳，粗壮矮小，一踏上巨济岛便显得雄心勃勃，他公开称：“我的前任之所以遭到如此下场，应归咎于他们对共产党战俘的软弱。”于是，博特纳立即改组了战俘营的管理机构，调换了管理人员，把所有的战俘代表全部扣留在76联队。同时，博特纳下令让所有的朝鲜老百姓撤离巨济岛，让工兵部队又重新修建集中营营地，以便使每个营地容纳的人数不超过500人，同时把从日本空运来增援的精锐部队第187混合战斗团开进了巨济岛集中营。这一切，预示着更加残酷的镇压和屠杀行将来临。

果然，6月10日，数千名武装士兵配合坦克、装甲卒，血洗了76联队。坦克冲击营地，火焰喷射器烧毁了帐篷，机枪、冲锋枪疯狂扫射，战俘们高

喊着“祖国万岁！”举着熊熊燃烧的汽油瓶，冲向坦克车……博特纳站在旁边的一个小山上观看这场屠杀，他连声大叫“好呀！好呀！”一个半小时之后，76 集中营被夷为一片焦土，150 多名战俘被打死打伤。

一名美国人丧生，13 人受伤。全部朝中战俘代表被加上“战犯”罪名，关押到巨济岛“特别监狱”。

事后，美国明尼苏达州前任州长宾逊愤怒地指出：“……这些美国高级军官竟会下令采取这种与纳粹野蛮行为如出一辙的行动而不怕受到谴责，美国人的良心到哪里去了？”是呀，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彭总都作了自我批评，我王近山算老几？60 军的领导也得检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各级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

志愿军总部在召开党委会总结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时，彭德怀、邓华等几位领导都讲了自己的看法，一致认为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胜利很不圆满，其主要原因，在作战指导上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我为避免两面作战提早发起进攻是需要的，但却由此使这次战役的准备工作比较仓促。

第五次战役原拟经过月余准备于 5 月上旬开始反击，后来由于获悉美国从本土调了几个师到日本，且有少量敌舰在沿海进行骚扰活动等情报，判断敌有可能在我侧翼实施登陆。彭德怀将上述情况报告毛泽东：“为了推迟敌之登陆，避免同时两面作战，因此提前于 4 月 22 日开始”发起第五次战役。按当时情况判断这是需要的，但是，现在才搞清楚，当时敌人在日本还没有完成两栖作战的准备，而我为了迅速粉碎敌人登陆计划，尽早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夺回主动权。这样就使得我军这次的战役准备工作比较仓促……因为，当时最早入朝的部队，经几次战役，减员很大，十分疲劳，尚未补充休整……加之，战役预备队刚刚集结，只作了必要的临战准备就投入作战……特别是新入朝的部队在 3 月中旬和 4 月上旬才到达……这些部队对敌情、地形均不熟悉，有的新兵尚未进行训练就第一次同美国交手，战术准备亦不足，有的入朝后，经过连续半个月的徒步夜行军，体力尚未恢复，且沿“三八线”附近南北 150 公里，因频繁作战，人民大部外逃，形成无粮区，难以就地筹粮，部队吃粮困难，弹药已储备不多。在这种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投入战斗显然是不利的……第二点，在部署上集中力量歼敌是应该的，但企图“大口大吃”在客观上做不到。第五次战役时的情况是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且敌人掌握制空权……据此，我军在战役战斗中只能集中优势兵力“小口小吃”，即实行分割合围时，包围的敌人不能过多，口不能张得太大，口张大了，必然分散兵力人力，正如毛泽东在 5 月 26 日及时总结作战经验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所说的，“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对美、英军目前应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看来，这次战役违背了这个要求。第一阶段预定歼敌五个师（其中三个美军师）另两个旅，虽然给敌以重大消耗，但没有能够围歼敌人，这就是作战部署上企图“大口大吃”所致。第二阶段预定歼灭南朝鲜军六个师，我军虽然在东线发起猛烈攻击，两个军迅速突破南朝鲜军防御，将南朝鲜军第 9 师、第 3 师退路切断，形成了合围，但在包围中的南朝鲜军却化整为零，突围逃掉，这也是作战部署上企图“大口大吃”所致……为什么企图“大口大吃”在客观上做不到呢？主要是确定的消灭敌人几个师这一歼敌目标脱离战争客观实际：经过四次战役，敌人对我军情况有进一步

了解。一方面了解我军力量不是像以前认识的那么小，而是相当大；另一方面，也了解到我军作战的一般规律，即李奇微说的“礼拜攻势”。

同时，敌人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教训，改变了打法……这就告诉我们，作战指导，必须从实际出发，及时认识敌人在各次战役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准确地判断敌人的行动企图，切实作到敌变我变，改变老一套打法。正如彭德怀在总结这次战役经验教训时说，因为“我军是在中国战场上诞生的，我们的作战方式，通常利用群众的掩护，带突袭性的，每个战斗求得速决。而今天对占领阵地的敌人，采取过去的打法，就不完全适用了……”第三点，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但收兵时对转移的组织缺乏周密计划。

此次战役的第二阶段，由于我军突入敌人纵深过远，粮弹接济不上，使我军继续扩大攻势发生困难……为此，在战役暂告结束之际，决定主力向北转移休整。毛泽东及时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但是，收兵时对转移的组织缺乏周密计划。没有估计到敌人很快向我反扑，特别是没有估计到敌人以其快速部队为先导向我反攻和追击，因此收兵时没有组织好交替转移，高级指挥机关没有实行交替转移……担任机动防御的部队，有的需要两天的行程，作横向运动方能进入防御地区；有的部队虽进入防御地区，但未很好控制要点与公路，组织有效的交替掩护……因此，全线出现多处空隙，使敌“特遣队”得以乘隙而入，造成我军回撤失利，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其中60军的180师遭受损失极其严重。有的同志认为，如果能预见到敌人这一变化，打完第一阶段就收兵，不打第二阶段也许更好些……彭德怀对这次损失屡次公开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大家深受教育……彭德怀很快把志愿军党委总结第五次战役的报告送给军委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说：“看来，五次战役打得急了些，大了些，远了些，总结完全符合实际。这样的认识只能在五次战役之后，而不能在此以前。”并重点指示了下一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在打法上同意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打法……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组织上同意取消兵团，加强志愿军司令部与各军。

与此同时，彭德怀要求各兵团、各军都从总结经验教训入手，检讨自身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找出回撤失利遭受损失的种种原因，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对战役指挥上的失误和180师回撤失利受到的损失心情十分沉重。在回到兵团驻地后，还考虑着彭德怀在会议上讲的这样一段话：……必须承认回撤失利，180师受到的损失是非常重大的，这是我军建军以来少有的，我们很感惭愧，要以悲痛心情总结经验，从各方面想办法挽救这一损失……造成这次损失的原因，这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造成的……倘若我们一方面搞得好，这损失完全可以避免，至低限度可以减少……我们要振奋精神，在受挫时多检查自己缺点，打胜仗时多注意客观原因，这样检查才能得到正确结论，从而团结内部，战胜敌人……“……这是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造成的……上上下下许多错觉……许多错觉……错觉……错觉……”王近山反复地考虑着……是呀，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彭总对指挥上的失误都作了自我批评，我王近山算老几？更应该作检讨，60军的领导也得作检讨。

“不，责任你就不必抢啦，还是以我们兵团几个领导的名义检讨吧。”杜义德副政委不在位，主要负责政治工作的政治部主任，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后，

一双发暗的眼睛满布忧虑低声对王近山说，“60军的检讨报告已送来了，是以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他们俩的名义写的，我刚才路过作战室看了一下。”作战参谋武英将刚收到的60军的检讨报告送到王近山跟前：……这次180师回撤失利造成严重损失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凡点没有搞好：第一，在军师领导思想上开始是轻敌疏忽的，对情况判断上也就发生了错觉。我们开始认为敌之进攻是局部的行动，是以攻为守的，没有更多的考虑当前情况，并与部队当时的态势及掩护转运伤员的任务结合起来，而由于本兵团伤员大多，力求迟滞敌人前进，争取时间，便于伤员转运，形成了被动作战。……该师被围后，对敌情又估计过高……第二，军师布置上是一线式的，没有纵深……第三，指挥上由于对敌情不了解，对当前情况掌握是很差的，致使反映情况不及时，指挥不及时误时很多……第四，通信联络不顺畅亦误时很多，因此报告情况及部队位置不及时，命令不能及时下达，致使两次接援计划来实现……与友邻联络亦不顺畅……第五，供应不及时，致使该师粮尽弹缺，饿肚无力，失却战力……致使该师遭受损失，造成党的严重损失，请党给我们应得的纪律制裁。

“教训啦教训……”王近山看罢60军的检讨报告又联想到彭德怀在总结会议上对60军领导面对面的批评：“我们的教训在哪里？主要是指挥员用将的问题……那个180师的师长负有直接责任！”想到这里，王近山突然转过身来对兵团政治部主任说：“你不是准备派一个工作组到60军去协助整顿180师吗？什么时候去……”“我准备带上我们政治部的组织部长和保卫部长明天就去。”兵团政治部主任站了起来。

“好，你到60军去协助他们整顿180师，我在兵团关起门来写战役失利的检讨报告，咱们就这样分工好了。”王近山曾经写过无数份战役报告，但那都是胜利的捷报，充满着喜悦，洋溢着激情。

但这次却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败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他内心的痛苦真是难以用语言描述。

但他毕竟不是个普通一兵，而是一个从15岁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投身革命，献身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者，是一个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打出来的杰出的将领，人民的功臣，高度的责任感和军人的气质使他战胜了爱面子的虚荣心和毫无意义的自负。败了就是败了，关键的是要从失败中进行反省，从失败中重新奋起。

他把参谋长王蕴瑞找来，征求意见：“老王，旁观者清，你清楚，你看我们兵团特别是我在指挥上究竟有哪些错误？你讲，我王近山受得住！”王蕴瑞和王近山相处多年，很熟悉王近山这个直来直去的特点。于是，他也直爽他说：要我说——，我们兵团在这次战役执行中的指挥上有一连串的严重错误：第一阶段用兵过多，在17公里的窄狭地区，投入三个军作战，实际上是容纳不下的，由于部队拥挤，造成战场混乱，增大伤亡……第二阶段错误更多更严重，违背志司命令，擅自将60军主力181师179师由春川西调到春川东北地区使用，正面助攻力量过于薄弱，这是一错；60军主力虽已东调，仍可机动使用，或用于正面补救之，但是又迅速在寒溪南北地区投入战斗，这是再错；即便如此，还有39军两个师在春川以东地区尚可补救，可是过早地在20H将该军撤走，这样就造成了300余里地区不可弥补的一大空隙，为敌所乘，同时180师也因之而更加突出和孤立，这个缺口是一而再，再而三，一连串错误所铸成的……在撤收的时间上，也是违背志司命令的，

志司规定5月23日夜北撤，而兵团于22日夜北撤，15军则于22日夜北撤的，由于该军撤得过早，不仅使已造成的缺口更加扩大，而且使整个北撤处于危境……因伤员尚未运完，而急躁不冷静轻率的命令各部暂不撤收，掩护运转伤员因而引起60军的误解，致使180师迟撤而处于不利地位……180师被包围之后，即坚令60军接援180师坚决突围，这种决心是好的，但是始终未能贯彻下去，60军两次接援计划流产，致180师造成如此严重而惨痛的损失……造成以上错误的原因是：爱面子的虚荣心，想打好出国第一仗，想一鸣惊人……把国内战争的老办法机械地搬到朝鲜战场上来，特别强调以强大的突击力量投入战斗，同时把强大的突击力量认为只是人力，不把战术技术特别是人力包括在内，事实成了蜂拥而上的人海战术，造成干部和部队惊人的伤亡，这些血的教训是痛苦的教训，应该很好深刻总结，得出结论，教育自己及全体干部。

“尖锐！尖锐！”王近山望着王蕴瑞。一刹时，他的心头翻起一个热浪，双眼在篝火的映照下，闪着点点泪光……——夜深了，王近山还在兵团指挥部那间低矮的民房里的蜡烛光影里，一字一句修改着检讨报告，他要连夜写好第二天上送志愿军总部并亲自到北京向军委主席毛泽东请罪。

两天后，王近山心情沉重地带着作战参谋武英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部队受损失的原因，重点检讨了自己指挥上的失误并请求处分。

王近山的几个老上级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徐向前得知他回到北京也找王近山谈了话，肯定了他在国内战争中的战绩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王近山是一名虎将，打定陶你是尖兵，千里跃进大别山你是开路先锋，善于打硬仗，敢于打恶仗，朝鲜回撤失利，不是右倾问题，主要是指挥不当，麻痹轻敌。彭德怀司令员主动替你承担了责任，希望你振作精神……现在的作战对象变了，不同于对付国内敌人，光靠死打硬拼不行，要注意总结经验，改进战术。

“接受教训……跌倒了爬起来……不辜负首长们的期望……”王近山再三表示。

郑其贵一听点了他的名，当他发现众人的目光都对着自己时，忍不住放声痛哭了——这是兵团政治部领导带领工作组到60军整顿180师的第二天……在离谷山郡不远的60军指挥部的一座木板房里，60军政委袁子钦按照兵团政治部主任的指示，先把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找来谈话，专门统一认识180师回撤失利受损失的原因和干部处理问题。

当袁子钦介绍了兵团工作组的来意和把调子定在“师的主要领导干部政治动摇逃跑是180师受挫的基本原因”时，郑其贵等人顿时愣住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抽烟，一声也不吭。

他们对这种看法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他们感到很突然。

就在五次战役结束后，3兵团首长还致电60军转180师称：郑、段、王：欣闻你们脱险回来，兵团诸同志除向你们致以亲切慰问外，并望你们注意营养，迅速恢复体力，以便再接再厉，为伟大的抗美援朝继续斗争。

60军的首长亦联名致电给180师称：郑、段、王并归建诸同志：你们英勇地战胜了困难，完成了钳制敌人的任务，胜利地突出了敌人重围，光荣地归建了，这是党的光荣，你们的胜利，谨向诸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并望

注意营养，保重健康，迅速恢复疲劳，从政治思想上、战术上）种工作上做好准备，为迎接新的任务，为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而继续奋斗。

.....这两份电报对 180 师慰勉有嘉，使 180 师突围出来的同志深受鼓舞，他们一方面收拢人员，挖野菜充饥，熬松针水当营养液治疗夜盲眼；另一方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找一找教训，而主要不是追究责任。可是，这种正确的做法没有保持多久，时隔一个多月，为什么又主要追查 180 师回撤失利的责任，并说成是主要领导干部政治动摇逃跑是基本原因呢？难道是师里的检讨报告对 180 师受损失的原因没有找准吗？不。他们觉得在《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牵制作战及受挫检讨报告》中，从指挥上犯严重错误找的五条主要原因还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第一，对敌情和任务特点认识不足，是此次作战我师受挫的根本原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觉和被动。开始轻敌乱碰，受挫、被围后有些惊慌失措.....由于五次战役一、二阶段都是胜利的，主攻方向一展开敌人就不战而逃，所以认为敌人只会防御、逃跑，不会抵抗.....第二，造成严重损失最重要的关键是：25 日未能将主力撤到马坪里以北市防，致 26 日被合围.....第三，26 日被围，10 时左吉发觉，但是决定突围的时间较迟.....未作充分准备.....突围组织不严，箭头亦大.....既不能争取时间，又不能迅速通过封锁线.....第四，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没有连续作战的思想准备.....第五，在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条件下.....使用部队时必须将进攻、防御、退却三者密切的结合起来.....这些，都是根据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作为师的主要领导干部身临其境，最有发言权，他们确实认为，由于在指挥上严重失误，导致部队受到严重损失，是应当负主要责任，但是，要说到“政治动摇逃跑”，这就不是实情了.....郑其贵、段龙章、王振邦已经沉默约一个小时了，室内烟雾腾腾，他们还在一个劲地吞云吐雾。

这时，王振邦觉得需要出去小便一下。可是，刚出门不到 50 米被卫兵挡住了。

“首长，你到哪里去？”“解小便。怎么？”“不能越过这条线！”卫兵给王振邦指了一下位置。

王振邦解小便后回来向郑其贵、段龙章说了这件事。

“看来，把我们‘软禁’起来了！”“啊！你们终于开口了！”袁子钦望着郑其贵、段龙章、王振邦，“那不是‘软禁’，是安全问题！好了，今天就谈到这里，主要是先给你们打个招呼，也是统一一下认识，明天开团以上干部会，请兵团政治部主任给我们讲讲。”次日，会议开始后，袁子钦先说道：“这次开会主要是对 180 师五次战役回撤失利的政治结论作个统一认识。正好兵团政治部主任带工作组来了，他们来了后作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先请主任指示。”“谈不上指示，谈点自己的看法吧。”这位主任望了望正在凝神注视着他的到会的团以上干部，然后取下眼镜又戴上眼镜慢条斯理他说道：“听袁政委说，你们对 180 师受挫的政治结论已经开过三次会了，统一不了认识，这次是第四次开会。当然呷，政治动摇逃跑这顶帽子戴在谁的头上都是受不了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谁叫你们搞分散突围，把一个师让敌人消灭了，是罪人.....郑其贵，我要点你的名，你提出和决定分散突围这是错误的嘛.....因为，这样会把集体变成个体，有力量也使不上，你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和你在西路军有关系，你在西路军经历过分散进军，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经验你出不了这个点于.....所以说，这是政治动摇，右倾怕死，单人

逃跑，这是错误的……还有你们那个宣教科长安靖荣，断粮了要杀通信员吃，这是准备要枪毙的，现在关起来了吧……当然，有些情况你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呀！志愿军总部得知你们师受挫后，向来赏罚严明的彭德怀司令员十分生气，一纸电令责成我们立即写出检讨来，并要负有责任的干部马上到志司去汇报……”兵团政治部主任看了袁子钦一眼继续说道，“在一次会议上，你们袁政委对打不打第六次战役的问题提了相反的意见，彭总当场顶了回去，说你还有资格说话呀……我们兵团的几位领导当时都抬不起头来……随后，我们把你们师受挫情况汇报给陈赓司令员，他说必须以严肃态度来对待这一事件，几次批评我们对你们师的干部姑息迁就，缺乏原则性……12军有个团在五次战役和你们师处境类似，可是人家出来了，还捉了美国俘虏，这是个鲜明对照……所以说，郑其贵分散突围的那个决定是错误的，错误在师的主要领导，段龙章也不好，团的指挥员还有营的指挥员也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郑其贵。”郑其贵一听点了他的名，望望兵团政治部主任和其他人。当他发现众人的目光都对着自己时，忍不住放声痛哭。

这是郑其贵当师长后的第三次哭。第一次是调他任师长时，他就深感难以胜任，曾暗暗的流过泪。第二次是他和段龙章、王振邦突围出来到军部向军长政委汇报180师回撤失利情况要求处分时，忍不住又哭了一次。这一次说他政治动摇，只身逃跑，觉得不实事求是，又哭了……为什么把军首长、兵团首长开始对他们英勇作战，胜利突出重围的结论，改变为政治动摇逃跑，郑其贵实在想不通……他对兵团政治部主任把180师和12军的一个团能突出来的情况类比刺激很大，他有不同的看法。因为，郑其贵现在已经知道，这两个部队当时的处境是不同的，受领的任务也是不同的。12军这个团转移时，上级下达了两个方案，让其视情况机动行事，而180师陷入重围后，却没有这样的主动权，两次突围行动，都被上级“坚守”的命令打回，只好仍返回原阵地……郑其贵们心自问，难道我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反而错了不成？而180师正是根据上级的命令按指定的方向突围的呀！第一次突围到达鹰峰山下后没有部队接应，第二次在向史仓里突围的途中摸错了方向，部队返回时乱了，便决定以团、营为单位分散突围，由于组织不严，计划不周，准备动员不充分，在以后的突围中，遭受了严重损失，这只能说是指挥上的错误，这和政治动摇逃跑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呀！

郑其贵边哭边在笔记本上作记录。他赌气似地把笔记本一页一页地翻着……突然发现在笔记本的第一页记着这样一句名言：“战役打响以前是我指示你，战役打响以后是你指示我。”他当然不会忘记，这是18兵团老司令员周士第常常讲的一句话。这次入朝前周士第在一次会议上又讲了……这是郑其贵又记下来的……因为战役打响以后，在前边的指挥员了解战场情况，而高级指挥员只是根据他们的报告、情报、建议、要求定下新的决心……这句话好像颠倒了指挥关系，其实多么富有哲理啊……唉，郑其贵这才感到没有按照战场具体情况机动执行命令而后悔，成了“监门上的匾”——后悔迟。

这时，538团参谋长胡景义站了起来向兵团政治部主任提出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政治动摇逃跑的结论不切实际。180师的失利，主要是指挥上的问题，不能把军事问题说成政治问题，不能把失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政治动摇……实际上是，28号拂晓前，集中突围的条件没有了。当27日晚再次突围中在敌人炮群、飞机、坦克的袭击下部队失去掌握，没有完整建制单位，

各机关、连队、干部、战士实际处于分散无法指挥的状态，成了敌人炮击的目标，更主要的是饥饿，走不动路，敌情、道路不明，又没有部队接应……在这种情况下，师长才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争取减少损失，摆脱被动，保存现有的力量……我认为这是不得已而行之，应该说这个措施是正确的，一个师指挥员对于紧急情况险恶处理是允许的……”“这简直是胡闹……捣乱！”兵团工作组一位同志武断的对胡景义提出批评，并示意袁子钦暂时休会。

袁子钦宣布休息 10 分钟。

在休息的过程中，兵团政治部主任问胡景义：“刚才听你发言是山西人的口音，哪个县的叶‘洪洞县。怎么？”“怪不得！‘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嘛！”——从此，洪洞县里没有好人的批评在部队中传开了……本来，540 团政委李懋召也有意见准备要提的，被兵团工作组另一位同志发觉了，立即找李懋召谈话：“老李呀，有天大的意见都不要再提了。我老实告诉你，郑其贵是要杀头，胡景义是要逮捕的……”这一威胁，李懋召只好打消了提意见的念头。

休息 10 分钟后袁子钦宣布继续开会。他一个个询问兵团工作组的同志“还有什么要讲的？”待回答“没有什么了”之后，重重地咳了一声，用他那浓重而略带吵哑的福建口音对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讲话表态积极支持，并对政治动摇逃跑的结论作了一些发挥：“好啦，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次兵团主任来给我们解决了。这次 180 师全师覆灭这样的失败，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少有的。西路军失败，是隐藏在党内的张国焘造成的，金门岛登陆的失败，是作战的三个团因无后援拼完了的，这与 180 师不同……180 师是由于干部在严重关头动摇逃跑不要战士，造成上下离心离德，而且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敢于大胆进犯，现在在谈判中竟敢于提无理条件以胜利自居……如不很好认识这个问题，180 师的干部没有前途，政治上动摇，虽然没有全死也死了一半，有人对处分不满，想一想一个师搞完了，还不应该杀头，杀了头也弥补不起……”袁子钦横视一下到会的团以上干部继续说：“干部宝贵不宝贵？干部是宝贵的，它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但脱离了群众的干部是不宝贵的，军队干部丢掉了战士，丢掉了伤员，就不是宝贵的而是可耻的干部。

保存干部对不对？是对的。但在紧急关头应该挺身而出，没有干部挺身而出，谁来带部队突围呢，而被围后不是带部队坚决打，却是扔掉部队各自逃命……180 师在江北打了一下，损失不大，敌人付出了代价。除 539 团五连外，大部分没有这样打，539 团三营营部走了，尤其一营，一个萤火虫，一辆破坦克，把一个营搞垮了。539 团是 180 师主力，就这样垮了……540 团从加平到鹰峰就丢了五个排……538 团在江南打仗多些，但一营根本没有打就垮了……整个干部中，最好的连以上干部除 539 团五连指导员杨小外来，其他的找不到……次一些的是 539 团二营教导员关志超，还敢说‘愿意走的跟我来’带出 50 来人，如能再做一些工作，百把人可带出来，这样营级干部里也有了好的……更次一些的是炮营教导员牛立新，打死一个哨兵，相随 10 余人回来……”说到这里，袁子钦略停一下，两眼对着胡景义大声说道：“我再说一次，180 师这次全师覆灭这样的失败，军事指挥上不是主要原因，政治上动摇逃跑是基本原因，只能说军事上指挥的错误是造成被围的原因，不是覆没的原因，比如情况判断错误、机械执行命令、对公路控制不明确、情况紧急友邻不能及时支援、粮食供应等等，都有关系，也很重要，

但不是基本原因，强调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是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说明了原 180 师政治上底子就不厚，因而表现在：对敌人力量上估计不足，夸大了敌人的力量，很早失掉了胜利信心……荣辱不分，干部党员的责任心不明确……不顽强，党员对党应该无限忠诚，而且应该表现在严重关头的考验上。干部的改名换姓隐名当俘虏是非常可耻的。这次只要我们政治上顽强，不但完全可以出来，打得好还会取得胜利，即便不好也完全可以出来……所以，下一步的问题，要以打不烂、拖不垮的原则来重建 180 师……你们回去后，首先要揭露自己的错误，大胆承认，只有这样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告诉没有来参加会议的团以下干部都要在政治动摇逃跑这个问题上检查一下。”许多干部为了“过关”，给自己无限上纲，有的互相指责，埋怨情绪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会议结束，师的几个领导和各团的领导回到各自的单位传达了会议精神后，一场“查思想、查斗志、查立场”的自我检查运动在 180 师干部中展开了。对战士是以正面教育提高为主，反复进行“形势教育”、“荣辱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受挫基本原因及其教训的教育”、“革命纪律教育”等等，并进行“比成绩、比战斗、比学习”的运动……通过这次自我揭露和学习评比运动，每个同志对自己暴露出的错误思想都作了批判，特别是许多干部，在“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指导方针下，为了“过关”而对自己无限上纲，有的互相指责，埋怨情绪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这时候，许多基层干部自然想到了原 180 师的政委王观潮和北沙、尚但两位老团长。在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各级都进行检讨的时候，下级指挥员怀念能打善战的老上级，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王观潮早在 1947 年组建 24 旅时就任政委，对这个师的师、团两级干部甚至有的营、连干部都了如指掌，对部队的作战特点、战斗作风也非常熟悉，如何使用部队，用其所长，补其所短，非常了解。可是，他现在在四川眉山兼任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建设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任务都十分艰巨，难以分身。北沙和尚但两位老团长，也是由于国内部队工作的需要而留任没有入朝。甚至有的同志说，如果这几位老上级在位，这一仗就不会打这么窝囊，180 师就不会是这样一种结局。仗没有打好，干部们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出现这样那样的牢骚，是很自然的事。而郑其贵听到这些议论时，心头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各级干部“自我揭露错误”的这段时间里，郑其贵一直在忙于写自己的检查报告，他准备本月下旬在全师连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检查。

郑其贵的检查报告已经写了好凡稿了，一直定不了稿。他深感自己缺乏指挥才能，当师长不称职，写前几稿时主要从军事指挥错误方面检查找原因，但写好后一看，觉得和上级的提法不对路，把写好的又撕了。同时，又听说上级把段龙章副师长写好的检查报告审查后给打回来了，并催他抓紧时间写好，把检查报告送去审查。

为了“过关”，给自己上纲上线吧！把大帽子往头上戴吧！于是，郑其贵又提起笔来只好按“政治动摇逃跑”的路子写下去——（一）我们所处的情况是和西路军与中原突围完全不同，我们是取得了五次战役的胜利，没有经过激烈战斗，5 月中旬由于干部政治动摇逃跑而把部队搞垮的……这个失败不但断送了党培养多年的一支战斗部队，损失了党的财产，这不仅是军事上打了败仗，而且是政治上的失败……其影响：增加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敌人是不敢小看志愿军的，而这次敌人会认为志愿军不过如此，使和平谈判不能成功，而敌人骄横无理。

180 师的失败对朝鲜人民和党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对我军的抗美援朝必胜的信心受到了打击，使一些没有接触敌人的部队感觉敌人可怕，造成了思想混乱，对胜利信心发生怀疑，给 180 师历史上造成了污点。180 师从成为野战军，参加自卫战争有过光荣历史，多少干部战士为了这支部队流了鲜血，我们这些同志也造成了污点，最严重的是增加了 180 师本身工作的困难，由于干部不要兵，使上下造成了隔阂，降低了对干部的信赖，种下了不团结的毒素。

（二）失败的原因基本上是政治动摇，是主要干部先动摇。政治动摇从江南就开始了，被围以后更加深更加普遍，干部都是丢掉部队各自逃命的，21日、22日、23日开始战斗，23日发现友邻转移了，539团右翼通谷里阵地被突破，左翼敌坦克越过正屏山，到了侧后，此时自己发生了恐慌，认为是背水作战，再守下去有被歼的危险，敌人到达了城隍堂，认为情况严重，立即撤到江北，这时在思想上已经丧失了信心，到了江北敌人占领鸡冠山，思想是恐慌的混乱的，害怕敌人突入明月里，政治上的动摇更加加深变化。被围后即丧失了斗志，首先表现出犹豫不决，只通报情况，自己不敢下决心，使下边没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但最后的决心也是错误的，主要方针错了，不是拼的坚决打出来的方针，而是逃跑的方针，由于逃跑的方针，即没有进行战斗的准备，使部队各自奔前，互相拥挤，失去了掌握，再加上干部又没有很好看地形，大家对道路不能很好计划，致使部队混乱了，表现了没有打出的措施，而是把炮扔掉，骡马丢掉，部队轻装，密码重要文件烧掉，伤员都扔下了。

我们应该用一切办法把他们带出来，可是扔掉了，这些都是逃跑的处置。部队本来没有很好的动员，而这些措施，更加增加了大家的恐慌害怕，结果 26 日晚上一部分拥在后边，而第二日到达东台峰的还是大部分，可是集合起来只有凡百人，又没有建制单位，这都是政治动摇造成，这里也是 180 师失败的重要关键——突围措施。而第二日仍是继续逃跑的思想，看到有些部队没有到达，恐怕天亮，东台上的敌人打掉了也没有守起来，应该等一下，收拢部队侦察道路继续前进，结果又继续逃跑，又走错了路到东野川更失掉了信心，开了一个会，完全是错的，提出了分散突围，没有挺身而出组织所有同志打出一条血路，而只组织各单位自行联络各自走，这是不要部队的具体表现，接到军的电报又集体走，但已种下了不要兵的影响。所以 28 日部队全部解体了，使收拢的几百人也散了，这是囫圇只顾个人逃命，失掉了师长、共产党员的品质，把警卫员参谋也丢掉了，愿意人少，目标小，完全成了可耻的保命思想，忘记了自己是党委书记，哪有党的纪律，在跟前的干部战士也没有收容，遇到的干部战士也没有要，只是害怕目标大，怕暴露自己是师长，最后也产生了自杀的绝望思想……以上都说明了政治动摇，首先集体逃跑，而后各自逃命，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造成了 180 师的失败。

郑其贵边写边翻开自己的笔记本看看在军里开会的记录，对照一下自己写的是不是与上级强调的观点吻合，同时，检查一下看还有哪些内容没有写上，然后继续往下写：政治动摇……的问题，只要放弃了党的利益即是政治动摇，军事指挥对失败的影响——指挥上的错误，只是造成了部队被围，而处于不利的情况，给部队造成困难，即使代价再大一些，但不能使部队覆没，所以军事指挥上不是主要原因。但是军事指挥也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在作战中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战术原则是积极斗争，变自

己不利为有利，要主动打击敌人，而这次防御作战恰恰是消极的防御，过江后即完成了退却的措施。

另外，自己完全是机械地执行命令，对自己情况毫不加以研究，只是简单执行上级命令，因此没有纵深配备，分散兵力，又加以自己依赖上级，依赖友邻，没有对友邻和上级作应有的估计，只是要求。以及在这次作战中，没有控制公路，只占山头，不能确实阻击敌人前进。

郑其贵写到这里，觉得下面该“批判挖根”和“努力方向”了：自己政治觉悟不高，没有基础，平时还可以为党做一点工作，但也不好。到了考验的时候，自己即违背了党的利益，自己虽经过党多年来的教育，没有放弃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农民的立场，军事上没有经验，所以在这次考验中证明自己革命人生观没有树立。

为什么这次政治动摇这样普遍呢？这是我们过去工作上有毛病：在党的建设上重量不重质，对党员的教育不够，强调模范带头作用不够，党委制度执行得不好，多开了党委扩大会，无形中削弱了党的威力，党内民主开展不够，没有开展思想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够，致使党没有力量……在思想建设上也做得不够完整……五次战役发现了部队的思想问题，但又没有从根本上进行解决，过去的教育也是重了战士轻了干部，所以这次干部很糟糕。

当然，我们对过去的成绩不能抹煞，但不能估计过高，而必须适当估计，主要应从自己检查做起。

（三）今后如何办？上级是很关心的，要重新建设这个师，补充了战士，调走了跑的干部，是为了建设党的一支有力量的军队，这是可以做到的，要好好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把这支军队建设好。

突围的同志要深刻的以党的原则检查自己，不应该悲观失望，如再搞不好，就更对不起党。

没有参加突围的同志，也不要把自己估计的过高，不要光埋怨上级，放松了自己的工作。

新来的同志，有的不安心，现在党即决定各位同志来建设这支军队，这担子是很重的……就是更光荣的。

以上三批同志，要互相学习优点，克服缺点，团结一致，定能把工作搞好，不能存在宗派主义的看法。

1951年11月24日，郑其贵在180师连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了这个检查报告，同时，副师长段龙章也在这个会上按“师的主要干部政治动摇逃跑是受挫的基本原因”的路子作了检查。郑其贵和段龙章都“过关”了，处理结果：团以上指挥干部党内留党察看，行政上一律降职、撤职。郑其贵撤职以后降任兵团管理处处长，段龙章降为军作战处长。

师的领导只订王振邦一人仍任参谋长，大概是因为他刚从其他部队调来，战时义未直接参与指挥的缘故吧。对突围出来的营长、教导员多数同志也是同样的处理，戴上“政治动摇”的帽子，同样足留党察看和行政撤职。例如539团政治处主任李全山，在突M中带邻队英勇突围，可是，在思想检查后却歪曲他的检查内容，断章取义，硬说他是政治干部还想比名叛变，给以莫须有的处分。个别干部还被判了刑，送进监牢。这是一个政治运动十分频繁的年代。

然而——往往又是搞一次运动平一次反。

后来——又纠了偏，平了反。

几十年过去了，180师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回撤中的是非功过，经过岁月公正、无情的冲刷。越发裸露出它客观现实的内核。悔恨、埋怨、耻辱、沮丧……的情绪慢慢淡去，呈现出更多的是理智、深刻、冷静的思索……1987年，原60军军长韦杰在临终前说：“我认为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180师失利，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并要他的夫人郭毅同志写信给原60军参谋长邓仕俊告诉他的看法。

邓仕俊同志：韦杰同志晚年有一个迫切的心愿就是要把60军在抗美援朝五次战役中180师遭受损失的真实原因，做一个准确的回顾。他认为，这对我军在今后的战争中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是很有必要的。直至他病重期间才凡经修改完成了一个稿子，尚未寄出，他就离开了我们。遵照韦杰同志生前嘱托，现将此稿寄去一份，仅供研究参考。

致

革命敬礼

郭毅

1987年3月10日

1994年春天，我从搜集到的一些材料里发现了这封信和《韦杰回忆录》里成都军区司令部研究室研究员江克均在《临终前的一桩心事》中记录的经过以及韦杰“对180师遭受损失真实原因回顾”的稿子——1986年6月，我去北京解放军301医院探望老首长韦杰同志。进屋后，我向首长转达了军区司令部领导对他的问候，韦杰同志身体虽很虚弱，但仍然目光炯炯，很有精神。他首先关切地询问了军区机关建设的一些情况。之后，他对我说：“克均同志，我有个想法，也是我的一桩心事，就是想把抗美援朝作战第五次战役中180师失利的经验教训好好整理一下。你刚从军事学院毕业，协助我办这件事最适合。”我答道：“很有必要，整理好后可以发表。”韦杰同志连忙摆摆手说：“写这篇文章不在于发表，我们这些人的时间不多了，主要是要把战争的经验教训留给新上来的同志。邓小平同志多次说过，要提高部队现代战争的指挥能力，把朝鲜战场第五次战役的真实情况，用现代的观点总结出来，向总部和军科院汇报，对将来我军作战有好处。”这时，首长夫人郭毅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群众传说韦杰在朝鲜战场五次战役打了败仗，毛主席要处罚他。”韦杰同志笑了笑说：“那是传闻不去管它，对五次战役60军的情况，组织上很清楚，早有公正的评价。撤军回国后，周总理当面对我说过：‘韦杰同志，五次战役没有你的责任’，彭总在总司党委会上也说过，60军对情况的处理是正确的。现在对个人的功过是非，没有必要去讲了。最重要的是把作战的经验整理出来，传下去，血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为可贵。”他接着说：“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军要懂得现代化的战争，这个指示太好了。从我军的整个作战历史看，真正打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规模大的还是抗美援朝战争，这方面我们还是宝贵经验的。”因此，韦杰对这段作战历史认真地进行了回忆总结——……用现代战争的观点来看，我们从180师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遭受重大损失应当吸取些什么教益呢？我认为，造成该师招致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在作战指导上有轻敌麻痹的严重缺点。

首先从全局上看，没有贯彻量力用兵的作战原则，确定战役目标和任

务超越了志愿军的作战能力……其次是轻敌麻痹，没有做到知己知彼，对敌人企图判断有误，对我之各种困难顾及不够，没有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设想几种作战方案，多准备几手对付敌人的办法……第三是作战部队没有根据作战对象的变化进行充分的准备……（二）兵勺部署分散，各级都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

五次战役中我中朝人民军队民击部队一线展开，向前平推，反击人有形式拳头，阻击没有突出重点，各级预备队很少，力量薄弱，缺乏后劲，部队消耗后，无“油”可添。5月23日当“联合国军”乘我转移之机，全线反扑时，我军全线一度处于被动。战役开始60军为3兵团左翼梯队，在战役第二阶段发起后，兵团将我军的三个师分由3兵团和12军、15军指挥，分散在三处作战。军在战役过程中没有掌握机动兵力，战斗行动上受到很大影响。

在阻击敌人大犯时，我60军三个师虽奉命归建，但位置分散，距离甚远，客观上造成军不能根据新的情况及时调整部署，全军仍一线配置于30公里正面上，军的防御缺乏韧性。致180师被围时，其余两个师仍在春川东北地区，山大路小，运动不便，不能及时救援。战舌看，如能在战役结束时，迅速将180师、179师转移至北汉江以北地区并肩组成防御，将181师作军二梯队，同时加强与友邻联系，态势将有利得多……（三）未能选择良好的阻击阵地实行重点防御。

以劣势装备抗击优势装圣之敌，必须要有良好的阵地依托。我军由反击转入防御时，对此未能引起足够重视。180师在北汉江以南阻击敌人，背江而战，地形条件极为不利，同时《验证明：山地防御要阻止敌装甲车、坦克饥械上部队的攻击，一定要依托有利地形，采取重点防御、控制要点、卡日制谷，这样才能凭险据守，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化劣为优，档注敌人进攻的势头。而在五次战役中我军对此尚无经验，给敌以可乘之饥。180师于北汉江北岸阻敌时，未以精兵扼守公路，使敌得以突破防线长驱直入……（四）组织指挥不严密，与友邻协同失调。

五次战役中在组织指挥上没有注意照顾部队建制，部队建制打得很乱，这给部队作战行动带来极为不利的影晌。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时，3兵团命令我60军采取防御，接此命令时，我军相当分散，军里没有掌握战斗部队，各师虽奉命旧建，但尚未收拢，181师距军部120多公里，要走几个晚上才能归建，180师在加平方向，遭敌反扑，陷入不拔，无法归建。同时，兵团也没有把该师交回来，掩护员转运任务均系兵团直接向该师下达，兵团23日至26日又与各军失去了联络。只有179师后撤路线与军部一致，该师刚赶到军部附近，敌坦克部队已进至华川，军当即将该师部署在马坪里以北的丘陵地带展开，挡住了敌沿公路北进之主力，把敌人的锐气打下去了，但179师亦遭受很大伤亡。后来彭总在总部开会时讲：“60军机动灵活，能够把179师使用在这个方向上，把敌人档住了，否则敌人沿春川这一条公路插到元山港背后，后果将更为严重。”实践证明，大兵团咋战，友邻协同至关重要。5月23日在180师遭敌攻击时，右邻友军未作通报的突然后撤，使180师测翼更加暴露。此一缺点为敌所用，敌乘机猛插城隍堂，致180师完全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

（五）通信联络没有保障，指挥经常中断。

在整个战役中通信联络不能保持顺畅指挥，究其原因：一是通信组织

不健全，装备落后，技术不高；二是各级指挥员对此重视不够，还不善于运用通信工具，不善于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不同的通信手段和多种通信手段并用，以使重要的任务迅速下达，紧急的情况及时上报；三是经常遭受空袭，加之少数通信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而造成联络中断，这就使得各级指挥受到严重干扰，必然造成作战中的混乱，在5月23日敌全线向我反扑的情况下，3兵团当日晚在山阳里以东地区遭敌飞机终夜封锁轰炸，电台被毁，电台和机要人员失散，因此与各军无法联系，中断指挥三天。我60军也数次出现联络中断情况，招致指挥失灵，造成被动……（六）后勤保障能力差，部队作战行动受到极大限制。

在五次战役中敌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对我交通线实行轰炸封锁。白天我军不能运动，只有利用夜间行进。战役中我又前出太远，我60军最远前出200公里，远离后方，补给困难，伤员难以后送……（七）180师领导干部遇险慌乱，指挥失当。

该师被围后，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许多部队和个人都表现了英勇顽强，坚决勇敢，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与敌人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如539团五连政治指导员杨小来率一个排在鸡冠山与敌血战，直至弹尽粮绝与敌肉搏壮烈牺牲。但该师主要负责干部政治动摇，惊慌失措，右倾畏缩，贪生怕死，丢掉部队，单人逃跑，未能果敢沉着，细密组织与部队同心同德，坚决突围或与敌人死拼到底，回而导致全师重大损失。如果不是这样，师指挥员能临危不乱，沉着指挥，定下正确决心，坚决组织突围，将是另外一种结果。

180师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蒙受重大损失的史实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是我们在这一损失中用鲜血换来的沉重教训，不应忘记。往往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加宝贵。

真实的记录研究，对我们在未来作战中无疑是很好的借鉴作用的，这也就是我想回顾这段历史的一个愿望。

1994年夏天，我在南京采访原180师参谋长工振邦时，他还认为，“180师受挫是因为‘各级干部政治动摇’的定论，值得进一步探讨”……“至于郑其贵，公道的说，他政治上是坚定的，是一个很好的政工干部，但危急关头的考验也说明他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军事指挥员。”据许多熟悉郑其贵的同志回忆。

为了执行干部轮换计划，王近山回国，60军的领导也作了较大的调整，180师的领导除参谋长留任外，其他都换了人。1952年末，朝鲜战争已打了两年多。但战场上的僵持状态仍在继续，停战谈判已因为战俘问题而陷入僵局。

这种僵持状态，酿成了美国军政当局内部的激烈争吵。为了平息内部纷争，美国总统杜鲁门准备以新的军事行动打破朝鲜战争的僵持局面。

正当杜鲁门为新的军事行动进行筹划时，美国总统竞选揭晓了。杜鲁门所在的民主党一败涂地，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利用美国朝野要求结束朝鲜战争的愿望竞选成功，于11月5日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

然而，艾森豪威尔给美国人民要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许诺是骗人的。

艾森豪威尔出任总统后，就使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道路变得更加坎坷难行……美国操纵联合国第七届大会，通过了强迫扣留朝中方面战俘为基础的所谓以支持美国“自愿遣返”原则提案，否定了苏联关于立即结束朝鲜战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修正案。也就在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个提案的时候，

艾森豪威尔亲自带了一批军政要员到达朝鲜战地视察，会见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美第8集团军军长范佛里特以及下属各军军长，召开了一系列商谈战争部署的会议。在会议中，艾森豪威尔声称：“……战地指挥官们同意，如果在一定时间内谈判还不成功，我们（指美国）唯一的办法，最后只能是不顾一切危险全力发动一场进攻。”……这一切预示着，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为“结束这场战争”，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在谈判问题上作某种妥协，以实现停战；另一种办法是在军事上对我进行某种行动。从许多情况来看，艾森豪威尔似乎正准备采取后一种行动——结束战争的天平再次向军事行动一边发生倾斜。据透露，当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曾特意组成专门小组，搞了一个准备实施两栖登陆的代号为《“8—52”作战计划》——这几乎已经表明，那就是“联合国军”很可能在朝鲜东西海岸进行两栖登陆。一旦得逞，就会通过陆、海、空三军大规模的全面攻势，推进至元山——平壤一线。

所有这些，唤起中朝人民的一种高度的警觉：艾森豪威尔试图重演麦克阿瑟“仁川登陆”的鬼把戏，对此不能不严加防备。

毛泽东针对艾森豪威尔可能的新的军事冒险，在1952年12月16日签署的关于朝鲜战局的分析和应采取的方针中及时指出：……为预防敌人登陆和提早发动进攻，我军必须继续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尽一切力量来赢得战争的胜利……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志愿军总部安排了1953年以反登陆作战准备为中心的工作任务：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来加强两翼海防，特别是西海岸防御，准备打击敌人的登陆、空降和投原子弹；正面部队则一面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一面积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不断地消耗敌人，拖住敌人，破坏敌人的登陆计划。拟在1953年的春、夏季各组织，次战术性反击战役。

面对这个任务，彭德怀对兵力作了相应的部署：除东、西海岸部有相应的兵力防御外，在正面以志愿军八个军、朝鲜人民军两个军团部署一线，志愿军三个军、朝鲜人民军一个军团部署二线，数量不多的空军参战，坦克1师、2师和几个独立坦克团参战。

60军的上要任务是：接替东线68军尔起文登里、西至北汉江一线的防御任务，归20兵团指挥。编成划分：179师的三个团接替从文登公路西侧至890.2高地“一线的防御阵地，181师以两个团，并指挥180师一个团接替从890.2高地至北汉江东岸一线阵地，其余的180师两个团、181师一个团接替二线任务。

此时，为执行P邻轮换计划，中央军委任命杨勇为20兵团司令员、许世友为3兵团司令员，轮换郑维山、王近山回国。对60军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较大的调整，上级任命韦杰军长调任南京军事学院高级函授系主任，张祖谅回60军任军长兼党委书记。袁子钦政委调总政卜部部上作，查玉升副军长调任驻云南的14军副军长，181师师长王诚汉升任60军副军长，仕俊参谋长为副军长。

“原来是这样。要告诉180师，仗，是有得打的，大显身手的机会不久就会到来。”张祖谅向邓仕俊点了点头。

这时候，作战参谋任秀峰送来了一封志司发来的电报：“33师调归60军建制，180师编为独立师，直辖志司，继续锻炼。”张祖谅看罢电文后，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他把电文递给了王诚汉、邓仕俊、赵兰田一一传阅。

张祖谅对33师这个部队是熟悉的。当年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曾并肩作战，

都在晋冀鲁豫军区编制序列内，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薄一波领导下作战。60军是王新亭任司令员指挥的第8纵队，33师则是陈锡联司令员指挥的第3纵队第9旅。1947年夏季，刘、邓首长率野战军主力南下以后，33师战淮海，渡长江，一直打到浙赣线。而第8纵队则在徐向前、周士第等首长指挥下，坚持在内线作战，对歼灭阎锡山军主力，解放山西做出了重要贡献，后又在彭德怀司令员指挥下，进军西北。大西南战役中，在贺龙司令员指挥下，60军从北面入川，33师则在11军编成内从东、南面入川，对敌人形成合击之势。

完成解放大西南任务后，60军于1951年3月入朝，33师虽然入朝晚一些，但在国内“剿匪”、战备和训练，成绩突出，装备也好，已是按当时标准编成的“半机械化”师了。

如果把33师调归60军建制，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但180师如果改为志愿军独立师，就失去打“翻身仗”的机会了。张祖谅反复考虑……“我看这个事现在让180师几个领导知道就行了，暂时不向下传达，待我到兵团去问个明白……建议仍保留180师番号，今后保证搞好……”王诚汉、邓仕俊、赵兰田完全支持张祖谅的看法。他们也觉得，现在全军士气高昂求战心切，尤其是180师决心打好“翻身仗”的劲头已经鼓得足足的。如果此事一传开，180师的番号都没有了，还打什么“翻身仗”，必然挫伤他们的积极性，甚至对全军都有影响兼参谋长，12军31师师长赵兰田升任副政委，179师师长吴仕宏伤愈回师，181师由钟发生任师长，180师师的领导除参谋长留任外，其他都换了人。

张祖谅军长带着上级的信任来到军部——自在洞。

这是位于山沟里的一座几户人家的小村庄。为了防空防炮，村里的老百姓大部分搬到深山里住了。张祖谅乘坐的吉普车拖一溜烟尘开到军部附近停下。王诚汉、邓仕俊、赵兰田等人早已在村口等候。在自在洞后山的一个防空掩体内，他们向军长张祖谅汇报了部队接防前后的一些情况。

“……60军在谷山地区经过一年多的整训，是在特种分队增强，连队充实，机关精干，提高了干部的指挥水平，战士掌握了战术技术和战斗动作，对现代作战特点，防空、防坦克、防炮和进攻中打火力点，打隐蔽部的战法部比较熟练的基础上上阵地的。上阵地后，全军上下都憋着一股劲，争着要打下一仗，为死难烈士报仇……特别是180师回撤失利受到严重损失，感到灰溜溜的，经过整训上阵地后，情绪高了……他们争任务，要到第一线……”“我在国内对180师在五次战役中受损失的事已有所闻。180师是我指挥过的老部队，在朝鲜受到严重损失，我很痛心……我也有一份责任，过去我没有带好……现在听了你们的介绍，我放心了……怎么？他们争任务，是不是怕没有仗打？”军长张祖谅插话。

“可不是吗。接防前，我们对军的兵力部署进行过多次讨论，不敢把180师使用到第一线，而180师则因板门店和谈进展顺利，唯恐达成停战协议失去打‘翻身仗’的机会。急于走上第一线，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军决定光以546团归181师指挥接替右翼一个团的防御任务，538团、539团作为军的第二梯队。当军宣布这个决定时，540团兴高采烈，538团和539团却垂头丧气，默不作声……”邓仕俊继续汇报说。

因此，180师师长李钟玄、参谋长王振邦、政治部主任袁本慧知道后没有向下传达，他们只是让大家一股劲的埋头苦干锻炼下去。

180师在一线的540团团长江光璞上阵地后，就组织指挥部队首战取胜。前沿一个小组，在遭到南朝鲜军第5师28团一个连进攻时，敢于放近敌人，突然开火，将敌击退，歼敌50余人，还缴获了三支卡宾枪。初时，敌人活动相当疯狂，不断以小部队对540团前沿阵地夜间袭击。后来，研究了敌人的特点，加强了自己的小部队活动，夜间在敌我中间地区设伏，给敌小部队多次打击。夜间摸袭敌人的哨兵，白天开展冷枪冷炮歼敌运动，五连战士杨池文在40天时间里一人“打活靶”就击中敌人103名，还培养了39名狙击手，战果越打越大，很快就把敌人的气焰打了下去，把战争的紧张空气，从我军防御前沿推到了敌人的防御前沿。

与此同时，在二线的538团、539团和师直属队积极主动地圆满完成了整修道路、前送后运、工程构筑、防空勤务等各项任务。

一个多月后，张祖谅在电话上告诉李钟玄了：“我到兵团询问了对你们师的处理方针，兵团领导说，180师已经有了朝鲜战场上两年的锻炼，现在情绪很高，有生气，还是决计保留。”张祖谅讲到这里，稍停一下又说：“以后，兵团向志司报告后，志司现在决定：33师归21军建制，60军三个师建制不变，180师要自己跌倒自己爬起来。”李钟玄听完电话，把这个情况告诉王振邦、袁本慧后，他们的情绪更高了。李钟玄代表全师指战员向军党委、军首长强烈要求独立担负防御作战任务。

60军党委采纳了这个意见。

于是，决定179师右翼890.2高地防御阵地交给539团接替，把181师的左翼649.8高地和510高地的防御阵地交给538团接替，180师在60军的重要方向上独立担负一个近八公里正面阵地的作战。

“539团上阵地后，求战心切，团长陈克难一上阵地就组织一次反击敌一个加强排的阵地，由于对敌情侦察不细，敌人先期撤收，反击扑空。总结经验教训后，第二次反击，歼灭敌人一个加强连，毙伤敌连长以下190余人，俘敌14人，缴获重机枪：挺，轻机枪2挺，卡宾枪25支，创造了60军在小规模反击战中歼敌一个连的首例。”接着，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推动着大家更积极地作战。

“538团团长江克昌一上阵地还组织以步兵武器打敌低空袭击的敌机。该团高射机枪排战士滕锡浦用27发子弹击落两架敌机。九连机枪射手陈兴德以13发子弹击落敌喷气式战斗机一架，六连轻机枪射手击落敌机一架，团侦察参谋李世振一个点射击落一架敌机。538团上阵地10多天就击落击伤敌机五架……”“540团团长江光璞令三连连长带一个排插入敌阵，突然攻击，歼灭南朝鲜军第7师近一个连，毙伤敌人77名，这一仗打得干脆利索，受到20兵团司令部通报表扬……”“540团六连反击303高地，他们隐蔽摸到敌前沿，克服了敌人的地雷障碍和多道铁丝网……由于最后一道铁丝网破坏不彻底，冲击部队无法通过，爆破手罗维兴抱起炸药包立即爆破，残余的铁丝网仍妨碍冲击，罗维兴不顾牺牲个人，迅速趴在铁丝网上当跳板，要求战友们踩着他的血肉之躯冲击前进……这一仗经一小时战斗，歼灭敌人一个加强排。为了表彰罗维兴，兵团首长批准给他记了一等功一次……”“1953年除夕之夜，540团一个小分队反击渔云里东南无名高地，在主阵地上，一个火力点破坏不彻底，机枪封锁着前进道路，老战士赵永旺在手榴弹用尽，枪弹打完，引诱敌火力不成功的情况下，毅然扑向敌枪眼，这位黄继光式的英雄，用年轻的生命为冲击部队开辟了道路，这一仗全歼敌人一个加强排。

赵永旺的事迹很快传遍全军，战后志愿军总部给他追记一等功，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这一份份的捷报，显示了180师在一个个新的考验面前交上了一份份合格的答卷——说明540团执行防御任务四个月，538团、539团执行防御任务两个月，在坚守阵地、实施反击、开展小部队活动各个方面不仅能够和其他部队一样完成任务，而且完成得很好。

180师的劲头更大了。

上级对180师放心了。

60军党委会议决定调整部署，180师接替181师全部防御任务。

1953年2月下旬，新任命的180师政治委员唐明春到任时传达了兵团首长对180师的评价：“180师从受挫折到整顿后重上战场，弯子转得好，现在部队很有生气，虚心谨慎，成份也好，有发展前途，差的是还未经过严重的考验。”这个评价对180师鼓舞很大！

180师的全体干部决心高标准，严要求接受重大的考验，迎接新的战斗，即将在东线防御的夏季反击战役中打出180师新的光辉战绩……

第十章 东线大报仇

不要觉得打南朝鲜军没有什么“油水”可捞，须知这家伙比较顽固，你不打得它头破血流，它不会老老实实认输1953年的夏天。

夏季反击作战开始前，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和政治委员张南生在志愿军总部受领任务后风尘仆仆赶回20兵团部。

6月4日，在淮阳四的上台日里，郑维山和张南生组织召开了作战会议，专门研究调整作战计划和集中力量打击位于北汉江两侧的南朝鲜军第5、第8两个师的问题。

本来，为执行干部轮换计划，中央军委在4月18日就决定20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回国任职，20兵团新任司令员杨勇已经到了，郑维山是准备交班的：但是志愿军主要负责作战方面工作的杨得志副司令员说，20兵团正面为战役重点，杨勇同志到朝鲜时间不长，要郑维山在兵团多待些日子。而郑维山认为，如果他再多待几日，杨勇同志就捞不着打这一仗了，何况，第一次反击，杨勇同志全看到了，以后的计划他都清楚，他有经验肯定会打得更好，要杨得志副司令员尽管放心。但杨得志对郑维山说：“那你也别急着口去，交待完了，你到志愿军司令部来，待我们一起把这台‘戏’唱完，再给你喝饯行酒、凯旋酒……”郑维山是在这种情况下答应留下来的。

因此，会议开始后，郑维山先说道：“有一个事情，先得给同志们说一下，志愿军总部请示中央军委决定，因为20兵团正面为夏季反击战役重点，我与杨勇同志的交接要延长一段时间，看来，还要和同志们在一起打好这一仗。”郑维山传达了这一决定，对作战计划作了调整，讲了兵团的实施意见之后，接着，张南生说：“这次反击作战，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非常重视，说我们20兵团前段反击打得比较好，这段准备工作充分，希望多听到我们的捷报：要告诉部队，不要觉得打南朝鲜军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要知道，南朝鲜军队是比较顽固的，你不打得它头破血流，它不会在谈判桌上老老实实早日签字停战认输的。”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反击作战

意义重大，必须坚决打好。

但在研究具体攻取目标时，对是否夺取 883.7 高地和 949.2 高地这两个点发生了意见分歧。

原来，这两个点位于北汉江以东的鱼隐山附近，地势险要，是敌人 1951 年秋季攻势时从我军防御体系中夺去的一块重要阵地，现在防御在这块阵地的敌人是南朝鲜军第 5 师 27 团，是个加强团，并构筑有两道防御阵地，基本阵地以地堡群、坑道掩蔽部和堑壕相连接，形成了环形防御。前沿还设有三至六道铁丝网，侧后还有南朝鲜军第 3 师可随时以炮火和兵力支援，增大了阵地的稳固性。特别是这块阵地距我军前沿较远，且中间有深沟相隔，不使我军的炮火隐蔽集结和步兵迅速接近。敌人居高临下，便于对我军实行炮火封锁……因此，对这两个点，有的同志不主张打，有的主张缓打。

郑维山讲了自己的想法：“要彻底改变我们防御阵地的不利态势，这是非夺取不可的两个目标。至于如何克服困难，前一段我们在现地已做过多次研究。当然，敌人阵地工事坚固，地形有利，但也容易有所麻痹，戒备疏忽，造成我可乘之隙……我反复思考，敌人前沿和翼侧都有大片密密的树林，可供部队隐蔽潜伏，我们的炮兵也可利用敌人的傲慢和大意，隐蔽集结在敌人阵地侧翼的山脚下。这样在敌人的眼皮下潜伏和集结，当然有…一定的冒险性，但只要把工作做细致周密，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郑维山讲完后，到会人员议论开了：“对敌人一个加强团扼守的坚固阵地前沿进行阵前潜伏，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兵少了不够用，兵多了潜伏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缩小。”“打敌一个加强团要用多少兵，少则凡千，多则上万，这么多人潜伏在敌人眼皮下能隐蔽好吗？吃、喝、拉、撒怎么解决？万一被敌人发现，在敌人密集火力打击下，那后果就不堪设想……”60 军军长张祖谅站起来，用镇静的目光望望郑维山，环顾大家，然后慢条斯理他说：“我完全支持郑司令员的想法，当我们军受领这个任务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的确，从地形上来看，这块阵地为敌人防御突出部，地势险要，山岭崇峻，高地一般都在 850 米以上，特别是敌人前沿山脊较多，山腰以下坡度较缓，地形复杂。但是正因为地形复杂，树林稠密，对我们隐蔽集结和实施敌前潜伏就大为有利。我们军从 1952 年 12 月到现在已进行 26 次小型反击，25 次都打成歼灭战，对敌人特点、地形都比较熟悉，如果精心组织，潜伏成功是可能的。因为，我们经过前一阶段的作战和战备，已把斗争焦点推向敌人前沿，中间地带我们已有了主动权，敌人小分队即使在白天也不敢轻易到前沿活动。由于我军炮弹数量有限，炮火轰击时都打敌人主阵地，极少稷盖射击，所以敌人前沿的树丛未被破坏，这就为我军隐蔽提供了便利，山间溪流，水声瀑瀑，还可以成为掩护人员声响的一个条件。在兵力使用上，敌人一个团，按照我们小型反击的经验，不需要集中好几倍的兵力，只以一倍多的兵力用于第一梯队就够了，这样，可以减少参加潜伏的人数。此外，利用山地死角，加强炮兵火力对敌人的不断袭击，佯动和伪装，严明纪律，把可能碰到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提出来，找出解决办法……还有志愿军其他部队有的潜伏成功了，虽然规模不大，但经验可以借鉴……”张祖谅喝了口水，继续说：“我要补充一点的是，为了隐蔽企图，增强作战的突然性，我认为，还必须挖前进坑道，把坑道挖到 883.7 高地前，形成地下通道，来一个出奇制胜。说到出奇制胜，我认为，打仗出奇制胜，一方面表现在进攻动作的突然性，另一方面在打击对象上也应该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打破人们的习惯思维方

法。因此，我建议先打 883.7 高地。我在军里给各师也提过这个问题。因为 180 师和 181 师已在 5 月下旬攻占了距 949.2 高地只有 200 米的方形山阵地。一般说来，攻占方形山后立即攻占 949.2 高地是顺理成章的。敌人也这样判断，故大量向 949.2 高地增援，日夜加强工事。但是，我们这次偏不立即打 949.2 高地，而是出奇不意地先打敌人的防御突出部 883.7 高地，同时，把其东侧的 973 高地、902.8 高地等南朝鲜军第 5 师 27 团防御的基本阵地拿下来，这样，就不仅会使 949.2 高地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便于本军包围分割歼灭，而且会动摇南朝鲜第 5 师的整个阵地。”郑维山听着，脸上现出一丝微笑，他高兴地站起来，提高嗓门对大家说：“我看这个意见很好，60 军打 883.7 高地和 949.2 高地的问题，就这样定了。下面我们研究 67 军打十字架山。”十字架山，原名座首洞南山。这个山位于北汉江西岸，高 663 米，以主峰为核心向外伸出四个大山梁，形状如十字交叉，故部队又称之为十字架山。十字架山阵地由南朝鲜军第 8 师 21 团据守，构筑了坑道、盖沟、交通壕、掩蔽部，设置了铁丝网、地雷区，形成了密布交织的环形防御体系，被敌人吹嘘为“首都高地”、“京畿堡垒”。

在研究打十字架山时，郑维山发觉还有人打打下这个所谓“京畿堡垒”缺乏信心。

即将离任的郑维山，不考虑个人得失，不怕担风险。他认为：只要客观条件具备打下来的可能性，就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千方百计地争取把可能变为现实。郑维山的高度革命责任感和坚强决心，对部属产生很大的推动力，他勇于负责的精神为部队做出了榜样，坚定了敢打必胜的信心。

作战会议结束后，郑维山首先到 67 军和邱蔚军长一起到部队去检查战斗准备工作情况……接着，郑维山又到 60 军和张祖谅军长一起到 181 师看望准备在进攻 883.7 高地和 949.2 高地时担任潜伏任务的部队。

走了一段路，突然下起了雨。敌机没有来。当然，由于下雨使敌机的飞行受阻是一个原因，实际上，五次战役后，由于我空军逐步参战，敌人的飞机也不敢像以往那样猖狂——“抓帽子”了，变了另外一种形式：盲目高空投弹，一丢就是连续几十颗——“一把抓”。

郑维山等入不担心敌人空袭，一步一滑地踩着泥泞的道路向担任潜伏任务的 181 师驻地前进。

过了一面山坡，再过一道小河沟，忽听得山坳里传来一阵歌声——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卡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听到这歌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卡秋莎！”“是配属给我们军的卡秋莎大炮……”跟随 60 军张祖谅军长到部队检查工作的一位参谋说。

“是啊！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武器。”郑维山边走边看了张祖谅一眼说，“这次给你们 60 军配属了一个团的卡秋莎大炮，加上组成的野炮、榴炮 171 门，炮兵火力比以往强多了……”“这样强大的炮兵火力，够南朝鲜军第 5 师 27 团‘喝一壶’的……”张祖谅边走边说，“不过，在我们军的方向上敌人的炮兵火力还多于我军约两倍……我在考虑，如果能与友军相互配合，交替进攻……是不是会更好些……”“咱们想到一块了。鉴于兵团炮兵力量有限，且敌人在火力上约两倍于你们军，只有集中火力于一点，才能保证对步兵实施有效支援，我已通知 67 军要和你们军相互配合，有节奏地把攻击时间错开，以集中力量确保首次突击成功……”这时，郑维山面对着对面山上

有一支高炮部队为了增大射高，硬是用人力把高炮拉上 800 米以上高山的情景说，“看，这可是兵书上找不到的呀！我们的英雄炮兵，何止一以当十，十以当百啊！”……又赶了一程路，郑维山一行到了 181 师师部驻地。

张祖谅提议先到师部。

“不，我们直接到部队去。”郑维山边走边问张祖谅，“181 师就是在咱们河南家乡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后参加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由皮定均率领的那个‘皮旅’吗？”“是的。他们在没有入朝之前，属于 61 军。入朝后，编到了 60 军。”“怪不得我们从兵团出发后问路，遇到 181 师一名老战士。问他是不是 60 军的，他不愿意说，叫我们去算，一个军三个师，一算是 61 军……”跟随 20 兵团代司令员郑维山到部队检查工作的一位参谋说。

“那主要是五次战役 180 师受挫，影响了 60 军的威信，所以 181 师这位老战士不愿说他是 60 军的，可以理解。我记得这支部队，是在 1944 年秋，正当日军向我们河南大举进犯的时候，根据党中央的命令，在北方局书记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组成了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这就是 181 师的前身，对吗？独立支队成立后，他们师出太行，飞渡黄河，挺进豫西，坚持中原斗争战果辉煌；在解放战争中经历了中原东路突围，以后又参加了许多著名的战役，创造了不少光辉战例。这支部队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张祖谅暗暗佩服郑维山对部队的情况了解得如此详细。说着，到了担任潜伏任务的一个连队。181 师师长钟发生和 542 团团团长武占魁也在那里。

坑道里有个班正在开诸葛亮会，专门讨论如何处置潜伏和发起冲击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讨论得很激烈。他们满怀兴趣地挤在战士中间坐了下来，参加讨论。

“我提个问题！”一个操四川口音的战士，嘴里衔着祖国慰问团赠送的烟斗，吭吭咳咳他说，“潜伏时离敌人那样近，一咳嗽让敌人听见怎么办？”“小问题，你不会把烟戒了！”旁边一个战士顶了他一句。

“就是戒烟，喉咙痒了还是要咳嗽！”那个四川战士说。

“对！这的确是个问题，一个人咳一声，几个人咳起来不就像打雷一样。我们研究一下止咳的办法吧！”班长把讨论的焦点明确起来。

于是围绕咳嗽问题，大家纷纷发表意见，有的说，有咳嗽毛病的战前趁早治疗，吸烟的同志早点把烟戒了，有的同志提议出发时带些生姜、仁丹、止咳片……“要是这样还止不住呢？”“有办法！”班长说，“这次摸地形我就有体会，想咳时在地上挖个坑，嘴上堵着毛巾，对着小坑咳嗽，声音就小多了。要是遇上敌人阵地炮响，还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咳一顿！”“被敌人冷炮打伤了应该怎么办？”一个叫罗继华的战士，是班里有名的“大炮”，提出了这个显然和每个人都有密切联系的问题，加上罗继华严肃的语调，会场上活泼的气氛一下变得沉重起来。

“我说！”那个四川战士取下烟斗，语调慢而稳重，“我们不能让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

这么大的部队，战斗又这么重要，谁要是当了软骨头，让敌人发现了我们，谁就是全军、全国人民的罪人！我保证：打伤了也决不乱叫乱动……”“我说！”“我说！”会场立刻像滚锅的水，人人争着表示决心。

“苟子清同志，你的意见呢？”班长看看大家都说过了，就望着墙角里一个没有发言的战士问道。

大家的视线一起集中在荀子清身上……郑维山顺着大家的视线看去，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川新战士的形象：身材矮小，面颊黑红，两只大眼闪闪发光。荀子清见大家都在注视他，显得很窘，低着头，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头，递到班长手里。

“血书！”班长惊讶他说了一声，接着便念了起来，“我决心向伟大的战士邱少云学习！”

请上级考验我，吸收我加入共产党！”晚上，郑维山、张祖谅和 181 师的一些师、团干部一起检查了部队演习情况。他们站在假设的敌人阵地的山头上向下望去。虽然明明知道几千人正在山腰里运动着，可是却看不到一个人影，听不到一点声响，星光下，只见满山荒草在夜风中轻轻摆动……郑维山意识到，这支英雄部队要在朝鲜战场上创造奇迹了……郑维山看到部队这次反击作战的准备工作确实做得比较周密细致时，才放心地回到兵团机关，他觉得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这天夜里，他破例地睡了个好觉。

东线防御创奇迹，“60 军首创一次歼敌一个日大部的范例”的嘉奖令通捆全国全军军长张祖谅回到 60 军前进指挥所时，已是 6 月 10 日凌晨了。

前进指挥所设在距 883.7 高地前沿不到三公里的龙门山的一条南北贯通的坑道内，北面入口处用松枝巧妙伪装着，南口是个隙望孔，了望孔口下面放着一架炮对镜，镜头指向敌方，这里敌人大口径机关枪都能打到，炮弹、炸弹不断在山头爆炸，威胁到指挥所的安全，但这里却能直接观察到战况……作战室位于坑道内左侧，一个用圆木被覆的大房间里，中央挂着汽灯，室内非常明亮。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张标着很多红色箭头的地图和各种信号的表格，靠墙有一排桌子，上面放着电话机、阵中日记及发报纸等。桌子上还堆着各种各样的铅笔。作战参谋正一面看图，一面削铅笔，值班参谋正在打电话，报务员们戴着耳机坐在机器前，有的在调整机器，有的检查天线……张祖谅一进指挥所，作战值班参谋就报告说：“刚才 181 师报告，下午 2 点 10 分在 542 团进攻方向发现 5 名敌人向他们潜伏区接近，团监视炮火将其驱回；543 团进攻方向也发现大约有一个班的敌人在烟幕掩护下，向七连潜伏区游动，被师山炮一阵排炮消灭了一大半，其余的仓皇逃回。”这两起意外情况，尽管没有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却不能不引起张祖谅的关注。他经过认真分析，最后判定：这是敌人的例行巡逻，而不是针对我们潜伏部队的特别行动。于是，他告诉作战值班参谋：“立即通知各师，密切观察，严密监视，发现类似情况，立即命令炮兵开炮消灭，并及时报告。”正在这时，作战参谋任秀峰过来报告说：“1 号，兵团：号请你讲话。”“张祖谅吗、前边的情况怎么样？”张祖谅向郑维山作了扼要的报告。

“民好，已经平安度过了十几个钟头了！但不能松劲。越接近天黑，越容易急躁麻痹，要注意。”“是。”张祖谅郑重地回答。

“喂，等一会我和杨勇司令员、王平政委、张南生政委都要到你们指挥所来，还有 3 兵团的许世友司令员、杜义德副政委也要到你们那里来看你们今晚的战斗哩！”放下话筒，张祖谅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指挥所的同志们，大家都感到兴奋和激动。

还在战斗发起之前，就已经有兄弟部队的指挥员来 60 军观看这次战斗，还来了不少军内外的新闻记者等待着报道战斗胜利的消息。现在又有这么多的高级首长亲临前线指挥所参观指导，说明这次战斗意义的重大。张祖谅更加感到肩上的担子顿时义重了许多！这时，张祖谅也想了许多……他突然想

起前不久郑维山在作战现地布置具体任务的情景：郑维山仰首指着 949.2 高地东侧成“山”字形的 883.7 高地、973 高地、902.8 高地他说：“883.7 高地和 973 高地由 181 师 542 团和 543 团担任主攻，902.8 高地由 179 师 535 团担任主攻。像这样同时有十几个连队 3000 多人的大规模敌前潜伏，在朝鲜战场上还是第一次。潜伏的部队多，暴露的可能性就大。一旦被敌人发觉，不仅作战意图暴露，整个战斗部署受到破坏，而且潜伏的部队也将受到很大伤亡……由于这种打法带有一定的冒险性，所以，我们在决定采取这一战术手段的同时，也要作另一手准备。那就是一旦潜伏暴露，不管白天夜间，立即发起强攻。”下午 6 点多钟了，指战员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潜伏隐蔽了足足 18 个钟头了，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大的意外，但敌人漫无目标的冷枪冷炮一直是时断时续，有的炮弹落到了部队的潜伏区内。每当听到潜伏区的炮弹爆炸声，张祖谅的心就不由得一阵颤动……作战值班参谋报告：“179 师汇报，刚才凡发炮弹正好落在 535 团二营突击队五连潜伏区，战士张保才腿部中弹，他忍痛翻身滚到一旁，把路让给部队，自己躺在血泊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181 师汇报，542 团方向又出现了险情。这次炮击，八连有 7 个同志负伤。战士苟子清被一块弹皮击中腹部，肠子滑出来了，他没有叫一声，自己把肠子往肚里塞，想用毛巾裹起来继续参战，结果没有多久就牺牲了……”张祖谅听完作战值班参谋的报告，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他为有这样的战士而自豪……这一天，像张保才、苟子清这样的战士还有陈祥寿、许正才、闽学志等共 30 多名。

漫长的一天终于熬过去了。

关键的时刻即将到来。

突然，从 870 高地西北侧和 949.2 高地以北前沿以及 973 高地西山脊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张祖谅心中有数：这是 180 师 540 团二连和 181 师侦察连及 543 团侦察排按预定作战方案，开始对敌实施佯攻，吸引其注意力。果然，敌人发现有两个方向的攻击中心指向 949.2 高地，自认为判断的准确，遂集中一切兵力火力进行还击。敌人中计了……离发起战斗的时刻越来越近了。人们都回到自己的位置，紧盯着表上的指针。20 点 20 分，这是预定的战斗发起时刻——我们的数百门大炮猛烈发作了，沿着 883.7 高地、973 高地和 902.8 高地 10 余平方公里的一线进行急骤的排击，阵地上一片火海。指挥所里的同志们纷纷走出坑道，仰望着一排排火箭飞向敌人阵地，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按照炮火准备的预定计划，第一次急袭 10 分钟，给敌人以突然打击。敌人进入掩体后，我们的炮火向敌人阵地纵深转移，实施假延伸，使敌人误以为我们的步兵将发起冲击了，已进入掩体的敌人迅速出来占领阵地。而这时，我们的炮火折回敌人阵地前沿，实行第二次急袭 7 分钟，再一次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待敌人进洞后，我们的炮火又开始延伸，再次诱敌人出洞，实行第三次 3 分钟火力急袭。再次炮火假延伸，大大迷惑了敌人，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当我们第三次炮火延伸时，敌人以为我们又是假延伸，或只是进行炮战，躲在洞里不出来了，以致当我们步兵冲上敌人阵地时，还有许多敌人没有占领射击位置，就被我们消灭在掩蔽部里。

经过 20 分钟的炮火袭击后，全部炮兵火力才真的向敌人的阵地纵深延伸……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飞向夜空，潜伏在敌人阵地前沿的各突击连队战士一跃而起，分 13 个箭头向着各自的攻击目标和早已选好的突破口，发起

了勇猛冲击……在 543 团方向，团长张泽清命令，担任主攻的一营三连、二营四连和三营七连分别沿着 510 高地东西两侧实施冲击，两面进攻，猛虎扑羊般地向 883.7 高地主峰猛扑过去。七连在冲击中遭敌炮火拦阻，伤亡很大，突击排正、副排长牺牲，连里通信员、卫生员挺身而出，相继代理连长，整顿组织，由炮排一班班长代理突击排长指挥，战斗到最后只剩下 7 个人，用 15 分钟时间占领了 883.7 高地主峰。七连占领 883.7 高地主峰的信号刚刚发出，从东侧进攻的三连、四连也冲了上来。第一名突击手吴子清刚爬到铁丝网处，一个地堡里的敌人向他疯狂的射击，他突然觉得眼前火光直冒，左手一热，负伤了。他顾不得包扎，迅速躲开敌人火力，猛扑过铁丝网，从右侧接近敌人的机枪射口，对准投了一枚手榴弹，只见烟火上冲，机枪哑了。他借着照明弹光望了望，后续部队还没有冲上来。他想：夜战不在人多，只要机智灵活就行，一个人也要为部队开辟冲锋道路。他顾不得消灭左右两侧敌人，只向主峰猛冲。离主峰只有 200 米了，敌人一挺重机枪又封锁了他的前进道路，他从左侧绕过去，向地堡进口投了一包炸药，迎着地堡坍塌的火光向主峰冲去，终于，第一个登上了 883.7 南面无名高地——黄土包主峰。红旗手张俊紧跟着第一名突击手吴子清冲上山头，把红旗插在制高点。后续部队在红旗招展中，潮涌一般冲上山头，歼灭了敌人，占领了阵地。

这时，突然发现 883.7 高地与其南面无名高地黄土包接合部有敌人轻机枪火力向我方射击。

经过仔细观察，发现这里有一条敌人的坑道，坑道里的敌人还企图凭借坑道进行顽抗。

于是，七连的同志们立即组织力量，消灭坑道里的敌人。他们一方面用机枪封锁住坑道口，不让敌人出来，同时向坑道里投手榴弹和手雷，一方面还用朝语向敌人喊话。经过喊话，敌人不打枪了。

过了几分钟，坑道里用棍子挑出一面小白旗，敌人表示投降，随后将武器扔出来，然后高举双手，一个一个地走出了坑道，一共 16 个。543 团胜利攻占了 883.7 高地，仅六连就毙伤敌人近 100 名，俘敌 40 余名，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鉴干部队发展如此迅速，团长张泽清直接指挥四连乘胜向 973 高地两侧勇猛冲击，与 542 团右翼连会合……在 542 团方向，团长武占魁命令各突击连队发起冲击后，仅在发起冲击信号后的 15 分钟，攻击 973 东北高地的三连和攻击东南高地的七连，都发出了占领阵地的信号。武占魁观察着 973 高地，只见八连攻击的 973 高地主峰手榴弹在爆炸，步兵武器在相互射击，说明八连已经打上去了，可是就是见不到他们的信号。这时，通往三营的电话线也被炸断，无线电也呼叫不通。

副政委史玉飞提议派人去了解情况。武占魁立即命令作战股长陈耀先带上一部报话机到三营去。刚把陈耀先送走，接到了师长钟发生打来的电话要部队进展情况，武占魁汇报了情况和判断：如果八连进攻受挫，不但三连、七连难以立足，且左右邻也会受到威胁。他找到副政委史玉飞和参谋长王耀明交换意见后，决定马上由副团长宋存银率领二梯队六连从三营突破口投入战斗，如果八连已打上主峰，六连即参加巩固阵地，如果八连没有打到主峰，即由六连夺取主峰。

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和三营通上话了。武占魁找到了三营教导员阎齐文，他用激动得发颤的嘶哑声音向武占魁汇报：原来八连在冲锋的道路上，受到敌人残存的铁丝网和火力的拦阻，部队伤亡很大，连长蔡麦田牺牲了，

协助指挥的三营副营长晁尚志也负了伤。教导员阎齐文看到突破口一时难以攀登，就带领八连和七连迅速迂回到敌人侧翼，从右侧突破了敌人阵地。占领了敌前沿阵地后，七连即按预定目标向 973 高地东侧第一无名高地实施冲击。阎齐文和八连指导员陈文才指挥八连直取 973 高地主峰，在距主峰 100 米时，又被铁丝网拦住了去路，两次爆破均未成功，火箭筒班长李云峰毅然三次扑在铁丝网上，用自己的身体搭起“跳板”，使突击排顺利地通过铁丝网，终于在 21 点 28 分，在 543 团四连的配合下，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 973 高地主峰。——实际上在炮火转移后的 48 分钟，八连就已经完全控制了 973 高地，只是因为信号员牺牲，报话机被打坏，没法和团里联络，现在用来讲话的还是从 973 高地东南的七连搬来的报话机。

在 535 团方向，团长王成命令备突击连队向 902.8 高地突击后，四连一举突破敌前沿突到 902.8 高地主峰下，那里悬崖陡壁，人力密布，突击班全部阵亡，连里干部全部负伤，一排长石重亮主动代理指挥，迅速转移突击方向，于 21 时 46 分夺取了主峰阵地后立即发出“我已占领主峰”的信号，此间，五连沿山脊攻击，十一班班长毛鹰贵在机枪手李清和掩护下，连续炸开三道铁丝网，他又绕过敌人火力点，用手榴弹炸掉敌人火力点，排长王义文率领大家迅速冲上高地，夺取了敌人加强排阵地，俘虏美军顾问 3 名。可惜三营七连摸错方向，团长王玉成得知后，即令八连加入战斗。八连连长用一个排的兵力进行攻击，该排以勇猛的动作迅速攻占了右翼阵地，与 542 团左翼连会合……此时，山峰上火光闪闪，手榴弹爆炸声、冲锋枪射击声响彻峡谷，一面签满突击队勇士姓名的红旗，插上了 902.8 高地主峰。

这个时候，敌人似乎才清醒过来，原来主攻方向不在 949.2 高地呀……敌人停止了向 949.2 高地前沿射击，迅速把炮兵火力转移过来拦阻我军的后续部队。这是敌人按常规的判断，以为这时我军营、团二梯队正在跟进……然而，敌人又判断错了。我军攻击的各营的二梯队早已随一梯队前进了，攻防兵力都够用了，团二梯队还在坑道里没动呢！

……就这样，60 军奇迹般地夺取了敌人东部战线几个重要的支撑点，敌人苦心经营了一年多的阵地终于踏在我军的脚下了。

军长张祖谅满怀胜利的喜悦对参谋长邓仕俊说：“把打 883.7 高地、973 高地、902.8 高地的情况，全面搜集一下，我要向兵团汇报。”“181 师情况报上来了，179 师情况还没有报上来。我已派两名参谋到 179 师前进指挥所去了。”邓仕俊说——军部的两名参谋到达 179 师前指坑道后，见师首长焦急地令 535 团速报情况，这两位参谋急于复命，把师作战参谋杨步广拉到一旁说：“你先把初步情况报一下，详细情况核实后再说……”杨步广无奈，只好翻开作战日志和地图说了……师长吴仕宏听到了，大声训斥：“你这个参谋乱弹琴！情况没有搞清楚怎么就胡说起来……”吴仕宏转过身来对军里的两位参谋说，“我也派了一个参谋到 535 团指挥所去了。”指挥所里立即鸦雀无声。

一会儿，派出去的参谋张志民回来讲：主要是 535 团前指一位负责人，把电台放在一个短洞内，天线也在洞内，联络不上了。以后把电台搬出来，保持了联络，才把情况一个一个地报上来。

11 日凌晨，邓仕俊综合了全面情况送给张祖谅。张祖谅迅速将情况报告了郑维山：“反击 883.7 高地、973 高地、902.8 高地的战斗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整个战斗只用了：小时零 10 分钟，基本上全歼了南朝鲜军第 5 师

27 团，并攻占了这个团防守的大部阵地 10 余平方公里。现在，各攻击部队正在扩大战果，肃清残敌，抗击敌人反扑。同时，调整部署，计划兵力火力，构筑和改造工事，准备抗击敌人更大的反扑……”郑维山听完张祖谅的汇报后，立即向彭德怀报告。

12 日，以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的名义通报全军嘉奖，上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嘉奖令是这样写的——我军 60 军此次反击 883.7 高地（含 973 高地）和 902.8 高地战斗，是我从敌一个团的阵地同时突击，并占领了该团的主峰阵地，仅经 1 小时零 10 分钟战斗即创歼敌一个团大部的范例，这说明了只要我们战前真正做到充分周密的准备和细致的组织步炮协同，并把指挥的技巧与部队的英勇顽强相结合，同时冲锋突破敌一个团的防御阵地是完全可以的。我 60 军首创我军防御作战以来一次歼敌一个团大部的范例，特予通报表扬。望再接再厉，继续稳扎狠打，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国个民志愿军联合司令部

朝鲜人民军

1953 年 6 月 12 日紧随 60 军之后，67 军也于 6 月 12 日夜，向南朝鲜军第 8 师 21 团据守的十字架山发起了进攻。

经过 46 小时的战斗，敌人吹嘘的这个“京畿堡垒”被彻底摧毁，基本上全歼了南朝鲜军第 8 师 21 团，并攻占了其全部阵地，受到了志司和兵团首长对参战部队的通令嘉奖：……泰勒大骂一通，你们都是他妈的不中用的混蛋！你们是精锐师组成的国军呀！简直是丢人深夜，水洞里南朝鲜军第 5 师指挥所里。

美军第 8 集团军新任军长泰勒和南朝鲜军第 2 军团军团长丁一权，以及该兵团预备队第 3 师师长林善河也在这里。

泰勒当着丁一权的面把南朝鲜军第 5 师师长和副师长大骂了一通。

“……你们听着，都是他妈的不中用的混蛋！给你们装备了那样好的武器还打不过中共 60 军的三个团，你们是精锐师组成的国军呀！简直是丢人，也影响了我第 8 集团军的威信……你们他妈的是怎么指挥的？”南朝鲜军第 5 师师长崔泓熙和副师长韩信一身尘土，笔直地站着，目不斜视，正接受着泰勒的臭骂。

在一旁的南朝鲜军第 3 师师长林善河一边看着泰勒发着威风，一边暗自直叹侥幸。这段时间惨烈的战斗，他是亲眼目睹了的。还在三月份他就发现 60 军在方形山下构筑有坑道的可能，但具体地点，坑道有多大，企图是什么，他不清楚。他曾派搜索队侦察队多次搜索和侦察，都没有发现。当 4 月：日 60 军 181 师 541 团八连攻占 883.7 西北无名高地时，林善河才打电话叫他的 18 团团团长朴敬远急令二营反扑。结果，二营营长朴胜文以及副营长、情报参谋、作战参谋、重火器连连长、炮兵联络官、观测军官等全部被击毙……第 3 师调为预备队，于 4 月 15 日 8 时由第 5 师接替防务……在第 5 师接替第 3 师阵地后，没有想到对 60 军三个团于 6 月 9 日夜约 3500 人潜伏在他们的阵地前沿竟毫无察觉……林善河知道，第 3 师实际兵力 10009 人……全师补给充足，火力也不比中共 60 军逊色，而且全师老兵在东部战线经过实战，受过山地训练，但结果还是失败了……“他妈的，打了一个晚上，就损失了那么多的兵力，那么坚固的阵地给丢了。你们是罪人，知道吗？”泰勒气得几乎指着崔泓熙和韩信的鼻子骂着。

韩信觉得有些受不了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副职没有负直接指挥的责任，这样挨骂有些冤枉，忍不住喃喃道：“将军，我们国军是卖了命的，主要是这里的情况很复杂……”“什么复杂？我倒要听听！”“……883.7高地、973高地、902.8高地，地势险峻，机动公路几乎没有。河谷与河谷之间都是难以翻越的险山峻岭。战斗打响以前，我们师经过50多天的前沿争夺战，损失很大，补充的新兵刚投入一线，连听到炮声都害怕……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和中共60军进行角逐，再加上他们采用人海战术且兵力雄厚……”“我不想听你讲什么人海战术……兵力雄厚……”韩信的话还未讲完就被泰勒喝断，“难道给你们师加强的兵力火力还少了吗？你算一算吧？除把第3师22团配属你们师作战外，还有我美军461重炮营也配属给了你们，同时，以第3师四个炮兵营，我美军第588、176、987炮营以火力支援你们战斗，论火力密度和火炮射程比你们当面的中共60军要强得多。还有我美第5航空队给你们提供了空中火力支援……还要怎么？可是你们还是被中共60军打败了……我要问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特别是你这个师长崔泓熙。”崔泓熙见泰勒连声恶骂，而且又直接责怪他，看样子泰勒要拿他开刀了，倒不如自行了断。

于是，一下拔出腰间的手枪顶在了自己的脑门上：“既然将军认为我无能，那我不活就是了……”“住手，住手。”林善河忙伸手拦住崔泓熙，连连劝说道，“崔师长何必这么想不开，可不能走这条路呀……泰勒将军也请息怒，中共60军的兵力确实占了优势，很顽强，也很刁钻……”“胡说，很顽强，很刁钻。你们为什么不能这样？”泰勒把桌子一拍，站起身来，大声说道，“你们懂什么呀！你们2军团这次的失败把我的作战计划全部打乱了！对停战后划分军事分界线很不利呀！”坐在一旁的南朝鲜军第2军团军团长丁一权脸色猛然变得一片储红，他早就有些受不了了，他知道泰勒是指桑骂槐，杀鸡给猴看，就连在朝作战的第一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也没有这样斥责过他的第2军团。丁一权不禁自叹，想当年在南朝鲜军任总参谋长时，第2军团就在“联合国军”编成内，沿中部战线进攻，一直突进到鸭绿江边的楚山，那是何等的威风啊：可惜，好景不长，志愿军参战后，第一仗就碰上了中共40军，遭到了失败，在第二次战役中又被中共38军、42军等部打败，到第三次战役时，第5师的阵地又被中共42军突破，幸亏以后在李奇微将军指挥下重整旗鼓上阵，丁一权调到2军团后，在1951年夏秋季攻势中，才从白岩山、黑云吐岭、赤根山推进到883.7高地、973高地、902.8高地这一线，可是，这一次又被中共60军把这一线方圆10多平方公里的阵地攻占了……丁一权当然知道，这一线再加上以东的1089.6高地和以西的949.2高地、十字架山是泰勒制定的作战计划中的一条主抵抗线，如果这条线的阵地被对方占领了，那就意味着要向南后退几十公里，这样，在停战后划分军事分界线显然对南朝鲜方面是不利的……是呀，我们的李承晚总统不是经常在说要统一全朝鲜吗？如果按照这样打下去，出现这样的军事分界线，什么时候才能统一全朝鲜呀……丁一权想到这里，突然觉得是该挨骂，本来他是准备劝说泰勒凡句的，而后一转念头站了起来一摆手冲着手下的几位指挥官说：“骂得好，你们都听清楚吗？泰勒将军是为我们好！还站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组织力量把阵地夺回来……”“哪有什么力量，都打散了……”韩信喃喃自语。

“就是你韩信话多，打散了给我收容起来。还不赶快滚！”“遵命。”几个

被骂得垂头丧气的军官们脚跟一碰，挺直身子诺诺连声。崔泓熙悻悻地把手枪插回腰间斜挂着的枪套里。

“好了，赶快去布置吧！”泰勒颇为不耐烦地使劲摆了摆手。

崔泓熙第一个转身走出了指挥所。

他真是气满胸膛，打了一个晚上，累个臭死，临末还挨了一顿臭骂……他妈的，站着说话不腰痛，志愿军是那么好打的？你泰勒才上任几天，哪有这个体会？崔泓熙一一口气赶到前线 35 团团部，他叫 35 团团长把 27 团团长和 36 团团长找来，把一肚子的恶气照例都撒在他手下的这几位团长身上。然后给各团布置了任务，下达了命令。

“令 27 团在短时间收容散兵，夺回 883.7 高地。令 35 团以两个营夺回 973 高地和 902.8 高地。令 36 团并指挥 35 团一个营防守现有阵地。”崔泓熙亲率师部督战队，挥枪督战……在飞机和大炮的支援下，向 60 军占领的阵地实施疯狂轰炸和反扑……崔泓熙指挥他三个团反扑 60 军阵地的重点，主要集中在 973 高地西南山梁上六个间隔不等的山包。因为这六个山包形成了 973 高地的天然屏障，靠伏到市西侧有一条公路可直通南朝鲜军第 5 师 27 团指挥所大闷岱，还可与其第 5 师核心阵地 949.2 高地相连接，又是重要补给线和坦克运动道路，所以，崔泓熙一开始反扑，就把重点放在这里。

防守在 973 高地西南山梁上六个山包的是 60 军 181 师 542 团的一个排。一开始，在面积不到 160 平方米的第三个山包，战斗打得最激烈，敌人在一天内，就以一个排到一个营的兵力，连续进行了 17 次反扑。阵地上的大树被敌人的炮火拦腰打断，炮弹爆炸掀起的泥土足有一尺多厚，坚守这个阵地的一连六班的战士们，顽强抗击，终于把敌人的反扑一一击退……第二天，丁一权令第 3 师 22 团配属第 5 师指挥，增强反扑力量。11 时，崔泓熙指挥 22 团和 35 团各一部进行反扑，在付出了伤亡 1200 余人的巨大代价后，攻占了第四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山包。

542 团团长武占魁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命令五连一排排长它占武带两个班，向这三个山包反击！

它占武带着 23 名战士出发了。战士们刚跳出工事，第四个山包上的敌人的两挺机枪就疯狂地扫射起来，正面小组攻击受阻。在这关键时刻，副排长杨振中带着十一班迅速从左侧插了进去，它占武也带着四班从右侧很快插到第四个山包前面，立即命令一组拐回头从后面上去，炸掉敌人正在发射的两挺机枪，同时命令二组直取第六个山包。敌人恐慌了，直往第六个山包逃命……正面小组见敌溃逃，用火力紧紧咬住敌人……在追击中，由于天黑，二组不慎冲进了敌人设在第六个山包上的伏地铁丝网里，铁刺挂住了战士们的衣裤，进退两难，眼看敌人就要溜走，它占武急忙命令三组执行二组任务，迅速堵住敌人的退路。三组从第六个山包的正面打了过来。恰在这时，杨振中带着十一班也从左侧赶来。敌人见被包围，乱作一团，时而向左冲，时而向右突，互相践踏，争先逃命……一组的袁兴良，几个箭步奔到离敌只有五六米的地方，操起冲锋枪一阵扫射，十几个敌人应声倒下……就在袁兴良换梭子的时候，七八个敌人蜂拥着向他冲来。三班长一见，赶紧抓起一颗手榴弹扔进敌群……袁兴良换好梭子，又是一阵猛射……经过这场激烈的短兵相接，敌人丢下 60 多具尸体逃跑了，而志愿军却无一伤亡，胜利地夺回了第四个、第五个和第六个山包。

到次日黎明，敌人又开始向这三个山包反扑。南朝鲜军第 5 师 35 团团

长林冒源动用了 100 余门火炮并出动大批飞机，向这三个山包狂轰滥炸。接着，以两个营的兵力连续发起四次冲击……坚守在这三个山包的 542 团五连——排战士，在我军炮火的有力支援下，把敌人的疯狂反扑全部击退。排长它占武的右手被子弹打穿，肩膀被弹皮削去一块肉，仍坚持继续指挥战斗，同志们劝他下去包扎，他说：“只要我脑袋还在，就能继续指挥！”坚守在第五个山包的机枪手郑朝海看敌人已冲到阵地跟前，端起机枪猛烈扫射，打得敌人成片倒下；子弹打完了，就抡起机枪向敌人头上砸去；机枪打断了，又抱住敌人肉搏，直至壮烈牺牲。

南朝鲜军第 5 师反扑 60 军阵地的另一处重点，是 883.7 高地的西侧至 870 高地之间的鞍部地区。因为 870 高地是敌人核心阵地 949.2 高地的侧翼阵地，60 军 181 师 543 团在 10 日晚攻占 883.7 高地后，团长张泽清为了扩大战果，即令三营八连投入战斗迅速攻占了这一地区，对 949.2 高地的敌人构成了直接威胁。

防守阵地的是 60 军 181 师 543 团八连的三班，他们在 11 日和 12 日的两天一夜中，就击退南朝鲜军第 5 师 27 团团团长崔英圭收容起来的一个班到两个连的 27 次反扑，打死打伤敌人 420 余人。这两天中，连里先后给三班补充 11 人，战斗至 12 日下午，全班只剩下四个同志，而且全部负了伤，仍然顽强抗击着两个连敌人的反扑……机枪手王老旺胸部负伤，昏迷过去，苏醒后抱起机枪继续射击……不能射击了，就爬行着运送子弹……班长牺牲了，共青团员潘正光就站出来指挥，他先把重伤员转移到坑道里，进行了战斗分工后，动员大家说：“我们现在只剩四个人了，而且都负了伤，但我们还能继续坚持战斗，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坚持到底！”表面阵地被敌人突破了，他们就退守坑道，继续战斗。等到三排上来支援时，他们又冲出坑道，配合三排把敌人打了下去……两天一夜的激战，三班英勇顽强，先后打退敌人一个班到两个连的 16 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 360 多名，还抓了一个活的。

……正当 60 军 181 师 542 团和 543 团顽强坚守阵地的时候，担任师预备队的 541 团团团长王子波主动请求接替第一梯队团投入巩固既得阵地打敌反扑的战斗。师长钟发生征求了 542 团团团长武占魁和 543 团团团长张泽清的意见：“我们团打敌反扑才用了一个排！”“我们团才用了一个班！”两个团长都坚决表示，以他们现有的力量，完全可以完成防御任务。不到十分必要，不必动用师的预备队。

钟发生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暗自在想：这仗，的确把我们的指挥员愈打愈“精”了……敌人的反扑一次又一次地被击退了，仅 542 团和 543 团阵地前沿就打死打伤敌人好几千，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鉴于这个情况，南朝鲜军第 5 师副师长韩信和各团团团长都建议：“暂采取守势，待兵力火力得到补充以后再夺取（那些）高地！”唯独师长崔泓熙主张反击。

泰勒以怀疑的目光看着崔泓熙：“能打好吗？”“能！”“上帝保佑你……”泰勒沉思了一会对丁一权说，“我将一个大口径迫击炮营调归你们第 5 师指挥。可要打好呀！”丁一权也鼓励崔泓熙要好好打，要给第 2 军团争口气，不要让美国人再说我们南朝鲜军无能……6 月 13 日，崔泓熙重新调整部署，令各团继续反扑。但由于兵员不足，建制混乱，协同不好，都没有按时发起攻击。只有 22 团发起了攻击，但未取得任何进展，因为没有想到这时遭

到了 181 师 542 团和 543 团各一部从侧后的袭击，使 22 团队形大乱，士兵、军官纷纷跳入北汉江中……向南岸逃命……22 团的反扑被粉碎，团长崔炳璋成了收容队长，只好到后方去收拾残兵败将……至 14 日，崔泓熙又集中了 1500 余人的兵力进行攻击，但又没有想到这时 181 师的 542 团和 543 团，还有 179 师的 535 团都展开了阵前反击，破坏了崔泓熙的攻击，把归他指挥的四个团都打成了“残废”！

这时，韩信又向崔泓熙建议：“师长，该转入防御准备了……”这倒不仅是他们这个师已失去攻击能力的原因，而且是他已察觉到志愿军将有新的进攻，正如后来他回忆说：“当晚中共军必定发起进攻，有经验的指挥官甚至能预测到攻击的目标！”——这便是 60 军计划下一步由 180 师攻打的 949.2 高地……这一空前大捷，全军纷纷来电祝贺，李钟玄招这些贺电看作是对 180 师的鞭策和鼓励，180 师翻身报仇的机会到了。

13 日凌晨，师长李钟玄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从突击连队回到 949.2 高地以北的师指挥所。

指挥所里已经打扮得像要举行盛典一样的隆重。在坑道中央，并排摆了两张用空炮弹箱排列起来的桌子；桌子上倒立着的炮弹壳里，插了几束盛开的金达莱；花前摆着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慰问的香烟、苹果和水果糖；桌子四面已坐满了来自各方面的客人——有从亲爱的祖国来的作家和记者，也有兄弟单位派来的慰问团、摄影队、宣传队。大家都是怀着一颗炽热的心，为 180 师鼓劲、助威，期待和祝贺这次战斗的胜利。

李钟玄正要上前去和这些客人打招呼，作战值班室的电话铃声响了，参谋黄君常急匆匆地过来说：“1 号，你的电话！”李钟玄接过话筒：“军长吗？我是李钟玄。什么？不要再打了政委唐明春、参谋长王振邦和政治部主任袁本慧等人听到李钟玄在电话里传来的话，一下跑到电话机旁。大概是电话线被炸断后，接头没接好，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很小，而且时断时续——“……喂！喂！军长吗？请你再讲一遍……好……好……知道了……”李钟玄放下话筒转过身来对唐明春、王振邦、袁本慧等人说：“刚才军长传达了志司的指示：开城的谈判已达成 14 日停战的协议，我们 14 日打 949.2 高地这一仗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不要再打了。打不打要我们考虑，没有把握就算了……”“这是怎么的？师长你昨天还在讲，在龙门山军指挥所军长当面给你说，这一仗一定要打，打好了 180 师就翻身报仇了，打不好就再没有机会了吗？还说这是在朝鲜战场上阵最后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要深入动员，严密组织，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吗？我们遵照军长的指示，现在全师在打好‘翻身仗’，打好朝鲜战场最后一仗的口号中，热火朝天地动员起来，投入了紧张的准备，怎么又来一个打不打要我们考虑决定呢？”人朝后就在 180 师担任参谋长的王振邦，由于打“翻身仗”心切，李钟玄刚传达完就抢先说，他有些焦急。

李钟玄也是这样的心情，但他是在尽量控制着没有表露出来。

“军长肯定是主张我们打的。我觉得志司的指示精神也不是不让我们打，主要是认为我们准备仓促，担心打不好，所以要我们再考虑。”唐明春接着王振邦的话谈了谈对志司指示精神的理解。

“我也是这个看法，这一仗一定要打的，主要是志司在进一步考验我们……”李钟玄接着唐明春的话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情况：昨天我在军长那里知道，我们军里的 179 师参谋长姚晓程、181 师 543 团政委吕子波，还

有军司令部军务科长赵广厚三个同志前天抽调到了停战后的军事观察小组，志司作战处已把 60 军攻克的 883.7 高地、973 高地、902.8 高地和 67 军攻克的十字架山通报给谈判代表，并把 949.2 高地、870 高地、1089.6 高地一线也包括进去了。可是，在划分军事分界线时，对方谈判代表的参谋人员不承认这一线阵地已为志愿军占领。此时我方谈判代表再次与志司作战处联系，处长肖剑飞口答很干脆，叫我方谈判代表告诉对方，883.7 高地、973 高地、902.8 高地和十字架山确实已被志愿军于 12 日前占领，并已巩固了这一线阵地……而 949.2 高地、870 高地、1089.6 高地现在确实还未占领，但在 14 日即将达成停战协议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了……所以说，这一仗非打不可，而且要做好。根据我们师的情况，这一仗和前几仗比较起来准备是不够成熟，要打，可能有些风险。但如果不打翻不了身，报不了仇；打不好，也翻不了身，报不了仇。因此只有打，争取打好才能翻身报仇。”李钟玄说到这里站了起来，“来——我们来统一一下认识，把能打好的条件和决心向军里报一下，争取早点批准。”“要我说呀——我们能打好的条件是很多的，首要一条是部队士气旺盛……”唐明春刚说一句，王振邦就接上去说：“还有计划周密。炮兵阵地也不须调整，同时；上级把一个新式卡秋莎火箭炮营配属给了我们……特别是三个团都还保留一个营没有使用，具备了一举成功和持续作战的能力……后勤也有保障。”“关键的是全师已经动员起来了……”在一旁好长时间没有说话的政治部主任袁本慧最后补充了这句话。

“好，那我们决定坚决请求打！”李钟玄转身指向地图，“按照原来的计划，以 539 团居中，主攻 949.2 高地，538 团在左，攻击 870 高地，540 团在右，攻击坦克无名高地，配属给我们师指挥的 609 团，攻击 628.6 高地。这样，四个团齐头并进，在宽五公里的正面上同时发起战斗，再打一个大歼灭战……”李钟玄向军里报告后，过了约一个小时，军长张祖谅打电话来了。

“李钟玄吗？你们打吧，志司批准了。为了打好，我们军里决定，以 181 师 541 团副团长陈钊率两个连在战斗打响的同时，直插敌后炸毁三幕谷附近北汉江上的桥梁，断敌退路，令 179 师 535 团、536 团各派出两个连向 586.6 高地、706 高地扩大战果，令配属给我们军指挥的 33 师以 98 团一个连、99 团两个连攻击 1089.6 高地，策应你们……”“太好了！那我们打好这一仗的把握性就更大了……”李钟玄立即把这个情况告知唐明春、王振邦、袁本慧等人并通知各团。

于是，当天晚上 13 个连又四个排约 2000 余人的突击队向指定的地点潜伏起来了……14 日，天刚蒙蒙亮，李钟玄就对着突击队潜伏的地区举起了望远镜。一直到中午，李钟玄的望远镜几乎没有离开过眼睛。

“轰隆……轰隆……”敌人打了几炮又停下来，阵地上仍然像平时一样，敌我互相射着冷炮……由于连续作战，敌我双方多打冷炮已成为常事。

但李钟玄觉得，这一天真是他最难忘的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数着过的。他的心里，似乎吊了一个千斤重的大石头，什么东西也不想吃，什么话也不想说。整天举着望远镜观察着敌人阵地，观察着潜伏区的动静。只要听到敌人阵地炮声一响，他的心就像被鞭子猛抽了一样的紧缩起来。

而参谋长王振邦呢，他这一天也是数着一分一秒在过，一会儿到观察所看一看，一会儿又到指挥所布置战斗发起前的准备工作。他那黝黑的脸上一直在滚动豆大的汗珠。论年纪和李钟玄同岁，可是今天忽然觉得他的面孔是这样憔悴。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黑夜盼到了。按预定时间，一组信号弹飞上天空，紧接着，949.2高地上传来了猛烈的炮弹爆炸声，我们的170门大炮一齐轰鸣，进行了15分钟的火力准备。改变了前次三次火力延伸的做法，只经过一次延伸射击，各攻击分队紧随炮兵弹幕发起冲击，主攻部队也改变从两翼侧攻击的部署，而是沿山脊直攻主峰。敌人的炮兵却仍按以前攻击的部署，向949.2高地两翼侧拦阻射击，全部打在空档上。敌人被打懵了……正当敌人不知所措的时候，539团团长江克难指挥突击部队向949.2高地发起了冲击，一连一排的战士们的手榴弹就投进了敌人堑壕，一举攻占了949.2高地胸部十字交通沟。

该连三班副班长彭焕新进入十字交通沟后，发现正面一个残余机枪工事里的敌人还企图顽抗，他沿着炮火轰炸的弹坑绕到敌侧旁炸毁了敌人机枪工事，以后又连续爆破了敌人三个地堡，不幸，他的右眼受伤，他忍痛随着部队冲了上去……这时，三班班长陈云和带着全班也上来了。彭焕新没有告诉他右眼受了伤，为了继续扫清冲锋道路上的障碍，两人分了工：陈云和带领一个小组向左发展，彭焕新带着钟礼富和另一个新战士张礼常向右发展。敌人在右边这条200多米长的交通沟里，错综地排列着无数地堡，在地堡之上又构筑了三座机枪工事，形成密集火力网。敌人居高临下，火力不但可以直接封锁后面主攻部队的冲锋道路，也威胁着右翼870沟底友邻突击部队的安全。彭焕新命令组里两个战士投弹吸引敌人火力，他带上炸药包前去爆破。不幸，就在消灭最后一个火力点时，他被炸翻起来的碎石和泥土埋住了，张礼常把他扒了出来……彭焕新在山梁上和班长又会合了。他们将10多个敌人追赶到一个坑道里，这时敌人怎么也不出来，班长陈云和带头向里冲，不提防被里面的暗枪打倒了。这更激怒了彭焕新：“谁还有炸药包？”他从张礼常手中接过炸药包，一个箭步迈向坑道口，身子往旁边一闪，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冒出团团黑烟。战士何立佃趁势又扔进去一个，坑道炸塌了一大半，10多个敌人埋葬在里边……此时，二排、三排从他们打开的口子迅速扩张战果，突击班长喻树管指挥全班以短促人力将这个阵地的敌人压缩在一个掩体内，共俘敌30余人……另一支担任主攻949.2高地主峰的突击队八连，穿着浓烟烈火，喊着杀声，直向主峰冲击。

该连八班副班长胡忠信带突击组冲向主峰时，巧妙地指挥一人正面掩护，左右各一人爆破，一连打掉五个火力点，俘敌7人，缴获轻机枪三挺，之后，八班按原来战斗计划向左右侧接近主峰的地方猛插，一连打下几个小山包，直到与友邻部队会合……这时，整个突击部队都冲上来了，八连四班副班长张德信和战士徐则胜抢先冲上949.2高地主峰同顽抗的敌人扭打在一起，949.2高地杀声震天，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张德信和徐则胜用手榴弹敲碎了好几个敌人的脑袋，火药硝烟夹杂着烧焦了的敌尸腥臭充满山野……南朝鲜军第5师的核心阵地949.2高地被180师539团占领了。敌部署在这个高地主峰的35团一营全部二营一部也被消灭了。敌右翼870高地的三营营长孙同建见势不妙，只好带着残部逃之夭夭……——因为，在539团占领主峰的同时，538团也发出了占领870高地的信号。

与此同时，540团和609团也分别发出了占领坦克无名高地和628.6高地的信号。

不久，策应180师作战的179师535团、536团各个连和33师98团、99团各个连都攻占了预定目标。

李钟玄看到信号，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在龙门山指挥所的军长张祖谅也看到了各单位占领攻击目标的信号，并得知 541 团两个连已插入敌后三幕谷附近，张祖谅立即给李钟玄打来了电话：“李钟玄吗？你们占领阵地的信号我都看见了，陈钊带的两个连已插到三幕谷断敌退路，你现在可派一部分兵力追它一家伙，求得把敌人夹在北汉江与 949.2 高地之间消灭；同时准备打敌反扑，要求在 14 日晚 12 点钟以前不丢失一片已得阵地。因为谈判双方”已经谈妥，今晚 12 点整为双方军事接触线划界的标准，我已派作战参谋任秀峰带上标绘好的我军现有控制线的地图连夜到板门店汇报去了……”“中！中！军长放心，我马上布置下去。”李钟玄放下电话后回过头来在另一部电话机立刻与各团团长通了话……一会儿，从远处 949.2 高地东南方向传来两声巨响，紧接着传来一阵阵激烈的枪炮声，这是 541 团副团长陈剑率两个连炸毁了三幕谷附近的两座大桥和 180 师派出的部队在追歼逃敌，被击溃的敌人溺水南逃，淹死者不计其数，敌 27 团一营营长崔奎璋中途抽筋几乎丧命，敌 35 团三营营长孙同建以下 250 余名当场被俘，还缴获各种炮 50 余门，枪 700 多支，汽车 60 辆，坦克 3 辆及其他物资甚多……战斗结束，甫朝鲜军方撤销崔泓熙第 5 师师长职务，由原来准备赴美国指挥参谋大学留学的金钟甲少将口第 5 师任师长。

正当 180 师打扫战场汇报战果的时候，作战参谋任秀峰已在板门店汇报完了 60 军攻占的目标和控制线。

——然而，这也是经过几番周折的。由于对方在谈判中耍赖争地盘，就在任秀峰给我方代表汇报后明确实际控制线时，对方代表竟然提出要到现地核对，我方代表表示完全可以。

但对方知道我们没有直升机，又提出“乘直升机去！”我方代表提出，“在没有停火的情况下，乘直升机双方都要打，即使通知了，也容易误击，考虑到安全，乘马如何？”后来我方代表明确表示乘什么交通工具都行。这样，对方见我方代表完全有把握，又考虑到安全，才放弃了“要到现地核对”的意见。其实，这时连任秀峰也不知道 180 师的控制线又从 949.2 高地向南推了……180 师在 60 军占领的 45 平方公里阵地中约占一半的面积……60 军几个领导在龙门山指挥所得知这一空前大捷，立即联名致电祝贺：祝贺你们的胜利，以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机智灵活的指挥，一举攻占敌军另一主阵地— 949.2 高地，并乘胜追击，将战线推至水洞里、孙佑目一线，捷报传来，全军振奋。

你们打得英勇顽强，完成了任务，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

15 日，3 兵团首长也给 60 军首长拍来了电报：你们继 14 日夜反击 949.2 高地等阵地，取得更大胜利，尤其 180 师动作迅速，歼敌一个整营，夺取了多处敌军阵地，全军闻之不胜喜悦，特致电祝贺。

20 兵团首长致电 60 军并转 180 师称：此一胜利传来，甚为欣喜，全军倍加兴奋鼓舞，特致亲切慰问，望再接再厉，为巩固胜利扩大战果而奋斗。

李钟玄把这些贺电看作是对 180 师的鞭策和鼓励，他正准备和几个师的领导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的时候，作战值班参谋黄君常跑步过来送上一份军里拍来的急电：奉志司通报：6 月 15 日，在板门店谈判的停战协定文本已经定稿，军事分界线已经划定。双方口头商定，16 日零时以后攻占的目标一律不算数。因此，中、朝联合司令部向全线各部队发出命令，从 16 日起，坚守阵地，不再主动出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予

以打击。

李钟玄看完电报后很快传给唐明春、王振邦、袁本慧等人说：“看来，我们打的决心下对了，不然的话，差点捞不到打了。”但情况发展又起波澜，南朝鲜李承晚破坏了谈判的遣俘协议，使谈判又拖下去，战争仍要继续……这又给 180 师一个大报仇的机会……

第十一章 最后大反击

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径，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响，有的国家舆论要求英国逮捕李承晚 6 月 18 日，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表了这样一则短短的新闻公告：关押在朝鲜釜山、马山、伦山和尚武台等地的联合国军战俘营中的大约 2.7 万名反共产党的北朝鲜战俘于昨日午夜至今日拂晓越狱……具体是怎么回事？据美国知名作家约瑟夫·格登在《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后来透露具体情况是这样的：“6 月 18 日午夜刚过，正在釜山宽阔的战俘营里值班的蒂姆·马多克斯中士决定走几百码到他的营房中取一本小说来打发破晓前的时光，忽然，听见几百人嘈杂纷乱的脚步声和低语声……马多克斯急忙跑到主要营地的围栏旁，只见‘大门敞开’，他说，‘北朝鲜战俘们带着他们的杂物袋子跑步冲过大门。我跑到一个韩国军士跟前，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问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是耸耸肩膀笑笑。’……于是，马多克斯把战俘营里的几个美国人都叫了起来，但是无计可施。几个钟头之内，这里就和南朝鲜其他地方的另外三个战俘营一样，变得人去营空了。一共有 2.7 万名不愿遣返的北朝鲜人消失在夜幕之中……”“自李承晚以下，没有一个朝鲜人倭称这次大逃亡是未经准许的云云。韩国士兵和警察在战俘营门外遇见逃亡者，还给他们老百姓衣服和食品，指点他们到私人住房中去藏身……政府电台指示老百姓给他们以庇护，并警告他们对付前来搜捕这些战俘们的美。国士兵。大概不到 1000 名逃亡者被抓获。随后几小时，美军接替了警卫值勤，他们接到指示可用无毒刺激剂来防止进一步的逃亡事件。但是逃亡仍在继续，四天之后，战俘的人数已从 3.54 万名北朝鲜人减少为不到 9000 人。”——显然，这次越狱行动是由南朝鲜的高级官员一手制造的，是他们秘密策划和精心布置的……不难看出，“释放”战俘的目的，一是为了破坏停战协定的签字；二是把部分人化军为“民”，然后再强征征集补入“联合国军”，以弥补其兵员不足的问题……李承晚“释放”战俘的畿径，立即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国际舆论纷纷谴责，说李承晚扣留战俘是“背信弃义的行动”，“危害了全世界不耐烦地期待着的和平”。谴责李承晚是“出卖和平事业的国际叛徒”、“不负责任的乖戾小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

有的国家舆论要求美国撤换李承晚，甚至逮捕李承晚。

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发言人说：这是一件“很遗憾而极其令人反对的事情。”《印度时报》说：“局势要我们以全力拯救停战……必须尽一切力量追回被释放的战俘。”

必须给予严重惩罚，包括在必要时用立即把李承晚撤职的威胁来迫使南朝鲜政府在这个工作中进行合作。”派兵参加“联合国军”的一些国家政

府，也表示了不满和不安。

英国首相邱吉尔在下议院声明说这是“性质严重的事件”，他“深为震动”，“大为伤心”，并当场宣读了英国政府致李承晚政府的照会：“……作为一个有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联合国成员，女王政府强烈谴责这种侵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权限的背叛行为，这种权限是韩国在1950年曾经同意的。”邱吉尔说：“事态显然非常严重充满着危险。”“现在看来，追回被放的战俘——像中国与北朝共方所要求的——是十分明智之举。”邱吉尔这里所说的中朝两方的要求，是指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元帅共同致“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要求全部追回被李承晚强迫扣留朝中方面被俘人员的那封信。

信中指出：“我方早就一。再提醒你方注意……强迫扣留战俘的可能性却是时刻存在着和增加着的，因而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现在发生的这次李承晚‘释放’和胁迫战俘事件，证明我们所反对的强迫扣留已经进一步地成为不容置辩的事实。而你方在此问题上历来所表现的错误立场和纵容态度，不能不直接影响这次事件的爆发和即将签字的停战协定的实施。”彭德怀、金日成在信中仍以强硬的措词质问克拉克：究竟“联合国军”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如果不能，那么朝鲜停战究竟包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如果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则停战协定在南朝鲜的实施有何保障？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府也相继给南朝鲜当局发出照会，抗议它侵犯“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权限。

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舆论指出，“李承晚的破坏行动的责任，大部分应由联合国军司令部来负责”，“联合国军司令部犯了玩忽职守罪。”艾森豪威尔也慌了手脚，他通过国务院发给李承晚一份急电：“你目前的命令和根据这个命令所采取的行动……给联合国军司令部造成困境。这种局面如果继续下去，只会牺牲联合国精锐部队用鲜血和勇敢为朝鲜赢得的一切。”艾森豪威尔指责李承晚废弃了把南朝鲜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联合国军”的保证，“违抗了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要李承晚“立即毫不含糊地接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指挥，处理并结束目前的敌对行动。”杜勒斯在一次公开谈话中怒斥李承晚的行动是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权威的侵犯”，他担心这样下去，“会使再过几小时似乎就唾手可得的停战协定毁于一旦。”……鉴于这一形势，毛泽东主席于6月19日非常及时地指出，此时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刚到达平壤准备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彭德怀，于6月20日致电毛泽东：“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的时间，以便再给南朝鲜军以严重打击，再消灭南朝鲜军1.5万人。”6月21日，毛泽东回电彭德怀，同意这一建议，并非常肯定地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作决定。再歼灭南朝鲜军万余人极为必要。”于是，志愿军领导人立即决定，再组织一次战役，狠敲南朝鲜军一家伙，配合停战谈判。

我方谈判代表团也立即决定，暂缓停战签字时间的谈判，以观对方的反应。

也就在这种形势下，艾森豪威尔被迫于6月25日派出一名特使沃尔特·罗伯逊去南朝鲜和李承晚会谈了。

罗伯逊，这位风度优雅、极度老练和耐心而声名卓著的特使，而且挂

的头衔是助理国务卿，就能说服李承晚不制造别的事端吗？——很难说！

罗伯逊当然不会想到，也就在他刚到南朝鲜的6月25日正好是朝鲜战争爆发三周年这一天，李承晚导演了反对停战的“演讲”和“游行”。声言停战协定一旦签订，“要把我的军队从联合国管辖下撤出来”，“继续北进”，“进军鸭绿江”……按照美国人的说法，这是李承晚给罗伯逊的一个见面礼！

罗伯逊马上就意识到，这次会晤要把李承晚说服太困难了。

罗伯逊第一次到李承晚家里就有一种十分难受的感觉：李承晚对罗伯逊并不热情，只是怒气冲冲他说，“请坐。我不大舒服，十分疲倦，昨夜通宵未眠。”罗伯逊觉得李承晚的心情很不好。按克拉克的介绍，每当李承晚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他的奥地利出生的妻子弗朗西斯卡总是穿着一套飘拂如仙的朝鲜服装参加他们的谈话。但这一天却没有看见这位李夫人，只有李承晚和一只小狗在场。

尽管这样，罗伯逊还是按时登门和李承晚会晤。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地坐着倾听这位年迈的总统倾吐着他对美国的似乎是罄竹难书的不满之情……他们在6月27日交谈时，突然，李承晚提出了四条要求：第一条，其余的反共的朝鲜战俘应迁移至非军事区，并转交给中立国委员会；第二条，为政治会议规定90天的时间限制；第三条，美国给韩国以经济援助并帮助它建立起20个师的军队；第四条，美国应“保证”一项双边防务条约。

罗伯逊听了后微微一笑对李承晚说：“我的朋友，你提出的要求对我们美国人来说，都不成为什么大问题。我马上报告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好吗？”很快，当天艾森豪威尔就给李承晚发了一份私人电报，在电报中对李承晚提的四条要求一一答复：美国认为，不愿意遣返的朝鲜战俘将被转移至非军事区，“如果这在后勤上是可行的话”；美国不能够单方面为政治会议规定一个时间限制，但是如果在90天之中一事无成的话，美国将会“考虑”退出的问题；美国将给予你所要求的经援和军援；美国将愿意谈判一项双边防务条约，但是不能予以“保证”，因为需要得到美国参院的同意。

罗伯逊没有想到李承晚对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反应非常热诚。“好，”李承晚对罗伯逊微笑着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满足了我的所有要求……我请客，今晚就在我这里吃饭。我马上打个电话把克拉克将军也请来……”这时，李承晚的夫人弗朗西斯卡笑嘻嘻地从她的卧室里走了出来，首先殷勤地给罗伯逊倒了一杯热茶，然后对李承晚说：“我的大总统，你们刚才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克拉克将军那里的电话我来给你打，好吗？”“那太好了。谢谢你，我的夫人，你指挥吧。”李承晚给弗朗西斯卡做了一个鬼脸。

当晚，在晚餐上，弗朗西斯卡向罗伯逊和克拉克敬酒，感谢他们对李承晚帮了大忙。弗朗西斯卡说：“你们辛苦了，你们对李总统帮助很大，来，我敬你们一杯！”当罗伯逊和克拉克站起来与弗朗西斯卡碰杯的时候，李承晚很快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张条子放到了罗伯逊和克拉克的面前。

罗伯逊和克拉克喝了酒坐下来一看：“20个师对韩国军队是不够的……希望有一支能同‘就在眼前的近邻’（显然是指北朝鲜）相伯仲的军队……如果政治会议在90天中不能在统一朝鲜问题上取得成功，美国就应当同韩国一起恢复军事行动……韩国人只有在以‘胜利解决战争’为目标的情况下才留在联合国军统辖之下。”罗伯逊看完条子后，轻轻碰了克拉克一下：“这个变化无常的老头子又在耍花招了！”“这样的事我见过的多了。吃归吃，喝

酒吧，”克拉克站起来举杯，也示意罗伯逊站起来举杯，“我们借主人的酒敬主人一杯！感谢李夫人和我们共进晚餐作陪……祝李夫人永远年轻，永远漂亮……李总统条子上写的事嘛，我们回去研究一下……放心吧，包在我们身上……”克拉克把胸脯一拍一饮而尽。

罗伯逊暗暗佩服克拉克的逢场作戏，希望今后在对付李承晚的这些问题上克拉克能助一臂之力——必要时给李承晚施加点反压力。

克拉克看出了罗伯逊的想法，微微点头，“可以尽力而为……”在这顿晚餐会之后，罗伯逊和克拉克很快发给华盛顿一封垂头丧气的电报，电报中报告说：“……李承晚贪得无厌，显然是要拖延谈判……”于是，罗伯逊又恢复了他同李承晚的抓紧不放的私下的会谈。与此同时，克拉克则开始了对李承晚施加反压力的行动。

7月5日，克拉克根据得到华盛顿的可以让南朝鲜政府看出“联合国军”准备撤出朝鲜的许可，告诉南朝鲜国防部长，他已经增加了看守战俘营（关押不同意被遣返的朝鲜战俘）的力量……放慢了向南朝鲜运送补给和装备的速度……中止了扩建最后四个南朝鲜陆军师所需装备的装运工作……今后，还准备削减使用当地民工的各项工程……当天，克拉克还让泰勒在向新闻界发表谈话时表示，如果在签署停战协定之后南朝鲜政府还决意“打下去”的话，他就从战线上把“联合国军”的部队撤下来。

泰勒接着还说：“第8集团军如同一部20个汽缸的汽车，是由电线和齿轮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如果联合国军一撤走，留下的南朝鲜部队就得照此再造一部全新的汽车。”——这番活的意义非常清楚，就是说如果南朝鲜政府要单方面将战争打下去的话，它必然要面临一个重大问题用卜就是南朝鲜陆军的整编。

就在7月初这几天中，罗伯逊和克拉克经常通报信息，并把他与李承晚私下会谈的进展情况及及时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艾森豪威尔也催得很紧，在每次回给罗伯逊的电报中都要他“想办法得到李承晚对停战以及使南朝鲜军队无具体期限地留在联合国军统辖下做出承诺……”艾森豪威尔认为有了这样一纸文件在手，就可以最后实现停战，然后战后的问题也可着手解决……于是，罗伯逊赶紧行动，他注意发现李承晚在某一点上如果表示了同意就立即把它变为书面形式的协议。

正当罗伯逊努力设法使李承晚接受协议的时候，中、朝方面的联络人员对克拉克提出的恢复谈判的要求作出了答复。

……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元帅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在战俘越狱逃跑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仍感到特别怀疑，而且对李承晚及其政府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猛烈的谴责……虽然我方对“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解释罗列了一大堆保留意见，但我们仍以大局为重表示：“尽管我方对贵方的答复并不感到完全满意，但考虑到贵方表示了争取早日签署停战协定的愿望和鉴于贵方做出的各种保证，我方同意双方代表团约定时间会晤，讨论停战协定的落实问题和签署停战协定前的重要准备工作。”——中、朝方面同意恢复板门店谈判和克拉克针对南朝鲜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反击措施，显然对李承晚产生了作用。7月9日，李承晚终于屈服了。因此，罗伯逊才得以在三天之后结束了他与李承晚的会谈。

罗伯逊会谈结束离开朝鲜回国时，收到了李承晚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赞扬罗伯逊助理国务卿的出色工作和“他宽怀大度的高尚精神”。李承晚还

在信中向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尽管他对签署停战协定会引起什么长期后果表示担心，但他不会在落实停战协定条款的过程中设置障碍……”能相信李承晚的保证吗？不能，李承晚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虽然保证不阻碍停战协定的实施，但没有就这项保证提出任何时间限制。

果然，就在7月12日美国和南朝鲜发表联合宣言，宣告他们已经就朝鲜的停战、不愿遣返的战俘的处置和今后的合作达成了协议时，李承晚公然声称：他保留退出和平会议和采取他认为必要的行动的权利。

而“联合国军”司令部却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私下给中、朝方面的联络人员说，它“对于南朝鲜部队违反停战而进行的任何侵略行动都不会给予支持。”当时，形势的发展对我方非常有利，形成了志愿军再给南朝鲜军以狠狠打击的良好时机……这便是预计在夏季反击战役发起的第三次进攻，也称之为金城战役！

好一幅停战前夕惨烈激战的图景！

朝鲜最后大反击——金城战役就这样打响了1953年7月13日夜，志愿军在金城以南至北汉江之间25公里的地段上，向敌军发起了总攻。

这便是发生在停战前夕的著名的金城战役，也是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次大的反击作战。

战役是这样部署的：由杨勇司令员和王平政委指挥的20兵团五个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首先攻歼金城西南梨实洞、梨船洞一线以北及金城川以北之敌，拉直金城以南战线；尔后视情况继续向赤根山、黑云吐岭、白岩山一线发展进攻；胜利之后，准备打敌人三至四个师的反扑，在打敌人反扑中再大量地歼灭敌人……为确保20兵团右翼安全，9兵团的24军同时由金化东北之阳地至杏亭地段实施突击，阻击金化方向之敌东援。

这次战役在东集团的60军的任务是，从北汉江以西、龙虎洞、松室里、522.8高地一线进攻。第一步，歼灭登大里、广大洞地域的南朝鲜军第3师、第8师各一部；第二步，前出黑云吐岭、白岩山、949.5高地至北汉江西岸……13日傍晚，天气阴沉，云层很低，偶尔还落阵大雨。入夜后，浓云密布，大有乌云压城欲摧之势。

21时整，我军1000多门各种口径的大炮猛然间在金城前线咆哮起来。随着20分钟的火力袭击，就把1900余吨炮弹倾泻在敌人的阵地上，眨眼工夫，东起北汉江，西至下甘岭几十里的敌军阵地上，腾起团团浓烟，炮火把雨夜漆黑的天幕映成一片紫红……潮水般的志愿军战士们从事先埋伏的出击地一跃而起，伴随着激励斗志的冲锋号，向敌阵发起勇猛的冲击。一时间，枪声密集，成百上千的敌士兵还没来得及逃出工事便被冲上来的志愿军战士击伤、击毙。敌军死伤无数。而志愿军在突破敌阵时，奋不顾身，亦弃尸累累……好一幅停战前夕惨烈激战的图景！金城战役就这样打响了。在龙门山的60军基本指挥所里，作战参谋人员接电话的呼喊声，收发报机嘟嘟嗒嗒的电键声构成一种忙乱而紧张的气氛。

军长张祖谅面对着作战地图，双目冷峻。作战参谋人员不断把突击部队前进位置的最新情况标示在地图上。张祖谅的心早已飞到最前线的各突击部队。在作战地图上那红蓝色的两种符号标示得很清楚：沿登大里、广大洞地域密布着不少暗蓝色的色块，那是曾在北汉江以东遭我军歼灭性打击的南朝鲜军35团一营、23团和第8师18团、22团等部的防御工事，在蓝色块的对面有四支巨大的红色箭头直指蓝色块，那是60军向北汉江以西、龙虎

洞、松室里、522.8 高地一线进攻的四支利箭。正中一支箭头，由 181 师 541 团团团长王子波带领部队从龙虎洞突破，攻占龙虎洞及公路以西的 541 高地、472.3 高地、551.6 高地及瑞云里、梨船洞地区；另一支箭头，配属 181 师指挥的 67 军侦察营从 541 团左翼插至小城洞，攻占敌人炮兵阵地，不使其逃跑；在 541 团右边的另一支箭头，以 605 团并指挥 606 团一个营，攻占松室里、汝文里、585.2 高地及以北的 630 高地；在 541 团左边的又一支箭头，由 181 师 543 团团团长张泽清指挥该团和师侦察连，强渡金城川，攻占江南的 461.9 高地及其以北无名高地，保障侧翼安全。在这些巨大的红色箭头的后面，还标示着视情加入战斗扩大战果的军二梯队 180 师和完成北汉江以东作战任务后移至北汉江以西为军预备队的 179 师。张祖谅目不离地图，他在这里，透视着夜幕笼罩着的战场，仿佛已经看到这四支利箭齐头并进的战况和 179 师、180 师积极求战的情景……但战况进展不很顺利，第一梯队在进攻中遇到了麻烦。

张祖谅心里清楚，181 师刚刚在北汉江以东完成攻占 883.7 高地和 973 高地的任务后，调回后方渔岭洞休整没有几天，即奉命西渡北汉江参加金城战役的进攻作战，准备时间比较仓促，加上当，时正值雨季，大雨不断，河水上涨，道路又少，人马车辆都在一条道路上开进……到北汉江以西后，地形不熟，进攻正面也比较狭窄，又是横越山脊作战，部队不便于展开……而正当部队在 7 月 12 日部进入进攻准备和出发地域时，突然接到兵团的紧急情况通报：54 军一名侦察参谋失踪。如果从坏的方面想，此人叛变投敌，泄漏了作战企图，将给作战造成许多困难……鉴于部队已经展开，第二天就将发起攻击，敌人作大的变更部署已来不及，我军变更部署也来不及，故决定战役仍按时发起。

张祖谅联想起当时 181 师 541 团团团长王子波曾对选择突破方向提出过异议：他建议改变向龙虎洞方向突破的原方案，而从他经过侦察后新发现的登大里东北侧高地鞍部的有利地形实施主要突破。可惜当时许多人没有在意。

现在意外发生了，据报告，541 团担任突破的一营及二营六连向龙虎洞方向突破后遭敌炮火拦阻和敌八挺高射机枪火力平射，部队被压在龙虎洞西南无名高地下，伤亡很大……显然是由于那个侦察参谋叛变投敌，供出了我军的作战部署，敌人加强了火力……张祖谅有些焦急。

“参谋长，你问一下 181 师，其他的几个箭头都打到哪里。”张祖谅盯着地图问道。

邓仕俊直接到电台询问去了。

“报告军长，”这时，作战参谋任秀峰上前向张祖谅说，“180 师王振邦参谋长又来电话催问什么时候让他们师加入战斗……”“急什么？告诉王振邦，给他们师长说，有 180 师打大仗的机会。”张祖谅说王振邦急，实际上他比王振邦还急，他心里明白，180 师自从把阵地移交给 21 军，在 7 月上旬移至北汉江以西后，就一直把第二梯队的任务当第一梯队去准备——师长李钟玄和参谋长王振邦率领各团团团长、作战股长、师司令部人员跨过北汉江到敌人主阵地前，详细勘察地形，选定渡河点，研究河水上涨时的渡河措施，考虑加入战斗的时机、方向和作战任务，现在战役已经打响了，他们要问一下什么时候加入战斗，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 179 师吴仕宏师长也打电话来请示任务，他说，他们师在北汉江

以西机动的时间太长了,是不是该动了……”“这个吴仕宏也来凑热闹了,179师从7月3日开始逐次将阵地移交给21军,陆续向北汉江以西机动,部署在科湖里以北地区……这很明确是为军的预备队……怎么现在就等不得了?我看,他是对当军里的预备队还有意见,争任务,总怕比其他师打少了……”张祖谅略带分析他说。

“不错,争任务,多打仗,吴仕宏同志有这么个特点。真是有什么样的干部就带什么样的兵,我这里就收到179师许多战士的请战书、决心书……”在一旁的政治部主任李哲夫插话。

“这种精神当然是好的。其实179师打的仗并不少。”张祖谅扳着指头边走边说,“他们一上阵地就在友邻接合部文登公路和军的主要阵地鱼隐山接连打了好几个硬仗,很快又攻占了902.8高地,特别以后又鏖战938.2高地,扩展阵地约5平方公里,完成了牵制敌人两个师,掩护金城战役准备的任务……他们现在当军里的预备队这是从通盘考虑的嘛……”张祖谅说到这里突然停住了脚步,对站在他面前很久的任秀峰说:“你给吴仕宏讲,就说是我讲的,叫他们师随时准备执行作战任务。”一会儿,邓仕俊把了解到的战况向张祖谅汇报。

“左翼突击的543团两个连和师侦察连战斗发起后,由529.3高地向南偷渡金城川,被敌发觉,当夜且战且渡,在河中伤亡较大,现在,占领了461.9高地以北无名高地。

“右翼突击的605团一营二连,突破敌人前沿阵地后占领汝文里以北高地,其余各分队进入突破口,继续向前进攻……“配属181师指挥的67军侦察营,没有按师规定的时间、道路前进,运动中遭敌炮火拦阻,部队伤亡很大,进展较慢。

“但部队作战异常勇敢。钟发生师长和张春森政委再三表示要我们放心,而且有181师的老师长王诚汉副军长在那里亲自坐镇,他们一定发扬‘皮旅,的光荣传统,根据敌人防御阵地‘一线难攻,纵深易插’的特点,增强突击力量,发挥小兵群的作战能力,采取多路穿插、大胆分割围歼敌人的战法,向纵深发展进攻……”张祖谅听完邓仕俊的汇报精神一振:“太好了,王副军长也在那里,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告诉王副军长我们加强联系。”王诚汉副军长是七月初就带上几个参谋人员组成前指到181师指挥所的。181师师长钟发生在)‘皮旅’时和王诚汉分别担任542团和541团的团长、较长时期战斗在一起比较熟悉,都是有勇有谋的战将。现在两人又在一起指挥,可以说是如虎添翼,有了这样的部队哪有不打胜仗的。“一个多小时后,各主要突击方向的胜利消息陆续传来了。王诚汉直接在电话上给张祖谅讲,电话的声音很好,王诚汉讲得很快:“……541团重新组织力量攻占龙虎洞西南无名高地后,从579.3高地西南沿金城川北岸直插登大里,切断了敌人向南渡金城川的退路。担任向纵深穿插的一支部队,在攻击前进中,遭到敌人密集炮火的拦阻,部队伤亡过大,在腥风血雨中英勇攻击,前仆后继……当夜,一营营长张国治不幸负伤,教导员张荣光挺身而出,收拢和指挥各连人员66人,在山势陡峭,敌人守备薄弱的间隙直插纵深551.6高地,途中攻歼了封锁住前进道路的无名高地之敌和两个班的援兵,摧毁了敌人的化学迫击炮群,缴获化学迫击炮11门,强行攻占了551.6高地,尔后又单独作战,连续打退敌人6次反扑,直至与后续部队会合……“……543团一支部队占领461.9高地以北无名高地后,迅速插向敌人防御纵深。攻击途中,

连长负伤了，他撕下衣襟包好伤口，指挥部队继续战斗，在部队伤亡较大的情况下，攻占了北汉江与金城川汇合处的 461.9 高地，以后，又遭到敌人一个排到两个连的多次反扑，但均被击退。543 团另一支部队，协同 541 团攻占龙虎洞西南无名高地。天明后，雾浓雨大，敌空军不能出动，炮兵失灵，他们乘机发展进攻，进展顺利。以后，又协同 541 团九连攻占了 541 高地……

“……605 团继一营二连占领汝文里以北高地后，一营主力投入战斗很快占领 482.2 高地，并继续向西南扩张。但因地形狭窄，部队拥挤，进展迟缓，遭敌人炮火封锁，伤亡较大，直至第二天上午，二营始插至执室里南，攻占 585.2 高地和 500 高地以北无名高地。三营攻占 585.2 高地以南无名高地后，一部西渡金城川，进至梨船洞东北 603 高地与友邻 67 军会合，预定目标全部占领……”

“……随着战斗的发展，为了协同 67 军夺取轿岩山，歼灭梨船洞地域之敌，181 师决定第二梯队团 542 团随 605 团之后向梨船洞方向发起进攻。这个团的一支部队由商山里西渡金城川，进入梨船洞地区。由于金城川以北地区的敌人已被我军消灭，团里奉命南渡金城川发展进攻，协同友邻歼灭了梨船洞地区的敌人，以后，又占领了轿岩山东南山梁，保障 67 军 14 日攻占轿岩山主峰敌军阵地起了积极作用……这个团的另一支部队由广大洞、细岷里南渡过金城川，进占黑云吐岭以西的 682 高地和 460.5 高地……

其余各分队肃清残敌后，控制了华川到金城公路到金城川桥梁渡口。这时，敌人的一批工兵赶来，企图炸毁金城川大桥，一等功臣潘长义带着机枪小组，他命令“机枪掩护”，自己一个箭步扑上去，从敌人手中夺下导火索，保住了大桥，为后续部队向纵深发展夺取了重要通道……”

“……经过 21 小时激战，181 师各支部队已全部突破敌人第一、第二两道防线，抵近金城川大桥。至此，敌龙虎洞、松室里以西，金城川以北及以南 461.9 高地，共 28 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各阵地，全部被 181 师占领，共歼敌 3100 多人，其中俘敌 375 人，击落敌机 2 架，击伤 8 架，缴获坦克 3 辆，汽车 43 辆，各种迫击炮 15 门，火箭筒 38 具，无后座力炮 15 门，化学炮 19 门，火焰喷射器 7 具，高射机枪 19 挺，轻重机枪 143 挺，其他枪支 1400 多支，各种炮弹 8 万余发，各种子弹 13 万多发，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好！好！打得好！第一步任务完成了。我马上命令 180 师去完成预定的第二步任务，向白岩山、黑云吐岭方向进攻！你率军前指随 180 师过江指挥作战……”张祖谅高兴地放下电话，对站在一旁的邓仕俊说：“仗打得好，通信联络也搞得好，你看，我和王副军长讲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断线……走，咱们到观察所去用大倍望远镜看看敌人的狼狈景象……”

从金城通往华川的公路上，敌人的汽车瘫痪了，坦克像乌龟一样翻倒在泥潭中，路两旁堆积得像小山一样的弹药箱，还用防雨布盖得严严实实的，丝毫未动，便成了我军的战利品……一长串已经挂在十轮大卡车上的榴弹炮、多管火箭炮，敌人也未来得及拉跑……路面上，水沟里，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敌军尸体，遍地是他们抛弃的纸币、枪支、大小包裹、粮食、罐头、衣物以及还在冒着热气的饭菜……敌人仓皇溃逃了……

“那些仓皇溃逃的南朝鲜士兵，有的骑在大炮身上，但是还有成千的人用那起了水泡的一双脚，一拐一拐地向南步行，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在路旁的泥泞地里倒头就睡，顾不得倾盆大雨了……”

当时美联社有一位记者目睹现场后是这样的报道和短评：“如果共军有一队战斗轰炸机的话，他们就能够把公路上的这个长达数英里的地段变成一条血河……”

“难道这些困难就会把我们吓住了吗？”王诚汉暗暗自信地目间自答：“当然不会，我们的部队

只要能攻得下就一定守得住！”追上去！不让敌人跑掉！

一切都是按预定方案执行；一切都用不着再作动员。

李钟玄师长从张祖谅军长那里接到完成预定的第二步任务的命令后，当即令 538 团团长庞克昌、540 团团长周光璞迅速抢渡金城川，向白岩山、黑云吐岭发起进攻！并命令 539 团团长陈克难以一个营的兵力控制北汉江与金城川汇合处的 461.9 高地，主力为师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这是一支燃烧着复仇之火的天降神兵！

他们要报五次战役回撤失利的一箭之仇！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熄灭这一团熊熊燃烧的复仇之火！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止他们勇追穷寇的前进步伐！

7 月 14 日，团长庞克昌、政委潘放率领 538 团冒着大雨向敌纵深挺进。团参谋长曹有荣率前进指挥所紧随第一梯队营过江指挥作战。由于大雨倾盆，天气阴覆，不便敌机活动，乘此有利时机，庞克昌命令部队白天加入战斗。于是，13 时全团出动，15 时前卫营进到执室里，遇到了残敌约一个连依托阵地顽抗，尖刀六连连长段阡田当机立断从行进间发起冲击，将敌击溃。参谋长曹有荣令五连改为尖刀连，继续前进。16 时许，五连连长秦福德率领尖刀排到达广大洞金城川铁桥，桥梁刚被炸毁，部队冒着敌人的炮火从仅剩下的一根钢梁上跑过和从水深到腰的江中涉过。渡江后，突击部队由一个变成数个，紧紧地咬住敌人，尖刀三排的战士江成富和张兆祥两人直插到敌人的纵深，冲退了正在集结的敌人一个营，打毁了两辆汽车，一个排的敌人被赶入江中。另一个尖刀连的战士、火箭筒射手赵福得用两发火箭弹打毁一辆坦克，给穿插部队打开了通路。青年战士、共产党员陈兴元，被敌人机枪子弹打穿了胸膛倒在地上、昏迷过去又醒过来，血染全身继续前进。21 时，二营插到敌人纵深 30 多里的黑云吐岭。这里就是他们预定穿插的目的地。山陡路滑，雨越下越大，他们攀着树枝，抓住野草，在泥泞中爬着前进。

山上是敌人一个营的指挥所，敌人还在睡大觉，没来得及穿裤子就被打死了大部分，活捉敌营长以下 40 余名，拂晓前全部占领了黑云吐岭。

同日，540 团团长周光璞、政委李懋召率领部队从登大里渡过金城川向白岩山攻击前进。

10 点钟，部队刚刚爬上一座大山，前锋二营六连就打响了，不到一刻钟抓来一批俘虏。让联络员一问，是南朝鲜军第 5 师的。

“原来是我们的手下败兵，在‘长山腿’被我们打得头破血流，在 949.2 高地又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如今碰在一起，可算是冤家路窄，哪能让它跑掉！追呀！前边是南朝鲜军第 5 师，追呀！”喊声闪电似地传遍了部队。

战士们乘着风似地卷下山去……又翻了两座大山，前进到 818.9 高地以东山梁时发现了敌人，连长李鸿森判断：敌人不会想到志愿军来得这样快，就命令二班主攻，秘密前进！

二班长王同文立即带一个小组插入敌人阵地，打得敌人到处乱窜，战士陈汝宁一人追赶一个排的敌人到山下，当场打死 10 余人。有四个敌人扛着两门无座力炮企图逃跑，陈汝宁大喊“缴枪不杀！”敌人甩下炮就跑。新战士曾发生举起爆破筒逼着三个敌人缴了枪。这时，三班小组长邓士秀带着战士郭礼之、毛兴顺不顾一切地冲向主峰。主峰上的敌人顽抗起来，以重机枪 4 挺、轻机枪 10 余挺向六连射击。连长李鸿森组织随身火力掩护部队，战士毛兴顺在突破口负了伤，顾不得包扎，紧随组长邓士秀坚持爬上主峰，

打死三个顽抗的敌人，占领了 818.9 高地。之后，六连继续向敌纵深追击，进至 1118 高地主峰时，发现该高地西南无名高地有敌人向我四连前沿反扑。

李鸿森主动支援四连，让轻重机枪掩护二排主攻，当部队冲上去时，不幸重机枪发生了故障。

李鸿森当即命令配属的四连一个班集中半自动式武器开火将敌人火力压住。这时，四班战士杨万盛第一个冲了上去，只身向敌人纵深追击，二等功臣、文化教员陈少忠拿起敌人丢弃的重机枪扭转身来就打，把向公路逃窜的敌人打死 30 余名。六连协同四连、五连于 12 时 30 分占领了 1118 高地主峰，接着又打下了白岩山前沿阵地。

敌人从白岩山东侧沿北汉江向南逃跑了……敌人从黑云吐岭西侧向注坡里方向逃跑了……在前线督战的南朝鲜军第 2 军团军团长丁一权急眼了，连连枪毙了几个第一线的军官后扭头就跑，边跑边叫随同参谋向泰勒发电报向克拉克发电报要求空军支援，对第 5 师师长金钟甲在报话机上直接用话讲：赶快把桥炸掉。

“炸哪里的桥？”金钟甲也直接在报话机上问。

“你说炸哪里的桥？”“我弄不清楚是炸金城川上的桥还是炸北汉江上的桥？”“我看你是输晕了！肯定是炸金城川上的桥，你把北汉江上的桥炸了我们往哪里退？”“报告军团长，金城川上的桥已经炸了……”“放屁！金城川上的桥都炸了吗？那 60 军怎么从登大里附近铁桥渡过金城川追到白岩山来的……你不要给我罗嗦了，我要你炸掉金城川上所有的桥，炸彻底……快执行吧，小心我撤你的职！”丁一权放下话筒，仓皇逃窜。

60 军前指的王诚汉副军长在 180 师指挥观察所里从望远镜中观察到这一情况，直接向兵团杨勇司令员拍电报建议：“截歼逃敌，并向西侧注坡里方向扩大战果。”杨勇完全同意王诚汉的建议，并立即回电作了答复。恰巧：兵团的电台窃听到南朝鲜军第 2 军团军团长丁一权和第 5 师师长金钟甲的对话，并破译了他发给泰勒和克拉克要求空军支援的电文，刚准备给 60 军发急电：令 180 师迅速截歼逃敌，并要求向黑云吐岭进攻的部队也要向西侧注坡里发展进攻，与 67 军取得联系，这时，王诚汉的电报来了。看来，杨勇和王诚汉想到一块了。

然而，问题来了。正当 180 师师长李钟玄受命准备电告第一梯队两个团的时候，突然通信联络出了问题：由于两个团都在运动中，有线电不好跟进架设；无线电台受功能限制，在大山区也呼叫不通……怎么办？参谋长王振邦只好派参谋黄君常、晋东辰各带两名通信员分别去 538 团、540 团传达任务。

两位参谋各带两名通信员分头出发了。

晋东辰等人追到 551 高地附近找到了 538 团前进指挥所，向团长庞克昌传达了任务。

黄君常等人到达金城川时，遭敌机猛烈轰炸，桥梁被炸毁，这位从小生长在嘉陵江边的四川兵有一身好水性，他毅然决定和一名通信员先泅渡过江，然后再接应另一名通信员过江。他们过江后紧追快跑，当跑到 970 高地北侧山坡时，突然正前方有人喊了一声：“站住，干啥子的？”好熟悉的四川口音。黄君常仔细一看是一个哨兵。

“哎呀呀！我的小老乡——唐小军，你不是入朝后第二天就失踪了吗？怎么今天在这里碰到你啦？”“哪里失踪啊！我是那天到高射机枪连行军遭

受龟儿子敌机空袭后负伤，幸亏担架团收容运回祖国，在东北一个医院里住了半年多，伤好后复员回家，去年南充动员抗美援朝，一下就有 30 万人报名参军；我又来了，我是从志愿团补到 180 师的，现在在 540 团警通连当一名战士……”“你这算是第二次参军了！好好干。”黄君常自知任务在身，打断了唐小军的话，联想到唐小军在 540 团警通连当兵，警通连通常是部署在团部的周围，“我有要紧事要找你们团长，指挥所在哪里？”唐小军顺手指去：“就在前面约 200 米处……”黄君常在 970 高地找到了 540 团指挥所，向团长周光璞传达了命令。正好，此时师与团的电台也通了……黄君常当即向参谋长王振邦汇报了他完成任务的情况，之后，随 540 团指挥所前进……540 团团团长周光璞按照师的命令，令三营向 833.3 高地、867 高地、949.5 高地、还财谷迂回，截歼逃敌，令二营占领白岩山主峰后向栗木洞方向扩张。正打下白岩山前沿阵地的 540 团二营，一听到要扩张战果打击敌人，冲劲倍增，一股作气冲上了白岩山主峰 1179.2 高地，歼灭南朝鲜军第 5 师 27 团三营及第 6 师 7 团三营各一部，共打死打伤 250 余名，俘敌 60 余名，当日击退敌人一个排到两个连的七次反扑，在抗击敌人反扑中又歼敌 200 余名。当日，该团三营于 10 时 30 分占领南朝鲜军第 5 师 35 团一个营防守的 867 高地，15 时占领敌 36 团一个营防守的 949.5 高地，歼灭守敌一部后，一直打到还财谷，到达北汉江西岸。

与此同时，538 团团团长庞克昌按照师的命令，令二营以一个排的兵力向 1118 高地发展，与 540 团取得联系，令五连连长秦福德指挥三排向注坡里发展进攻。此时敌人正狼狈溃逃。秦福德率三排到达东幕洞时，发现注坡里有敌人约两个营的兵力集结，他们趁敌不备，突然攻击，歼敌一部，余敌慌忙逃窜，企图渡河逃跑，七班迅速追击：以猛烈火力歼敌约一个排。此时有两个排的敌人准备乘汽车沿公路逃跑，八班用手雷将汽车炸毁，并以短促火力将敌大部歼灭。

由于五连过分突出，右邻占领注坡里后又回撤，营长令其停止发展，固守 665 高地。营指挥所和六连位于黑云吐岭主峰，四连扼守主峰南侧高地，为保障二营侧翼安全，团前进指挥所又令一营三连沿公路向注坡里发展和三营占领一营侧后之 560.6 高地东北山注坡里协同二营作战。

三连接到命令后飞速前进，很快控制了注坡里岔路口。三营到达丘室里时与敌遭遇，部队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激战，一个排与敌人同归于尽。当日下午，敌坦克 10 余辆掩护步兵沿公路向注坡里岔路口的三连阵地接近，三连主动出击，歼敌 60 余名，击毁坦克 3 辆。

这一天作战，538 团歼灭南朝鲜军第 3 师 23 团一营及 18 团一部，俘敌营长金戴宪以下 200 余人，缴获坦克和卡车各 2 辆、吉普车 4 辆。

南朝鲜军第 2 军团军团长丁一权见他的第 3 师被 180 师打得溃不成军，急令刚整补的第 5 师加入战斗，占领纵深阵地并组织反扑。

次日，538 团和 540 团依托阵地、冒着大雨，打退了南朝鲜军第 5 师两个排到两个营兵力的反扑，击溃敌一个营，歼灭敌 280 余人，残敌南逃……南朝鲜军第 5 师师长金钟甲连滚带爬到华川以南收拾残兵……至此，金城川以南白岩山到黑云吐岭一线敌军约 69 平方公里的阵地为 180 师占领，毙伤俘敌 1000 余名。当时整个战线 180 师进展最快，打得最远……随 180 师过江指挥作战的军前指副军长王诚汉，时刻关注着 180 师的发展情况，他一边将部队迅速前出占领上级指定地区的发展情况直接向兵团杨勇司令员报告，

一边叫 180 师师长李钟玄和友邻联络取得联系。很快，从友邻得知，180 师右邻一部兵力到达注坡里后又撤回，主力距注坡里还有五六公里。不久，又收到了张祖谅军长从基本指挥所转发来志司的战情通报：“……14 日，中集团占领轿岩山、梨船洞后，15 日以 135 师一个团另一个营占领 602.2 高地、后洞里一线。现在，西集团占领了黎实洞、北亭岭、棒岷里，距三天峰、赤根山约七公里。但美军第 3 师已于 14 日进占三天峰、赤根山……”这样一来，180 师的态势孤立突出，翼侧暴露，如果整个战线不向 180 师看齐，180 师就难以巩固现已占领的阵地。“王副军长，我们请求兵团令兄弟集团迅速前出占领注坡里赤根山不行吗？”180 师指挥所有的参谋人员向王诚汉建议。

“不行啦！上级有上级的通盘打算，彭总的打算就是要打远一点，现在兄弟集团还没有到达上级指定地区，他们比我们更着急……我看还是从我们 60 军范围内来想办法吧！”王诚汉决定了下一步的对策。

于是，他立即命令——131 师 542 团三营接替 569.5 高地阵地，归 538 团指挥；179 师 537 团迅速向前机动；180 师迅速调整部署：539 团迅速前出到 461.9 高地附近，保障 540 团侧后，538 团、540 团适当收缩正面，扼守要点，做好抗击敌人反扑的准备；支援 180 师作战的炮兵群迅速变换战斗队形，以炮 20 团一营、火箭炮 207 团一营、高炮 48 营的顺序，沿科湖里至龙虎洞公路向前推进转移阵地；后勤尽力组织物资前运……然而，天不作美。就在金城反击作战的日子里，在金城川南北广大区域里下了一场特大暴雨！河水暴涨！公路冲坏！加上金城川上的三座水泥桥和一座铁桥全部被敌人破坏，数小时内，打到金城川以南的 180 师部队竟与后面完全断绝通行……火炮拉不上去，曾用 537 团一个营协助一个榴炮连前推，推了一个整夜只进入了一门，经过两昼夜才推进了一个连进至汝文里……弹药也无法前运……困难一大堆……“难道这些困难就会把我们吓住了吗？”王诚汉暗暗自信地自问自答，“当然不会。我们的部队只要能攻得下就一定能守得住！”这时，邓仕俊发现两粒硕大的泪珠从张祖谅的眼里溢出……好像在说——还是历史最公正，它终于给了 180 师一个正确的结论“又打败了！真他妈的丢人！赶快组织力量把阵地马上给我夺回来！”“你们他妈的是怎么指挥的？该撤职！”7 月 16 日傍晚，在南朝鲜军第 2 军团司令部会议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第 8 集团军司令泰勒愤怒地轮番骂着。他们是被志愿军的凌厉攻势打得慌了手脚，急急忙忙乘飞机到这里召开高级军官会议的。那时候，会议室里的光线已经灰暗，克拉克和泰勒发怒的脸色显得灰白，他们一边不安地来回走动，一边反复对南朝鲜第 2 军团军团长下一权训斥、指责……丁一权准备反驳几句：“国军失败的原因，当然在指挥上存在许多缺陷，但更主要的是‘联合国军’关于实现停战的方针所致……”“或者，正如李总统反驳的那样：‘由于美第 8 军长期以来只搞防御，结果让中共军得以积蓄力量发动进攻，取得了胜利。’”但是，这些话刚到丁一权的嘴边，他没有敢说、而是忍气把它吞下去了……南朝鲜军第 3 师师长林善河觉得自己一直在下面指挥作战，吃尽了苦头，本来想找找上面出出气的，没有想到克拉克和泰勒对他们这些前线指挥官发这样大的脾气，他有些不服，忍不住站起来说：“不能光说我们指挥无能！你们到第一线去体会体会……你们知道吗？这次中共军在战斗第一天就向我们全师倾泻了 1.5 万发炮弹，使通信联络全部中断，因此而引起了指挥瘫痪和下级部队各行其是……这种情况，不仅是我们第 3

师而是所有参战部队都存在的……”林善河的发言使丁一权非常担心得罪了美国人，但没有想到克拉克和泰勒听了林善河的发言后却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笑话！笑话！把我们看成什么人了？告诉你，我们不是胆小鬼！你懂吗？我们的指挥位置是根据战况发展的需要决定在哪里就在哪里……不管怎么说，你们韩国的一些将领大辜负我们的期望了！”克拉克皮笑肉不笑他说。

“我看像这样的将领就应该撤他几个……”泰勒接着克拉克的话说。

甫朝鲜军第5师师长金钟甲本来也是准备站起来发言的，但一听泰勒说要撤几个将领的职，金钟甲就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自己明白，自重任第5师师长后就指挥得不好，特别是7月13日至15日他指挥的这个师丢失了许多阵地，遭到了中共军歼灭性打击……金钟甲怕当场撤他的职难堪，借故解小便溜出了会场……快散会了，金钟甲还没有回来。丁一权怕克拉克和泰勒再发脾气，他终于开口说：“这金钟甲也太不争气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回去就把他撤掉！”丁一权趁机把金钟甲作了他的替罪羊。

这样一来，克拉克和泰勒的怒气似乎消了一些……泰勒小声地问丁一权：“你撤掉金钟甲后，第5师的师长准备由谁担任？”“张都玻。”“这个人我怎么不认识？”“你当然不会认识，你刚到朝鲜张都瑛就去你们美国指挥参谋大学学习，现在毕业回来了。”丁一权临阵易将当然有他的用意：张都瑛，这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军官，一方面，可以利用他的关系请求美军的空、炮火力和物资支援；同时，张都瑛上任后必然会按照美军那一套经验指挥，如果再打了败仗，看你克拉克和泰勒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好了，闲话少说，”克拉克凶巴巴地瞪了丁一权一眼，然后一摆手对大家说，“你们都给我听着，骂归骂，你们心里也明白，这都是为你们好呀！我们要趁现在双方还没有最后核定军事分界线的时候把金城以南的失地夺回来，马上集中你们韩国的第5、第7、第9、第11师和第3、第6、第8师的残部，还有……泰勒将军，把我们美国的第3师也用上，全力向中共军发动最大的反攻，反攻的重点应是中共60军新占领的黑云吐岭、白岩山一线突出阵地……丁一权将军，这都是你们第2军团丢掉的呀！散会后你马上给我到最前线去督战，我以第8集团军掌握的机动炮兵营、战术航空兵直接支援你们……散会！”“一群小李承晚……”散会后克拉克还骂了一句。

……17日凌晨，丁一权以南朝鲜军六个团的兵力，在坦克10余辆，飞机百余架次，火炮200余门配合下，首先向180师占领的白岩山、黑云吐岭一线阵地实施轮番持续的猛烈反扑……丁一权亲率军团部督战队到最前线督战……沉静了片刻的白岩山和黑云吐岭顿时又战火纷飞，弹如雨，成吨的钢铁倾向每一个山头，轰得山头遍布弹坑，把山上粗壮的树连根刨了出来，把地形都炸得变形了……180师把所有能够抽出来的人员组织起来，在水深齐腰的江河上，不顾敌机的封锁，不分昼夜地抢运物资。

炮兵拖着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各种炮，蹚过河沟，推过山坡，硬是一步一步的往炮阵地上拉。

防守部队在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弹药缺乏，炮火支援不上，没有工事依托的情况下，在宽大正面上冒雨与敌人激战。

炮声更响了，枪声更密了，敌人从不同方向扑来。

在180师指挥所里，一长排报话机同时不停歇地工作着，从那里不断传来前线的捷报和惊心动魄的消息：扼守在白岩山西侧1118高地上的同志

们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吃饭了，没有水喝，派到山下取水的同志被敌人的炮弹击中牺牲了。干部战士以极大的耐力忍着饥渴、劳累，与敌人作拼死战斗。坚守在 1118 高地三个山包的 540 团六连，浴血战斗一天一夜，就打退了敌人一个排到两个连的 31 次反扑，坚守在最前沿的一个排，只剩下 10 个人，五班长陈文斗三次负伤仍坚持战斗，九班只剩下朱成良、马栋良两个伤员，拿着仅有的三颗手雷，镇静地蹲在两个炮弹坑里，当敌人从四面八方嚎叫着向他们合拢一直到他们跟前时，他俩一跃而起冲入敌群拉响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这时，敌人占领了半个山头。但没有等敌人站稳脚跟，六班副班长张振礼带领他班里的战士冲了上来，把敌人反击下去。接着张振礼也负了重伤，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二排长陈新带着战士冲了上来，又把敌人压了下去。战士们打得眼里冒了火，喉咙干得起了泡。就在这时，指导员派文书冒着枪林弹雨把一壶水送上来；接着军械员、卫生员、文化教员又把从各处搜集来的弹药送上来。战士们感动得流下眼泪。这一壶水你递给我，我递给你，谁也不肯多喝一口，转了一大圈还有叮叮咚咚的大半壶。大家激动地表示：“喝一口水，要多消灭几个敌人，把阵地巩固住。”战至第二天下午，突然一股敌人突入 1118 高地与白岩山之间的接合部，二营的四连和五连被敌人分割了，失去了联系，一营一连很快增援上去，该连 19 岁的年轻班长郑朝元在排长牺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代理排长指挥，巧妙利用有利地形，在棱坎附近杀敌 166 人，光郑朝元一人就干掉 122 人，出色地完成了歼敌任务，掩护了主力部队转移，战后荣记特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下午 4 时；扼守在白岩山东侧 949，5 高地东北 867 高地的三营七连被敌人包围，情况极为紧张。团长周光璞立即令三营预备队投入战斗，稳定了态势。该营八连战士齐宗业和周天禄两人坚守一个山包，接连打退敌人七次反扑后弹药快完了，为了节省弹药，他俩拣了很多大石头，过了一会敌人一个连攻了上来，他俩沉住气没有打枪，等敌人冲到很近的地方，把石头猛推下去，当敌人发现是石头时，发狂起来放肆地接近了他们的火力圈，他俩痛痛快快地干了两梭子，打倒了 90 个，接着追下去缴获了枪支弹药。直到天黑敌人再也没敢攻上来。

拂晓前，敌人轰炸航空兵采取“一把抓”的战法，作战股长葛道生等牺牲，部队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后来，敌人坦克沿公路曾一度楔入白岩山与 949.5 高地之间，被 540 团预先在这里占领阵地的六具火箭筒和五门无后座力炮突然开火，敌两辆坦克被击毁，其进攻也被阻止。

扼守在黑云吐岭阵地上的 538 团五连，在最前沿的七班头一天凌晨就打退敌人连续七次冲锋。尽管敌人死伤累累，那些被军官驱赶着的士兵，还是没头没脑地往上冲，敌人趁浓雾切断了七班通往三排主阵地的一道山梁，使七班形成孤立，阵地上只有小组长张长发和向述林、冯得金、吴德华四个战士了，而且都负了伤，只有两颗手雷。他们互相包扎伤口，把烈士身上的弹药集中起来，当敌人再次冲上阵地时，张长发指挥大家沉着射击和投弹，但毕竟敌人大多，弹药打光了，敌人冲上了阵地，张长发他们和敌人拼杀在一起。当二排反击重新占领了这个山头时，从敌人的尸体中找到了七班四位烈士，组长张长发紧紧抓住一个敌尸的头发，青年团员向述林的双手像铁箍一样箍着敌人的腰，四川战士冯德金原来有一只手负了伤，剩下一只手死死地搂住敌人的脖子，新战士吴德华手里握着折成两段的冲锋枪，枪托上沾满了敌人的脑浆……第二天，战斗更加激烈了，敌人经过两天的反扑，死伤惨

重，南朝鲜军第2军团军团长丁一权恼羞成怒，纠集了南朝鲜军第5师全部、第3师18团、23团、第8师10团残部，在几十辆坦克支援下，向黑云吐岭整个阵地发起全面攻击；敌人的大小火炮齐向538团阵地袭击，岩石成了粉末。但是轰击一停，战士们又从地底下，倒塌的工事里，石缝里，弹坑里跳出来，他们边抖掉身上的泥土，边迎向敌人战斗。

在一营方向，参谋长刘喜成，一连连长王正保发现一股敌人向569.5高地侧后运动，企图割断二营与主力的联系，即令三排抢占要点，拦阻敌人，经过反复搏斗，阻止了敌人迂回。一连在与敌人激战中，担架员、炊事员都参加了搏斗，炊事班用手榴弹和扁担击退了敌人一次冲击。战士周大志在两天两夜的激战中，没有喝到一滴水，仍坚持战斗。一个山包只剩下新战士周宝华、董振照两人仍顽强的守住了阵地。

8时30分，一股敌人绕到黑云吐岭背后向团指挥所冲来，三营参谋长傅义拴奉命指挥七连一排抢占要点把敌人打了下去。一排杀伤大量敌人之后，不幸排长牺牲，不少战士负了伤，敌人爬上山顶，开始顺着山梁向后发展。这时，连里理发员罗运生从连部送信到一排，和敌人打了个照面。罗运生只身冲入敌群，组织起负伤的战友，反击了三个山头，最后配合增援部队恢复了阵地，并击退敌人数次反扑，歼敌70余名，战后荣立了一等功。

在最前线督战的南朝鲜军第之军团军团长丁一权，为了鼓励士气，逼着步兵扛着大旗为炮兵指示目标，于是，战士们专找扛旗的人打，一梭子子弹撩倒了好几个，没人敢扛了，敌人的炮兵瞎了眼睛，炮弹反落在敌群里。敌人的尸体阻塞了他们进攻的道路……丁一权疯狂了，他立即变数点进攻为一点进攻，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向黑云吐岭南侧最靠前的一个无名高地猛扑……但是丁一权没有想到的，在这个无名高地单独抗击的，还只是一个没有打过仗的新战士——孤胆英雄赖永泽。

拂晓，敌人向黑云吐岭南侧无名高地阵地前沿开始了猛烈的袭击，坚守在这个阵地前沿的538团六连负伤了好几个人。连长段吁田判断敌人在这一天将倾其全力反扑，决定让赖永泽、杨长开、王和甫这个小组增援上去。

赖永泽等人来到阵地后，一看阵地就是这样一个30来米长五六米宽的到处都是弹坑的小山梁子。既没有掩蔽部也没有掩体，仅有一条15米长的交通壕，蹲进去还要露出半个脑袋。阵地上尽是虚土和石头，山上的树木有好多被炸弹削了顶，东横一截，西横一根……原来坚守阵地的正副班长都受了伤，阵地上失去了指挥，有些乱……赖永泽立刻挺身而出，把阵地上仅有的11个人组织起来，分成三个战斗小组，从三面来坚守阵地。顿时，阵地安静下来。

敌人猛烈的炮火冲破清晨的沉寂，随后就一直停止过。从早上到中午，敌人投下了一个团的兵力，接连反扑了20多次，都被赖永泽和他的战友们打垮下去。

敌人恼羞成怒，用炮火猛轰着阵地，妄图把这个小山头用钢铁毁灭掉。火箭穿过晴朗的天空，落在狭窄的山梁上。碎片发出呼呼的响声，掠过他的头顶，掉在身后洼部的树丛里。

从西边飞来四架敌机也来助战了，没有大转圈，一头就向这个小山梁子俯冲，阵地上尘土腾起，和他一起到前沿阵地增援的杨长开、王和甫被敌机上的机枪打中了。战友负了伤，他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赖永泽第一次经受这样猛烈的炮火。他沉着地伏在炮弹坑里，心想，只要我还活着，敌人就

别想上来。

就在飞机轰炸后的那一时刻，赖永泽感到“忽”的一下，眼前发黑，他被埋在炮弹坑里，他用尽全身力气从土里挣扎出来，发现敌人将要从他的正面发起攻击，同志们有的在搜索弹药，他立即到虚土里去刨。

敌人借着坡上残存的树枝作为掩护向前蠕动着，乱哄哄地往上拥，他们以为：阵地已经摧毁，上边不会有人了。

赖永泽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把两颗手榴弹一齐握在手上，怒视着敌人。

“放近点，再放近点！”赖永泽一再克制着自己。他想，放近一点，把敌人打得更惨一点。

敌人已到眼前了，一切都看得明显，连喘息的声音都可以听见了。

“打！”他心里发出了命令！狠狠地向正面进攻的敌人甩了一阵子手榴弹。阵地那头也猛烈地向敌人甩着手榴弹，敌人遭到这沉重的打击后，丢下尸体溃退下去……在四五十米的地方，赖永泽发现了敌人的一个军官，正在挡着士兵的溃退。他瞄得准准地“叭”的一枪，敌人军官应声倒下，剩下的敌人彻底败退下去了……经过几次的炮火袭击和敌人反扑，此刻阵地上只剩下赖永泽和陈明福两个人了。排指挥所只剩下排长一个人了，还负了重伤。补给的道路已被敌人封锁，阵地上仅有的一条浅短的壕沟，经过几次敌人的炮轰，早已无影无踪，赖永泽就利用弹坑进行战斗。

现在他很想和陈明福谈谈如何来坚守。但口干得说不出话来。因为整整三天没有见到水了，更不要说吃东西。他望着陈明福正在用布擦拭着冲锋枪。赖永泽从土里刨寻着弹药，他想从里边刨出更多的弹药来，每刨出一颗手榴弹和一根爆破筒，都使得他高兴一阵。

太阳偏西了，仍热得像蒸笼。洼部又响起沙沙的声音。当这种嘈杂声音越来越重的时候，陈明福起身察看了一下敌人的动静，不幸被敌人重机枪打中了，软软地倒在赖永泽身上。血从陈明福伤口里浸到赖永泽的衣服上。最后的一个战友也倒在他的身边了，他感到一阵难受，一股怒火死死地闷在心里。他把战友轻轻放下，把手榴弹紧紧地握在手上，两眼瞪得圆圆地望着前方，眼看着敌人像野狼般的嚎叫着冲上来了。赖永泽用手榴弹狠狠地向敌群扔去，敌人像沉重的石头滚了下去……照例，他又被炮火的硝烟掩盖了。炮弹把这个小山头又翻腾了一次。赖永泽被炸翻的尘上埋住已经是第三次了。他又挣扎着从土里爬出来。

枪声在其他阵地激烈地进行着。他知道各处都在激战着。排长说过，这个阵地关系着主峰的安全，一定要守住！他向排长表示过决心：“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现在真是剩下自己一个人了。

他望着排指挥所，黑云吐岭主峰、金城川和一眼望不尽的连绵的山岭，看了看身旁的武器弹药，冲锋枪打断了，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打光了，剩下的只有两颗手雷和两根爆破筒。

怎么办呢？到排指挥所去？不行！这里有自己亲密战友的遗体，为了坚守住这个阵地，他们在这里流了血，贡献了生命……夜幕将要降临之前，敌人向他发动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反扑。敌人拼凑了有一个营的兵力，分三路向上攀登。面对着凶恶的敌人，赖永泽毫不畏惧，紧握手雷等待着。左边的敌人先逼近了他，他狠狠地把两颗手雷扔到敌群中……正面的敌人乘他在左边打时，蜂拥上来了，他狠狠地又把爆破筒投出去，一声巨响后，敌人又倒下了一片……剩下的敌人仍继续向上爬，他又把第二根爆破筒掷了

去……烟雾散后，赖永泽不见了……原来，在投第二根爆破筒之前，他就谋算好了，准备把最后一根打下去后，趁着烟雾到指挥所取上弹药，再趁敌人立脚未稳把敌人反击下去。可是当他跑到排指挥所洞口时，敌人的手榴弹已经投到他跟前，他负了伤，旋即跳进了排指挥所洞里。

……连主峰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刚爬上前沿阵地的敌人混乱了，赖永泽趁敌人混乱之际，把敌人赶了下去。阵地又恢复了，连长段吁田带着入增援上来，战斗胜利了。

段吁田紧握着赖永泽的手，好像很久没有见过一样，连声说，“好样的，好样的，任务完成了，你渡过了最艰难的关头！”赖永泽在这次战斗中，勇敢机智，孤胆作战，一个人歼灭敌人100余人，战后荣立了特等功，代表180师归国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60军180师在金城川以南的深远作战，引起了志司和兵团的高度重视。在龙门山20兵团前指的杨勇司令员和志司派来的高级参谋人员日夜守在电报房，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

他们了解了整个战局后直接在电话上给离兵团前指不远的60军指挥所军长张祖谅讲：“……敌人的战略预备队已经前调，180师阵地过于突出，右翼暴露达五六公里，又处于背水作战，为避免陷入被动，180师要收缩阵地，主力移至金城川以北作战，与中、西集团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张祖谅十分谨慎地向杨勇报告：“180师收缩阵地与友邻并肩巩固阵地，我们也在考虑……主要是怕像五次战役那样的回撤……”杨勇打断了张祖谅的话说：“这是两种情况，五次战役的回撤是因为我们部署不周，敌人钻空子后造成被动的回撤，这次的回撤是我们打了敌人后有计划自己主动的困撤。你给180师讲，他们在既无坚固阵地为依托也无纵深炮火支援和粮弹奇缺的情况下，坚守了三天三夜，为金城正面中、西集团巩固新占阵地，调整部署，抢修工事赢得了时间，180师奇迹般地完成了作战任务！部队打出了威风！打出了老部队的传统！”于是，180师在胜利地完成预定的阻击任务后，除539团留一个营控制北汉江与金城川汇合处之461.9高地外，其余部队有计划地转移至金城川以北地区与友邻并肩巩固金城以南的新占阵地，一直战斗到7月27日停战协定生效。

中午，龙门山60军指挥所忽然接到电话，奉联司命令：朝鲜停战谈判，敌我双方于7月27日9时在板门店正式签订协定，从7月27日21时（朝鲜时间22时）开始，全线停火，72小时以后双方各后撤2公里。

克拉克要夺回金城以南地区的企图遭到彻底失败了。这位美国上将只好乖乖地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他自己承认：“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而李承晚呢？在志愿军惩罚性的打击下，终于夹起了尾巴。他多次叫嚷的“继续北进”、“进军鸭绿江”的幻梦彻底破灭，反而在战场上后退60多平方公里。

180师从上阵地打到朝鲜停战，共作战320次，扩展阵地84平方公里，歼灭敌人：1.37万余人，俘敌营长以下660余人，缴获坦克5辆，各种炮120门，轻重机枪231挺，各种枪1914支，汽车28辆和大量物资器材。

180师也付出了伤亡6500余人，其中阵亡2400人的代价。

但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正是这支不怕流血牺牲的血旅——当年，用鲜血赢得了中国人民解放的英雄壮举。如今，他们又用鲜血——为远东和世界和平，为中朝人民的鲜血凝成的友谊铸成了历史的丰碑，为180师光辉

的战旗增添了新的荣誉。

180 师为胜利做出了他们应有的贡献。

下午，张祖谅走出指挥所，想看看激战后的阵地。正巧看到 180 师的战士押着长长的一群俘虏走来，望着长长的俘虏行列，一种胜利自豪感油然而生……“军长，志司来了嘉奖电报！”参谋长邓仕俊走出指挥所，把一份电报递给张祖谅，脸上显出非常激动的神色。

张祖谅一手接过电报，迅速看过：……停战前一夜……我们打出了这样一套阵地积极防御的新战术，即劣势装备的我军，进攻敌阵地时，能攻得破；防御时，能守得住；能攻能守，掌握战场主动。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当张祖谅看完最后“这是革命军队优良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这句话时，半晌说不出话来。

“军长！”邓仕俊问：“你在想什么？”张祖谅慢慢转过身来，对邓仕俊说：“我在想：电报中的评语多么符合我们部队的实际情况啊！就拿 180 师来说吧，180 师虽然在五次战役由于上上下下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起造成一度失利，但事实证明，只要能把部队的优良的军政素质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作用，仍是一支能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强部队。”这时，邓仕俊发现，两粒硕大的泪珠从张祖谅的眼里溢出……好像在说——还是历史最公正……它终于给了 180 师一个正确的结论。

1995 年 7 月初稿于宁

1995 年 10 月改毕于宁

